



眼見佛性

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 正光老師 ——【著】

佛教正覺同修會

眼見佛性

— 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游正光老師 著

蕭序——心大寬廣的出家人與心小狹隘的出家人

「心小、狹隘的出家人」，這一句話並不是指所有的出家人，而是指目前中國佛教界中極少數、一小部分的出家人；因為大部分的佛教出家人多是爲法出家的，多是實事求是的，多是心量廣大的，多是不被狹窄眼光所拘繫的，也多是對面子無所掛礙的人，所以多是「心大、寬廣的出家人」。然而因爲尚有極小部分的心小、狹隘的出家人，所以當佛教界出現了甚深了義究竟的聞所未聞法時，就一定不能信受；正因爲有這些極少數心小狹隘的出家人，就會有許多的紛爭表相繼續存在，就會提出虛妄的質疑而有法義辨正的事情繼續不斷，讓心大寬廣的出家人與廣大的佛弟子眾有好戲可看，令佛教界不致於太過平靜無波；也因此而有更深入的了義法可學，有聞所未聞的妙法可以用來增益正知正見，提升所有願意加以閱讀理解的佛弟子們更深妙的正知正見，提升四眾更寬廣的心量。

聞所未聞法，這五個字，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語辭；但是聞所未聞法的定義，卻恐怕是大家一直都不曾真正加以釐清的。由於這個緣故，所以針對這五個字，就有加以說明的必要，正應藉著那些極少數的心小狹隘的出家人提出虛妄

質疑的機會，加以釐清，讓佛教界現代以及後代的四眾弟子們，都能確實理解：何謂「勝妙的聞所未聞法」？何謂「以外道法取代佛法的聞所未聞法」？

所謂「以外道法取代佛法的聞所未聞法」者，最明顯的例子有二：一者、譬如西藏密宗，他們專作索隱行怪的偏激事，專門蒐尋網羅希奇古怪的外道世間有為法，用來取代佛教本有勝妙的世、出世間正法。「索隱、行怪」四字並不是平實新發明的，而是印順老法師於數十年前，首先用在西藏密宗身上的名詞；在此之前，沒有人以此詞彙來形容西藏密宗（也許平實孤陋寡聞，不知印老之前曾經有人以此詞彙形容西藏密宗）。

西藏密宗的前身是天竺密宗，印順法師稱之為天竺晚期佛教，他們因為明心開悟之法極難親證，親證者永遠是極少數人，所以證悟者的聲勢永遠不大，自像法期以來，勢力一向衰微而不彰顯，難以廣弘。所以當年天竺密宗悟不了真如與佛性，難以擴大聲勢以求名聞與利養，不得不踵隨新興的印度教而尋求鬼神界的更大感應，所以開始吸收印度教中的鬼神感應法，漸漸演變成鬼神感應性質「以護法神為主」的宗教，後來根本就不重視佛法的真修實證；到最後，為了標新立異、譁眾取寵以吸引佛教信徒的追隨，終於不得不大大的索隱行怪起來，所以他們會將印度教中的一個支派——性力派——的男女合修、追求四

喜淫樂的雙身法納入「佛教」中來，再詭言狡辯、籠罩佛教四眾弟子而高推自己，以外道邪淫法門與內容，用來扭曲事實而貶抑顯教勝妙的正法；也以此手段招徠那些希望可以繼續保有在家人的淫樂、而仍然享有出家人高貴身分的世俗人，在天竺密宗裡面出家，藉此可以容易的擴大密教上師人數，用以壯大密教的聲勢，也就成爲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了！後來也確實是如此的發展而完成，然後才經由阿底峽和蓮花生兩人的努力弘傳，終於在西藏開花結果：開出外道喇嘛法的「佛花」，結出外道喇嘛法的「佛果」，所以就有了現在藏密完全異於佛說的「佛法」與「佛果」，繼續被藏密的上師、喇嘛們所弘揚與修證，這就是現在西藏密宗的四大派「法王」、「活佛」、上師們所弘揚的「佛法」。

所謂四喜，是男女交合中的淫樂觸覺的四種強度高低、樂觸時間久暫之樂受觸覺境界，藏密認爲修到第四喜境界時，就是成就西藏密教報身佛的境界了；他們認爲報身佛的快樂境界就是永遠不中斷其與異性交合的過程，並在其中運用種種方便法，使得男性可以永遠不洩精而享受極長時間、永遠而且不間斷地享受性高潮的快樂觸覺，使得這種淫樂的觸覺能夠遍身而永遠不會失去性高潮果報，這就是藏密「法王、活佛」們所證得的報身佛的快樂境界；所以藏密中的報身佛，都是手抱女人而永遠處在性交享樂狀態中的雙身像，與佛法中

所說報身佛之涅槃解脫樂——無任何觸覺的清淨境界相——正是大相逕庭；也與報身佛的無邊般若智慧——一切種智境界——大相逕庭，所以根本就不是佛法！所以說藏密根本不是佛教——真正是外道——這就是佛教研究學者所說的「左道密宗」，以別於東密仍然保持著佛教外相與佛法求證之表相的右道密宗（且不管東密上師有沒有證量，但他們至少還保持著佛教的表相與求證佛法的心志），所以藏密其實是喇嘛教，而喇嘛教絕對不是佛教。

此外，藏密以極多外道法的欲界世間境界，用來取代佛教中的種種出世間的境界相與證果相，他們以密續冠於佛經之上，將密宗裡的凡夫上師高推於賢聖三寶之上，所以理直氣壯的聲稱他們的法是佛教中間所未聞的最勝妙佛法；假藉聞所未聞四字的表相意思，以種種外道法來取代真正的佛法修證與內容，所以藏密喇嘛教所傳之法，舉凡般若見、中觀見、如來藏見、智慧、方便、行門次第、甘露、持明、手印、灌頂、明光大手印、無上瑜伽、中脈氣功、採陰補陽、遷識奪舍、斷惑證果、禪定、神通、息增懷誅、漏盡通、三昧耶戒、實相菩提心、誦經成佛、借體延壽、觀想除罪、不斷我見的意識境界解脫、虛妄的佛地三身……等等無量自己發明的、或者蒐求自外道淫觸中的邪思妄想，都與佛法完全無關，也都是與佛法的實修實證完全背道而馳的外道妄想。

如今平實已在《狂密與真密》四輯書中，以五十六萬字，加以確實、詳盡而有根據的破斥，使得藏密中人（上自最高的達賴法王，中及各派法王、活佛、喇嘛、上師，下至初始學密而被完全矇蔽的行者們），根本無法針對平實所破的藏密法義提出明確的辨正，都只能顧左右而言他，說一些門面上的莊飾言詞，而不能提出正理上的辯論言詞。縱使有人不服氣，出面提出辯解，猶如丁光文、陳淳隆二人一般，也只能說一些與法義無關痛癢，卻扭曲事實、顛倒是非的話，被人加以評破之後，就都後繼無力了；亦如索達吉上師（據說如今已接掌四川的五明佛學院），大膽寫出了《破除邪說論》等邪說以後，被我會中的正安法師（出家前為正安居士）以《真假邪說》一書，證明他的論點根本就是真正的邪說，也沒有「論」的實質，只是將歪理亂說一通，完全談不上是「論」，也完全不符合「論」的規格；這樣將自己虛謬內涵與無知的邪說，完全曝露於佛教界四眾面前，令佛教界廣能知悉索達吉之無智，真正是愚癡人也！

如今索達吉認為藏密才是真正最高層次的佛法，為藏密強出頭以後，卻在書中堅持**意識是不生滅法**，與佛所說「意根、法塵為緣而從如來藏出生意識」的說法完全相違；完全同於藏密的阿底峽、宗喀巴、土觀的常見外道說法，也與天竺密教的寂天、月稱；等人之**常見見說法**完全一樣，也與常見外道所說的

「常住不壞心」之意識完全相同，都是以意識心爲實相心、爲終極之根本心，與佛所說的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如來藏——才是根本心、實相心的說法完全相背，證明索達吉只是一個身披佛教法衣的常見外道罷了！所以他的「論」完全是違教又悖理的邪說。

然而這種人，自古以來，在藏密中代有其人，其數非寡、至今猶多；不但在藏密中如是，在顯教中也如是，一直都是古今承襲、前仆後繼、延續至今，多有斯人踵繼相隨，可謂前仆後繼、不乏其人，這就是第二種「以外道法取代佛法」而倡言爲「聞所未聞法」的人；這第二種人，目前的代表人物有二，其一就是顯教中的印順老法師，其二就是藏密中的達賴喇嘛。此二人，都是同樣以意識心的變相，建立爲因果的主體識，所以一人說「意識細心是三世輪迴因果的主體識」，另一人說「意識極細心是三世輪迴因果的主體識」，最有名的繼承人則是昭慧法師；她爲了避開平實針對此一謬說的破斥，所以近年來已不用印老所說的意識細心，另行發明一個三世輪迴因果報應的主體，她稱之爲**業果報系統**。然而，不論他們所說的輪迴主體是什麼名稱，都不能免除自創佛法的窘境，也都不能免除被人據理以破的窘境，也都永遠難逃被人破斥之後的進退兩難窘境。這些人都是以外道法取代佛法的人，根本就不是佛法中的聞所未聞

之勝妙法。

何以故？譬如佛降生說法之前，常有外道說言「實有真如、實有自心如來可證」，然而睽彼所證之真如、自心如來，則仍然是意識心，只是意識心的變相：專在意識心的有念與無念，住定與出定之間廣作文章。然而意識心永遠都是第六識心，根本就不是古仙人道之傳說中所說的第八識真如、自心如來，連第七識意根都談不上。由於世間多有出家修行的人們在努力尋求親證第八識真如、自心如來，釋迦菩薩眼看地球人類終於有人證悟的因緣成熟了，所以降神人間受生、處於母胎中，出生而示現人身可以成佛，乃將古仙人道的傳說中所說的真正的如來、真如，如實敷演，爲人指證，傳授正理，令得親證。有智之人，普當依止我佛所演述的可知、亦可親證的如來藏——第八識阿賴耶、異熟、無垢識——而修學之、而親證之，即可證明古佛入滅、法滅後流傳的**古仙人道**所傳說的**自心如來、真如**，都是可知可證之法；不必因爲自己無法了知、無法親證的緣故，就迴避求證的過程而自己另行發明不可知、不可證的意識細心、極細心，或者像昭慧法師一樣自作聰明的發明一個全新的「東西」——**業果報系統**。

說穿了，這個新發明的「業果報系統」其實還是不離如來藏的分段生死煩

惱種子的能藏與所藏性，仍然還是阿賴耶識的體性，不離阿賴耶識心體；所以她只是迴避了自己無法親證的事實，只是爲了迴避了他人詢問有無親證的窘境，而發明了這個新名詞。然而她新發明的這個業果報系統，本質仍然是阿賴耶識心體；她否定了阿賴耶識心體的存在以後，這個新名詞將永遠只是一個新發明而永遠不可親證的**唯名無實法**，永遠只是一個**虛相的性空唯名法**，永遠都不可能**是實相法**；因爲法界中的**業果報系統**永遠只有一個，那就是能夠執藏所有善惡業行種子的如來藏——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除此以外，永遠都不可能另外證得別的**業果報系統**了！平實今日以文字公開預記在此，不信的話，且再饒昭慧法師六十年，看她未來百歲時要往何處去求證如來藏以外的另一個**業果報系統**？都將永無可證之處、永無可證之時！

當知 佛在經中所說的法，都是可知而且可證的法，都不是玄學，都是實相法；若是可知也可證的實相法，若都不是玄學而是義學，那就意味著一件事：**都是可知可證的法，並且是一切法的根源，所以才**是法界的實相。既然如是，達賴、印老、昭慧、性廣……等人，何不回歸 佛所說的可知、可證的義學實相的法？何必發明另一個玄學上的虛相法？何必另行發明不可知也不可證的意識細心、意識極細心、業果報系統？若是不可知也不可證的法義，那當然就

是玄學而不是義學了，那麼達賴、印老、昭慧、性廣……等人，何不趕快離開玄學而迴心於義學？因為在佛道上面，唯有義學才有前途，才有見道的可能，也才有成就佛道的可能；玄學既是不可知的，也是不可證的，只是玄想的，那就永遠都沒有親證的時候。

想一想當年出家時的雄心壯志：究竟是爲了什麼而出家的？總不是爲了發明新佛法而出家的吧？總不是爲了想要研究玄學而出家的吧？一定是爲了求證佛法、希望親證解脫以及成佛，並願以如是正理而利樂眾生的崇高心志而出家的吧！請您們在夜深人靜時，理智冷靜的詳實思考一下罷：「吾人是應該求證佛所說的可知可證的義學呢？還是應該迷信古西天應成派凡夫祖師所傳下來的不可知、不可證的意識細心？還是應該繼續堅持自己所發明的子虛烏有之業果報系統？還是應該繼續堅持以不可知不可證的業果報系統的名詞，來取代佛所說的可知而且可證的**真正的業果報系統**——**如來藏**？」何不趕快承認自己原先繼承**藏密中觀玄學**時是判斷錯誤了？何不趕快回歸義學正法而速謀補救誹謗如來藏妙法的地獄業？

以上所說的兩種「以外道法取代佛法」的現象，常被有心人高推爲**聞所未聞法**，卻正是目前佛教界中最嚴重的破法現象；推究這兩種現象，吾人可以發

覺一件事實，那就是藏密慣以「聞所未聞」四字作爲迷霧、作爲障眼法，以意識相應的淫樂境界，以及應成派墮入意識境界裡的中觀見，來遮障佛教界多數大師與學人，令人誤以爲藏密的雙身邪淫法門及意識境界的應成派中觀見，是佛教中聞所未聞的最勝妙法；所以，聞所未聞四字的真實義，確實有必要加以澄清、加以如實的定義。當然，也有極少數的海峽兩岸的大法師，他們是因爲破了淫戒及邪淫戒，爲了掩飾自己的破戒事實，後來得知藏密有男女雙身合修的追求性交淫樂之法門時，索性公然地支持藏密的雙身法，以此藉口而宣稱是聞所未聞的最勝妙法，辯稱自己「正在修持最勝妙的雙身法而想成就佛果，不是破戒」。

但是那些犯了淫戒、邪淫戒，而公然支持藏密雙身法、公然支持藏密的大法師們，他們在破戒之時，十之八九都還未曾受持藏密的三昧耶戒，都還未曾接受藏密上師的灌頂，也都還未曾證得氣功升降、下體吸放自如的功夫，如何能有資格修習雙身法？所以其實都是破戒在先，然後以藏密的雙身法來遮掩自己破戒的事實。縱使有人是先受藏密的三昧耶戒，然後才修雙身法；縱使有朝一日真能修成氣功升降、吸放自如的功夫時，自稱有資格修習藏密的雙身法，其實仍是外道追求淫樂的邪淫法門，也還是與佛法的修證完全無關（詳見《狂

密與眞密》之辨正)；而竟大膽的以佛教出家法師身分，公然的支持邪淫、破法的西藏密宗，爲自己的破戒或貪淫而作辯解，有何實質意義？他們的地獄罪早已成就了！再怎麼大力支持藏密雙身法，用來遮掩破戒的事實，其實都不能免除自己捨壽後所立刻將要面對的「邪淫、破戒、幫助藏密破法」的地獄業，反不如效法現代禪的李元松老師，不顧面子、及早回頭，在捨壽之前以文字廣寄各大道場而公開懺悔；應當如是效法李老師的膽識，以求滅除邪淫和支持藏密破法的無間地獄業。

所以者何？此謂李老師生前的罪業也只是大妄語和誤導眾生的罪業而已，不曾作過毀犯邪淫戒的破戒行爲，不與女弟子合修雙身法；也不曾以藏密的種種外道法來取代眞正的佛法，所以也並沒有破法的行爲，只是未悟言悟、未證謂證罷了；而且捨壽之前也公開具文懺悔過了，所以李老師眞是有智慧、而且是深信因果的佛弟子。少數大法師的邪淫業（台灣與大陸皆同），以及支持藏密以外道法來取代佛法的破法重罪，及依藏密的常見見而示現成賢證聖的未悟示悟的地獄業，合併如是重罪，遠重於李老師尚未公開懺悔時的單一大妄語業。李老師爲了單一的大妄語業，而能速作補救措施，不顧面子，很誠懇的以文字公開的寄發給各大道場（但未寄與正覺同修會），乃是眞誠的懺悔，應能

獲得佛的加持而滅除其戒罪；然而台灣四大道場都有傳播媒體，卻有志一同地、都對此事隱諱深藏，從來不願偶一言之，只有河北省的淨慧法師肯將此事披露，刊載於月刊中；比較台灣四大道場四大法師，顯示淨慧法師仍有直心，值得讚歎！然而號稱有修有證的台灣四大法師，卻都諱莫如深、隱覆不言、同一迴避事實的鴛鴦作風，豈真無智、亦不信**大妄語**的因果報應？乃至有人不信修持雙身法的毀犯戒律的**性罪、戒罪**所將獲得的大因果？如斯等人竟然身爲中國海峽兩岸佛教界的領導人，欲率領佛教界四眾弟子走向何途？廣大佛弟子們！對此事實，豈能遮眼故示不見？遮耳故示不聞？遮心故意不思？繼續同造未悟言悟的大妄語業？難道願意與彼等少數大法師同入地獄？

平實於此，不禁一陣悲心猛發，出而大聲呼籲諸大道場：請正視如是事實，請速謀補救之道；爲了自己、也爲隨入岐途之四眾弟子們！

是故，聞所未聞四字的定義，如今必須加以釐清，不能再被藏密借用來支持外道的雙身邪淫法門了，不能再被部分大法師們用來支持藏密應成派中觀之破法行爲了，將來也不許被昭慧法師用來支持其新發明的**業果報系統**了。

聞所未聞的了義法、究竟法，其出現的原因，首應加以宣示。當知佛所說之極深妙法諸經——譬如第三轉法輪諸經所說的唯識種智妙法——都是爲

利智菩薩們所說悟後進修種智之成佛妙法，都不是爲二乘諸聖人所說的法，更不是爲佛門內外諸多凡夫所說的法，所以稱爲不共二乘聖人的般若實智，說爲不共二乘聖人所證解脫道的佛菩提道，當然更是不共諸多凡夫與外道的。所以如是妙法，唯有少數證悟菩薩得聞；若非證悟菩薩，亦須是利智菩薩方能得聞，所以佛說「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或說「我常不開演，恐彼執爲我」，正是此義。誠恐凡夫與二乘聖人（愚人）誤會如來藏，而執著爲蘊處界我，而不能了知蘊處界我是「第六」意識，不能了知如來藏是「第八」阿賴耶識。

李老師元松先生頗有世間智，是故甫閱平實早期著作，即加以細心探究，隨後不久即宣佈關閉現代禪接引眾生之法事，私下重新參究；並且再入東密，親近悟光上師，以探究東密中是否有能助其證悟之法？隨後發覺東密上師「所悟」同其離念靈知，由是緣故，遂有如是之言：「密宗是一個在金剛鑽外圍擺滿了鍍金垃圾的宗教。」意謂密宗的法義其實是極爲曲折而迂迴的，雖有光輝燦爛的表相，卻是與正法的修證極難相應的宗教；但是他當時卻未曾實際觀察到：密宗那個外圍擺滿了鍍金垃圾的放在中間的金剛鑽，其實也還是玻璃打磨而成的贗品，仍然不是真正的金剛鑽，所以藏密所悟的離念靈知心仍然是不堪

檢驗的。所以後來生了一場大病時，李老師發覺離念靈知心其實是絕對敵不過無常的（只有第八識如來藏才能常處於無常之外），然而李老師在捨壽前的作爲，卻令平實不得不豎起大拇指，從深心中生起大爲敬佩之心，謂之爲勇猛丈夫，謂之爲已得習種性的六住賢位菩薩，絕不爲過；深信李老師必得生西，將來必可在彌陀世尊的開示下親證無生。李老師如是睿智，但願現代禪諸主事者，亦能有如是睿智，繼承其遺志，戮力探求佛菩提智，親證法界中之實相心體如來藏，實證真正的業果報系統——如來藏之所在，因此即得發起法身德與般若德，轉而廣利有緣眾生，則李老師生前之大願斯可實現，亦是與現代禪有因緣之佛教界四眾弟子大福祉也！

此謂李老師已有智慧能分辨何謂聞所未聞法，何謂外道法，是故後來求證般若實智不得以後，轉而求教於東密，不願就教於藏密，當知早已判定藏密爲外道法也！隨後又於判定東密不能助其證悟實相之後，發語評之，其後轉發心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從此即以念佛人自稱；後復求見於余，然已無緣相見於余（詳見《正覺電子報》第九期「沈重的呼籲」一文），是故抱憾而終，捨壽前更以文字廣寄各大道場公開懺悔、求願生西，並以「歸命阿彌陀佛」，作爲此生最後歸依處。由是觀之，李老師並非無智之人，實是早已看穿藏密伎倆之師

也！而藏密常以自宗之邪法，妄謂爲「聞所未聞」之「最勝法」，籠罩佛教界四眾學人，李老師必定早已洞視，是故寧願就教於東密而不願就教於藏密，故說李老師能知「聞所未聞」四字之真正意義也！惜乎未曾依余函中所言先行處理張志成以現代禪副宗長身分代表現代禪公開謗法的事件（張志成言：蕭老師沒有與諸方對話的條件。其意大約如此），是故未能成就與余面見論法的因緣，錯失證悟之機緣，錯失自身尙能廣利有緣佛子之機緣，亦是台灣佛教界之一大憾事也！然而因緣如此，夫復何言！

當知聞所未聞法者，必須完全符合佛所說法之真實義，不能稍有相違之處，何況猶如藏密紅、白、花教所傳之離念靈知之虛假如來藏？何況猶如藏密所傳中脈明點之虛假如來藏？何況猶如藏密黃教宗喀巴、土觀、歷代達賴以及印順老法師所弘傳之應成派中觀否定第八識如來藏者？何況猶如昭慧法師自創子虛烏有的業果報系統而否定佛所說真實的善惡業果報系統的如來藏？是故，聞所未聞法，必須是真實佛法，必定是將佛於經中略說而被人們忽略、誤會的勝妙法義，加以如實宣說，詳細解說而令四眾皆能明解佛之原意，令諸四眾佛子全面誤會佛法之邪見得以改易，是當代四眾弟子所未曾聞的真正佛法而能回歸佛之原意，又能宣示四眾弟子所未曾聞之真實可證、真實成佛之

勝妙法者，方可說是聞所未聞法也。若如藏密之索隱行怪，專以種種奇奇怪怪之外道世間法、外道意識境界法，來取代佛教世、出世間正法者，絕不可冠以「聞所未聞」四字名義也！

由是緣故，平實說二乘聖人未曾親證無餘涅槃，平實說菩薩未斷盡思惑之前卻已經親證無餘涅槃，然亦名爲未證無餘涅槃，然又名之爲實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如是正理，非諸大阿羅漢等愚人之所能知，更非今時諸多凡夫之所能知；平實乃至種種廣說涅槃正理，完全契符佛說，無人能破。又開示真正可以使人成就佛道的一切種智妙義，能令一切誤會佛法、退失菩提者，皆無能加以破壞、貶抑的一切種智妙義，皆屬當今全球佛教聞所未聞法。如是平實所說涅槃正理及一切種智，晚近三百年來，難聞難見，徵之於諸家大師所說悉不能及於此者，正可謂言無虛謬，故言平實所說者確屬當今佛教界之間所未聞法。

然而，如是言教，絕非平實之所新創，平實絕無如是智慧新創佛法；實因佛於三乘諸經之中，早已說之，特因專爲已悟及利智菩薩宣說者，是故言詞極爲簡略；復因今時諸方大師已經無人證悟，同墮意識境界中，唯有平實不墮意識境界中，是故單獨主張：「應以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由此而現觀如來藏之真實性、如如性、本來常住性、清淨性、具諸自性性、恆顯涅槃性者方是真正實

證般若。」大異諸方大師數十年來所說之意識心離念靈知境界，故爲當今學人聞所未聞法。然而如是聞所未聞法，非唯佛曾說之，古來亦有諸大菩薩說之，非是平實個人之創見或發明，平實唯是親證之後，將之發揚光大爾；由於近代諸多大師與學人都未之聞，平實今時單獨倡言之、單獨闡釋之，是故對於今時諸多大師與學人，名爲聞所未聞法。

是故，聞所未聞法，必須是完全符合佛之聖教，完全符合古時真悟之諸大菩薩開示者，方可言爲聞所未聞法；非是藏密取自外道邪知邪見邪行之不離常斷二邊之外道法者，可以言爲佛教中間所未聞之正法也。余將證悟般若之法、之內涵，依佛及諸大菩薩之聖教開示，定位於如來藏唯一之法，如是名爲當代大師與學人聞所未聞法；眼見佛性之法亦復如是，更屬聞所未聞法。此事非唯現今，自古以來，中國禪宗祖師之眼見佛性者難得其人，由《傳燈錄》記錄以觀，其數不超過一打（實際人數必定超過此數，然因未曾留下紀錄，故人數甚少）。是故禪宗已明心祖師所言之見性者，常以**眼見成佛之性**言之，亦常有未悟祖師以**眼見成佛之性**作爲見性者，皆是只過初關之明心者，悟境尚淺，只得總相智，最多亦只能獲得分別相智而已；或者是未悟者臆想之言。如是，則彼等所言之見性者，實即是「親見有情悉皆具足成佛之智慧德性」，

則是諸人所自行定義之見性，絕非《大般涅槃經》中佛所說之眼見佛性也；故彼諸多祖師所言之見性者，實即明心而親見如來藏具有能令眾生成就佛道之真實體性，即是由如來藏心體上面親見真如法性之見性也。

然而，如《大般涅槃經》中佛所說之眼見佛性者，確實可由肉眼而見，非諸已真明心之菩薩摩訶薩所能臆想而知也，由是緣故，此經中有如是一段迦葉菩薩與世尊問之問答：「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見？』」佛言：「迦葉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又如同經「佛云：『佛性亦二：一者可見，二、不可見。可見者：十住菩薩、諸佛世尊。不可見者：一切眾生。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如是眼見佛性之法，必須親從大善知識修習，亦必須具足定力、慧力、大福德三者，方有因緣可得眼見；所以者何？若人於此三種條件不具足之狀況下，欲求親值大善知識已不可得，欲求信受大善知識者已不可得，何況能從大善知識身邊得之？聞之尚不肯信，何況證之？試觀今時諸多佛弟子乃至出家之後，尚且不肯信受《大般涅槃經》所說之眼見佛性，尚欲扭曲經中佛語明言「肉眼得見佛性」之意而曲解之、而狡辯之，何況能得信受？何況能從大善知識而求證之？何況能隨之親

證？實不可得也！

由是故說眼見佛性之法者，亦是聞所未聞法也！謂三藏十二部經中，唯有一部《大般涅槃經》中言之，亦是佛將入滅前方始開示之法，作為佛法總成之經典，是故難得有人讀之、信之、習之、證之；彼諸二乘種性之聲聞法師，對於他們所不能悟入之大乘見道明心開悟一事，已經大生反感；何況對於他們所更無法證得之眼見佛性一法？當然更不願信受此經，是故深心之中極力反對，只是不敢公開以言語說之爾。平實二千餘年前親在佛座下時雖已明心，然而眼見佛性之緣，直至千年前親遇大善知識 克勤圓悟大師之時，以心性單純、信心具足及福德具足故，殷勤奉侍、力護正法，是故親得傳授見性之法。是故今世仍可在被名師誤導之情況下，自行具足見性所須之定力慧力與福德而自行參究悟入，又得重新眼見佛性。便於山河大地上親見自己之佛性，便於一切有情身上親見自己之佛性，便於一切有情身上親見自己之佛性，便於一切有情身上親見各各有情之佛性。如是境界，即是《圓覺經》所云「未入地菩薩隨順佛性」；然後次第進修，再證「已入地菩薩隨順佛性」，終能隨意改變自己之**內相分**，非諸明心菩薩所能知之，更非三明六通之大阿羅漢等所能知之。

然而如是十住菩薩眼見佛性之法，已是今時一切大師、學人聞所未聞之

法，乃至極多古時大菩薩眾亦未之證，故說此法非唯聞所未聞，更是甚深微妙之法，唯有定力、慧力、福德三種莊嚴都已具足之無慢菩薩種性之人，方有因緣得以證之，證已即入十住滿心位中，頓超一大阿僧祇劫三分有一。此事唯證乃知，今有會中十數人親證之，證非虛言；然而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已非三明六通大阿羅漢所能知之，何況已入地菩薩隨順佛性境界，慧廣法師：等凡夫，何能臆想得知？

未明心之人不能發起般若實智之智慧，則多難信平實所傳明心之法；明心之後，亦難臆測平實所傳十住菩薩眼見佛性之法；已證眼見佛性境界者，亦難臆測諸地菩薩隨順佛性之法；更何況彼諸少數崇尚聲聞法之執著僧衣、心量狹小之凡夫法師？更何況彼諸錯將解脫道認作成佛法道之少數聲聞種性法師？更難信受也！縱使彼等有朝一日修成五神通具足者，亦無從臆測明心者之般若實智，更何況能知眼見佛性之智慧及眼觀身心世界悉如幻化之受用境界耶？唯除已發菩薩種性之定力、慧力及福德具足而親從余學，而得親自指授並且眼見佛性者（福德：等三，若缺其一，或雖有三而未圓滿；雖蒙指授，亦不得見故）。

由是緣故，彼等聲聞種性之少數法師二眾等，更不能信受之；由是緣故，眼見平實此世以居士身而親證之，彼等自恃凡夫僧寶身分，以爲高貴於證悟般

若之四眾菩薩，便思推翻菩薩妙法；然因經中具言眼見佛性之法，不得推翻之；自身又恨不能親證之，只得出之以扭曲經中佛語真義之不正當言語，藉以否定眼見佛性之妙法，由是乃出之以**否定佛性可以眼見**之言，作諸異見異說，以免他人詢及是否已曾眼見佛性時之難言與尷尬，兼免他人以「未曾明心、復未眼見佛性之凡夫，焉得質疑菩薩法道」之質疑。便如印順老法師年輕時因不能親證如來藏之故，索性依據藏密應成派中觀之邪見，假藉考證之虛言假語，否定如來藏實有，說爲「佛滅後之菩薩們創造大乘經典後之方便說，主張如來藏並非實有法，其心態與手段同出一轍」。

然而今時平實已經證明：在理證上，如來藏實有，亦可令人親證之，今有明心者之見道報告多篇存焉。亦從教證上，從彼等南傳佛法之聲聞種性法師唯一信受之四阿含諸經中，舉證佛確實曾在四阿含諸經中說過有如來藏、有第八識存在，令印老等人不能稍置一辭而推翻之、而質疑之；乃至今時慧廣法師心存大疑而作不平之鳴時，亦不能片言隻字、據理而推翻四阿含諸經中所曾宣說之第八識如來藏妙義。平實將於後時更造《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一書，明示更多四阿含諸經中佛所隱說如來藏；等唯識正義，令彼等聲聞種性慧廣法師：等凡夫僧人，此後都不能再稍置一辭以亂佛子也。

如來藏實體之可親證者如是，佛性之可眼見者亦復如是，絕非彼等所能妄置一辭者；若不能信服而妄置一辭以破正法者，必將遭遇正法之師據理、依教而評破之，更增聲聞種性凡夫僧寶面子上之難堪也！何不且效印老、昭慧二人之默然不應，以免回應而狡辯之後，招來法義辨正之更加難堪窘境，方是有世間智之人也！

平實亦已藉由指授學人親得眼見佛性之事例，證明確實可以依據佛言聖教而得眼見佛性，據以成就世界身心如幻之現觀，一世便得進入十住滿心中；如是明心之人又復眼見佛性者，一世頓超一大阿僧祇劫三分有一，證明平實所證眼見佛性之法確實正真，非是虛言假語也！至今尚有**明心之後**進修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多篇存焉；於後更將繼續增加如是眼見佛性之事證，佛門四眾可以長年以待，證明平實所證、所授、所說皆非虛語。假使猶如慧廣凡夫僧所言：破參明心可以同於眼見佛性者，則明心而發起般若實智以後，更求眼見佛性，而於見性之時別造眼見佛性之見道報告者，於其見性報告文中據實說明「眼見佛性之境界相大異明心之境界相」便成虛言假語；若明心即是眼見佛性者，則前時已造明心見道報告之後，豈有可能後時再造見性之報告而公諸於世？果真心即是見性者，如是後時重複再寫見性報告，豈能自瞞於己？豈能

欺瞞諸大菩薩、上及諸佛？由是緣故，有智之人純從本會明心開悟者繕造明心報告之後，復於明心後繼之以眼見佛性之見性報告觀之，便知明心絕非即是眼見佛性也！便知明心之異於見性者，可以知之矣！今於此書末，且附明心者再進修見性之報告多篇，證明佛性可以肉眼而見，證實明心仍非即是眼見佛性也！證實明心只是親見成佛之性，而非達摩西來所傳明心之後又再眼見佛性之法也！

然以眼見佛性之法、之境界，迥異明心之方向與境界相，是故甚深難解，又復極難證之，絕非已真明心之人所能臆想也！更何況尙未明心之聲聞種性凡夫僧寶，連明心之親證境界都不懂，連明心所證之如來藏總相智亦不得，以如是聲聞種性之小心、小智、少德、薄福之身分與愚智，焉得臆想而知菩薩眼見佛性之極勝妙境界？乃竟未斷我見而仍在凡夫身之慧廣法師，對於世尊經中所傳遠深於親證如來藏開悟明心之眼見佛性妙法，敢以文字妄評，加之以扭曲佛意之愚行，何其大膽？又是何所憑藉而敢以凡夫身造此妄評遠勝於明心實證般若之眼見佛性妙法？造此無間地獄之重罪，可謂無明之極，令人不免爲其生悲，誠不知其大膽愚癡所得果報，於捨壽之後將如何承受也！

眼見佛性之大異明心者，絕非明心之人所能知之，更非慧廣等聲聞種性凡

夫僧臆想所能知之；是故多有已經明心之人，聞諸已見佛性之人所言見性之境界相時，莫不茫然、難以應和；或者太有自信故，而以明心之境界來衡量眼見佛性之境界，皆必誤會。譬如真證眼見佛性境界相者，能於一切無情物上眼見自己之佛性，能於一切有情身上眼見自己或者有情自身之佛性，然而自己之佛性其實並不在無情或其他有情身上。表面觀之，如是境界相之表述，似乎極其矛盾，如同明心者對如來藏之真如性之描述，對未悟者而言，似乎同樣都有矛盾之處，然而法界實相之事實本來如是，對於親證者而言，都同一智，都同一說；只是未明心者聞之不解，自生誤會；眼見佛性之法亦復如是，明心而未見性者，或見性之解悟者，以及未曾明心者，聞之亦都無法理解；乃至明心者聞之，往往都以明心時眼見如來藏成佛之性而領納之，是故絕難確實證解眼見佛性境界，何況未曾明心者之凡夫臆想而能知之？

又明心之人，親證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之本覺性，成爲始覺位菩薩，生起本覺智；雖然後來進修別相智慧，生起別相智；然而對於眼見佛性之境界與智慧相，都無法絲毫了知；縱使千年臆想之後，仍將相距甚遙，無法絲毫了知也！此謂明心者能體驗領受如來藏本來所具有之本覺性，但眼見佛性者卻能直接以肉眼親見如來藏之本覺性，並且是在山河大地上、是在一切無情上、是在一切

有情身上，都可親見自己如來藏之本覺性，因此而**有明心者**所永遠無法獲得之本覺別相智慧；乃至因此而可助益初地無生法忍之修證，其慧深利；如是見性之後數年，即非任何二乘聖人所能質疑。如是眼見佛性之境界相及其智慧，一切明心者聞之，都將誤以自己明心所得境界與智慧，來衡量眼見佛性者之境界相與智慧，但都將嚴重誤會，根本未曾實證與領納故；若是一向自認超勝他人者，必以自己明心之境界，認作是眼見佛性者之境界，永無真實領受眼見佛性境界之時。明心者以及見性一關之解悟者，對眼見佛性之實證內涵，聞之尚且**必定誤會**，何況尙未明心之慧廣凡夫僧，何況未斷我見之慧廣凡夫僧？云何有智能知？未之有也！

而佛性無形無色，又復如何能以肉眼而觀見之？又復迴異明心者肉眼之觀見如來藏運行，是故極難令人生信，是故彼諸聲聞種性凡夫法師如慧廣其人者，絕無一絲一毫信受之意，亦是可以理解者！然於諸多眼見佛性之人言之，則又悉皆異口同聲，言爲本來如是，無可思議、無可解釋；亦復同有一難：謂自己雖然對已明心之人詳盡敘述其境界，終將難以使已明心之人真實理解其中境界，明心者聞之必生誤會。故說肉眼眼得見佛性之法，乃是更深妙於明心境界之間所未聞法；古來本已少人能證故，證者又復極難以語言說明其與明心境界

之差異故，明心者聞之必生誤會故。是故，眼見佛性之法，自古少人知之、證之、信之、言之，非唯凡夫如是，乃至禪宗證悟明心之祖師輩，自古以來亦復少人證之；平實生也有幸，以曾供養無量數佛故，以宿修福德之故，殷勤奉侍尊師之故，親得克勤大師之指授，方得眼見佛性；證實《大般涅槃經》中所說肉眼得見之佛語真實無欺，證實佛菩提道之大異二乘解脫道也！如今轉又幫助多人同得眼見佛性，證實肉眼可得親見佛性也！

如是之法，眾生若無大因緣，若非心大寬廣之人，極難得聞；如是之法，眾生若無大福德、大慧力、除性障、具定力，並兼得遇真善知識者，欲實證之，其難超過以此肉身得升天界也！是故，此法真是眾生聞所未聞之甚深微妙法也！若有聲聞種性之凡夫僧，心不信之、常抱懷疑者，事亦必然，事亦平常也！是故慧廣法師以聲聞種性凡夫僧之身分，心小而復狹隘故不信之，而敢大膽謗之，思亦可知矣！由是緣故，說今時（非謂未來永遠）之慧廣法師：等一類人，皆是心小、狹隘之聲聞種性出家人也！唯除後來懺悔謗法之過而改易聲聞種性之心性。

云何慧廣法師名為心小狹隘？謂唯能信受已被誤會之聲聞解脫道故，故名狹隘；亦謂唯能信受印老諸書冠以大乘法表相之聲聞小法故，舉凡大法，皆無

信心接受故，何況能得親證？何況能爲人說？由是緣故，說彼慧廣法師一類人爲心小之聲聞人；心量不能如菩薩一般廣大故，所知所見極爲狹隘故。

聲聞法之解脫道，云何謂非大法？謂聲聞人所修之解脫道，極致即是無餘涅槃，無能超出此境者。然而聲聞無餘涅槃之修證，不具有般若德，亦不具有法身德，唯有解脫德。何以故？謂般若德者乃是證知法界實相而生起之智慧，聲聞聖人悉皆不得此一智慧，只證一切智而明蘊處界緣起性空，不證法界實相如來藏識，是故不能發起中道現觀之般若智慧，故缺般若德。次謂法身者乃是萬法之生身，能生萬法者方是法身，而萬法悉由第八識如來藏出生，故如來藏即是法身，要由禪宗之明心而證得；然而聲聞聖人從來不能證得如來藏法身，不能實際理解、驗證萬法悉由如來藏出生之深廣內涵，故無法身德。如是法身德與般若德，聲聞聖人悉皆未證未有，唯佛及菩薩有之，故說聲聞聖人所證之法極爲狹隘，絕非大法，永遠不得名爲大乘，唯名小乘。

末謂解脫德者即是斷除三界生死之現行與習氣種子隨眠，而聲聞聖人唯能斷除三界生死之現行，此唯是粗重煩惱之斷除，不能斷除習氣種子隨眠，故其解脫德仍不具足，要待迴心向大以後，迴入大乘別教六住滿心位中，並以將近一大阿僧祇劫時間修證明心、見性、道種智之法，進入初地；再以一大阿僧祇

劫修除習氣種子隨眠，方能等於八地菩薩之解脫德；從此仍需再以一大阿僧祇劫之修除習氣種子隨眠以後，方能具足佛地之解脫德。此謂二乘無學聖者之解脫德只具極少分，尚不能具足。佛與八地以上菩薩之解脫德也；乃至不及初地滿心菩薩之解脫德，謂初地滿心菩薩所餘之最後一分迷惑，雖猶未斷，然是故意所留之惑，非不能斷，並已開始分斷習氣種子隨眠故！習氣種子隨眠非二乘無學聖人所已曾漸斷之法種故。故說聲聞無學聖人所得解脫德之德行，唯有解脫德中之少分，尚不能具足解脫德，何況能知、能修、能證法身德與般若德？故謂聲聞無學聖人之法爲狹隘之法也！如今慧廣法師：等一類人，不信三德有此豐富之內涵，故說其知見尚極狹隘，尚未能信菩薩所修大乘之法，何況修習之？故謂慧廣法師爲知見狹隘之聲聞種性人，雖有身披大乘法衣之表相，然而外無大乘法師所應有之氣度，內實胸襟狹隘之聲聞種性僧也！由慧廣對於大乘法之知見尚極膚淺、狹隘，不能信受大乘法之富有、華麗、寬廣、深妙、莊嚴故，宜應改其名爲慧狹法師，不應再名爲慧廣也。

云何名爲心小？謂慧廣法師其人唯能修習已經偏斜之聲聞法故；此謂正確之聲聞證果小法尚且不敢修習，不能獲得拙著《邪見與佛法》書中所說解脫之正知見，是故仍執意識離念靈知心爲真心常住法，我見至今不能斷除；如斯慧

廣法師，唯敢信受現今印順等人所傳已經誤會之聲聞解脫道，尚不能信受真正之二乘解脫緣起性空正理，當知對於菩薩明心與見性大法，更不敢信受，何況修習？故說慧廣法師實爲心小之人也。此謂正確之聲聞法，利智慧根而又性障淺薄之人，甫聞之已，即能斷除我見、證得初果，印證於四阿含諸經所說者，絕無點滴差異；然若衡之於慧廣其人，可想而知，必不肯受，仍墮錯誤之解脫道中，我見尚不肯斷，仍執離念靈知意識心爲真心而不肯捨，何可謂之爲心大之人？所以者何？若人有福亦有利智，加以以性障淺薄者，若得值遇大善知識時，親聞解脫道之法要內涵時，甫聞之際即得斷除我見，三縛結隨即斷除，頓成聲聞初果人；然而今觀慧廣其人，心性極小，一味排斥真正解脫道之證道勝法，唯信表相似爲正法之已被誤說之聲聞法，何能信受親聞真正聲聞法時即得親證初果之事，更何況能修是法？故謂其心極小也！

雖然如是，余亦不捨之，從此時起，將託我正覺會中同修，於《識蘊真義》開始連載之後，將正覺電子報一期又一期而寄奉供養之，冀其逐一比對聲聞乘之四阿含諸經而尋我過；一一尋過而不可得之後，即可同時證明平實所說識蘊之義一一契符四阿含諸經真正解脫道之真義；由此長時尋過不得之過程中，漸滅其邪見，轉其疑心、「小」心，終能令彼慧廣法師自我檢驗：長時尋覓平

實過失之後，竟因欲尋平實之過而斷我見、斷三縛結，已成就聲聞初果之正知見；如是已證聲聞初果之正知見後，漸能放棄再尋平實過失之心行、口行、身行，如是確實放棄之後即可成爲轉依解脫道正見之成就者，即成聲聞初果聖人；屆時慧廣法師當受一切人天之供養而可無愧於心，彼於後時應當出世真實住持聲聞正法，破斥今時錯說解脫道、誤導眾生之名師也。然而今時之慧廣法師，其人尙是心小之人，非是心大之人，暫時不能冀望於彼也！猶待後時長期之尋過與觀行，方得確實斷除我見也！此是平實所冀於慧廣者。

舉凡欲學菩薩法道之佛弟子，必須發起大心、寬廣心，方能修證菩薩法道也！若屬尙未具有菩薩心之人，皆無修習「成佛之道」之條件也！如是，心小、狹隘之人，不論其爲法師抑或居士，但屬聲聞種性之人者，皆是心小、狹隘之人，皆無修習成佛法道之心性也；縱使身現大乘菩薩法相，縱使自稱菩薩根性、菩薩行者，皆只是自我陶醉之語，絕無菩薩之實質也！是故，若欲眞成菩薩種性之人，應當先立正知正見：謂成佛法道極爲寬廣豐富，並非聲聞解脫道所能成就！謂聲聞諸聖所證解脫道，唯能具有解脫德之少分，不能具足解脫德；更因不能親證法身如來藏故，不具絲毫法身德；亦因不能親證如來藏故，無法現觀一切法界之眞實相，是故不具有絲毫之般若德；唯有菩薩漸修如是三德，至

最後身菩薩位時，方能一悟而成佛道，方能於夜半明心之後，再於夜後分、明星初出之時而得眼見佛性，發起成所作智而得成爲究竟佛，因此具足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方得成就清淨法界與四智心品而成佛道。

一切聲聞聖人，不論其爲慧解脫、俱解脫、三明六通之大解脫，皆悉不具絲毫法身德與般若德，亦皆不具足解脫德也！具備如是正知見者，能夠深入理解與發起正信者，方是攝屬菩薩種性之法師與居士也！若不具此，皆名聲聞種性心小、狹隘之人也！有智慧之佛弟子眾，應當於此深思熟慮，並且深入理解證實之後，方可出口評論三乘菩提之勝劣；若不爾者，難免誹謗最勝妙之佛法，成爲**因為無知而無根誹謗真正成佛之道**之地獄人；一切佛弟子眾，於此皆當謹謀慎行，以保未來無量後世之道器；亦能自利利人，與諸大眾同得大利，即是心大、寬廣之佛弟子也。

復次，平實曾與某一僧寶信函往來，所討論者皆與聲聞種性之凡夫僧有關；而彼僧寶函中所言諸聲聞種性之凡夫僧等人，對於彼等自己所說言論之過失，並無絲毫警覺，於此亦當附錄於此序文之中，以此長序而令彼諸聲聞種性之凡夫僧有所警覺；若能自謙檢討，性障庶幾可除，菩薩見道之緣庶幾可熟，乃至未來千百年或數劫之後更得如似平實親以肉眼而見佛性也。謹附錄平實對

彼僧寶來函之答文於後，以利彼等聲聞種性、知見淺薄之凡夫僧：

【來函中所述彼等諸受聲聞戒之戒子所言者，乃是以出家身分所生之慢，而作種種飾辭；所謂「平實必須剃髮出家之後，身分方與彼等凡夫僧寶相同」者，豈是懂得佛法之人所說者耶？其理已於《學佛之心態》書中多所言之，有智者知之，何須迷信表相？究竟大乘法中之凡夫僧寶，能勝於真有證量之在家菩薩乎？（平實補註：七大等覺菩薩中有六位皆非出家身，依彼聲聞種性法師所言，則觀世音等六大菩薩之身分亦將不得同是僧寶之身？）其理極明，吾人對彼粗淺言說，何須在意之？執著出家身分者，由其繼續執著之，亦顯見其人之悟緣未熟，吾人隨順其心而置之即可，不須為彼等諸人有所勞煩也！

至於僧事，余從來不加干預與評論，唯除對余法有所誣謗；余亦從無意願與諸僧寶談論僧事，是故所知僧事雖多，亦有眼見及親聞者，皆未曾明言之，亦尚未曾寫在書中；以後亦不會言之、寫之（唯除後來無根謗余者），余對僧事、私德並不關心，所談亦皆是法事，譬如破法、壞法等事，從來不涉私事。是故彼等所云「僧事僧說」者，與吾無涉，則彼等所說此事（與余無關），有何意義？若須吾出家者，釋尊自會有意旨垂示，不須彼等藉詞言說（平實案：彼等希望平實出家，然後始願隨學）。若彼等聯合而以法義辨正對余要脅，吾隨時皆可

應允召開；縱使必須出家者，吾亦必待法義辨正降伏彼等、收爲學徒之後，方始出家，絕不於聯合法義辨正之前因此出家。又：彼等縱使能覓得印順、昭慧、星雲等類人，其數滿百而欲與余公開聯合辨正法義者，又有何義？謂如是百人之智，不能及楊、蔡、蓮等人之一分故，（楊、蔡、蓮等人親得余法，尙不敢與余當面一辨，彼印順：等人）何有能力與余當面辨正？故彼等戒子所說者，皆是彼等之師對其所作緩頰之言爾，亦是藉此聊作他人詢問時之回覆言語（用以搪塞彼等之詢問），絕無實義。

「維摩詰居士也並未以居士身僭越住持正法者的地位」，此語有大病也！謂當時世尊在世，維摩詰居士尚且以居士身而大力破斥俱解脫之大阿羅漢諸人，不留情面，令諸大阿羅漢悉皆畏見維摩詰居士；經中具載，彼等豈忘之乎？其實未忘，乃是故意誤導眾生，乃是以此言語遮掩爾。若世尊不在世（而諸僧寶又作種種破法毀戒行爲）時，可知維摩詰大士將如何作爲？彼等所謂之僧寶諸人，於此何曾知之？

又：若彼（等表相）僧寶皆以常見法、斷見法而弘正法，而取代正法者，已悟之居士菩薩應否破斥而救眾生？或應冷眼旁觀眾生被誤導？或應冷眼旁觀佛教被轉易爲常見法、斷見法？若彼等僧寶處居士身而明見此事時，應當如

何？是否應效行平實之作爲？於好言相勸不成之後，繼之以大力破斥？於尊重而不言其過之後，反受無根謗法時，是否應如平實破之？有哪一位出家（之凡夫）僧寶可以公開答余此語而非正問偏答者？有何出家法師可以正答而不令人恥笑？試問○○師：可有其人？若無其人，正可以此轉言於彼等出家法師也！若彼等能受是理，佛教有救！若彼等不受是理，繼續強辭奪理、顛倒正法之大是大非，佛教尚有前途耶？

又彼等所言：「您若沒採用目前這種批判方式，而與教界和平共存互相尊重各述己見，就不會造成許多今日想修學正法的佛子那麼多障礙與忌諱……」想吾出道初五年中，極力讚歎諸方大師，不曾一言評之，仍有諸書可證余言不虛；今彼諸師不顧事實而作是言，豈非眼見如盲之語？抑或言不由衷之語？又余出之以破邪顯正之行，除對印順及藏密之外，皆是回應之行，皆非主動評論之者；而印順及藏密對佛教之破壞，其影響之深、之遠，兄弟當已知之，實屬不得不爲之事也！乃至李老師去年初欲攀緣於我，我亦不受，然亦不評論之；何以故？謂居士身弘法極難，一向遭受出家法師之抵制故。而諸出家法師若不故謗於平實正法者，平實亦皆讚歎之，從不主動評論之；然而彼等受身上僧衣身分所著故，心中起慢，是故本於唇亡齒寒之想，或因上師之教導而有如斯排

斥平實之事，平實則無求於彼，無求於諸方大師，不須如李老師後來對諸方大法師卑躬屈膝一般，特意巴結。至於彼諸出家法師欲學余法，或不學余法，余皆不在意：欲學余法者，則是已打破身分執著之人，斯人因此方可有緣親證般若也！若是心仍執著僧寶身分之人（即是深重執著自我者），則於般若絕不相應；縱使送法與之，將來亦必將退轉、乃至猶如法蓮、紫蓮二人之謗法而造地獄業也；令其悟入，反而害之，所不能益。是故，彼等願學者，余願助之；若不願學者，余絕不強之，心無所求；如是隨順因緣最好。】

復次，近年來常有凡夫僧倡言：「僧事僧說，不必讓在家人知道。」便以如此理念創辦雜誌，並以文字印行如是字樣：「獻給所有出家人。」並有如是文字印出：「出家人寫，出家人編，專談出家事。」僅二十字，不是寫在文章中，而是在一頁中只印這二十字，特地突顯**出家人外於在家人**之意涵。此二十字之本意並無惡心，但是辦彼雜誌之出家人心態則有偏頗。此謂如是雜誌所言者，若屬出家人之生活、戒律等事，則不必讓在家人知道；若雜誌中文章所言涉及法義者，則刊載其中時，不應拒絕在家人之索閱，或應刊載之後另作公開而令廣大在家人知悉，以利佛門在家人，以回報在家人之大力恭敬供養，才是平等心也！因為法義不是專屬於出家人所有，而是佛門四眾弟子皆可知悉以及

皆可討論之事；除非是般若密意及證量現觀境界相，方可遵照佛囑而保密之，否則皆與在家人有關，怎可保密於出家人之間、而不讓在家人知道？而且出家人本有弘傳法義給在家人義務，所以法義的傳授不是可以由出家人所獨享而保密者；所以《僧伽雜誌》刊載慧廣法師此篇《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卻不肯讓在家人知道，只想在出家人間私下流傳，只想私下無根誹謗平實而不讓平實知悉，只想私下誤導出家人而不讓平實知悉，以免平實有機會拯救被誤導的出家人，他們這種心態是大有可議的。如果《華嚴經》所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的諸地和三賢位的在家菩薩們，如果文殊、普賢、彌勒、維摩詰、觀世音、大勢至等在家菩薩們，也都像《僧伽雜誌》主辦者這樣的心態：只把正法保密於觀音、彌勒：等在家人之間，將出家人排除在外，都不願意讓出家人也有證悟見道的機會，都不願意讓出家人也有進修入地的機會，請問：主辦《僧伽雜誌》的出家人對此該作何感想呢？

數十年來，常有部分出家人存有以上所說的不良心態，這種心態必定會自障道業，使得出家人的道業修證越來越困難，將使出家人求證般若與解脫時所能隨學的教授善知識越來越少，導致出家人修證菩提之路越來越受侷限、越久越難突破，亦將因為此一心態與作為，而使得出家人在未來佛教中的地位更難

提升；所以少數出家人的這種心態與作法，其實是在作賤出家人自己；有智慧之出家人，對此應當有所警覺與修正。平實於過去諸佛座下出家以來已歷無量世，於本師釋尊座下出家以來亦已二千餘年，以愛護出家人故，直心苦口而言之，未審眾多出家二眾頗能信受之？頗願深思之？平實出道弘法以來，曾得我助而明心之出家人，數有十餘人，但都尚未能眼見佛性，只有極少數在家人因爲完全信受平實教導而如實用功、廣修福德，才能眼見佛性。那些已得明心而解悟佛性的出家人，都因爲私下被教導了狹隘錯誤的觀念：以出家人獨尊，不承認助他們證悟的在家菩薩爲親教師；所以處處違拒上位在家菩薩的教導，自始至終、心存異見異想，悖離在家勝義菩薩僧之心願與正見，所以不能老實的信受及修習，所以至今仍無一位出家人能夠眼見佛性，最多就只是明心而已，見性的部分都是解悟，都無法眼見；平實深心希望這種情況可以趕快改變。

今將此事披露，雖然不免傷及部分出家人的自尊心，但卻可以警覺多數出家法師；若能確實自我檢討，消除如是自外於在家菩薩之不良心態，方能如善財大士一般迅速而深廣的獲得佛法修證的增益；出家人出家之目的本是爲了修證無我法，本爲證入無我境界，所以面子絕無可貴之處，何必如此大費周章的維護自己的面子？出家人在世間法上的面子，乃至在佛教界中的面子，都是應

該由在家人來極力維護的，而不應該是由自己特地在這上面來用心的；否則的話，要到何時才能斷除我見呢？要到何時才能取證解脫果及般若德、法身德呢？三德俱皆不知不證，又要如何能使在家居士們從深心中生起絕對而無疑心的恭敬呢？如今台灣佛教界的居士們對出家人的面子，不是維護得很好嗎？至今不曾有在家人故意毀壞出家人面子的事情出現，所以有心證法的出家人，都應該在三乘菩提正法的修證上用心，而不是像《僧伽雜誌》的主辦人一般，專在維護出家人的面子上面用心，卻把修證無我法、修證無我境界、棄捨自我面子的正事，棄捨一旁。

至於法義上的辨正，那是兩回事，與出家人的面子無關，不可扯上出家人面子的問題。如果出家人以錯誤的知見，陷害眾多四眾弟子同墮大妄語業中，陷害眾多四眾弟子同墮於破法的重罪中，而又沒有出家菩薩出來救護四眾弟子時，難道也不許在家菩薩出來救護四眾弟子？難道在家菩薩就該因為顧及出家人的面子，而任令四眾弟子繼續被少數破法的出家人誤導？繼續與少數破法的出家人同墮大妄語及破法的地獄業中？所以法義辨正與出家人的面子完全無關，出家人根本就不需在意！也不應該在意！因為平實所作的法義辨正對象，並不侷限於出家人，而是平等的依據事實而對那些抵制平實正法的在家與出家

四眾加以辨正，不是專挑出家人而作法義辨正，所以出家人不必對平實的法義辨正有異見、異想，而應該在修證道業上面著眼，譬如斷除我見；我見若已斷，尚有面子可顧慮嗎？想要斷除我見的出家人，千萬不要專在「我們出家人」的狹隘想法的「我所」上面用心；假使連這種我所都不能斷，還能斷我見嗎？我見一直不斷，還能保得住面子嗎？有智慧的出家人，何妨冷靜理智的思惟一番？再下定論！

有智慧的出家人，應當在親證般若上面用心，證得般若的時候，無我、無我所，只有實相如來藏的無我實相境界上面的親證。親證了以後，還有出家人這個我嗎？還有「我們出家人」五字的「我所」嗎？當未來大多數的出家人都已親證「無我、無我所」的時候，當多數的出家人心中都因為親證無我而不以出家人為尊、為貴的時候，當多數的出家人都不被面子所繫的時候，那就是眾生心中普遍的生起對出家人至高無上敬意的時候了！因為大多數的出家人都已實證無我而成賢成聖了，還會有人敢對出家人有不敬之心嗎？那時親證無面子——無我、無我所——境界了，還會有一個「我」想要無根誹謗平實的正法嗎？還能讓平實有評論出家人錯誤法義的機會嗎？屆時當然就是平實開始廣泛尊重與讚歎的時候了！彼時平實尊之尚且不及，何況能作評論與法義辨

正？這才是當代及未來世一切出家人所應有的正確心態。若不如是，專在事相上著眼，而以凡夫僧的身分，極力排斥一切在家證悟賢聖菩薩，這樣的出家人還能實證聲聞初果或實證般若，而保有光彩的面子嗎？還會有前途嗎？佛教的未來還會有希望嗎？

試思今時善知識已如此稀有，難以尋覓，如果再加以不良心態的障道，讓那些少數不良心態的出家人極力廣作自我侷限的鼓吹，影響所及，廣大的出家人還能有證悟的機會嗎？還能有見道的因緣嗎？因為見道的首要條件就是滅除我見，但是極力主張「出家人寫、出家人編、專談出家事」的心態閉塞之出家人，不正是「我所之見」最嚴重的人嗎？想要證得聲聞初果的人，都不許有這種不良心態，何況是想要證得般若實相的人？當然更不許有這種心態；因為這種心態就是「眾生我、五蘊我」在作祟，具足我見及我所。這種心態若不修除的話，再修三十劫以後，我見仍然是無法斷除的，欲證聲聞初果已不可得，何況能證般若而成七住位的菩薩？何況能證眼見佛性的十住滿心菩薩的智慧？這不是自障己道又是什麼？

豈不憶般若諸經與《心經》所說「無人、無佛、無眾生」，「無佛、無法亦無僧」？還會有出家人這個我需要您來保護嗎？這就是心小狹隘的出家人的具

體事例，願一切出家人都與「在家人護持出家人」一樣的沒有私心、沒有成見，共同將三寶與支持者鞏固融合爲一體，莫以三寶領導者的身分，而將出家人與在家人強行分割成兩個群落，而作出這種分裂佛教的惡行！應該是出家人與在家人融合爲一，出家人更應該成爲鞏固三寶與在家人凝聚力的堅強力量，怎可自我割裂於在家人之外而一直強調「我們『出家人』」？那要讓在家人如何盡心盡力的護持出家人呢？所以平實期望現在及未來世的出家人，都能努力在三乘菩提的修證上用心，滅除我見、我所，皆得成賢證聖，光耀出家人全體的面子；也應該盡力鞏固三寶與護持三寶的在家人間的關係，才能更長遠的利益更廣大的有緣佛弟子，這也就是心大、寬廣的出家人了。

今以正光老師所著《眼見佛性》一書已經完成，即將出版，以此邀余作序，乃因慧廣法師等極少數人的狹心，造此「心小、狹隘之出家法師與心大寬廣之出家法師」長文，希望以慧廣法師及《僧伽雜誌》事實的舉證，來呼籲少數有這種不良心態的出家人，能夠自省及改正意行、口行、身行，則未來將會有更多的性障已滅而證解脫德的出家人，以及更多的實證般若無我、無我所的出家人出現於人間，大弘三乘菩提無我、無我所的妙法於人間，以利娑婆眾生，以淨娑婆穢土，續佛慧命迺至月光菩薩降生之時皆得不斷；即以如是心聲及呼

籲之辭以代序文，奉獻與一切佛教中之出家法師，以助大心之出家法師得以具足大乘信心，以助「小」心之聲聞種性法師得以生起大心，悉得迴入大乘菩薩無我、無我所之聖境中；苟得其人，平實皆願助成一切大心的出家人同得親證聖境，同心協力護持世尊正法於危急之秋。

佛子 平實 謹識

公元二〇〇四年初夏

自序

《華嚴經》卷四十六云：【善知識者，出興世難，至其所難，得值遇難，得見知難，得親近難，得共住難，得其意難、得隨順難，故須虔恭合掌一心求。】經中已明文，若無大因緣，欲善知識出現於世間弘法利生者甚難；又善知識出現於世，縱有大因緣而得以遇見，……，乃至能真信受者復難；就算能夠信受善知識所說，欲隨其意旨而修行更難；因此對於善知識出現於世間，乃至隨順意旨用功修行，都要以虔誠心、恭敬心、一心來求善知識教化指導，並在善知識善巧方便攝受下，方得以明心見性，在一生當中往初地邁進，乃至能超劫精進而成佛。

末學何其有幸，能跟隨大善知識 平實導師聞、思、修、證佛法。追隨以來，均以虔誠心、恭敬心、一心，依照 平實導師所說，並輔之以 佛所說經典修行，凡十餘載。從一個僅知道念佛而無佛法正知見的人，到現在具有總相智（根本無分別智）、少分別相智（後得無分別智），乃至具有極極少分道種智知見，實乃不可思議，這就是大善知識化導眾生之善巧方便及不可思議之處。然而短短十餘載當中，具有人人夢寐以求（得以值遇善知識），乃至有道種智知

見之熏習，若非自己過去去世所培植的善根福德因緣、若非佛菩薩安排得以值遇大善知識、若非大善知識平實導師善巧方便及慈悲攝受，何以致此？每想到此，不禁潸然淚下。因此後學常謂學人說：「平實導師是後學的法身父母，比自己親生父母還親；今生父母所給我的，僅有今世而已，可是平實導師給我的，卻是無量世的法身慧命。」這就是大善知識出現於世間，利益自己及利益眾生最好的表徵。

平實導師自公元一九九〇年開始弘法以來，所說的不僅是末學聞所未聞法，亦是許多眾生聞所未聞法。譬如平實導師說：「真心從來離見聞覺知、從來不思量做主。」迥異台灣、大陸諸方道場所說離開語言文字而了了「常」知之離念靈知意識心；又說：「在見聞覺知當中，有一個從來就離見聞覺知，與見聞覺知同時、同處配合運作的真心。」又譬如說：「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都滅，就是無餘涅槃，就是第八識本際自住的涅槃境界。」迥異諸方大師所說要用意識心入住涅槃境界的邪說；又譬如提出四種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無住處涅槃）之詳細內涵，迥異於諸方大師所說的常見或斷見涅槃，都是現代學佛人聞所未聞法。

又譬如說十住菩薩成就如幻觀、十行陽焰觀、十迴向如夢觀、初地、二地、

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菩薩成就鏡像觀、光影觀、谷響觀、水中月觀、變化所成、似有非有、極寂靜觀等唯識學上觀行內容及知見，更是眾生聞所未聞法。此外平實導師所施設的善巧方便，更是聞所未聞，譬如勤練無相拜佛功夫成就，可以隨時隨地有憶佛淨念而不失，不僅在二六時中、在定中而不散失，而且可以達到《楞嚴經》所說的明心境界，即是經云：【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又譬如拜多尊佛功夫成就，不僅可以隨時隨地看住話頭而不失，而且可以為將來眼見佛性作準備。以上所說善巧方便施設，不僅可以明心見性，而且還可以破牢關，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創舉。

就是因為有這種大善知識出現於世，其所說聞所未聞法及其所施設の善巧方便，完全迥異於諸方大師，因此在世間產生兩極化現象：一者，小心謹慎的學子們，依平實導師所說、所著完全不同諸方大師之內容，一一比對是否符合佛說。經比對之後，發現平實導師所說、所著均符合佛說，亦符合禪宗證悟祖師所說真心實際理地，因此信受無疑，從而依止平實導師修學佛法，此乃菩薩種性人。為什麼說他們是菩薩種性人呢？是因為平實導師所說真心非斷非常，體恆常住，然心體內有染污的七轉識種子，尚待歷緣對境，斷除二

障（煩惱障、所知障）而成究竟佛，完全符合諸經諸論說法。因有世出世間智慧基本知見而能抉擇的關係，說之為菩薩種性人，也符合《勝鬘經》所說：「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諸餘聲聞唯信佛語」。然而具有菩薩種性，復能具足正知正見而親近修學者，究竟是少數人；亦即只有少數人，非是大多數人，才能深信受。平實導師所說甚深微妙法；餘人必須等待平實導師妙法廣為流傳，普被佛教界公然支持時，方肯公開受學。

二者，錯解真心之諸方大師及學子們，因往世甚少熏習大乘法，今世復執錯悟名師所說的佛法（如上方居士追隨元音老人而執著離念靈知心為真心，或如昭慧法師等人追隨印順法師執著滅相不滅為真如），認為是世尊所說的究竟佛法，甫聽平實導師聞所未聞甚深微妙法，完全不同於名師說法，則不能安忍，遂作與法義辨正無關的有根毀謗或無根毀謗。或者往昔曾經毀謗善知識，輾轉三惡道中，歷盡苦痛，餘報亦受盡之後，今世幸得五根具全的人身，因往昔毀謗習氣未除，聽聞平實導師開示演說微妙法，不能信受而又毀謗，復輪墮三惡道而無法出離。乃至有些學子們，連平實導師所說法都未曾接觸過，連平實導師著作的任何一本書都未曾讀過，就人云亦云的無根毀謗，無視於

未來無量世將受長劫尤重純苦果報，真是佛說愚癡無智可憐愍眾生。

因此末學謹希望眾佛弟子們：如果想要評論平實導師，請事先閱讀其著作；閱讀當時，復以經典為依據加以簡擇。經簡擇已，再來思維平實導師所說法義是否符合佛說。思維過後，再來評論也不遲。莫於平實導師任何著作都尚未閱讀，就一時衝動而來評論，而成就毀謗善知識之業行。此外，諸方大師及學子們有時會對平實導師所說與經典比對，知道自己落處而默不敢言，此乃有世間智慧之人。亦有大師比對經典根本無法了知佛所說真實義理，或者根本不從法義上判別、也不比對經典，怕面子難看及失去名聞利養，以師心自用之關係，就說平實導師是邪魔、是外道，說平實導師甚深微妙正法為「法義有毒」，不僅斷了諸佛子們親隨大善知識修學佛法之機會，喪失未來能夠明心見性的機會，而且還誤導眾生毀謗善知識而相將入火坑，誠可悲矣！

平實導師自從證得般若實相心，以及眼見佛性以來，分別依總相智、別相智、道種智來簡擇諸方大師說法，從來不主動評論，都是因先被無根毀謗而被動回應作法義辨正，唯有二者是主動評論，那就是破佛法最為嚴重的印順法師及藏密邪法。印順認同西藏密宗應成中觀派，不僅否定第七識，而且還將貫穿三世因果的第八識否認掉。爲了掩飾其斷滅見本質，故以子虛烏有之意識

細心來代替佛所說的第八識，作為貫穿三世因果的聯繫者，讓原本可知、可證的第八識義學，變成不可知、不可證的意識細心玄學，因此印順是從佛法的根本而破壞正法，破佛正法最為嚴重，破法之重莫過於此。復次，印順又說阿彌陀佛之極樂信仰是太陽崇拜之淨化，東方琉璃淨土是娑婆世界天界之淨化，根本不承認經中說有西方極樂世界及東方琉璃世界，使淨土行者依止經典修行之往生標的頓成虛妄、頓失所依，其過極大，因此說印順破佛正法最為嚴重，一點也不冤枉他。

藏密本質則以印度教支派之性力派為主軸（說穿了就是以男女邪淫享樂藝術為本質），以自意妄想創造加諸於佛法名相，而妄稱為佛法一支，乃至高推為證量高於顯宗。然觀其所言、所證，卻落入樂空不二之離念靈知意識心中，落入貪著欲界最重貪愛之墮落法中，與釋迦世尊所說真心從來離見聞覺知之正教，完全背道而馳。佛弟子隨於別有居心之大師言教而推崇藏密，不知密宗索隱行怪及落處，夤緣附會，熱衷修行，導致古時「藏密興而佛教亡」的事件即將重演於今時，破壞佛的正法甚鉅。就是因為這二者破佛正法最嚴重，平實導師不待彼等之毀謗，就主動評論的原因。然而平實導師所作所為，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佛的正法永續延傳，為了挽救眾多佛子於邪知邪見當中，

不畏自己身命受到威脅的事實，也不畏諸方大師及佛弟子毀謗之事實，發出師子吼，冀望佛弟子能夠分辨正法與邪法之差異，冀望能夠扭轉佛弟子邪知邪行，趣向佛菩提道，期望能如無盡燈一樣燈燈相傳，直到月光菩薩出世爲止。

然而平實導師評論諸方大師、印順及藏密之時，亦有極少數法師不能安忍，每用似是而非或者用顛倒黑白之歪理，造文來誣蔑平實導師，此中以慧廣法師最爲代表。慧廣法師錯以離念靈知心爲真心，故平常指導法師或學人們修證佛法，都以「放下」、「不執著」作爲佛法的修證，從來不能在斷除意識我見上面用心。更不知：別於離念靈知意識心之外，還有一個從來離見聞覺知，同時、同處而與見聞覺知的意識配合運作的真心，這都是現代佛教界聞所未聞的勝妙法；在平實導師出世弘法以前，現代佛教界大師們，從來無人說過。

慧廣法師因爲不能安忍自己所「悟」的離念靈知心被人破斥爲意識妄心，而不能反駁成功的緣故，復不能安忍自己被成佛之道網站版工列爲附佛外道的事實，思欲爲文報復，然又心無把握，恐怕對方回應之後造成自己更沒面子，乃以電子郵件向成佛之道網站版工，對平實導師所教授的眼見佛性妙法提出質疑，先加以試探，想看平實導師如何回應；若無法回應，即可公開造文對平實導師加以破斥。但平實導師認爲彼既非以真實姓名請問，不具誠意，則不

需給與回覆，乃吩咐版工及同修大眾置而不覆。時隔半年，慧廣法師誤以為正覺同修會無法答覆其質疑，誤以為自己的邪見是正見，誤以為真的抓到平實導師把柄了，誤以為可以藉此題目而一文成名，誤以為可以一吐被人否定離念靈知心的惡氣了，便於半年後書具真實姓名，而於公元二〇〇三年七月，在《僧伽雜誌》第四十八期刊登偏邪的「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在文中公開否定平實導師所傳的眼見佛性妙法，想藉成功的否定平實導師的事相，來扭轉自己所悟非真及被列為附佛外道之事實。

但由慧廣法師所寫文字，及在網站上所貼文章的事實，證明慧廣法師明心也無，如何能知更上於明心境界的眼見佛性功德？既然眼見佛性也無，又如何能夠撰寫眼見佛性境界之文字而非難已曾眼見佛性的平實導師？由此可知，慧廣法師用自己想像的眼見佛性境界、用自己錯解的眼見佛性知見，用似是而非、顛倒黑白的眼見佛性邪見，來撰寫「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如是行爲，已成就毀謗勝義菩薩僧、毀謗最勝妙佛法之無間地獄最重罪，將於未來無量世受長劫特重純苦的地獄果報，真是可憐啊！就是因為慧廣法師撰寫偏邪的「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公然扭曲佛說眼見佛性內容的因緣，成就末學寫造《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的緣起。文中，末學

將一一舉示慧廣法師對佛法知見的錯謬處，使佛的正法能夠昭然於世；也藉此機會，爲已學、當學的佛弟子們建立眼見佛性正知見，爲佛子四眾將來緣熟時眼見佛性而作準備。就以敘述此書的緣起，代替序文。

菩薩戒子 **游正光** 謹序

二〇〇四年五月於正覺講堂

眼見佛性

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 著

一、緣起篇

茲有高雄縣六龜鄉 空生精舍 慧廣法師，於《僧伽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總48期，佛曆二五四七、西元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日，第三頁、第十頁）出版「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然觀看文中所述眼見佛性內容，不僅落入離念靈知意識心體中，仍是生滅有爲之法，與 世尊開示不生不滅法大相違背，而且也違背證悟祖師所開示明心及眼見佛性的正理。如是之人，忝爲僧寶之身，卻已偏離 世尊的正法，是爲心外求法之人，明心尚且無份，而奢言能宣說眼見佛性正理，未之有也；正是未悟言悟者，正是以常見外道之邪見，用來誤導佛門出家二眾者，即成破法之人，以外道常見意識心來取代 佛所說之第八識如來藏故，以外道常見意識六心之見聞知覺性作爲佛性故。

又慧廣法師不知不解明心乃至見性正理，墮於常見外道的常見中，所以不能安忍於 平實導師對常見外道見的破斥（詳見慧廣其人在成佛之道網站論壇

上之貼文)，而以凡夫僧的資格撰文來毀謗已明心、見性之大乘勝義菩薩僧平實導師，實乃成就無根誹謗大乘勝義菩薩僧之惡業，是佛所說的可憐憫者，正是現代佛門中之凡夫我見具體現成事例。因此，在此文中，末學除了佛的密意不能明說之外，將一一舉示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之錯謬處，輔之以佛開示的聖言量及眼見佛性之現量，使學人能知正法及邪法差異處，以建立學人明心、見性之正知見，及為今時後世學人為眼見佛性作準備。

又正光所引諸書出處，除書籍出版品中本有標示書名、頁數外，其餘均用網路搜尋列出，並未標明所引頁數。良以現在網路傳遞非常迅速，只要鍵入一個關鍵字，就可以列出許多資料引用，因此緣故，於網路上搜尋而得之資料皆不予標明頁數，尚請讀者諒達。

轉載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全文如下：

一、前言

近幾十年來，台灣佛教興旺，也產生了一些新興團體，它們有不同於正規佛教主張，因而引發了不少爭議，遠者如現代禪，近者如蕭平實等都是。

現代禪團體急流勇退，閉關潛修已多年，目前教界已較少有他們的爭論；蕭團體則十餘年，不斷的增大起來，同時對佛教界的批評也毫不手軟。他們以

大乘佛教後期唯識、如來藏的經典爲究竟，凡不認同該思想者，即評爲斷見、常見或「附佛外道」，一些有名的教界法師長老都被列爲「附佛外道」中，個人亦被列入（註）。同時，他們將佛學名詞作不同於佛教的解釋，然後非斥佛教人士不懂。

（註）：蓮花生大士、達賴喇嘛、宗喀巴、印順法師、惟覺法師、月溪法師、聖嚴法師、慧廣法師、自在居士（法禪法師）、張志成先生、元音老人、徐恆志居士、南懷瑾老師、王驤陸居士、袁煥仙居士。詳見網址：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4000/4000.htm>

本文只就重點「眼見佛性」來談談。

二、略說一些觀念差異

「眼見佛性」這個名詞的出現佛教界，並廣爲大家所知悉，根源於台灣蕭居士團體。他的禪宗自創一說，說法不同於傳統禪宗。如以下幾種說法：

將「明心」和「見性」分做兩段。「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見性」是「眼見佛性」。「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也不是「明心」。這種說法與傳統禪宗說法不同。

再來，他說，心是體，性是用，這也不同于傳統佛教「性是體，心是用」

之說。他又說，真如是體，佛性是用。這也不同于佛教所說，真如、佛性是同體異名之說。

他以第八識、如來藏為佛陀正法，凡不承認有第八識及如來藏的，都被歸於斷見邪知。於是整個佛教界人士不是被說成斷見外道，就是常見，都成了「附佛外道」！

以他的第八識、如來藏理論來說，連被稱為釋迦第二的龍樹菩薩，也是「附佛外道」了。因為從龍樹的般若中觀思想中，看不到有第八識、如來藏。坦白說，連教主釋迦牟尼佛，也都成為他眼中的附佛外道了，因為從記載佛陀言行的四部《阿含經》中，我們找不到佛陀有談到第八識與如來藏。所以，佛教教主也成了附佛外道。這可真是笑話！當然，他很聰明，他說阿含有密意，就是在說第八識與如來藏。

三、第八識正名

在解說「眼見佛性」之前，先來說「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之謬。這是佛教名詞的顛倒亂用。第八識（阿賴耶識）是真妄和合識，可以說，它是妄心，是根本無明。如果說「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那麼，你是見到妄心、見到根本無明嗎？如果是這樣，怎麼可以說是禪宗所說的「明心」

呢？如果你見到真心，真心怎麼可以說是第八識（阿賴耶識）、或說是如來藏呢？這些名詞，佛教在使用上，都有一定的含意，顛倒使用，只有附佛外道才有這種現象。

再來，如果說，第八識（阿賴耶識）就是真心，那麼，（唯識學）何必談「轉識成智」？直接以識爲佛好了！可見以第八識（阿賴耶識）爲真心，有這種過失。或者說，第八識（阿賴耶識），其體是真心、真如，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就是見得真心。沒錯，第八識（阿賴耶識）其體是真心、真如，但佛教說第八識（阿賴耶識）時，並不是在說真心、真如，而是指迷於真心之後所起的妄心作用。八個識只是在指陳一個妄心，妄心分而有八個功能，就叫作八識。

如果說第八識（阿賴耶識）其體是真心、真如，那麼，第七識、第六識，乃至前五識，其體又何嘗不是真心真如呢？妄原無本，一切根識境無非真心所顯，迷真說名妄，非實有妄可得。如此，爲什麼不說「明心」是見到第七識、第六識，乃至前五識呢？可見，說「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有其過失。

四、「明心見性」正名

接著說，「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也不是「明心」之謬。如果說，「明

心」不是「見性」，「見性」也不是「明心」，那麼，顯然「心」和「性」是兩樣東西了。有二即是現象界，相對世界豈是佛法究竟所證？

《六祖壇經》：「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惠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見《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正光查云：壇經品名有二種版本，慧廣法師此處所言品名無誤。）

《壇經》中六祖又說：「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禪宗祖師都如此說了，還要懷疑嗎？

所以除非你的「明心」是見到妄心，否則沒有理由說「明心」不是「見性」。如果是見到真心，真心即自性，如此，還會「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不是「明心」嗎？

五、「佛性」正名

至於說「真如是體，佛性是用」，這當作方便說可以，當作真實說，又是二法了。在一般通稱上，凡說「性」的，其含意就是「體」。佛性是什麼呢？

依文意看，就是「覺悟之性」。能令你覺悟、成佛的還是作用，這說起來有些那個吧！好像成佛有不究竟、不圓滿的樣子。所以，佛教談到「佛性」，一向都當作「體」看，不會把「佛性」當作作用看。

那麼，什麼是佛性或真如的作用呢？六根、六識就是。如果佛性是作用，那六根、六識又算什麼呢？

如此，這個「佛性」可以用眼睛看到嗎？這是本主題的重頭戲了。

六、「眼見佛性」正名

「眼見佛性」的經文，見於《大般涅槃經》中，卷二十五（正光案：慧廣引用者為宋慧嚴等依《泥洹經》，與北涼曇無讖所譯內容略有出入，卷數安排亦大不相同。慧廣下一段經文應是《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七》所載）

「善男子！如汝所言『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為菩提行故則不了了，若無行故，則得了了；住十住故雖見不了，不住不去故則得了了；菩薩摩訶薩智慧因故見不了了，諸佛世尊斷因果故見則了了。一切覺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不得名為一切覺故，是故雖見而明了。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

阿摩勒；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看得懂這段經文的含意嗎？所謂「眼見佛性」的意思，不是某居士等人所說的以「肉眼見佛性」，而是以「佛眼見於佛性」的意思。此段經文可證：「善男子！如汝所問：『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

「佛眼見故故得明了」，說的多清楚。

另外，「眼見佛性」也就是親證佛性的意思，並非只是聽聞到佛性，或者理解到佛性，請看經文：「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正光案：慧廣只引宋朝慧嚴版之《泥洹經》或北涼曇無讖之譯本，故意忽略平實導師所引據之《大般涅槃經》佛語，似有不承認《大般涅槃經》之意。茲引《大般涅槃經》中佛語作爲比對之用：佛言：「善男子！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聞見。」）

《大乘義章卷二十五》：「地前菩薩聞見佛性，以聞見故名大聲聞，地上菩薩眼見佛性，以眼見故說之爲證。」

所以，「眼見佛性」其實就是「親證佛性」的意思。如果一味要把他說成「肉眼見到佛性」，才是見性，那是有些扯了！

總之，肉眼能見佛性只是表相，並非肉眼本身能見佛性。不然大家都有肉眼，爲什麼不見佛性？當知肉眼只是工具，天人用之成天眼，見物無隔礙；阿羅漢用之成慧眼；菩薩用之成法眼，見諸法差別相；諸佛用之成佛眼，能見佛性。

七、「眼見佛性」相關經文

再來看《大般涅槃經》「眼見佛性」的相關經文，「師子吼菩薩品之二（正光案：此應爲宋慧嚴版之《泥洹經》所載，非是平實導師所引證之《大般涅槃經》。慧廣此處言爲《大般涅槃經》所載，有誤。）」中載：「善男子！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聞見。」

看得出來，相對於「聞見」佛性，這個「眼見佛性」是親證佛性的意思。

《大般涅槃經》卷二十六（正光案：同前所述，非是大經）載：「持戒之人，復有二種：一者性自能持，二者須他教敕。若受戒已經無量世初不漏失，或值惡國遇惡知識惡時惡世，聞邪惡法邪見同止，爾時雖無受戒之法，修持如本無所毀犯，是名性自能持。若遇師僧白四羯磨然後得戒，雖得戒已要憑和上諸師同學善友誨喻乃知進止，聽法說法備諸威儀，是名須他教敕。善男子！性能持者，『眼見佛性』及以如來，亦名聞見。」

《大般涅槃義記》卷九註解：「前中三番，一約十地體德分別，證體是慧，餘德名福。故今說言慧莊嚴者，謂從一地乃至十地，福莊嚴者檀至波若非波若波羅蜜。是義云何？檀等六行各有二種：一隨事造修，非波羅蜜不能到於諸法實性，非是自性清淨度故。令理成者，是波羅蜜到法實性，是其自性清淨度故，然今文中分取波若，是波羅蜜為慧莊嚴見法實故，前之五度及波若中非波羅蜜悉判為福，不能見法如實性故。良以波若波羅蜜多行成在十地。是十地體，故就位論，謂從一地乃至十地，餘非地體，當相以辯，故言謂檀乃至波若，於波若中有非福德者宜須簡別。故復說言，非是波若波羅蜜矣。二就人分別，慧莊嚴者，謂佛及與十地菩薩。（正光案，少了一個字：文）中略故，直言菩薩不言

十地，良以十地與佛同能『眼見佛性』，故合爲慧；聲聞緣覺乃至九地，皆悉不能眼見佛性，同判爲福。」

這是說，修行要能正道體性，才屬於「慧」，不然，都只是修「福」而已，而證得體性者，就能「眼見佛性」。

《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十：「佛及後身『眼見佛性』顯成身，常隨法身故彼有之。九地菩薩雖未眼見，聞見明了，知如來藏是己自體攝法成身，常隨法身彼亦有之。八地已還，未得同彼故不說常。」

再來看《涅槃宗要》卷一：「初地以上『眼見佛性』，遍遣一切遍計所執，遍見一切遍滿佛性故。地前凡夫、二乘聖人，有信不信、齊未能見，以未能離一切分別，不能證得遍滿法界故。若依第三證不證門，二乘聖人得見佛性，一切凡夫未能得見。所以然者？二空真如即是佛性，二乘聖人雖非遍見，依人空門證得真如，故亦得說『眼見佛性』。」

這是說初地以上菩薩，就能「眼見佛性」，然後，就沒有一切妄想分別執著，那麼，他會見到一切都是佛性。而人空、我空之後所顯的真實、無妄就是佛性。

至於「佛性」是什麼？請看底下經文，看懂了也有助於理解「眼見佛性」

的含義。

《大般涅槃經》第二十八（正光案：同前所述，非是大經，而是《泥洹經》，亦應是卷二十六，非是卷二十八）：「如佛所說，見於如來及以佛性，是義云何？世尊！如來之身無有相貌，非長非短、非白非黑，無有方所、不在三界、非有為相、非眼識識，云何可見？佛性亦爾。」佛言：「善男子！佛身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無常者，為欲度脫一切眾生方便示現，是名眼見；常者，如來世尊解脫之身，亦名眼見、亦名聞見。佛性亦二：一者可見，二不可見。可見者，十住菩薩、諸佛世尊；不可見者，一切眾生。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聞見者一切眾生、九住菩薩。（正光案：慧廣此處又掉了八個字：『聞有佛性、如來之身』）」

「復有佛性如來之身（正光案：慧廣法師將上段經文中的八個字改為『復有佛性如來之身』，轉接在此一段經文中，形成篡改經文及斷章取義）。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如來解脫。非色者，如來永斷諸色相故。佛性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薩，十住菩薩見不了了，故名非色。」

「善男子！佛性者，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謂佛菩薩，非

色者一切眾生。色者，名爲眼見；非色者，名爲聞見。佛性者，非內非外，雖非內外然非失壞，故名眾生悉有佛性。」

八、祖師說「眼見佛性」

談完了佛經中「眼見佛性」經文，在（再）來談談其他的。《馬祖道一禪師語錄》中載：

「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

這段語錄很有意思，「一悟永悟，不復更迷」。

近代有位提倡「安詳（祥）禪」的耕雲居士在《心經講解》（正光案：應爲《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淺解》）中說：

「古德說：萬事萬物，凡夫執實謂之有，二乘分析謂之空，菩薩眼見菩提、眼見佛性。『眼見佛性』，你說什麼不是佛性？如果用觀照，那不用分別，當體即空。所以我們可以瞭解：般若不但是實相的本身，也是一種眼見佛性的觀照法門。」

「眼見佛性」的相關經文，個人所見大致如上，其他若有所見，歡迎大家指出。

九、「眼見佛性」的含義

上面所列的相關經文中可以確定「眼見佛性」的真實性，並非某人的杜撰。但「眼見佛性」的含義是什麼？才是重要的。

如果說「眼見佛性」就是依文解義的「用眼睛看到佛性」，或者說，把他特別強調成「肉眼可以看見佛性」，這將會產生語病與過失，非智者所應語。

爲什麼？如果說眼睛可以看見佛性，何以某人能見，一般人卻不能見？如此怎能說眼睛可以看到佛性？大家都有眼睛，爲什麼不見佛性？肉眼可以看見佛性？同樣犯此過失。

再說，如果佛性能被眼睛所見，佛性便是個對象、是個境界，那麼見到了佛性，對修行有什麼用處呢？既然佛性是對象，就不是你，見時在、不見時就不在了，見了佛性也不能成佛，見佛性何用？

又，如果說「肉眼可以看見佛性」，更有違大乘佛教「五眼」之說。大乘佛教提到由人成佛，共有五眼來相配合，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凡夫只有肉眼，天人有天眼，阿羅漢有慧眼，菩薩有法眼，諸佛則有佛眼。

這四眼很明顯是有別於肉眼的，不然何必各別安立名詞？但四眼又各別存在於肉眼之外嗎？也不盡然。天人的天眼作用，也是依於肉眼而顯，阿羅漢的慧眼也是依於肉眼而作用，菩薩的法眼也不離肉眼，諸佛的佛眼呢，難道肉眼之外，多了一隻眼睛嗎？也不是。所以，五眼從外表看來，其實都是同一肉眼。但別忘了，五眼同一眼，只是表象，其實是不同的。就算沒有肉眼，或肉眼不產生作用，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者，他的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還能作用。佛十大弟子「阿那律」眼睛瞎了，靠著天眼如肉眼見物。

所以說，「眼見佛性」一定要把它強調成「肉眼可以看見佛性」，是有語病與過失的。與其說肉眼可以見到佛性，不如說佛眼見到佛性比較正當。當知肉眼只是工具，非是肉眼能見，而是佛性依於肉眼而見佛性。

所以說，「眼見佛性」，其實是佛性自見於佛性，就如「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之說，並非表示翠竹、黃花就是法身與般若，而是法身無象，應物現形，不然，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就成草木了；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就成無情了。修行到最後，卻成了無情草木，這豈是佛教修行的最終目標。

因此，眼見佛性應該說是心眼見道佛性，比較不會令人誤解，心眼即指佛性，佛性依於六根作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皆可見佛性，豈只

是肉眼能見佛性呢？

前面說，「眼見佛性」，其實是佛性自見佛性，有人可能會懷疑：佛性如何自見於佛性呢？就如眼睛，如何自見自己的眼睛呢？那是說不通的。所以，這是相應、契入的意思，假名說為「眼見佛性」，不然只是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見得佛性境界的意思了。

十、總結

可以對這個主題做個總結了。

「眼見佛性」，在語意上，是個很容易被誤解的名詞，除了《大般涅槃經》之外，其他佛經都找不到這個名詞。在佛學辭典中，無論《三藏法數》、《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佛光大辭典》等有名的辭典，也都找不到這個名詞。古來禪師也從來不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

一個只有一本佛經提及，連所有佛學辭典都查不到的名詞，為什麼會被廣為討論呢？實由蕭居士所引起。他說「見性」就是「眼見佛性」，必須能夠「眼見佛性」才是見性。於是，爭論開始產生。

但大家應該先清楚他所說「佛性」的定義。他說，真如是體，佛性是用。這不同於佛教所說，真如、佛性同體異名之說。換句話，他所謂的「眼見佛性」，

是眼睛見到了「佛性的作用」。因此，他所說「見性」，也不同于禪宗「見性」的內容。

然而，正信佛教徒，是不會把佛性當作用看的，當聽聞到「眼見佛性」時，直覺的理解，就是「眼睛看見了佛性」的整體。這個眼睛當然是只是指肉眼。肉眼見佛性，其過失，在先前主題中已談過。這裡就不再談了。

但是，「眼見佛性」並非虛語，它是一種明心見性之後的境界，沒有明心見性的凡夫，是不能「眼見佛性」的。它的含義就如《宗鏡錄》所說的：

「見如來性者，雖有煩惱，如無煩惱；若實明宗見性，即肉眼而名佛眼。」（第八十一）

「如來五眼，眾生悉具，非待證聖方有，涅槃經云：若學大乘人，雖是肉眼，而名佛眼；二成（正光案：成字應爲乘）雖具天眼，不名佛眼。」（第八十）

「我此宗門，非報非修，是發得五眼，以本具圓故（正光按，應爲「以本圓具故」），若悟修佛乘人（正光按，應爲「若悟佛乘人」），雖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秘密之藏，即肉眼而名佛眼。」（宗鏡錄大綱卷十六）（正光案：應爲宗鏡錄卷八十。慧廣可能引自《雍正御錄宗鏡大綱》？故有「大綱」字樣。）

修禪宗明心見性開悟的人，以具有佛的智慧，便以現有父母所生之身的肉

眼，而成爲佛眼。肉眼成爲佛眼後，才能「眼見佛性」，不是凡夫的肉眼就能見到佛性，不如此說，強調肉眼或眼睛能見佛性，是有過失的。

另外，「眼見佛性」的過失是：

「眼」是六根之一，爲什麼六根之中，只有「眼」能見佛性呢？「耳」不能見佛性嗎？「鼻」不能見佛性嗎？「舌」不能見佛性嗎？「身」不能見佛性嗎？「意」不能見佛性嗎？六根之中何厚「眼」而薄其他五根呢？

其實不然，六根都能見佛性。爲什麼呢？六根都是眼啊！只是此眼非彼眼。所以，既然六根都能見佛性，就不適合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禪宗古來祖師從不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而直接以「見性」來表達，以免眾生誤會曲解。

當知「見性」不在根，而在「見」，六根若無「見」，只是六個廢物。「見」因六根而分爲六，其實是同一「見」。《楞嚴經》說：「元（正光案：慧廣在元字後面少了一個字：「依」）一精明，分爲六和合」。

解說到這裡，還有人會執著必須「眼見佛性」才是見性嗎？

再來，如果像蕭居士所說那樣，「眼見佛性」是用來表達見到佛性的作用、或見到佛性的境界，那麼，古代禪師的表達會比用「眼見佛性」的表達還適當。

他們怎樣表達呢？就是：

「青青翠竹悉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二、辨正篇

慧廣法師如是云：【一、前言：近幾十年來，台灣佛教興旺，也產生了一些新興團體，它們有不同於正規佛教主張，因而引發了不少爭議，遠者如現代禪，近者如蕭平實等都是。

現代禪團體急流勇退，閉關潛修已多年，目前教界已較少有他們的爭論；蕭團體則十餘年，不斷的增大起來，同時對佛教界的批評也毫不手軟。他們以大乘佛教後期唯識、如來藏的經典為究竟，凡不認同該思想者，即評為斷見、常見或「附佛外道」，一些有名的教界法師長老都被列為「附佛外道」中，個人亦被列入（註）。同時，他們將佛學名詞作不同於佛教的解釋，然後非斥佛教人士不懂。

（註）：蓮花生大士、達賴喇嘛、宗喀巴、印順法師、惟覺法師、月溪法師、聖嚴法師、慧廣法師、自在居士（法禪法師）、張志成先生、元音老人、徐恆志居士、南懷瑾老師、王驥陸居士、袁煥仙居士。詳見網址：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4000/4000.htm>

【本文只就重點「眼見佛性」來談談。】

正光辨正如下：此處分爲三小段來辨正，第一小段說明現代禪爲何不是真正開悟的了義法，第二小段說明平實導師說法符合佛說正理之原因，第三小段再來說明蓮花生上師、達賴喇嘛、宗喀巴、爲何是附佛外道的理由，這都是爲了回應慧廣法師的質疑，不得不再一次的辨正他們法義的邪謬；藏密中人如果有所不悅，請將肇因歸之於慧廣法師。同樣的，爲了回應慧廣法師的說法，也不得不於此再度說明印順法師、惟覺法師、月溪法師、聖嚴法師、慧廣法師、自在居士（法禪法師）、李元松老師、張志成先生、元音老人、徐恆志居士、南懷瑾老師、王驥陸居士、袁煥仙居士等人所說的法義爲何不符佛之教義的理由；正光再度舉證這些人法義的錯誤，緣起仍然是慧廣法師。

在分段辨正之前，也應先行說明，以正視聽：正覺同修會本來無意與慧廣法師有諸法義上之辨正，但因慧廣法師不斷的在網站論壇上挑釁，以種種歪理，極力攻訐本會導師平實導師之正法義理，由是緣故，正光常於網站論壇上回應慧廣法師之邪謬說法而辨正法義，但一直都僅止於此。今因慧廣法師變本加厲，以其邪見公然具文登載於《僧伽雜誌》中，曲解《大般涅槃經》中所說之肉眼可見佛性之深妙無比正法，藉此手段來否定平實導師之眼見佛性正法，由是緣故，不得不繕寫回應之文，辨正慧廣法師知見之種種邪謬，作爲回

應；成篇累牘，即成一書，乃就其辨正內容而命名爲《眼見佛性》。然而，自網站論壇上之法義辨正，未至此書之寫作與出版，皆由慧廣法師挑起戰端，絕非正覺同修會之主動作爲，本會完全是回應慧廣法師之掀起戰端，乃是被動性之回應，而非主動挑釁。此事之緣起責任歸屬，理應先行聲明，以正視聽。以下則依慧廣法師所認同而舉述之人士所弘法義加以辨正：

第一小段：現代禪創始人李元松居士（以下稱李居士）以一念不生之靈知心作爲觸證真心之依據，違佛所說「無覺無觀是名心性」的道理，具足六塵中之覺觀，墮於佛所說的常見外道見裡面；自從平實導師闡釋「離念靈知不是真心」的正理以後，他對自己的「所悟」加以檢討之後，失去信心，所以近年來又從批判印順法師而改爲再度歸依印順法師，但是對印順法師的應成派中觀的斷見論法義，也不敢公然的斷定爲正確或錯誤。他在早期出道弘法的時候，曾經宣稱自己是慧解脫的阿羅漢，是永斷三結的悟道者及法眼清淨、學習菩薩道的行者，引起當時佛教界的側目，後來證明不免大妄語的罪業。爲使佛弟子們知道其說法落處，將一一解釋如下：

首先對李居士錯誤認知真心談起，李居士在《禪的修行與禪的生活》一書，八一頁、八二頁云：【以本地風光（正光案：李居士解釋爲本來面目、清淨本心、

無位真人……)的修行來說，他的目標當然也是爲了消除顛倒夢想、止息渴愛執著；只是他發現一切顛倒夢想、渴愛執著的最內在根源是可歸咎於真如(或真心)的不守本分」。然而《華嚴經》十迴向品中已經明示：【譬如真如恒守本性，無有改變】，爲何李居士說法卻與佛的聖教相違背？何以故？真如心(或言真心)離見聞覺知，不與六塵相到、離思量性，從來不作主、本性清淨，隨於七轉識於六塵運作，而自身不於六塵起任何貪厭取捨，如是恆守本性，無始劫以來至今無有改變，一切證悟者都可以現前證實之，李居士何以說「真如不守本分」？然不守本分者是七轉識，緣於根、塵、觸三和合，由真如顯現相分及見分種子，並由見分(七轉識)分別相分，讓眾生誤以爲實有接觸外境，讓眾生誤以爲真實有外境被自己所觸知而產生顛倒想，以致有貪染喜厭等善惡業心行，導致眾生流轉六道不得解脫。

更何況證悟真心的「見道者」，隨時隨地可以現見真如心體恆守本性(指心體自身之清淨性、離見聞覺知、不於六塵起分別)而運作不輟，如何可說真如(或真心)的不守本分？若如李居士所說，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迦葉尊者微笑公案，豈不頓成虛妄？何以故？當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時，皆已如實顯現「真如恒守本性(清淨)」，無有改變」之心性，而李居士卻如盲者，無法觸證真心而

說出「真心不守本分」的違心之論。由此可知，李居士根本不知真心從本以來就「恆守清淨自性，無有改變」之真實義理，自己尚且不知，而言自己是「永斷三結的悟道者」來籠罩學人，罪過大矣，只怕來日有殃在。

因爲錯誤認知及未見道故，所說之法常會落入二邊——常見及斷見中。在常見部分，李居士常云：【解脫其實很單純，只要不執著就得解脫了。不管阿含、般若或是禪，原理都一樣。】（《我有明珠一顆》七十三頁）。由上可知，李居士認定一念不生的覺知心爲真心，認定意識心不執著六塵就是解脫，認爲離開六塵煩惱的意識心就是解脫。然而佛所說的解脫意，並非覺知心離開煩惱便是親證解脫，亦非是放下一切不執著便是親證解脫，而是覺知心證知覺知心自己虛妄，證知能思量處處作主之自己亦是虛妄，因此對於後世是否繼續出現覺知心作主心都無任何掛礙，捨壽後願意讓自己完全消失掉，方是斷我見與我執之解脫真實意。然現見李居士只是在覺知心自我上面用心，只是在捨離一向貪著的六塵境界，令覺知心不貪六塵而獨自常存於六塵境界中，卻不曾觀察覺知心的虛妄，正是我見未斷而一向教人離我所者，以此我所斷除作爲斷我見而說爲悟道者，是名常見外道見、名爲大妄語者。因此可以看見李居士常在書籍上開示：【不要修行，但莫污染】（《禪的修行與禪的生活》一六二頁）、【只管打坐可以

使人直接成佛。】（《禪的修行與禪的生活》一一七頁）、【只要莫染污，本來面目自然就顯現了。】（《我有明珠一顆》五十三頁）等以定為禪籠罩學人、指導學人共造大妄語之言語。

在斷見部分，李居士與楊惠南教授的一番對答中可以看出，（楊）問：現代禪與印順法師的關係如何？（李居士）答：印順法師對我和現代禪的影響，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可以說：如果沒有印順法師，應該就不會有李元松，也不會有現代禪。不過即使我對印順法師部分看法不表贊同，但比起我贊同他的和承受他的澤蔭的，不贊同的比例是微乎極微的。】（《禪的傳習》二二六頁、二二七頁）。

然而印順承襲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的斷見論，不僅否定佛所說真實可證之第八識，且外於第八識如來藏而說一切法緣起性空，此外，復又建立子虛烏有之意識細心，作為不墮斷滅見之三世因果聯繫者，如是虛妄建立之作爲，正是破壞世尊正法，正是從根本法理上來剷除佛教，使佛的三乘菩提正法悉墮戲論之中，皆成爲不能實證之戲論行門；而其建立之意識細心，則仍然還是意識心，同於外道神我一樣是意識心，致令數十年來之佛教界弘法者及跟隨者，皆以意識心境界爲其修證標的，使佛教界從此大幅度的落入常見邪見中，因此破壞佛法甚鉅。欲知印順如何破壞佛法，請詳見平實導師《楞伽經詳解》、《宗

通與說通》、《狂密與真密》等書，或於稍後末學破斥印順爲外道見之緣由就可了知，在此不予贅敘。然而印順「對李元松和現代禪的影響，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可以說如果沒有印順法師，應該就不會有李元松，也不會有現代禪」，由此可知，李居士與印順一樣，自己無法檢擇印順說法錯誤之處，同樣信受「外於如來藏而有一切法空」之斷見，故李居士不僅具有常見論者的體性，又與印順同是斷見論者無疑。

又李居士當年自認是「慧解脫阿羅漢」、「斷三結的悟道者」、「法眼清淨學習菩薩道的行者」，然而觀其所說，不僅錯認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之修學次第，而且錯認涅槃真實道理，方有如是大妄語，茲分段說明如下：

錯認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修學次第部分：四阿含說，聲聞初果須陀洹斷三縛結：我見（身見）、疑見、戒禁取見，聲聞二果斯陀含薄貪瞋癡，聲聞三果阿那含斷五下分結：三縛結、貪及瞋，聲聞四果阿羅漢斷五上分結：色界愛、無色界愛、慢、掉舉、無明。由此可知，聲聞禪是由現觀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虛妄著手，是以蘊、處、界之空相觀行來著手，由此而分證初果乃至四果斷盡我見、我執而入無餘涅槃。然而大乘通教菩薩亦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之分證（詳見《大般涅槃經》卷三十六），別教菩薩則是用參禪方式而找到如

來藏，是從觸證如來藏識著手，再以證得如來藏空性的體性來反觀自他有情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皆是虛妄，亦即找到空性如來藏後，反觀如來藏所現一切法是空相、是虛妄的，由此而斷我見或我執，而證聲聞教、通教之初果至四果之聖果；但因願力故，不願入無餘涅槃，而繼續保留最後一分思惑，以潤未來世一再的受生種子。通教菩薩則是斷見惑與思惑，成爲阿羅漢以後，復起一分思惑而不入無餘涅槃，繼續住持正法於人間，以待別教大法，直至具足因緣方能證得如來藏而通般若智慧，乃至最後終能成佛。

綜合上述所說，就可以發現聲聞法與菩薩法中，確實有共道及不共道，共道即是聲聞行者與菩薩行者所斷的見惑煩惱的現行，這是一樣的，因此有聲聞四果及菩薩四果之果證相同。不共道之處：一者，聲聞聖人未曾找到生命本源實相的如來藏心體，而別教菩薩已經找到如來藏心體，其智慧深利，非聲聞聖者所能知之，因此菩薩在聲聞面前說法時，諸聲聞聖人都無置喙處。二者，菩薩找到如來藏之後，可以依此而漸修，而漸次斷除煩惱障的現行，亦可依此般若實智而分別斷除煩惱障習氣種子及所知障隨眠，直到二障究竟斷盡而成爲究竟佛。

然現觀李居士先是自稱慧解脫阿羅漢，則當時應知阿羅漢已斷五上分結，

並早已在成爲四果阿羅漢之前，於三果中已經永斷貪瞋的現行，爲何卻在文中仍然說是「貪瞋仍在」的見道者？有如是已斷貪瞋之「阿羅漢」於「明心」後仍繼續生起貪瞋現行之事者乎？由此可知，李居士所說嚴重違背佛所開示，亦嚴重違背解脫道修學次第，如是之人，如何可說是「慧解脫阿羅漢」、如何可說是「永斷三結的悟道者」、乃至「法眼清淨學習菩薩道的行者」？實乃大妄語者。成佛之道網站版工將其列入未見道的凡夫之中，並無錯評，慧廣法師何必因爲自己尙未見道、尙未實證般若，就攀緣李居士爲同儕而作不平之鳴？而成佛之道網站將李老師列爲常見見之凡夫，也並非平實導師之評論，乃是版工之評論（亦是正確之評論），慧廣不應將二者並爲一談，栽贓爲平實導師所作之評論。平實導師於諸書中，從來不曾一字或一句說過李元松居士是常見外道故。

又李居士云：「一個真正見道的人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知減」。學人對於什麼是「減境」，必須很清楚，不會誤以爲「開悟者背後會放金光，背後不會放金光的不能叫悟道者」。涅槃只是貪瞋癡的止息！見道者對於此點須有絕不動搖的肯定。倘若對於「涅槃」還有額外的看法，此人必定未真見涅槃。」

第二，「知向減之道」。並不是知道「減」的人，就一定知道如何趣向減境。比如你知道修行必須一切無罣礙，卻做不到，也不知如何精確迅捷地長養無罣礙的體驗。而心裏倘若存有「我要無罣礙」的念頭，則又增添一個罣礙了。在《現代公案》中，有一位同修向我說他正在修解脫道，我問他怎麼修，他說：「隨時都不攀緣！」我詰問他：「你這樣子是把一塊石頭放在心上嘛！」所以，並不是知道減境的人，就一定知道如何有效到達減境的。

諸位也許奇怪，從四聖諦的過程來說，一個人似乎應該是知苦和苦集，經修道才見滅的，既然見滅了，為什麼會未必知道向減之道呢？這是因為他的見滅是受人指導的，不是他自己經過漫長的聞思修工夫打下根基而來的，倘若他是自己花費幾年或幾十年的聞思修次第才到達的，則見滅時自然同時明了如何修道。

也因此有些人雖然知道什麼是「涅槃」，什麼是「本地風光」，但就是不知道如何長養聖胎。此等學人，此刻應進一步親近師友，直到知道如何具體、明確、有效地保任本地風光為止，否則開悟將成爲一次身心脫落的回憶而已。因此，經由他人指點而開悟的學人，要回過頭補修自己尚缺的基礎，在悟見尚未穩固之前，不能離開指引自己本地風光的親教師。

第三，還要具備「向滅不退轉的動力」。意思是，學人要有透徹「世間到底一場空」的出離心，他不再將人生的理想寄託在世間事業上，而有今生一定要解脫的決心。倘不達解脫，人間的一切對他都是沒意義的。具足了上列三個條件才叫見道位，才叫法眼淨。」（《我有明珠一顆》——怎麼自己到達解脫，四二、四四頁）

由上面所舉李居士對涅槃之解釋，可知李居士對涅槃之真實義，尚未如實了知，仍有嚴重誤會。然而涅槃有四，並不是只有二乘聖者所證的兩種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無住處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指一切有情，不論異生凡夫、有學聖人、無學聖人等，都有第八識如來藏，而此如來藏是本來就有、無始本有的，故稱本來。有情輪迴生死及修學佛法，悉依第八識本來不生之體性方能成辦，第八識心體有這個能生萬法而不被萬法所攝的自體性，有此不共七識的自性，故稱自性。又此第八識遠離見聞覺知，隨七轉識於六塵中運行，而自身不於六塵起任何貪厭取捨故，從不與諸煩惱相應，故名清淨。其第八識本來自在，非因他生，亦非從緣生，其心體永不壞滅，能窮三際——從無量劫到今生，復從今生到無量劫後，法爾如是，恆住寂滅境界中而心體永無生滅，故稱涅槃。因此一切有情的第八識都具有如此的涅槃性

及清淨性，非因修得，故稱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無餘涅槃有二：謂二乘所證無餘涅槃及大乘菩薩所證無餘涅槃。二乘所證無餘涅槃是慧解脫及俱解脫之二乘無學，因證得盡智（後有永盡的智慧和無生智）不再出生三界法的智慧）而斷盡我見及我執，捨壽時，其第八異熟識已無煩惱的現行，故不再現起三界見思惑煩惱，六識、七識皆斷滅而永不現起，故死後中陰身不現行，故不現起意識心而無見聞覺知，惟餘第八識離見聞覺知而獨存，不在三界中受身現行；但是聲聞羅漢並未證得無餘涅槃中獨自存在的異熟識所在。而大乘菩薩所證無餘涅槃，乃是菩薩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第八識，也斷除我見與我執，再故意保留一分思惑而不入無餘涅槃，是具有能取無餘涅槃的能力而不取證的人，也是實證法界實相的聖者，所以其慧深廣，非二乘無學所能知；以此證知法界實相的般若智慧，不共二乘的解脫智慧而同時可以修斷我見及我執，不但是別教的三賢位或諸地菩薩，也成爲大乘通教法中的菩薩阿羅漢。由此可知，二乘聖人唯知依佛語修斷我見、我執而斷三界煩惱現行，得出三界生死，然不知不曉如來藏的所在，是故不知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也不知無餘涅槃中的本際，以信佛語故而入無餘涅槃，知非斷滅境界。菩薩則以證實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分證佛菩提，依佛菩提而現觀蘊處界我虛妄而斷盡

我見、我執，故菩薩的法道有共於聲聞道者，也有不共聲聞道者。

有餘依涅槃的境界相，是三乘（聲聞、緣覺、菩薩乘）無學聖人於捨壽前，仍有無漏有爲法存在現行，仍須於人間受五塵，然於受五塵時心中不起煩惱，色身則仍有冷熱痛癢；等微苦所依，此即是三乘無學捨壽之前的境界相，名爲有餘依涅槃，仍有微苦所依故。然而聲聞、緣覺於捨壽後滅盡十八界法，已無蘊處界我存在，「進入」無餘涅槃；然而菩薩不捨眾生，繼續留惑潤生，自度度他，直至覺行圓滿成佛，故二者之道有不共之處。

無住處涅槃是指十方諸佛不僅斷除了煩惱障種子現行，斷盡我見、我執等分段生死，復又斷盡煩惱障習氣種子隨眠及所知障隨眠，使得種子永遠都不再有變異，故說已斷變易生死，無漏究竟。此無住處涅槃中，不唯具足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有餘涅槃、無餘涅槃，復證得無住處涅槃，而且依初地所發十無盡願而起利樂有情於未來際無窮盡，因生死及涅槃俱皆不住，故名無住處；用而常寂故名爲涅槃，非二乘所知，菩薩少分知之而不能證，變易生死永斷故，總稱無住處涅槃。

由以上分析，「見道者」是觸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因此緣故而得般若中道智慧，非唯斷除我見而已；菩薩以此般若中道智慧故，能漸薄煩惱障，乃至

斷除我執煩惱。而李居士不知菩薩實證之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認為「涅槃只是貪瞋癡的止息」而已，但是貪與瞋都只是意識心的我所法，還談不上斷除意識心我見，更談不上我執的斷除，如是錯解涅槃定義，如何可說是捨壽後可以入無餘涅槃的「慧解脫阿羅漢」？如何可說是已斷我見的「永斷三結的悟道者」？如何可說是已經證得本來自性清淨的「法眼清淨學習菩薩道的行者」？

綜上述可知，李居士錯解真心實際理地，復又錯解涅槃修證之理而具足常見與斷見，聲聞初果所應斷的我見尙且未斷，如何可以自稱是「永斷三結的悟道者」？又如何可以自稱是已斷五上分結的「慧解脫阿羅漢」？乃至諸地以上所應分斷的「煩惱障習氣種子及所知障」之「法眼清淨學習菩薩道的行者」？自身實已墮於大妄語業中，有何能力為他人印證是法眼清淨之行者？慧廣法師對此渾然不知，故意在文中引出李元松居士作為己伴，為自己撐腰，或者作為與現代禪互相資緣之表相，都無意義。

雖然平實導師曾經在課堂上公開說明：因為李居士出世弘法極為不易，因此不予拈提。然而正光有下列三種原因故不得不加以拈提：一者為使正法能夠永續流傳，因此必須昭告佛弟子們：正法與外道邪法的差異在哪裡？讓佛弟子們有所檢擇而遠離常見邪法。二者，李居士不顧念平實導師不予拈提之善

意，而認為自己說法正真，所以縱容張志成副宗長出面，以現代禪代表的身分而對平實導師作不實的評論，繼續以常見及斷見法誤導學人，繼續以大妄語者之身分為人印證是法眼清淨菩薩，誤導眾生墮於大妄語業中。三者正光曾經以化名在現代禪所設的「中國佛教論壇」舉出李居士落處，即遭論壇版主封殺所貼之文章，以致不能繼續辨正、不能救護與現代禪有關之學人。如果李居士所說為正法，又何須懼怕他人拈提其落處？由此可知，李居士說法荒謬，不能堪受正法之摧邪顯正也，因此為遮掩其落處，現代禪網站論壇凡見有人舉證其落處者，則專搞小動作，不讓人繼續針對其法義而辨正之。也正因為上面所說三種理由，如今慧廣法師故意提及李居士，用作朋比，實有引為同道之意涵在內，逼使末學不得不對李居士落處加以敘述；若李居士得見此書，正好檢點自己所說是否違背佛語，檢點自己是否已經大妄語，避免臘月三十無常來到，業境現前時，屆時後悔也來不及了（撰寫至此，正逢李居士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逝世，並於死前發出『李元松向佛教界公開懺悔啓事』，詳見附錄一）。

第二小段說明平實導師說法為何符合佛說的正理：

平實導師自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日自己明心、見性以後，深入經典，以驗證自己所悟如來藏是否為真實。並於確定無疑後，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在台北中

央信託局佛學社：等三處開始弘法。一路走來，不僅始終如一，未曾改易其說，而且都依止同一法理而越來越深細。然因悲心深重，不忍眾生被名師誤導，因此發起悲心，也是回應名師的抵制而作獅子吼，想要警覺走入歧路的佛弟子們。所以在剛開始弘法時，只說明如何可以明心、如何可以見性，都不破邪顯正；後來雖然因為諸方大法師常常藉故在言語上不斷的誣蔑平實導師的法義錯誤，所以平實導師才在書中開始舉證及破邪顯正，但也都未對諸方大師指名道姓，冀望能改其過。然而經過九年當中，不見諸方大師稍改其誤導眾生之惡劣行爲，也不見他們停止對平實導師正法的否定，遂於二〇〇〇年開始公開指名道姓引述其文而辨正之。然而被拈提之諸方大師，如惟覺、聖嚴、星雲、證嚴，乃至文筆犀利、作風極爲強勢慍悍的印順、昭慧……等人，亦不能在正法上面以文字稍微置喙而作一詞，肇因其落處都被平實導師洞見而破斥之，所以一一瞭筆而不能書之以文、回應辨正。又因此緣故，有智慧的佛弟子眾，多已知悉彼等名師所弘傳的若不是常見法、就是斷見法，是故遂開始漸有佛教學府或研究所，不願再教授印順：等人破佛正法之邪知邪見，漸有改易爲唯識種智正法而傳授者，實乃佛教學人之大幸。何以故？印順：等人所弘傳的是密宗應成派的中觀斷滅見，正是破佛正法最甚者。

又平實導師不僅宣說解脫道、佛菩提道正理（詳情請見平實導師所著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使學子們得知正確佛法修學方向與內容、次第，而且將佛菩提道根本的佛法大乘唯識如來藏正理詳細宣說，使學人得以熏習第一義諦知見，建立第一義諦知見，並藉著無相念佛的憶佛拜佛功夫來修習中定力，及教導學人修集證悟如來藏所需之福德資糧，以助證悟而親證如來藏本體，由此而親自體驗佛在《心經》所開示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實相中道真義；學人四眾也因此而能親自證實《金剛經》所開示【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等正理，而發起根本無分別智（親證如來藏本體而發起現觀真如法性的智慧，亦云無分別智）之功德受用，而轉依如來藏識的本來無生體性。復於親證如來藏本體後，藉著傳授看話頭功夫，得以眼見佛性清楚分明，成就二種功德：一者，成就身心及世界如幻觀（眼見身心及世界虛幻之現觀智慧），而了知如來藏之作用，了知種種諸法相，莫不是如來藏藉種種因緣而生，猶如一面鏡子，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二者，以上述眼見佛性功德，反觀有情自無始劫以來，世世之意識心都是從來未曾接觸外境，皆是如來藏藉種種因緣而現諸法相。因眼見佛性真實故，知有情一向執外境以為實有而不知諸相虛幻正理，因此發起大悲心，發願度盡一切有情出離顛倒見。這就是平

實導師所說、所傳的正法真理，完全符合佛說的真正法義。

此外，平實導師於學人明心、見性後，傳授禪門公案之差別智，使學人得以深入後得無分別智（以根本無分別智為基礎，而了知如來藏種種功能差別之智慧，亦云後得智），了知二轉法輪般若諸經種種內涵。學人於深入後得智時，修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得以次第增上，修證十行陽焰觀（現觀具有能取六塵之心，猶如陽焰虛妄不實）；並修學一切種智三轉法輪經典如楞伽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進而參究末後句，解悟末後句，透牢關，親自體驗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成就禪宗所說「無事人」境界。如是雙具十行陽焰觀及親證牢關境界，救護一切有情迴向正道，護持世尊了義正法，進於十迴向位成就如夢觀（現觀自己所行菩薩種種自利利他無量行，猶如夢中所作一切事行一樣）。

於成就十迴向位如夢現觀後，發起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復同時修集布施波羅蜜多，以法施為主，進而永遠伏、除性障如阿羅漢，成就初地猶如鏡像現觀（現觀一切六塵相，皆是如來藏阿賴耶識所出生之觀行），便滿足初地心。

成就初地滿地心後，復轉入二地入地心中，廣修二地菩薩諸善法、十善業

道、嚴持戒行。又進修二地所應進修無生法忍（二地所應修證的一切種智），於因緣成熟時，成就光影現觀（了知如何使自心如來藏所含藏的種子轉變清淨的道理，亦即了知如何轉變自己內相分之觀行），永不毀犯清淨戒律，是名真實持戒，便滿二地心。

成就二地滿地心後，復轉入三地入地心，廣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又進修三地所應進修無生法忍一切種智，於因緣具足發起三昧樂意生身，得至諸佛世界供養諸佛及到諸方世界度眾生說法，觀察此意生身所說佛法，猶如山谷回響，成就谷響現觀（觀察自己所生意生身遠至他方世界為眾生所說諸法，為此世界色身中之意根及意識所緣猶如山谷回響之觀行），便滿三地心。

成就三地滿地心後，復轉入四地入地心，廣修四地無生法忍一切種智（觀察安立諦十六心）。又精進度此世界及他方世界眾生，永不疲倦，增益自己化現眾多化身於他方世界之世間法能力，終能成就猶如水中月現觀（觀察一切他方世界自己所化現之眾多化身，猶如水中月，隨其眾生心水之數量多寡，便有其相同數目之意生身月示現之觀行），便滿四地心。

成就四地滿地心，復轉入五地入地心，廣修四地無生法忍一切種智，將十二因緣粗相做法無我觀行。又精進於禪定波羅蜜多進修，能將世俗諦與勝義諦

完全融合無二，亦能將三地所修禪定、神通等法轉勝，方能於等持位（修行者於修定時，繫心一緣，令意識定於一境，引發禪定正受現前）中，現觀自己所化現極多的化身，皆是自心如來藏阿賴耶識秉承意根末那之命所變化者，成就變化所成現觀（現觀極多化身，皆是自心如來藏阿賴耶識變化所成，非是末那所能變化），便滿五地心。

成就五地滿地心，復轉入六地入地心，廣修六地無生法忍一切種智，將十二因緣作更細相觀察而進斷極細煩惱現行。也觀察五地變化所成之極多化身，似有非有，成就似有非有現觀（現觀變現的化身純是自己如來藏阿賴耶識所化現，非真實有，名非有；然所化現化身卻為他方世界證得神通境界的佛子所能親見，名似有），便滿六地心，能取證滅盡定而成為解脫道之極果聖者。

成就六地滿地心後，復轉入七地入地心，因方便波羅蜜多故，廣修七地無生法忍一切種智，親證念念入滅盡定不可思議境界。因心寂靜極寂靜故，而成就寂靜觀（每一念都能入滅盡定等至位中，亦即於每一念都能隨入滅盡定正受三昧境界之觀行）。因成就此寂靜觀故，心極寂靜故，欲入無餘涅槃而取證涅槃；然佛不欲此七地菩薩入無餘涅槃，故示現於七地菩薩前，傳授「引發如來無量妙智三昧」，而此三昧勝過七地菩薩以往所修諸三昧，因而此菩薩樂於

修學，不樂取證無餘涅槃，因此成就七地滿地心。

成就七地菩薩滿地心後，復轉入八地入地心，依「引發如來無量妙智三昧」廣修八地應有之一切種智，並依願波羅蜜多，修學如幻三昧現觀（不用作意及觀行，可以十方世界隨念幻化變現，故於相、於土自在之觀行），成就八地滿地心。

成就八地菩薩滿地心，復轉入九地入地心，依四無礙辯（法無礙、義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廣修九地一切種智，能如實詳細宣說三乘法，能將大乘法無我及二乘人無我都具足而圓滿宣說，所以處於一切境界無所畏懼，成就力波羅蜜多，而成就九地滿地心。

成就九地菩薩滿地心，復轉入十地入地心，廣修十地菩薩一切種智，並將九地以前所修種種功德、福德迴向。迴向的結果，十地菩薩在色究竟天宮成就大寶蓮花宮殿廣大無邊。當十地菩薩坐上大寶蓮花宮殿寶座而放光照耀十方佛世界時，十方諸佛發動十方世界所有十地菩薩，各帶著他們自己九地以下菩薩及眷屬，來到這個宮殿前。然後十方諸佛同時伸手放光遙灌十地菩薩頂及諸菩薩頂；因為佛的加持而成就受職的法王子功德，圓滿成就十地滿地心。

成就十地菩薩滿地心，復轉入等覺地入地心，於百劫中廣修福德，無一時

非捨身時，無一處非捨身處。於百劫修集福德圓滿後，降神母胎，步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並隱其威神之力而示現如同凡夫眾生之於法都無所知的境界，然後隨諸外道一一受學，又離外道修諸苦行而不能發起智慧、無益佛道，然後放棄苦行，再於菩提樹下，半夜時分以手按地時而得明心，大圓鏡智及上品平等性智、妙觀察智現起；又於天將亮時，目睹明星而眼見佛性，成所做智現起，成就世、出世間最究竟佛的果報。

由上可知，若無明心爲基礎，如何能知、能證如幻、陽焰、如夢、鏡相、光影、谷響、水中月、變化所成、似有非有、念念入滅盡定之極寂靜等觀行之次第與內涵？而此等觀行的成就，需要很長久的時劫才能完成之，若無眼見佛性爲助力，如何能迅速的成就種種現觀？而平實導師不僅宣說解脫道、佛菩提道，而且將佛的正法——如來藏真實義及各種觀行——如實宣說，使學人得以了知正法及邪法之分際，而如實修行。因此依末學觀之，自玄奘菩薩以來，尚無有證悟的祖師能將此中的真實義理，作有次第性的一五一十的宣說，可謂是中土前無古人，恐怕也將是後無來者（因爲從此以後就不必再有人來重複做這個工作了）。

又佛教界人士凡有說法，如果符合佛說，平實導師讚歎不及，何況評論

之有？因此，唯有不符合佛的正法，並且廣泛誤導眾生之教界人士，平實導師才會發起獅子吼來檢點他們，來救護眾生迴向正道。如是救護眾生迴向正道之獅子吼，乃是事實，而慧廣法師竟然昧著良心反說是：「蕭團體則十餘年，不斷的增大起來，同時對佛教界的批評也毫不手軟。他們以大乘佛教後期唯識、如來藏的經典為究竟，凡不認同該思想者，即評為斷見、常見或『附佛外道』，一些有名的教界法師長老都被列為『附佛外道』中，個人亦被列入。」如是似是而非的說法，真乃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之人也。慧廣法師若真有見地，何妨將自己所認知的成佛之道，寫出來讓大家效法學習？看看您有幾分功力？看您能及得上平實導師幾分之一？恐怕是沒這個小膽吧！

又平實導師效法佛在世時踵隨外道足跡之後一一加以摧破的故事，所以一一舉證當代佛門內之外道知見而破斥之。因此慧廣法師不知平實導師不願眾生被名師誤導而處於倒懸中，因而發起摧邪顯正之獅子吼；反觀慧廣法師自己，尚且不知自己所說已墮入佛所說的常見外道邪見中（誤認離念靈知為真心故），以自己的非法而妄謂他人所說正法為非，實乃愚癡無智之顛倒人也。

第三小段：說明慧廣法師所不知道的蓮花生「大士」、達賴喇嘛、宗喀巴、印順法師、惟覺法師、月溪法師、聖嚴法師、慧廣法師、自在居士（法禪法師）、

張志成先生、元音老人、徐恆志居士、南懷瑾老師、王驥陸居士、袁煥仙居士等人同屬 佛所說的附佛外道。從此處開始，末學將一一舉示其落處，證明 平實導師對他們的評論，都是完全如實而無妄評，證實慧廣的批評都是不如實語，以正視聽。

蓮花生在《即身取證簡要之法》云：「因果業報，須信非虛；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應求解脫；先尋擇金剛上師，以為依止，虔誦四皈依，誓心不退，發大菩提心，廣度有情；嚴持淨戒，以立根基。常觀十二支因緣，明生死本；次習禪定，內觀自心本來清淨；修深般若波羅蜜，了知諸法，猶如夢幻，心不執著，身隨所安；妄念起時，勿隨勿制，緣境違順，塵影好醜，不起愛憎，惟常覺照而忘覺照，佛心自心，本自如如；我見破盡，心一境性，即是成佛。」然而他所說的「心不執著，身隨所安，妄念起時，勿隨勿制，緣境違順，塵影好醜，不起愛憎，惟常覺照而忘覺照」都是意識心所攝的境界，不離二種攝受（不離能知之能取，也不離所知六塵之所取）。何以故？有一不起愛憎之所取境及一能知不起愛憎之能取心，都是有覺有觀的意識心，非是離見聞覺知之真心故，與《大集經》中 佛所說的【無覺無觀是名心性】不符，也與《維摩詰經》佛所說的【法離見聞覺知】相違背故。既然真心無覺無觀、離見聞覺知，

如何可能落入蓮花生所說的「常覺照而忘覺照」的不離六塵境界之理？由此可知蓮花生執取一念不生之覺知爲真心，正是慧廣所錯悟的離念靈知心，落入意識心境界中，永遠都離不開三界六塵法相，非是佛所開示的真心。

又蓮花生在《無染覺性直觀解脫之道》云：「現在爲你開示本覺。要點有三：清除過去之念，不留纖毫痕跡；向未來之念開放，不受他境所染；安住當下心境，不修整造作。如此的覺照，實在平凡無奇，無思無念地觀照自我，若僅僅純粹的觀察，唯見明空之境，並無任何觀者存在，當下只是純粹的覺照而已。此覺空明無染，非由他生，它真實無雜，明空不二。它既非永恆，亦非受造，然而它絕非虛無，因它光明遍在。它也不是單一的實體，因它明顯地遍存萬物。然而它亦不似一般物質和合而成，因它不可分割，只具一味。總之，我們本具的自覺，絕非源自任何外物，如此方是真正觀察實相之道。」（劉巧玲譯），然而蓮花生所說的「清除過去之念、向未來之念開放，安住當下心境」仍是意識心，非是真心也；他所說的「無思無念地觀照自我」，這個觀照的心，也仍然是意識心，非是真心也。何以故？具足能取與所取（了知的心即是能取，被了知的六塵即是所取）境界，不離能、所故。當吾人面對六塵了了分明時，即已經是有取故，有所取之外五塵境及能知外五塵之心，如何可說是真心？又「純

粹的覺照」、「明空不二」，俱有覺觀故，非是無覺無觀之真實心體性。因此有智慧之人都能了知：蓮花生所說的「純粹的覺照、明空不二、無思無念地觀照自己」的覺知心，雙俱能所，不離能所，有種種之過失。因有過失故，則應遠離，如此才符合《楞伽經》卷四所說【二種攝受生，智者則遠離】之正理。此外，正當蓮花生上師夜晚處於睡著無夢境界中時，他的「純粹的覺照、明空不二、無思無念觀照自己」之覺知心，究竟又在何處？早已滅失、間斷了！由此可知，蓮花生執意識變相為真心，非是有智者。

又蓮花生被收錄於《曲肱齋全集》第三集（陳健民著，徐芹庭編）五四五頁所說之正修持法如下：【爾時當思凡聖一切法因，皆由明點圓滿而出生（密宗誤會了勝義菩提心，以為觀想出來的明點就是如來藏、菩提心，故妄說明點出生一切法），故應修持明點增長口授法；於不令人窺見之寂靜茅蓬中行之，令其洗身莊嚴，塗以香油，佩以香囊，始啓請勇父（勇父是與女上師雙修之男子）空行母眾（與男人合修雙身法之女人，亦名明妃）。次於具相明母（亦名空行母、明妃）腿上伸置自足，互抱吻、以手摸撫口唇舌，揉雙乳；或蓮杵互觀（或互相觀賞對方之性器官——陽具或陰戶），杵置彼手（將陽具置於明妃手中），盡力表示生樂之方便（令明妃知曉男性下體生起樂觸之各種方法）；正作業時（正作行淫之業時），

若生貪欲（若生貪求性高潮之心），應了達其自性即法身法之妙用（應了達此貪求射精高潮之心，其自性即是法身之法所生妙用），故於貪上認識自性、本來面目（所以就在貪心上面認識心之自性），而定於本面上（而認定受樂時之覺知心即是本來面目、本體自性），普通貪欲自能摧壞（這樣就能將普通之貪欲摧壞）；是為由貪欲顯大樂之方便（這就是由貪欲顯示大樂之方便法門），故應精勤修持。」

由此密宗明文所載行門事實根據可知，蓮花生認為：以此觀想明點之法，而能將明點降至杵端（男子性器官——陽具），而與女人合修雙身法，受于大樂並能不泄精者，即可于其大樂淫觸之中起觀，觀察大樂之觸覺空無形相、本性清淨，是故樂觸樂受皆悉清淨，名為證得「空性」；再觀大樂之中，覺受大樂之覺知心亦空無形相，亦是「空性」；而觀察如是大樂乃由覺知心生，是故「樂空不二」。如是長住于大樂之境界中，令大樂與此二「空性」雙運不斷，則是成就「樂空不二、樂空雙運」之無上瑜伽大手印，亦是成就究竟佛道也。這樣就說是證得方便波羅蜜多了，其實正是以隨便作方便的外道見。

然而如是密法之修證，是貪慾極重之法，尚不能了知最粗淺之二乘解脫道（蓮花生尚執取長時安住淫樂觸受中之意識覺知心為佛地真如心故，欲以如是心而常住於無餘涅槃中，即是未斷我見之凡夫故），又如何能了知及證得佛菩

提之空性心第八識如來藏？更遑論能證得斷除煩惱障及所知障之佛果了。因此蓮花生所推廣的雙身修法，本質正是以淫欲爲本質，以印度教中的性力派思想，加上諸種佛法名相，而以佛教宗派自居，弘傳這樣的外道法而自認爲是正在弘傳佛法，本質卻是從根本上破壞佛教之外道法，如是之人，是破壞佛法極重之人，已成就一闍提重罪，果報應在地獄受苦，如何可能是密宗所高推之「佛」？

蓮花生的修行法門，明文具載，公開流通，事證具在，任何人都不能爲他推卸誤導眾生的責任，也都不能爲他遮掩嚴重破法、破戒的事實；因此緣故，在此特地呼籲並不愚迷的慧廣法師，莫再迷信蓮花生這個邪淫的外道了；也奉勸所有潛修密宗法門的行者們，應儘速遠離密宗的雙身修法及一切法義，何以故？原因有三：一者，必定會誤入岐途，于佛法修證上面必定空無所成；二者，雙身修法一定是故意邪淫故，破菩薩重戒，成就地獄罪；三者，密宗內一切即身成佛法之修證皆是大妄語業，與佛法的修證完全無關，將於未來無量世在無間地獄受長劫尤重純苦重報；而密宗所有的法義與行門，都圍繞著雙身法而建立，也都是爲了最後所必須修習的雙身法作準備故。此外，大眾欲知密宗蓮花生如何破壞佛法的詳細內容，請詳閱平實導師所著《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

中的歷歷指證即可了知，在此不予贅敘。

至於達賴喇嘛，他在《達賴生死書》一四二頁至一四四頁云：「依照無上瑜伽密續，沒有比澄明心更微細的心，它是輪迴及涅槃一切現象的基礎。此一澄明心從無始輪迴以來就存在。因為它並非暫時的，所以稱為基礎心。……此全空的基礎心，就是最深奧的心。……在臨終的最後一個階段，當一切意識融入到全空中，也就是澄明心或本有的基礎心中，世間萬有的物相以及同異等概念，都被馴服入此極微細的心中，眾生及週遭的一切現象都自動消退。如果我們能夠將死亡的澄明轉入全然具格的修行意識，心認出自己本來面目，即自己的本性：基礎心的本性。」

由上舉證的密宗至高法王所說的真心證量，可知達賴所認知的本來面目即是意識心，何以故？一者，「當一切意識融入至全空中」仍是具有覺觀的意識心，仍是第六識覺知心，非是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真心故。二者，他的「真心」完全符合《楞伽經》所說的意識心：「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何以故？「當一切意識融入至全空中」時，則是有「融入」故，有入則有出，有出、有入即是有境界法、有所得法，非是從來不出不入、無所得的真心境界。三者，「全然具格的修行意識」，也是達賴喇嘛個人的新發明，佛法中從來不曾說過「全

然具格的修行意識」，而且佛在阿含部的經典中早已說過：「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爲緣生。」意思是：所有的意識心，不論是處在什麼境界中的意識心，都是生滅法，都是緣起法，都是依於意根與法塵爲緣，才能夠從如來藏出生的心，所以一切粗細意識的本質都是生滅法，都是緣起法，都無常住不壞的自性，達賴卻擅自創造發明一個全新的「全然具格的修行意識」，妄說意識心常住不滅，所以在正死位中也可以繼續存在；這不但違背大乘經典所說，也違背慧廣法師所崇信的四阿含諸經中的佛示聖教；像這樣故意違背佛的三乘聖教，慧廣法師爲什麼會如此無智的支持常見外道的達賴喇嘛？四者，心永遠不可能融入於別的心中，永遠都只能和別的心配合運行，這是一切經典中的聖教，三乘經典中都不曾見過心和別的心融入爲一心的說法，所以達賴喇嘛自己創造發明了新「佛法」，慧廣法師既是自命護持正法的人，爲什麼不遵行佛的聖教而支持破壞正法、創造新佛法的達賴喇嘛？五者，達賴喇嘛所說的不滅的意識心，完全背離《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至命終時，意識將滅】之聖言量；何以故？當吾人進入正死位時，一切粗細意識都漸漸不現行故，終至完全消滅，完全沒有覺知性，直到最後階段完全沒有覺知性時即是意識滅盡；要等到中陰身出現了以後，意識覺知心才會再度出現；在中陰身出現之前，一切粗細意識

都不可能出現，所以證明是不可能繼續存在的，所以意識也是不可能繼續存在的，所以達賴喇嘛所說「將死亡的澄明轉入全然具格的修行意識」中，是他個人的虛妄想；更何況意識覺知心若入於母胎中，四個月內亦都不可能現行，如何能有意識覺知心存在？覺知心尚且不能存在，又如何能有澄明的境界相？又如何「將死亡的澄明轉入全然具格的修行意識」中？故知，達賴喇嘛所謂的「明心」是指第六意識心，非是佛所說的離見聞覺知、從來不在六塵起分別的第八識真心，所以他不但還沒有明心，根本就是一個凡夫；因為意識覺知心不論是處在何種變相境界中，都仍然是意識心，意識心則是常見外道所說的常不壞滅的「真心」，則是外道所說的常住的神我、梵我，由此可見達賴喇嘛不但是個凡夫，還真的是常見外道，平實導師並未絲毫冤枉他，慧廣法師為什麼要抬舉常見外道的達賴喇嘛？還把達賴舉出來作證明？來變相的支持常見外道的達賴喇嘛？

此外，達賴喇嘛又主張淫樂及受樂之覺知心空無形色，而名之為佛法所說的空性，誤會般若經中佛意及龍樹菩薩《中論》的真義。何以故？一者、般若經中所說的空性，以及龍樹菩薩《中論》裡面所說的空性，都是指第八識如來藏，在般若經中佛說是「非心心、不念心、無住心、菩薩心、無心相心、

如、眞如」即是空性，這才是真正的空性，這才是實相法。空性並不是慧廣法師秉承印順法師的密宗應成派中觀所說的緣起性空、一切法空，那都是虛相法，都是緣起性空而無實體法的虛相，都不是萬法的根源，所以都不是實相法。如果慧廣法師繼續隨順印順法師的謬見，所以繼續認爲緣起性空、一切法空就是空性，那麼虛空就正是您的空性了；那麼空性既是虛空，又如何成立三世因果？那麼慧廣法師您可就落入無因無果的外道見了！如果慧廣認爲虛空就是空性，那麼慧廣法師也就成爲虛空外道了！因爲虛空是無，無就是斷滅，所以蘊處界滅盡而成爲一切法空，而以這個一切法空作爲空性，那麼空性就是虛空、就是斷滅，就落入虛相法中了，請問慧廣法師：您認爲印順法師所說的一切法空就是空性的見解對嗎？還是不對？如果不對，怎可說空性就是一切法空、緣起性空？如果發覺不妥當，所以退回印順法師所說的意識細心不壞，說是三世因果的主體識，那又違背佛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爲緣生」的「緣起性空」的聖教；所以，您慧廣法師跟錯了人，學錯了法，又大膽公然支持印順、弘揚印順的謬法，現在被我正光居士質疑時，可就進退兩難、一無是處了！

您支持達賴喇嘛，所以舉出來質疑 平實導師，如今正光舉證出來：達賴喇嘛認爲淫樂遍身持久不退、而能於第四喜中的極快樂的觸覺中樂空雙運，並

體會樂空不二者，即是成就正遍知覺，以此爲即身成佛之無上秘密法，如是將欲界極重之貪欲，下賤、輪迴、必將墮落地獄的害人邪法所證的邪知邪覺，說之爲佛法中的正遍知覺，妄說爲究竟佛地的正遍知覺一切法的智慧境界，真乃顛倒至極之人也。這些開示，已經在達賴喇嘛發行全球的著作中顯示無遺了。以此二緣，證明達賴喇嘛不但是我見未斷之凡夫，本質正是附佛外道；慧廣法師竟然沒有智慧判別這種常見外道、貪淫外道，如何是有智慧之人？既無智慧，怎可對真正證道的人妄加評論？

慧廣法師也認同宗喀巴，正光就與您談談他吧！宗喀巴於《勝集密教王五次第教授善顯炬論》第三八七頁至三八八頁云：「如是攝行論說：佛爲廣大勝解者說八識等令通達者，亦僅顯示經有是說；非自宗許離六識外、別有異體阿賴耶識。如聖派集密，說死有光明一切空心爲死心，從彼逆起近得心爲生心，彼二非是阿賴耶識。釋菩提心論雖說阿賴耶識之名，然義說意識爲一切染淨法之根本。此於集智金剛疏中已廣釋訖。」從宗喀巴這一段開示中可以得知，他認爲意識爲一切染淨法之根本，所以他只承認有六識，不承認有七、八二識，如是說法，有如下過失：一者，故意違背原始佛法四阿含諸經中的佛說聖教；佛在四阿含中處處開示：【意、法爲緣生意識】，又開示說：【一切粗細意識皆

意、法爲緣生】，既然意識尙待意根、法塵爲緣才能出生，是所生法，當然是攝在所生的一切染淨法中，怎麼會變成是「一切染淨法之根本」呢？宗喀巴論中所說道理，豈不是公然違背佛語聖教？又與常見外道所主張的意識覺知心常住不滅的說法完全相同？豈不是常見外道？慧廣法師您爲什麼不認同平實導師對宗喀巴的常見外道的中肯評論？您是不是也想和他一樣的公然承認常見外道所主張的意識心常住不滅的邪見是正見？是不是也想和宗喀巴一樣的公然違背佛的開示？

一者，宗喀巴認同常見外道而支持意識爲萬法的根本；佛在《阿含經》嘗言：【是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者，謂此識也。】「名、色」中之「名」已含攝識蘊，此識蘊已具足前六識，所以「名」已函蓋第六意識在內了，所以意識是名色的名所含攝的。又，佛說意根爲能出生意識的助緣，然而意根不是色法，亦是心，亦爲名色所含攝也，所以「名」中已有七識心了。名色之「名」中既然有六識及意根等七識，而此「名」與「色」之根本佛說「謂此識也」，則此識若非第八識，復爲第幾識？故知有情必定八個識具足也，非是宗喀巴所說的只有六識也。這個聖教明證，平實導師曾明文舉證於書中，然而慧廣法師身爲佛弟子，而且是出家正修行的佛門比丘，對於佛的聖教，竟然還不肯

相信，還質疑說：「當然！他很聰明，他說阿含有密意，就是在說第八識與如來藏。」爲免厭煩，不多舉證，所以如今正光只再度舉證一次，只舉證阿含中的一個證據就好，讓您瞧瞧：阿含是不是確實有密意？阿含是不是確實說有如來藏？所以您讀不懂阿含，凡夫的您不懂佛的隱說密意，還是少說爲妙，才是有世間智的人；可惜的是您不信善知識語，本身又沒有智慧，又想藉此機會強出頭，希望讓人知道有您這一號人物存在，以求將來聞名天下而成大師，作了這種無根誹謗賢聖的事情，如今被我正光所破，可就下不了台了！

您認同宗喀巴破壞正法的常見外道見，即是破法者，當然也正是常見外道；平實導師雖然沒有說您是常見外道，但是成佛之道網站將您列入常見外道中，其實並沒有絲毫冤枉您，所以您真的是佛門裡面的常見外道；如今又公然支持常見外道的宗喀巴，又公然對否定三乘法根本如來藏的宗喀巴加以支持，因此緣故，您與宗喀巴都已成就謗佛、謗法的重罪了；因爲您只崇信阿含，可是阿含諸經裡面卻又常常提到：「說法不如實的人就是謗佛」，這在諸大阿羅漢所說的法中，處處可見，所以您與宗喀巴都是謗法、謗佛的人。

二者，您與宗喀巴既然都否認七八二識，所說法必定落入意識心中，難怪宗喀巴會說：「意識爲一切染淨法之根本」，已自墮常見外道而不知，您慧廣法

師和他是同一類人，這是您所無法否認的。如是之人，連聲聞初果所應斷「意識心爲我之我見」尙未斷除，又如何能夠證得聲聞解脫道的初果？乃至能證大乘佛菩提道？既然宗喀巴會以意識心爲真心，也難怪會主張：淫樂遍身持久不退、而能于極樂觸覺中樂空雙運，並體會樂空不二者，即是成就正遍知覺。以此爲即身成佛之無上秘密法，是造大妄語人，您認同他，是和他一樣的認同雙身法中的意識心是常住心嗎？因此宗喀巴如同蓮花生、達賴喇嘛一樣，俱是我見未斷的常見外道凡夫，有何尊貴可言？而您慧廣這樣的支持破法的常見外道凡夫宗喀巴，有何意義？豈不愧對身上所披的僧衣？又怎麼可以擔任人天福田的天職？不如卸下僧衣，罪業還可能輕一些！

至於您所大力、鼎力支持的印順法師，他認爲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等法悉皆虛妄，認爲成佛之道就是解脫道，絕無他途，絕無佛菩提道。因此緣故，他認爲第二轉法輪諸般若經中所說者，只是佛在四阿含中所側重之二乘無餘涅槃修證，只是在說「一切法空、一切法緣起性空」，因此將大乘般若實相法定位爲性空唯名之虛相法。又因此緣故，認爲第三轉法輪諸經所說者，同於佛在四阿含中所說之一切法緣起性空，皆是破斥六識心虛妄，皆是在說七八識心非實有，嚴重的、強行大力扭曲第三轉法輪一切種智諸經所明文宣示

的「如來藏實有，是一切萬法本源」的聖教，公然扭曲聖教，將聖教作了完全反轉的扭曲。這有平實導師的《楞伽經詳解》十輯的解說與舉證，還有尚未註解出來的諸多唯識系的經典中，也都明文記載：佛說如來藏是萬法的根源，佛說一切法從如來藏中出生，佛說意識心及一切法都是緣起性空，不是印順法師所說的常住心。您慧廣法師為什麼視而不見、眼見如盲？

印順法師並且否認佛在四阿含諸經所宣示之無餘涅槃之本際寂滅常住，致使其所宣說的原始佛法墮於斷滅見中，同於斷見外道無異，同於密宗應成派中觀斷見外道無異。他這樣的解說佛法的結果，是使得大乘法不被多數佛弟子所信受，是使得當代及後代的佛弟子無法修證實相中道妙法的上品罪行，是使得二乘聖者所證的無餘涅槃成爲斷滅境界的破法者，您大力支持他，究竟有什麼企圖？

印順爲了彌補自己所墮斷滅見之弊，乃施設「滅相不滅之想像真如」及「不可知、不可證之意識細心」做爲補救，捨棄佛所說「可知、可證之如來藏」，捨棄佛所說「可知、可證之真如」，捨棄佛所說「可知、可證之無餘涅槃本際」，以其顛倒邪見而教眾生修學錯誤之解脫道，然後再將此錯誤的解脫道說爲究竟的成佛之道，再以他自己的錯誤的解脫道，來取代究竟了義而且正真的

大乘成佛之道。如是將二乘菩提之解脫道，引入斷滅本質中，又否定真正成佛法道之根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致使本來涇渭分明而完整具足的三乘菩提，變得支離破碎，完全悖離成佛之真正法道，亦使二乘菩提之涅槃修證成爲空想，皆墮入斷滅妄想中。

又印順在其著作《淨土與禪》第二十二頁認爲求生阿彌陀佛之極樂世界，乃是太陽崇拜之淨化，則意謂西方極樂世界非真實有；又在《淨土與禪》第二十四頁認爲無量壽佛只是眾生對於永生的象徵，則意謂阿彌陀佛亦非真實有。此外，印順又在《淨土與禪》第一三八頁至一四四頁中說「東方淨土爲天界的淨化，這是非常明顯的」，則意謂東方琉璃淨土是娑婆世界天界之淨化，亦非真實有。既然東方琉璃淨土非真實有，亦即認爲藥師佛非真實有（以上印順毀佛文章相關資料，詳如書末之附錄二略舉）。印順不僅否認有西方極樂世界及東方琉璃世界二淨土，公然主張沒有阿彌陀佛及藥師佛，而且否認佛所明言確實可證的七、八識，然而七、八識卻是確實可證的，也是一切法的本源，也是三乘菩提的根本；如是之人，正是穿如來衣、吃如來食、住如來家，但卻是說如來法以破如來法的獅子身中蟲，實乃破佛法最甚者，已成就一闡提人（斷善根人）的重罪，捨壽後的果報應在無間地獄。大眾欲知印順如何

破壞佛的正法，詳情請看平實導師所著《楞伽經詳解、甘露法雨、我與無我、佛教之危機》等書，就可了知。

慧廣法師所支持的惟覺法師又如何呢？他是不是落在常見外道裡面呢？他所說的明心開悟的法義是不是和常見外道一樣以意識心爲主體呢？正光就舉證給您慧廣法師瞧瞧吧！

惟覺法師云：【你要明心，要明個什麼心呢？就是師父在這裏說法，你們在下面聽法的那個心。你死的時候，你能清楚做主，就能得解脫了。】然而說法及聽法的這念心仍是覺知心，仍是意識心，何以故？「說法」是依種種因緣而生，譬如運用肺、喉嚨、喉結、口、舌、唇、齒、鼻及其附近肌肉，乃至肢體而生，是諸緣和合而生之法，也是生滅法，非是不生不滅真心所攝；能說法的意識心，也是妄心；而聽法這個心，則是耳識及意識，都是緣起緣滅之法，不是常住法界的如來藏，亦是妄心，非是真心。如是，能說與能聽的心，都是緣起法，雙雙都具備緣起生滅性之妄心，如何可說是真心？更何況《楞嚴經》卷二已明白開示：【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由此可知，聽法的是耳識及意識心，這個妄心非是法性、真心。

又惟覺法師於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中台禪寺新春團拜開示：【這一念

心保持平靜、寧靜、處處作主，時時刻刻清楚、明白，也就是所謂的「本心、無住心、無爲心、精進心、恭敬心、菩提心、慈悲喜捨心」，這念心就是因地，也就是我們本具的覺性。」（中台禪寺雜誌六十九期第四頁），然而「保持平靜、寧靜、時時刻刻清楚、明白」的心仍是覺知心、意識心，何以故？意識心不離見聞覺知，能了了分明的了知六塵故，所以保持平靜、寧靜、時時刻刻清楚、明白的心，正是意識心，意識心則不可說是真實心。而此心在唯識增上慧學中說：於五位（睡著無夢時、悶絕、正死位、無想定或無想天中、滅盡定）中意識覺知心都不現行，都已斷滅而不存在。若如惟覺法師所說意識即是真心，真心豈不是成了斷滅法？是耶？非耶？由此可知，「保持平靜、寧靜、時時刻刻清楚、明白」這個心，就是意識心，具有**審而非恆**之體性，非是**恆而不審**的真心體性。又處處作主的心正是末那識的心行，具有**恆審思量**所以處處作主之體性。此心雖然無始劫以來常以我執而處處作主，導致第八識常在六道輪迴中出生一切法，可是處處作主的意根末那識，一旦不認自我而斷我執，所以捨報時不再繼續現行而滅了自己，則入無餘依涅槃，因此是可斷之法，非是**恆而不審**的真心體性故。

由此可知，惟覺法師不僅執意識心爲常，復又執著處處作主的末那識，一

直都在見聞知覺性中執著不捨，與佛所說的真心離見聞覺知、離思量性完全相悖，可謂是我見、我執深重之常見外道凡夫。您慧廣法師難道知見淺薄到連常見外道的落處都不知道嗎？如果知道常見外道的落處，又怎會支持和常見外道落處相同的惟覺法師呢？您這樣支持他，顯示您的落處和他一樣，那麼本身也正是常見外道，又有何資格評論已經證道，並且絕不落入常見外道邪見中的平實導師呢？

您也談到月溪法師，但是您也不知道月溪法師的落處。月溪法師云：「用眼根向不住有無黑暗深坑那裡返看，因緣時至，無明窠臼的一破，就可以見佛性。」然而向心中黑暗深坑直看進去者必有境界，必有能知；有境界即是所知——知其黑暗深坑之境界；有能知即是覺知心——意識——能知黑暗深坑境界之心；如是，有能知就一定不離覺觀、不離見聞覺知，也不離有出、有入、有所得境界；如佛所說「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是故此乃意識境界，非是真實心的離見聞覺知、無所得境界。既然向心中黑暗深坑直看進去是意識境界，就與外道修定之法無別，即使修到非想非非想定，依舊是世間行，非是出世間行，與常見外道所主張的意識覺知心常住不滅相同，當然也是佛門內的常見外道。您慧廣法師支持這個常見外道，是想要作什麼呢？

因此，若如月溪法師一樣，於靜中向心中黑暗深坑直看，一定不能避免的落入六塵或欲界定中的定境法塵境界，爲幻境所轉。若不爲幻境所轉者，便錯認一念不生常寂常照之靈知心即是真心。或以爲覺知靜坐到不返觀自己的過暗境界時，進入似乎是無覺無知之境界中，即以爲覺知心從妄心變成是真心了，出定後便想像本心遍滿虛空、充塞宇宙。然而真心從來不在「定亂、有無所得」等世間行中起諸覺受，從來不住定亂及有無所得之中。雖然真心在凡夫地隨業、隨七轉識流轉生死，但一向分明的離見聞覺知而顯現於三界六道之中，因此黃檗禪師舉曹山禪師的偈云：「頭角混泥塵，分明露此身，綠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故真心體性非如意識體性一樣，有時出現，有時消失，觀時才出現，不觀時即不出現，而是時時刻刻分明的顯露出來，證者悉皆無疑。但是月溪法師卻落在意識心境界中，對真心的體性都無所知，何況是親證真心？而慧廣法師您竟認同他，竟對平實導師辨正他的邪見，加以反對，請問：您是認同他嗎？若認同他，那您慧廣法師就與他一樣是佛門裡的常見外道，那還能對外稱爲智慧廣大嗎？還能以慧廣爲號嗎？請問您爲何要認同月溪法師？

此外，眼見佛性要鍛鍊看話頭、將話頭往外看，建立深厚的功夫以後才能眼見，非是月溪法師沒有動中定力的人，用眼根向不住有無黑暗深坑那裡返看

就能眼見。因此若以月溪法師「用眼根向不住有無黑暗深坑那裡返看，因緣時至無明窠白叻的一破，就可以見佛性」的說法來看，他的見性乃是虛妄想，非是眼見佛性正理。因此緣故，月溪法師如同惟覺法師一般，同是佛門中的常見外道。大眾如欲知月溪法師許多錯誤之處，詳見平實導師《正法眼藏——護法集》就可了知，此處不予贅敘。

您也談到聖嚴法師，言外之意是支持他的法義，但是聖嚴法師云：「你只要把一切放下，一切都放下以後，你這個覺知心本來自在，那就是無我。」所說的正是與李元松居士如出一轍，都是將一念不生的覺知心當作真心，認定離念靈知不著六塵時就是證得解脫，認為離開世俗法上的煩惱以後的意識心就是解脫心，正是我見未斷的人；常見外道也是這樣說：「覺知心不執著一切法，放下一切法的執著，以這個不執著一切法的覺知心在捨壽之後保持一念不生，那就是進入涅槃境界了。」所以聖嚴法師的落處和常見外道完全相同，我見都還沒有斷除。您慧廣法師竟然也認同他，那您當然也是常見外道！然而此覺知心於眠熟、悶絕等五位中就不能現行，如何可說是常住不斷的真心？若如聖嚴法師所說，真心豈不是成爲斷滅了？由此可知，聖嚴法師錯得離譜了，根本連我見都還沒有斷除。

又聖嚴法師認為將離念靈知心修至清淨時就變成真心，如是知見，將有如下過失：一者，意識心永遠是意識心，永遠是審而非恆之體性，永遠不是恆而不審之真心體性，絕不可能轉變成真心的體性，所以聖嚴法師想要把妄心的體性轉變成真心的體性，是絕無可能的，這是第一個過失。二者，若如聖嚴法師所說，可以將意識修行清淨而變成真心，則亦違背佛開示人類八個識並存的正理；何以故？意識心如果變成了真心，那八個識就將會少了意識而變成只有七個識也；而且，在意識妄心變成真心以前，也將是只有七個識，也就是只有七個妄心而沒有真心存在，仍然是只有七個識，這是第二個過失。三者，若將意識修行清淨而變成真心，則真心即是修所成法，即是有生之法，有生則必有滅，他所說的真心就成爲生滅法，非是《心經》所說不生不滅之法也。因此緣故，聖嚴法師所說法完全違背佛的開示。既然違背佛的正理，是心外求法之人；所說明心後證得的真心又是意識心，與常見外道所主張的意識心常住不滅相同，所以是常見外道無疑。但是您慧廣法師卻肯定他、支持他，可見您慧廣和他是一樣落在意識心境界上，當然也是常見外道。

有文爲證：慧廣法師在其著作《生命的實相》第一四一至一四四頁云：「首先，我們先將心靜下來。心靜下來之後，內外一切動的現象對我們來說，就會

變得很明顯。於是我們很清楚的聽到了外面的聲音，有車聲、人聲、風吹草動的聲音、鳥叫的聲音……這些聲音有大有小，但都是有生滅的；某些聲音生起了，我們知道；某些聲音消滅了，我們也知道，儘管一切聲音都是有生有滅的，可是，我們這個「知道」——內心的覺知，並沒有隨著聲音而生滅。……它似乎是無所不知，不僅在我們醒著時，知道一切聲音的生滅，就是在我們睡覺時，它似乎也沒有消失；否則，夢中的事，醒來後我們如何會記得？我們睡覺時，它不但不消失，似乎也不睡覺的；不然，我們在睡覺時，如何經人一叫喊，我們就知道而醒了過來。可見，它（見聞覺知的體性）不是無常的。」由上可知，慧廣法師這個「知道」——內心的覺知，正是意識心所攝。何以故？一者，有能所故，有一所知境及能知之境，都不離六塵境；既然不離能、所，就是有覺有知、有覺有觀。既是在六塵境界中有覺有觀，就不是世尊所說「無覺無觀是名心性」之正理。二者，既然落入離念靈知心，也難怪慧廣法師會開示「它似乎是無所不知」，完全違背《維摩詰經》所開示【法離見聞覺知】的正理，由此可以斷定，慧廣法師正是落入意識變相境界——離念靈知，但是他自己卻不自知。

慧廣所說的理論，其實是出自楞嚴，那又何妨以楞嚴的真義來討論討論？

《楞嚴經》中佛所說的見聞知覺性每天都在而不消滅，是依如來藏來講的，而不是慧廣所說的見聞知覺性本身常住不滅的。所以佛說能見之性、能聞之性：乃至能覺、能知之性，都非單由因緣所生，本從如來藏中藉諸因緣而出生；也非自然本有——非自然性，而是由如來藏假借因緣而出生者，所以佛說：「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性，生成法則，……心非所緣，處從誰立？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則意（心）與法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意謂能見之性乃至能知之意識心的能知覺性等，都不是單憑因緣自身就能出生的，而是藉因緣而從如來藏中出生的，歸根結柢，仍然都應歸之於如來藏心體之中；但是如來藏所出生的見性、聞性乃至知覺性等法，非一非異於如來藏，不能說就是如來藏，正是如來藏所出生的六識心的體性；然而六識心本非唯因緣生，亦非自然性，而是經由如來藏的運作才能出現的六種心性，所以見聞知覺性不等於如來藏；如果見聞知覺性等於如來藏，那麼常見外道也是證得如來藏的大菩薩了，那就不必否定常見外道了，佛也不必來人間受生示現說法了。可見慧廣其人對此都無所知，根本不懂楞嚴，引用楞嚴中的片段意思，就想證明他的常見外道見爲正確法義，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不信，再來請佛說法：「因子生滅二種妄塵，集知居中，吸攝內塵；

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此覺知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覺知之根，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是故當知意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是如來藏所生的體性）。】這就很明白的指出來：意識覺知心的體性，是因為有法塵的生滅不斷，所以覺知性才能夠存在其中運作；如果離開了法塵的生滅，就畢竟無體了，由此可知，意識的知性、警覺性，都是虛妄法，因為都是藉因緣法而從如來藏中出生的，更不是由末那意根出生地。佛更說覺知心有根，而其「覺知之根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那個覺知之根源當然就是如來藏了，所以說「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也就是說：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所以見聞覺知都是妄心體性，都非真實法；而真實法的如來藏是離見聞覺知性的，所以諸經都說真心離見聞覺知性，從來都不分別六塵；然而慧廣卻將能知能覺的意識覺知心認作真心，當然不離常見外道的邪見了，那麼平實導師如果曾經說您是常見外道的話（其實平實導師不曾說過，只有成佛之道網站的工作人員會說您是常見外道），那也是正確的說法，並沒有冤枉了您！因為您的「開悟」明心的境界，是和常見外道完全相同的，如前所舉出的您說法的證據，您是無法遮蓋、狡辯的；您的開示，也嚴重的違背《楞嚴經》中佛所

說的正義，佛是如何宣示真心的呢？佛說：「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也就是說，在能知能見裡面建立知覺性的話，那個知覺性卻正是無明的根本；眾生都是由於不懂得知覺性的虛妄，被六識心的知覺性所騙，認作真實，所以才永遠證不到無餘涅槃，才永遠輪迴於三界境界中，一直保持意識知覺性的存在而不肯滅除意識自己，所以永淪生死；如果有人能夠在知覺性之中，見到無知覺性的心——知見無見——佛說這才是涅槃心，才是無漏心，才是真實清淨的心。請問慧廣法師：您懂不懂佛所說的這個真理？還要再狡辯說六識心的見聞知覺性是不生滅法嗎？還要再以常見外道所認同的意識心當作真心嗎？請您趕快遠離常見外道的邪見、我見吧！

又慧廣法師說：「我們睡覺時，它不但不消失，似乎也不睡覺的；不然，我們在睡覺時，如何經人一叫喊，我們就知道而醒了過來。」然而吾人睡眠時，有四種狀況如下：一者，剛入睡時，意識尚未完全入滅，可以接觸外五塵（唯識學稱爲五俱意識），因此仍然可以了知外五塵境界，此即成就未睡眠之事實，睡眠一定是意識斷滅後的境界相故，不但諸大菩薩如是說，阿含中的諸大羅漢也都如是說，佛也如是說。當意識分析週遭環境與己無關緊要，應該入眠了，末那也確定意識如理分析與歸納所得結果，認爲應當睡眠了，所以作主不再讓

意識現行，因此前六識不再現行，八個識之中，僅剩下末那及阿賴耶識二個識在運作，因此成就吾人睡眠之事實，所以真正睡眠的時候，意識是一定不再存在的。

二者，當吾人睡著無夢時，末那仍然恆審外五塵所現內法塵境界而處處做主（恆審思量是末那識意根體性的緣故），也審查前一剎那法塵境與後一剎那有無重大變化；若無重大變化，末那則不叫意識現行分別外五塵境，因此繼續成就睡眠的事實。若有重大變化，末那因了別慧極差，無法做細膩分別與判斷，因此就作意而使如來藏中的意識種子流注，使得意識覺知性再度現行。於意識現行時，前五識亦同時現行配合分別外五塵境及法塵境，因此成就醒來之事實；所以睡眠後會醒過來，是末那識意根的作用，根本就不由意識覺知心的見聞知覺性來作用的；慧廣對此根本不知，有何資格評論他人？還違背佛語聖教違背諸大菩薩聖教，振振有辭的爭執說「意識覺知心在睡眠的時候不會間斷、滅失」，正顯示他的無知以及不甘寂寞而強出頭，何其可笑！

三者，當吾人睡著時，有時會因為睡久了，色身不舒服而翻身，此乃末那察覺前一剎那法塵境與後一剎那法塵境有些變化，因此欲了知其中變化，讓意識少分現行而分別。待意識如理分別，末那確認後，即成就吾人睡著翻身之事

實。這也不是由意識心的見聞知覺性來工作的，而是由末那識來主導而完成工作的。但是慧廣顯然完全不知道，顯然還不能觀察到末那識的存在，所以正是六、七識不分的愚人。

四者，當睡著有夢而不接觸外五塵時，雖然前五識都已經不現行，但意識仍然獨自現行（唯識學稱爲獨頭意識），因此仍然可以分別夢中內六塵相分。這應是慧廣法師所能理解的。

綜合上面所說，除非末那察覺法塵境界有重大變化而讓意識現行，以致警醒而能有覺知性以外，正當吾人睡著無夢時，意識已確定不現行。反觀慧廣法師所說：「我們睡覺時，它不但不消失，似乎也不睡覺的；不然，我們在睡覺時，如何經人一叫喊，我們就知道而醒了過來。」這種意識心永遠不滅、不間斷的說法，不僅違背佛開示的真理，違背佛世諸大阿羅漢在毗曇中的開示，違背原始佛法所宗的小乘法《俱舍論》的開示，也違背世間科學家所實驗的結果：「睡著時意識已不現行」之真理；眠熟時意識斷滅的道理，是世間人的常識，如今慧廣法師名爲慧廣，竟然違背世間人所認知的常識，真是連常識都沒有的人，竟然也出來當法師，來誤導眾生。如是不僅違背世、出世間法的真理，復又對意識審而非恆、對末那恆審思量、對第八識恆而非審的體性產生錯會，

連這種基本佛法理論都不懂的人，又如何能夠宣說睡著無夢時的意識及末那及第八識三者運作之關係？竟然公然違背佛的聖教，狡辯說意識靈知心在眠熟時仍然繼續存在而不間斷，實乃癡人說夢話也。

又慧廣法師開示離念靈知爲：【所謂「靈知」就是指我們的心。我們豈有兩個心？沒有！既然沒有兩個心，爲什麼佛教要說我們有妄心、真心？問題在哪裡呢？同樣一個心，爲什麼有妄有真？就在「有念」與「離念」上，有念即妄心，離念即真心。當我們的心透過六根接觸到六境時，著境生念，有了虛妄，迷昧了本來，我們就說它是妄心；六根接觸六境，只是認知，不於境上生念，心無變異，就是真心。心本來就有見照作用，如明鏡自然能照物，所以我們說心是「靈知」。見照時有念，認爲我在看、我看見什麼了、我要保持看的明白清楚，這個已脫離心的本來，這就是有念靈知；反之，看時不認爲我在看，看到什麼亦不執著，這叫做知不立知、見無見相，就是離念靈知。】（詳見台灣佛教網路論壇，慧廣法師答覆一位網友有關「離念靈知就是見性嗎」的開示，該網頁 <http://a-buddha.com/forum/viewforum.php?f=9> 已予存檔保留，以避免慧廣法師狡辯），從上可知，慧廣法師確實是將離念靈知當作真心，落入常見外道的邪見中了，其過失如下：

一者，慧廣法師認為「靈知心」就是真心，如同聖嚴法師、惟覺法師、藏密諸祖師、元音老人、徐恆志、王驥陸等人一樣，落入此意識心的變相而不知。因為意識心永遠是意識心，祂有許多的變相，乃至修到佛地究竟清淨位時的意識心仍然是意識心，仍然不是真心，修行並不是把妄心意識修行清淨而轉變成真心如來藏。若如慧廣法師所說，意識心可以修行清淨而轉變成真心的話，佛在《楞伽經》所說：「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之八個識，不僅將被慧廣法師改爲七個識，而且阿含、般若、唯識諸經亦將須被慧廣法師全部改寫了，否則就違背慧廣個人的邪謬見解了。如是，慧廣法師所說的理論，是耶？非耶？佛弟子們大家評評看！

又佛在《維摩詰經》開示【法離見聞覺知】，真正證悟的祖師亦都說真心離見聞覺知，云何慧廣法師卻說真心是「靈知心」而有六塵中的見聞覺知？更何況慧廣法師認為「有念即妄心，離念即真心」，表示要「放下、不執著」才能離念、才能修成真心；既然他的真心是修所成法，是爲有生之法，有生之法必定有滅，生滅之法的「真心」豈可說爲真心不生不滅之法耶？

二者，慧廣法師既然主張說：「有念即妄心，離念即真心。」顯然他正是一個常見外道。因爲不管是有念或是離念，覺知心永遠都是意識心；意識則是

常見外道所說的「常住不壞心」，所以慧廣本人其實正是常見外道。落在常見外道裡面的慧廣法師，卻反而振振有辭的否定親證第八識如來藏，而不落在常見外道邪見裡，並能指導學人親證的平實導師，如同作賊的人反過來大喊主人是賊，世間竟有這種人！如果您想要再狡辯說離念的覺知心不是意識心，那就請您再寫出一篇文章來辨正，證明您所說的覺知心不是意識心，正光可以再陪您辨正一番，看看您所說的道理通？不通？

三者，靈知心可分爲有語言文字之靈知心（有念靈知心）及離語言文字之靈知心（離念靈知心，即是慧廣餘文所稱的「無知之知」）。而慧廣所說的無知之知，其實並非真正眠熟後的無知，而是在尙未眠熟之前的意識心較細的覺知性，仍然是意識心的覺知性；意識心的這種覺知性還在的時候，就不可以稱爲眠熟、睡眠，因爲佛及諸大菩薩、諸大聲聞羅漢對睡眠、眠熟的定義，都是意識心的覺知性消滅了，不再有覺知心的覺知性存在了，才可以叫作睡眠、眠熟。所以慧廣並不瞭解睡覺時有三位差別：一、初睡而尙未眠熟時之似睡非睡狀態，意識仍然存在；二、眠熟而有夢境之意識仍然存在狀態；三、眠熟而無夢時，意識已滅之狀態。也不懂教門經典中所說意識於五位必定斷滅的聖教。所以慧廣所說睡覺（眠熟）時覺知性還在，那是他的一家之見，不但違背聖教，

也完全違背現代醫學家的實驗，完全違背世間人的常識，完全違背諸論中諸大賢聖的聖教。慧廣如果堅持說：「這種意識心的較細的覺知性是常住不滅的。」那是睜眼說瞎話，因為他每晚睡著無夢時，意識覺知心的這種似睡非睡的覺知性是完全斷滅掉的，不管他如何昧著良心狡辯，這都是他所無法推翻的事實，所以他所說的「無知之知」其實是會斷滅的，而且還是夜夜斷滅而有時再被意根喚醒的，並不是他所說的從來不滅的心。至於他所說的一念不生時不分別境界之離念靈知心，其實仍有較細之「離語言妄念」故，仍有極細之「離語言而不能了知其意之妄念」存在，故非真正的離念；真正的離念靈知，只在第四禪以上的定境等持位中才有，然而那並不是慧廣所能證得的；即使有朝一日證得了，也還是意識心的境界。

慧廣所說的離念靈知雖無語言文字，卻能清清楚楚而了了的分別六塵，不是他所謂的無分別。譬如有人打坐能夠坐到一念不生的離念靈知境界，忽聞按鈴聲，便知此聲是鈴聲，然無妨心中依舊不起一念語言文字。聞如是聲時即知道是鈴聲，即已是分別完成了，有能觀及所觀故，有能知及所知故，知即是分別故，所以離念靈「知」即是分別心，不是無分別心；若是真不分別者，則不能了知此是鈴聲。而慧廣法師不能了知離念靈知永遠是分別心之正理，總以為

心中不起語言文字之思維時，即是不分別心，即是真心；卻不知覺知心中不起語言文字之思維時，仍是分別心，仍是意識心所攝，有能知及所知故，知即是分別故。既然有能知及所知，即非佛所說的真實心性。更何況此心在睡著無夢時就斷了，尙待真心藉著有根身接觸外五塵，而由真心顯現六塵內相分，意根欲了知六塵內相分，而從真心如來藏中流注六識種子，六識心才能夠現起，才能了知內六塵，因而醒了過來，醒過來的心就是意識覺知心。既然有醒過來與眠熟不醒的分別，當然就應該知道：「醒過來就是意識覺知心現起了，眠熟就是意識覺知心斷滅了。」如是過程，慧廣法師尙且不知，卻執取意識變相的離念靈知爲真心，妄以爲此夜夜斷滅的意識覺知心「放下、不執著」時，就是世尊所說「無覺無觀是名心性」的真實心性，如是錯會世尊正法，有何正法可言？也難怪在台灣佛教網站論壇上，曾有數人質疑離念靈知心，指斥慧廣所說的離念靈知心非是真心時，慧廣法師不能回答，反謂他人不解離念靈知之真意，以此作藉口，不敢再開示回答了；慧廣法師這種行徑，真乃末法時代亂象之一也。

四者，又離念靈知心現起，必定與了別六塵境的五別境心所有法相應，必定了知六塵。何以故？喜歡長時住於離念靈知定境中，這是五別境心所有

法——欲心所（於所樂境，希望爲性）的體性故。又住於離念靈知定境中，能了知此中境界，這是五別境心所有法——勝解心所（於所決定之境，印持爲性）。又以往曾經住離念靈知定中，今復進入此定中而能了知，這是五別境心所有法——念心所（於曾習境，明記不忘爲性）。又希望此離念靈知心長時制心一處而安住此境界中，這是五別境心所有法——定心所（於所觀境，令心專注爲性）。又在此離念靈知心定中，可以不起語言文字而分別：此是某甲、此是某乙，此事危險、此事安隱……等等，這是五別境心所有法——慧心所（於所觀境，揀擇爲性）的功能。由此可知，離念靈知心現起的時候一定完全與五別境相應，而五別境在唯識學一切種智中說與意識心相應，因此離念靈知必定是意識心的功能，與五別境心所法相應，即是意識心，非是第八識真心所攝故。

五者，離念靈知永遠不離境界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何以故？謂離念靈知對六塵了了分明而能了知六塵境界故。既然能清楚分明了知，不離剎那剎那生滅變異相，是生滅法，不離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當然就是意識心；既是意識心，在原始佛法諸經典中，佛說意識心是因緣所生法，所以是生滅法，所以不可能常住不滅；和真心第八識的體恆常住、離見聞覺知、離六塵境界受、離一切苦樂受、離六塵一切法之了知。因此，離念靈知心是意識

心所攝，非是真心，是生滅法故。

六者，又慧廣法師妄自以爲一念不生之覺知心修至清淨即變爲真心，因此將其一切都放下就是能所不立，欲令覺知心不動，以爲保持覺知心不動時即是真心，誤認爲靜坐降伏妄念不生就是佛法正修行，誤會這樣即是《金剛經》所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理，而不知如是修行之法，悉是修定之法，唯是制心一處之定法爾，非是禪宗所悟之般若也。而且這樣的修行方法所得的慧都是世間禪定的世俗智，與般若智慧的無分別智都不相關；而且只是住入定境中時有時候不分別五塵，但在定境中還是會對定境中的定境法塵起分別，出定時也是時時刻刻都在分別六塵，所以還是有分別心，不能如第八識自無始劫以來就不分別，悟前與悟後也永遠都是不分別的，所以離念靈知心是分別心，不能如第八識真心一般的常無分別。慧廣法師的離念靈知，是指一切都放下的靈知心；但一切都放下的想法皆是在我所上面用心，非是世尊所開示應兼在破我見、離我所上面用心，尙且不能證得聲聞初果，何況能發起般若慧？也正是禪門所說「冷水泡石頭」、「黑山鬼窟裏作活計」，正是心外求法之人也。由此可知，慧廣法師錯將離念靈知當做真心，落在常見外道所墮「常」不壞滅的意識心錯誤知見中，因此成佛之道網站的版工將慧廣法師列入佛門中的常見外道，

斯有何過？還勞慧廣法師撰文來辯論，並且還忿忿不平地寫文章誣謗是平實導師將他列為常見外道；所以慧廣其人渾然不知自己所墮完全同於常見外道，還以常見外道的見解來與證悟者狡辯，強說自己不是常見外道，正是佛所說的可憐憫者。

七者，慧廣法師堅稱眾生只有一個心，沒有真心與妄心的差別，並認為覺知心有念即是妄心、無念即是真心，只有這一個覺知心；言下之意，是說不可能有八個識，連六個識並存運作都不對了；但是他所崇信的原始佛教四阿含經典中，佛說「眼根、色塵為緣生眼識，耳根、聲塵為緣生耳識，……乃至意根、法塵為緣生意識」，這已經很明顯的說有六個識了，這不就有六個心了嗎？佛也說意識是有生之法，是假藉意根與法塵為緣而出生的。如果您慧廣所說的心只有一個，沒有真妄心之差別，那就應該只有一個意識心了，那就與原始佛法中的六識心以六「根」六「塵」相「觸」三法為緣而出生的聖教相違背了，請問慧「廣」法師：您的智慧廣在何處？又請問慧「廣」法師：依據您所相信的原始佛法的說法，心總共有幾個？原始佛法四阿含經中說有八識，怎會只有一個心？您究竟懂不懂佛法？又請問慧「廣」法師：意根難道不是心？那麼您究竟有幾個心？這不是已經有七心了嗎？又請問慧「廣」法師：名色的名包不

包括意根？難道意根會是大腦嗎？不可能吧！那麼加上意根以後，「名」是不已經有了七個心？怎會只有一個心？又請問慧「廣」法師：名中已有七識，則名與色所緣的識，是不是第八識？難道會名色七識緣自己嗎？這已經很明顯的說明原始佛法中早已說過有八個識了，怎會只有一個心？所以祖師常說「一心唯通八識」，如果說只有一個心的話，那麼這個一心就一定足八個識具足的，那才可說是一心，這個一心就說是阿賴耶識；如果不圓滿具足八個識時，則不能說是一心！請問：究竟是如您所說的只有一個心呢？還是有八個心呢？

八者，如今慧「廣」法師主張只有一個靈知心才是真心，說有念時是妄心，無念時就變成真心，都同樣是覺知心、意識心，這是明顯的公然違背佛的聖教。因為佛在大乘經中都說真心是第八識如來藏，因地名爲阿賴耶識；又說阿賴耶識永遠都是離六塵中的見聞覺知性，對六塵沒有見聞覺知性；所以在《八識規矩頌》及大乘諸經中都說爲「恆而不審」的體性，所以大乘諸經都說「法離見聞覺知、不知是菩提、不會是菩提、無覺無觀是名心性」，慧「廣」法師說的卻是有見聞覺知的意識心，公然違背佛說，其慧廣在何處？身爲法師，不僅公然的違背大乘諸經中的佛說聖教，也公然違背原始佛法四阿含的聖教；因爲您所說的真心是無語言妄想的覺知心，那麼這個心既是不可滅的，將

來入無餘涅槃時也應該同樣是這個心，那麼將來入無餘涅槃時應該還是覺知了分明的，那就不符佛說了，因為佛說涅槃寂靜；可是涅槃中竟然是慧廣所說的覺知心，那就不是全然的寂靜了，而是仍然有覺有知的了，所以慧廣的說法是公然違背佛說三法印的。

而離念靈知如果能進入無餘涅槃中安住不動，則無餘涅槃也將不是無我性的境界，因為離念靈知正是常見外道所墮的我，有這個我存在涅槃中，涅槃當然就是「我」所住的境界了，那麼涅槃就是外道我所住的法了，那又違背佛在原始佛法中開示的聖教了。如果意識靈知心是不生滅心，又違背諸法無我的聖教了；因為佛說意識靈知心正是五蘊我所攝，是十二處我所攝，是十八界我所攝，攝在蘊、處、界中，是眾生我；而這個「眾生我」意識靈知心卻可以是常住不滅的，而且是了了分明的常知自我、常不樂這個自我消失，慧廣也說這個自我可以常住不滅，那麼佛所說的諸法無我就成了錯誤的說法，應該改爲諸法有我——有常住不壞的蘊處界我實存不滅，那就和常見外道完全一樣了；照這樣子看來，您慧「廣」法師的知見，竟然與常見外道完全一樣的了，那您就永遠都不能自外於常見外道了。如今慧廣法師自己落在常見外道見中，還不自知，成佛之道網站的版工爲您指正出來，您還不知道自我檢點，還要強

爲常見外道所主張的常住不壞的意識心辯解，那當然就是常見外道了，可見網站上的版工真的是有見地的人，完全沒有錯怪您！現在您無自知之明，又強出頭狡辯，更大膽的寫出文章公然謗法，招來末學正光對您作法義辨正，就更更加的曝露您自己的無知與凡夫的本質；經由強出頭而引來法義的辨正以後，比以前更沒面子，真是愚癡人！

您談到自在居士，我們當然也可以談一談他，雖然我正光本來不曾想要談他。他原本是在家人，名爲林正漳，住在羅東的農權路，原是月溪法師遺法的追隨者；在蕭老師還沒有出世弘法之時，他已經寫出了幾本書，也小有名氣了。但是後來因爲慢心所障的緣故，自以爲是真正開悟的聖者，所以曾在他對內發行的月刊中，評論惟覺法師所說**應該悟後起修**的說法不對。後來更派了他們團體中的一位連老師，夥同正覺同修會中的學員（姑隱其姓名。詳後註。）以邪見影響了會中最早期的兩位親教師退轉，隨同轉修月溪法師的邪見，而在會中暗地裡否定本會的正法，破壞本會弘法度眾的事務，以致多人驚慌恐懼（詳情略而不談）。導致後來平實導師不得不宣講《批月集》，後來出版時改名爲《護法集——正法眼藏》，宣說微妙甚深的法要。（註：平實老師三年中不受其供養，而且義務傳授正法與彼；又於每週六下午清潔家中佛堂，以候蕭世華等

人前來上課，並奉以水果、清茶等事，如是師恩，蕭世華都無感念，平實導師仍隱忍之，只教人將此事實（The Real）給蕭世華，勸其應懂為人之道。然蕭世華暫停無根誹謗之後不久，又繼續另以別名在網站上捏造不實事相攻擊平實導師，故編者於再版時鑑於其忘恩負義至極故，於此公佈其姓名：蕭世華。）

《護法集》出版的因緣正是自在居士。因為他對《護法集》書中的法義辨正，都無法提出正理辨正，所以再也無人願意信受他所弘傳的月溪法師的遺法了；後來索性出家，外號為法禪法師。到目前為止，他似乎對月溪法師的邪見仍然不死心，仍在暗中弘揚月溪法師錯誤的邪見。既然平實導師已出書公開破斥月溪法師落在意識心中，成為常見外道，是故法禪法師亦是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無疑；更何況月溪法師邪見被平實導師破斥後，他在佛教界已無能力來誤導眾生，因此法禪法師所闡述月溪法師的邪見，亦將無此能力誤導眾生矣。

您又提到現代禪的張志成先生；這也是您主動提起的，正光只是被動回應不得不加以評論；如果因此導致再一次的沒面子，只好請張志成先生直接向慧廣法師抗議吧！這是由他故意提起來的，不是我正光特地提出來討論的。這真是：誰被慧廣法師提出來朋比，誰就倒楣。但是再度被提出來辨正的因緣，卻不是正光，而是慧廣法師。

張先生原任現代禪教團的副宗長（不知現在是否仍然如是？）他原是李元松居士（後來自稱是念佛人）的學生，認同李老師早前所教，以離念靈知爲真心，故認爲覺知心不起語言文字妄想而不執著，能放下煩惱就可以解脫，與惟覺法師、月溪法師、聖嚴法師、自在居士（法禪法師）同一類人，因此亦是外於真實心而求佛法——心外求法——之人。張志成先生曾經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現代禪網站論壇（正光案：該網站已於二〇〇三年關閉，其內容已被轉貼於成佛之道網站中）覆網友呂居士所提有關「禪門三關」、「無始生死根本」、「祖師密意」的短文中，代表現代禪教團評論 平實導師。因張志成是以現代禪教團副宗長的身分，並以「現代禪對正覺同修會蕭平實老師的基本看法」一文，在現代禪網站論壇上，代表現代禪教團正式提出對 平實導師的不如實評論，所以應視爲現代禪教團對 平實導師的評論，而不是張先生個人對 平實導師的評論；後來 平實導師因此而於兩千年五月二十四日親筆去函給李元松老師，請其在原網站論壇上作正確的更正；但因李老師一直都沒有督促張志成先生加以更正，因此遭致 平實導師在兩千年十二月出版的《宗通與說通》中，針對張志成先生的謬見加以拈提辨正，並曾寄予李老師。

但李老師仍然沒有採取應有的作爲，次月，蕭老師又出版了《邪見與佛

法》，評論了不少法師與居士，但仍然對現代禪維持善意而未加以評論；李老師才親自打電話去正智出版社，想對平實導師解釋；但是因為張志成文中曾公開倡說：蕭老師無法與現代禪對談。也說他們如果與蕭老師對談，是沒有意義的事情。所以在李老師還沒處理這件事情，還沒有公開更正以前，對話的因緣尚未成熟，因此蕭老師就沒有與李老師談話，也未曾回電給李老師；一直到李老師捨壽之前，都沒有處理這件事，所以李老師一直都沒有機會與蕭老師對話。關於張志成的邪見文章，大眾如欲知詳情，請參閱本書附錄三就可知曉，在此不予贅敘。

平心而論，張志成先生在文章中說：「要與蕭老師對談是很困難的事。」這句話從另一方面來說，不妨亦屬平心之論。因為禪宗的開悟，般若的開悟，既然是以親證如來藏而現觀如來藏祂的眞如法性，作為證悟般若的唯一內涵；則一切尚未證得如來藏的人，都因為完全不懂般若的現量境界，都只是臆想所知道的般若智慧，對於平實導師所宣說的實相般若，而且又是更進一步往上牽涉到種智的深奧微妙智慧，當然沒有能力對談，所以，他以凡夫之身而想要和平實導師對談，當然是「很困難」的；不但是困難，說句實話，根本就沒有對談的本錢，要如何對談？且不說他要如何與平實導師對談，甚至根本就

無法與我正覺同修會中初悟的同修們對談，卻說到與平實導師對談的事；這就像小學一年級的學生，想要和大學國文教授談論《古文觀止》一樣，一定是不可能的事。

至於慧廣法師所提到的徐恆志居士，他在《心經的理論和實踐》文中云：「我們在觀心、看念時，寂寂無念，即真空；了了常知，即妙有。若能於此處悟入，便能徹悟空有不二，性相不二，體用不二，寂照不二，逐步證入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法界了。」他所說的這一段文章中說：「我們在觀心、看念時，寂寂無念，即真空；了了常知，即妙有。」在這一段文字中，即已十足顯露他完全是常見外道，何以故？既然是「在觀心、看念」之中，那就不離能觀與所觀、能知與所知；所觀所知為寂寂無念之覺知心境界，能觀為能知寂寂無念境界的了靈知之心。既有能所，就與經中佛所說「無覺無觀是名心性」的聖教相悖。而且他所說的了了常知，其實不是常知，因為夜夜斷滅無知的緣故，怎可說是「常」知？既然違背世尊開示，又是夜夜斷滅而不能「常」現其覺知性，何曾與佛所說的常而又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正法相應？是故徐恆志居士言：「若能於此處悟入，便能徹悟空有不二，性相不二，體用不二，寂照不二，逐步證入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法界了。」都是意識覺知心的常見外道境

界，如此而說是實相，無非是虛妄想。又此心於睡著無夢時，何曾「寂寂無念」、「了了常知」、「寂照不二」？因此可知，徐恆志居士亦是落在佛所說的常見外道境界中。此外，徐恆志居士造了一封長信誹謗平實導師，並且刊載於大陸的網站上，同修會張果園居士曾去函請求其更正錯誤的言論，但未曾得到回信，也未得到他更正的回應，所以後來回應徐恆志居士的長函誹謗文，而著有《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恆志網站毀法二文》一書，已將其邪說加以辨正，讀者可自行請書或在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在此不予贅敘。

您又提到王驥陸居士，好在他已經捨報很久了，所以就沒有被您提到而拖累的問題。他所著的《悟心銘》一書中曾云：【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是不見，不是不聞。了了覺知，不著見聞，蕩然無住，是名無心】。其中「了了覺知，不著見聞，蕩然無住」，正是一念不生靈知心的最佳表現，有覺有知、有覺有觀故，完全違背《大集經》所云：【無覺無觀是名心性】的聖教量。由此可知真心離見聞覺知，而且是自無始劫以來就不曾於六塵中稍起一念覺知，於六塵中會起見聞覺知的心正是意識的心行，但此意識的心行於悶絕等五位中必定斷滅而不會現行。而此見聞覺知心現行中，必有同時、同處之離見聞覺知的真心一起現行運作；因此於參禪中，若能夠了知兩者之差異，不僅可以找到真

心，發起般若慧；而且還可悟後依此心而廣修差別智、一切種智，乃至未來無量世後斷除二障而成佛。但王驥陸所「悟」的卻是意識覺知心，您慧廣法師卻認同他，您的文章中也同樣的認定意識心是不生滅的常住法，所以都同樣是佛門中的常見外道。

又王驥陸居士所著《見性之法》云：「外相固然可見，那心中的影像內相亦可以意見，獨有無影像的本能實相，不可以眼見，不可以耳聞。以心見亦且不似，但離了心又不得見，又要離了見，見才可以見，這是靈妙的見，然又本來如是，并不希奇。」王驥陸居士所說這個「靈妙的見」正是離念靈知之意識心也，非是離見聞覺知之真心。何以故？他所說的「心中的影像內相亦可以意見，獨有無影像的本能實相」，正是《楞嚴經》卷二所說的「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是如來藏所現的內相分故；既然是如來藏所現的內相分，則是所生法，並且必定不離能取與所取，正是意識心所攝，非是妙明真精妙心本體的如來藏心故。綜合上面可知，王驥陸居士錯以離念靈知爲真心，亦是佛所說的常見外道也。徐恆志與元音老人都是從王驥陸那裡得法的，所得的法都同樣是離念靈知心，都同樣是意識心，有文爲證：

元音老人是王驥陸居士的弟子，其師正是一念不生覺知心的修行者，因此

元音老人亦傳承王驥陸居士一念不生的覺知心以爲真心。譬如元音老人在《怎樣了生死》一書云：【我們學佛法就是開智慧，明白我們的真心就是在一念斷處一念不生時的靈知。】又在《見性與著相之別》云：【佛性不在別處，就是現在我們一念斷處的離念靈知。當妄念都放下、一點不起的時候，也不是沒有知覺，還是了了分明。這了了分明的靈知，就是我們的佛性。】又元音老人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在深圳講《耳根圓通法門》云：【「空覺極圓，空所空滅」就是能空所空——相對的幻妄都消滅了，達到一絲不掛，一法不立，淨裸裸、赤灑灑的境界，才能徹見真心。我們修法修到極處，忽然能念之心與所念之佛號、或者能觀之心與所觀之境一時脫落，這是好消息到來的時刻。此時乃千鈞一髮之機，亟須猛著精彩，看這無心可心，了了分明的是誰？還是自己本來面目否？稍一停機佇思，即被它影子所惑；如當機立斷一把擒來，即親證本性矣。】這就是講：前念已過、後念未起的中間，無念無想而又了了分明的覺知心。但是這心仍然是意識心，由此可知，元音老人所說的真心正是一念不生時的靈知心，如同其師王驥陸居士一樣，同是常見外道知見的附佛法外道。

元音老人又將得自王驥陸的常見外道見解，傳給王驥陸的外孫女趙曉梅居士，現在她仍然在大力的推廣王驥陸、元音老人的離念靈知常見外道境界；並

且台灣也有某些人繼續在印行王驥陸的常見外道見解的書籍，所以仍然還有許多人會繼續上當，可以預見仍然不免會有部分人繼續誤犯大妄語業。

至於您所提到的袁煥仙居士，他在《靈巖語屑》與學生南懷瑾居士對答中，就充分的顯露出袁煥仙與南懷瑾師徒的常見外道證據了，書中記載云：【問：「懷瑾朝夕孜孜，百無所寄，祈先生示個歸家坦途，入道捷徑。」先生筆答曰：「驀直不怠，即是坦途，曰二曰三，允非捷徑。」問：「直捷下手工夫，義當何先？邁向歸家道路，車從何轡？」先生曰：「汝但外捨六塵，內捨六根，中捨六識，而不作捨不捨想，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也，捷莫捷於斯，先莫先於斯，三乘共載一德，同該今古，徹門莫尚乎是。」】其中「但外捨六塵，內捨六根，中捨六識，而不作捨不捨想，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正是一念不生的意識靈知心也。既然一念不生而在六塵中了了常知，即落入意識心中，非是第一義諦，即是戲論，云何可說是真正的佛法？因此可知，袁煥仙居士如同惟覺法師、聖嚴法師、慧廣法師、法禪法師、張志成先生、徐恆志居士、王驥陸居士、元音老人一樣，俱是佛門中的常見外道。

至於您所提到的南懷瑾居士，他在《圓覺經略說》一書七六、七七頁：【請

各位將眼睛閉起來，我現在講話的聲音各位都聽到了吧！這個聲音是幻化的，沒有了！『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你不須用心聽，自然就聽到了。一切如夢如幻，但是，**你那能聽的空性沒有壞，不生不滅，不增不減。……。**『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你那能聽到的聲音是幻化，能聽的是幻，所聽的也是幻，幻來幻去，幻化滅了，你那能聽的覺心沒有動過，本來如如不動，不須你去造就一個，不須你去打坐才有，本來不動，本來如是。**請記住佛說的：『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此修行，就可以成就了。】但是佛在《圓覺經》說一切眾生種種幻化，都是從如來圓覺妙心所生（包括能聽、所聽在內），亦如《楞嚴經》卷二所說能聽與所聽都「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是從如來藏中所出生的所生法，而非是本自存在的如來圓覺妙心、妙明真精妙心；但因為是從如來藏中出生的法，本來攝屬如來藏中所蘊涵的功能，所以又說與如來圓覺妙心、妙明真精妙心非一非異。而南懷瑾居士竟將妙明真心所出生的能聽之心當做空性，正是墮入佛在《楞嚴經》卷二所破斥：「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已落入意識變相中而不知。由此可知，南懷瑾居士如同其師袁煥仙居士一樣，同墮離念靈知意識心中，正是佛門中之常見外道師徒也。

綜合上述您慧廣法師所認同、所提到的：蓮花生、達賴喇嘛、宗喀巴、印順、惟覺、月溪、聖嚴、星雲、法禪、張志成、元音老人、徐恆志、南懷瑾、王驥陸、袁煥仙等人，莫不是落入常見或者是斷見中，如是落入常見或斷見之人，均是心外求法、附佛法之常見外道者。因此成佛之道網站的版工將之歸於佛門外道有何錯謬？還勞慧廣法師大作文章誹謗，徒使這些人再一次的丟人現眼，真是無辜；也因此故，慧廣法師的常見外道與凡夫的本質，隨著這一次的辨正法義而以書籍流通，更加被人所知，想要大有面子卻更加沒面子，為佛說的可憐憫者。（正光案：據說徐恆志居士撰寫誹謗平實導師正法之文，而又對張正圓老師去函更正的請求置之不理，在其後短短兩年的時間裡，就成為癡呆症患者了。此一傳聞是否屬實，仍待求證。）

慧廣法師又云：【二、略說一些觀念差異：「眼見佛性」這個名詞的出現佛教界，並廣為大家所知悉，根源於台灣蕭居士團體。他的禪宗自創一說，說法不同於傳統禪宗。如下幾種說法：

將「明心」和「見性」分做兩段。「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見性」是「眼見佛性」。「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也不是「明心」。這種說

法與傳統禪宗說法不同。

再來，他說，心是體，性是用，這也不同于傳統佛教「性是體，心是用」之說。他又說，真如是體，佛性是用。這也不同于佛教所說，真如、佛性是同體異名之說。

他以第八識、如來藏為佛陀正法，凡不承認有第八識及如來藏的，都被歸於斷見邪知。於是整個佛教界人士不是被說成斷見外道，就是常見，都成了「附佛外道」！

以他的第八識、如來藏理論來說，連被稱為釋迦第二的龍樹菩薩，也是「附佛外道」了。因為從龍樹的般若中觀思想中，看不到有第八識、如來藏。坦白說，連教主釋迦牟尼佛，也都成為他眼中的附佛外道了，因為從記載佛陀言行的四部《阿含經》中，我們找不到佛陀有談到第八識與如來藏。所以，佛教教主也成了附佛外道。這可真是笑話！當然，他很聰明，他說阿含有密意，就是在說第八識與如來藏。」

正光辨正如下：此段分三小段來說明。第一小段證明眼見佛性是平實導師依據經典及證悟祖師而說，並非自創。

眼見佛性一詞出現於《大般涅槃經》卷八：「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見？』」佛言：「迦葉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翻譯成語體文爲：迦葉菩薩向佛稟白：「世尊！佛性那麼微妙細膩而難以了知，怎麼可以用父母所生的肉眼而得眼見佛性？」佛答覆迦葉菩薩言：「迦葉善男子！就好像二乘慧解脫的聖人，若未修得第四禪及神足通，尚且不知道四禪天人的境界，云何能知非想非非想天的境界？縱使修得非非想定，若未修得神通，仍須於捨報往生到非非想天以後方知非非想天的境界。所以慧解脫的阿羅漢們，現在尚未捨報之時則是因爲隨順契經而相信佛的開示的緣故才能知道，所以也因爲隨順佛語的緣故而知道可以用父母所生的肉眼看見佛性。」由此可知，此眼見佛性一詞早在世尊時代就已經出現了，非是平實導師所自創的。但在後來，不僅由證悟的極少數祖師與平實導師親證而弘傳之，而且現在以書籍廣爲宣說，因此而被錯悟法師及修學佛法三、五年的初機學人知道有「眼見佛性」一辭，如今已經有很多佛弟子知之，也都知道是經中所說的正法，爲何慧廣法師卻反誣說：「『眼見佛性』這個名詞的出現於現代佛教界廣爲大家所知悉，是根源於台灣蕭居士團體」？由此可以證明二件事：一者，慧廣法師心不誠實，故意顛

倒黑白，歪曲事實，臆誣爲「平實導師獨自創造的法境，想要讓大眾誤以爲「眼見佛性一辭廣爲大家所知悉，是根源於台灣蕭居士團體」，想要藉此言語而使佛門四眾弟子永遠不信有眼見佛性的實證境界，想要藉此而讓四眾學人都失去眼見佛性的因緣。二者，由於慧廣法師故意顛倒黑白，歪曲事實，誣指是平實導師個人獨創，就可以證明慧廣法師自己本身並未曾眼見佛性，何以故？真正眼見佛性真實之人，必定贊同「平實導師所開示眼見佛性正理故；可是現見慧廣法師撰文來評論「平實導師眼見佛性正理，當知即是尙未眼見的人，那當然正是凡夫僧，所說則不足爲憑。而且，經中明載「佛語，確實可以父母所生眼而親見佛性，慧廣法師身披僧衣，卻不信「佛語，想要誤導四眾佛子都不相信佛語聖教，是謂居心不良者。如是行爲，世間法尙且不容，更何況是貴爲僧寶的慧廣法師所應爲？如是行爲，只會增加他自己的染污性，無益佛法的修證；試想慧廣法師出家所爲何事？放著現成可能親近修學而得親證的機會，卻只因爲身著僧衣而生慢的緣故，就昧著良心，矇著眼睛，對經中的「佛語聖教故意視而不見，故意扭曲之，故意誹謗之，早就忘了當年出家時想要學法、證法的初心了，又造下這個誹謗在家勝義僧的地獄業，至今還不知自我檢討，將來捨壽時將如何承擔？因此正光不禁感慨萬千。

第二小段，慧廣法師云：「他的禪宗自創一說，說法不同於傳統禪宗。如下幾種說法：將「明心」和「見性」分做兩段。「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見性」是「眼見佛性」。「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也不是「明心」。這種說法與傳統禪宗說法不同。再來，他說，心是體，性是用，這也不同於傳統佛教「性是體，心是用」之說。他又說，真如是體，佛性是用。這也不同於佛教所說，真如、佛性是同體異名之說。」

正光辨正如下：在辨正之前，先來看看慧廣法師所謂的明心見性，是否符合世尊開示的聖教？譬如慧廣法師在《從無我空到達解脫》一書中，第一四四頁（一四五頁）云：「明心見性，就是證入原始佛教所說的四果：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之中，從此成爲出世間的聖人，解脫了三界束縛，過著無憂無慮，真實自在的人生了。」

同時，明心見性也就是證入宇宙人生的本體。本體是空，但空中含有，空有不二。這就是爲什麼要用「明心見性」四字連在一起，來表達對本體的證悟。本體具有空和有兩面，空是性體，有是心用；依心而有，依性而空。所以，用心以明有，用性以明空，才成空有不二。否則，單用明心，不知心體空，豈非常見外道？……。

所以，究竟說來，一切唯是心。心又是什麼呢？心就是本性之用，本性是空，那麼，從性空中現起的心用——有，必然也是空。瞭解到有是空，這是我們明白有的目的。如此的有，才是真正的有、完全的有，溶現象於本體的妙有。眾生性空，見性也就見空了。那麼，從何處去見空呢？從有中見空，所以說：明心見性，明白心——有是空，便見得有之性。」

正光辨正如下：四果人有二種，有小乘四果及大乘通教四果之區分。佛弟子應該知道小乘初果是須陀洹，已斷三縛結——我見、疑見、戒禁取見。其中斷我見則不再認取覺知心及處處思量做主的意根爲我；斷疑見則是對諸方大師是否已斷我見、或者未斷我見，悉能知之，心得決定，不再懷疑，名爲斷疑見，也就是阿含中佛所說的「於諸方大師不疑」的意思；斷戒禁取見時，則了知解脫境界、解脫果報的證得，非是從外道所施設種種與解脫道無關的戒行而證，名爲斷戒禁取見。二果斯陀含，則是因爲斷我見而後進修以後，薄貪瞋癡；三果阿那含，已斷五下分結——三縛結及貪、瞋二結；四果阿羅漢，已斷五上分結——色界愛、無色界愛、慢、掉舉、無明。

而大乘通教法中亦有菩薩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譬如《大般涅槃經》卷三十六曾云：「須陀洹者亦名菩薩，何以故？菩薩者即是盡智及無生智，須

陀洹人亦復求索如是二智，是故當知須陀洹人得名菩薩。須陀洹人亦得名覺，何以故？正覺見道斷煩惱故，正覺因果故。正覺共道及不共道故，斯陀含乃至阿羅漢亦復如是。」亦如《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中的四向五果，都是大乘菩薩所證的通於原始佛法聲聞教的果證。由此可知，菩薩亦須求解脫果之盡智——後有永盡的智慧及無生智——不再出生三界中輪迴的智慧。然菩薩與聲聞之同與異，就在正覺共道及不共道。

所謂正覺共道者，就是聲聞與菩薩都斷除煩惱障的現行，也就是斷除見惑與思惑。所謂正覺不共道者有二：一者，二乘人從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觀察一切法都是虛妄，因而在初果時，斷除一念無明——見一處住地煩惱——斷我見及身見，不再以清楚明白的意識心、處處作主的意根及色身為我，但是並未找到一切有情生命的實相心。菩薩則不然，從參禪的方法，找到一切有情生命實相的第八識心，不僅破除一念無明中的見一處住地煩惱——三縛結，而且也打破了無始無明。二者，二乘人從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觀察一切法都是虛妄，未明心故，所證極果是解脫道的阿羅漢果，捨壽時取證無餘涅槃，不復迴心受生於三界中，不再利樂有情。而菩薩找到有情生命實相的第八識心，則入大乘別教菩薩僧數中，可以長劫入短劫，在不到三大無量阿

僧祇劫中，地地增上而迅速成就佛菩提道之究竟極果——成佛。

綜合上述所說，菩薩明心與見性，不僅可以證入原始佛教及大乘通教所說的四果，而且還能證入二乘人所不能證得的佛菩提道的智慧，了知生命的實相——第八識實相心，因此非如慧廣法師所說「明心見性，就是證入原始佛教小乘的四果」而已，故慧廣法師說「明心見性，就是證入原始佛教所說的四果」之說並非正說，是他自己的臆測妄想。又如《勝鬘經、如來藏經、楞伽經》中，佛都曾開示說：二乘聖人不能親證如來藏。甚至說：二乘聖人對如來藏都是心想所知，而不是親證。而法界一切法又都是從如來藏中直接、間接、輾轉出生，既然如此，則法界實相就是如來藏——第八識阿賴耶、異熟、無垢識。所以明心就是親證第八識如來藏的所在，而不是斷我見與斷我執的二乘四果聖人的境界；經中佛既明說二乘聖人不能證得如來藏，當然就是不曾明心的人，慧廣法師卻不讀經典，虛妄的主張斷我見我執的二乘四果人就是已經明心的人，真是少聞寡慧的凡夫。

如果說他已經讀過上面所舉證的經典，而又故意扭曲經典中的佛意，反說二乘不迴心的四果人就是大乘別教中的明心者，等於親證如來藏的人，則他如非顛頂，那就是故意顛倒事理，故意違背佛說，故意誤導眾生，心地可

就邪得很了！這不但是大乘經中說定性阿羅漢不能證得第八識如來藏，在小乘經中也可以證實：想要成爲阿羅漢的人，只須斷除我見與我執就行了，根本就不必證得第八識如來藏。所以斷我見與我執，則只須觀行五蘊、十八界的虛妄，就可以斷除，不需親證如來藏；慧廣所崇信的小乘經典中既然都如此說，他怎麼可以違背自己所信受的原始佛法經典 佛說？所以說他是故意扭曲原始佛教經典中的 佛意，心地不純正。

接下來談空有不二的道理。慧廣法師云：「本體是空，但空中含有，空有不二」；又云：「心又是什麼呢？心就是本性之用，本性是空，那麼，從性空中現起的心用——有，必然也是空。瞭解到有是空，這是我們明白有的目的。如此的有，才是真正的有、完全的有，溶現象于本體的妙有」；又云：「明心見性，明白心——有是空，便見得有之性」。

正光辨正如下：此分四部分解釋如下：一者，阿賴耶識與萬法之關係：阿賴耶識藉著《楞伽經》所說的七種性自性之一——大種性自性——來接觸四大、攝取四大，因此緣故，阿賴耶識能執持受精卵及攝取四大而使受精卵分裂及長養，因而有吾人之色蘊出現，故色蘊是阿賴耶識投胎後最早、最直接出生之法。因色蘊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出現之緣故，則與意根

成爲六根具足。其中前五根是色法，是在今世母親子宮裏藉著父精母血及母親的四大才漸漸圓滿成就；後一意根是前一世中陰身之意根攜第八識投胎而來。因六根具足的關係，能接觸外五塵而變現內六塵相分，故內六塵相分是阿賴耶識間接出生之法。因有內六塵相分故，必有見分出現，因而產生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及意識，此六識是阿賴耶識藉著根、塵、觸而輾轉出生之法，亦是唯識學所說：**根、塵、觸生眼識乃至意識之正理**，具見原始佛法四阿含諸經 佛語聖教。因有六識之緣故，故能作種種了別，譬如眼能見色、耳能聞聲、鼻能嗅香臭、舌能嚐味、身能觸覺、意識能作思維、整理、歸納、了知，都是直接、間接或輾轉從如來藏阿賴耶識中出生，此亦即是《大乘密嚴經》卷下所說正理：【阿賴耶識變似眾境彌於世間，染意攀緣執我、我所，諸識於境各各了別】。有了六識的出現，有能夠思維變現世出世間種種諸法。譬如世間法爲飛機、導彈、飛彈、電腦、藝術及禪定等等，出世間法如修學三乘菩提等等之法。由於世出世間種種諸法是透過六識才產生，更是輾轉之法。因此綜合以上可知，一切諸法都是從六識而生，然六識是根、塵、觸而有，而根、塵、觸都是阿賴耶識所攝，故知阿賴耶識是一切萬法的根源，證成《大乘密嚴經》正理：【阿賴耶識恒與一切染淨之法而作所依】。既然阿賴耶識是一切染淨法之所

依，是阿賴耶識所生法，是阿賴耶識因作用而有故，則知有阿賴耶識本體及能生諸法之作用二種法存在。但慧廣法師卻只承認第六意識爲常住法，不知道教理上所說意識是因緣生、因緣滅的生滅法；也不知道理證上意識夜夜斷滅、悶絕斷滅、入無想定斷滅、入滅盡定斷滅、入正死位斷滅的現量，還公開的倡議說意識是常住法，根本就是未斷我見的凡夫，和常見外道的見解完全相同。

二者，阿賴耶識能生七轉識：阿賴耶識如上所說，能變現自身色蘊及山河大地等外相分，透過有根身與山河大地等外相分接觸後，由阿賴耶識出生與外境非一非異之帶質境內相分，意根欲了知帶質境內相分故，遂使意識現行了別，而意識現行同時也引生前五識一起現行而了別。前五識作較粗的分別，意識除了作前五識的粗分別外，也做較細膩的分別；並於意識如理作意了別後，再由意根做主，其中阿賴耶識於七轉識種種運爲中配合無間，故說**眞妄和合**似的道理。因此眞見道者，能現觀阿賴耶識所顯眞如之法性，隨時隨地看到有情阿賴耶識眞心運作，也知道七轉識是由阿賴耶識所生，了知阿賴耶識的體性後，能夠轉依阿賴耶識本來無生的體性，繼續利益有情永無盡期。因此正光用一偈來說明此中關係：「悟前分眞妄，悟後妄亦眞；知妄從眞生，從此用眞妄；利樂諸有情，生死無疲倦」。由此可知，七轉識妄心是由阿賴耶識眞心所生，

從七轉識攝歸阿賴耶識真心，而從阿賴耶識真心的立場來看七識妄心時，則妄心攝歸真心的緣故，從證悟者的立場來看，也可以說妄心亦是真心，故華嚴說一真法界，故真悟者常說一真一切真。此外，阿賴耶識與七轉識同時、同處配合運作，而成就世出世間種種諸法，如同《大乘密嚴經》卷下所說正理無二：【意等諸識與心共生，五識復與意識共生，如是恒時大地俱轉】。如是正理，說七轉識是阿賴耶識的局部體性，是阿賴耶識的種種作用之一，斯有何過？由此而知故，證有阿賴耶識本體及能生七轉識的作用二種法存在。既證有能生意識的如來藏存在，則可證知意識虛妄，慧廣法師為何要將被生的離念意識強說為真心？其慧廣在何處？

三者，阿賴耶識與五十一心所有法、色法十一、二十四心不相應行法、六種無為法之關係：如上所說，若無阿賴耶識，則無七轉識，由此可知，阿賴耶識在人間境界正常生活中，必定八識心王具足；若無八識心王具足及運作，則五遍行心所有法不能在人間生活中存在運作；若無五遍行，則五別境心所有法亦無法生起配合運作；若無五別境心所有法，則不能了知一切諸法；若不能了知一切諸法，則善十一、六根本煩惱、二十隨煩惱、不定四等四十一心所有法亦將不可能現行及存在。若無八識心王與五十一心所有法等二位諸法和合運

作，則無色十一法可讓行者現前觀察及體驗。因有八識心王、五十一心所有法、色十一等三法和合運作，才有二十四心不相應行法存在，所謂得、命根、眾同分、異生性；等法由吾人所了知。若無八識心王、五十一心所有法、色法十一、二十四心不相應行法等四類法的和合運作，則無法顯示六種無爲，所謂虛空無爲、擇滅無爲、非擇滅無爲、不動無爲、想受滅無爲、眞如無爲。此即百法明門所說正理：「一切最勝故，與此相應故，二所現影故，三位差別故，四所顯示故，如是次第。」由上可知，八識心王等九十四種法是由阿賴耶識所生的法，六種無爲是八識心王等九十四法的所顯法。而所顯法是依能生法與所生法的和合運作而顯現，本身並無作用，故知八識心王等九十四法是阿賴耶識的作用或所顯示無疑。然八識心王等九十四法所生法，最後都還是匯歸於八識心王；而八識心王最後則匯歸於第八識——阿賴耶識。因此，若無阿賴耶識本體，如何有百法、千法乃至萬法之出生？故知有阿賴耶識本體及諸作用二種法存在。既然如是，慧廣法師怎可否定如來藏而認定離念的意識覺知心即是眞心、實相？身爲法師卻如此否定正法、破壞佛的聖教，當然無法令人接受。

四者，阿賴耶識能貫通三世因果絲毫不爽：《大寶積經》卷五十七：【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經中已明示，凡夫前世造

淨業、善業、惡業、無記業，都由阿賴耶識執持而不失，待臨命終時，如來藏自然會將所有淨業及善、惡業境現行，意識心決定了知皆是自己此世所造，五趣境界隨即現前，或者往生人間、天上繼續修學三乘菩提，或者在欲界、色、無色界天輪迴，造惡業及謗法者則往生三惡道輪迴受苦。譬如修淨業之明心見性的人，而且不否定佛的正法，就能繼續出生在人間或天上修學佛菩提道；修十戒善業則往生欲界天，修五戒善業而不行十善則往生人道，造下品五逆十惡則往生畜生道；造中品五逆十惡則往生餓鬼道；造上品五逆十惡則往生地獄道；造謗佛、謗法、謗僧、大妄語等大惡業則往生無間地獄受長劫尤重純苦果報，待受完地獄正報後，尚有餘報——輾轉於餓鬼、畜生道——受生報償，然後才出生人間，前五百世盲、聾、瘖、啞、貧窮、愚癡，亦不聞佛法。待能脫離盲、聾、瘖、啞、貧窮之餘報，復因謗法習氣未滅故，聽聞所未曾聞深妙佛法時不能信受，更再謗佛、謗法、謗僧，又墮入無間地獄受苦，求出無期。前世若造淨業、善業、惡業，而感生今世異熟果報；今世復又能造淨業、善業、惡業，而感生未來世異熟果報；因此，若無阿賴耶識執持淨業、善業、惡業種，如何有三世因果建立而絲毫不爽？現見慧廣法師所說的離念靈知意識心完全不能執持業種故，如是證知必有阿賴耶識本體及感生異熟果報之作用二種法存

在。既有阿賴耶識能出生離念靈知心意識，又能執持意識所不能持的業種，當知意識心虛妄，慧廣法師怎可妄自否定如來藏而認同常見外道所錯誤認定的「常不生滅」之意識是真心？身披僧衣而認同常見外道見，您是不是獅子身中蟲？還能對佛門四眾解釋嗎？

此外，阿賴耶識還有種種諸作用，譬如七種性自性、不可知執受……等等作用，都不能離開阿賴耶識而有作用，限於篇幅不能詳解，讀者可依此道理推之，都可以證明有阿賴耶識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存在。

綜合上述所說，大種性自性、七轉識、五十一心所有法、色法十一、二十四心不相應行法、貫通三世因果絲毫不爽、……等等作用，都不能離阿賴耶識而有，也都不是慧廣法師所說的意識心所能稍微運作一絲一毫。而此阿賴耶識正是佛說法四十九年開示的「我、無我、本際、涅槃、如來藏、非心心、無心心相心、無念心、無住心、阿陀那識、異熟識、真如」等等異名，也是禪宗所言「祖師西來意、本來面目、佛法大意」等等異名。由此可知，明心證悟之人所悟的心，就是第八阿賴耶識，因證得阿賴耶識故，般若總相智慧出現，絕非慧廣法師所說的離念靈知的意識心。爲了求證阿賴耶識而勤練看話頭功夫，於參究中體驗阿賴耶識在種種作用中，與妄心意識覺知心和合運作似如一心之正

理，並且確定所悟之阿賴耶識心體是法界之根源而轉依之，才是禪宗的明心現量。又於明心之後修集福德，為眼見佛性而作莊嚴；並進一步增修看話頭的功夫，定力與福德都足夠以後，由於一念相應慧而能眼見所有眾生的佛性，親證身心及世界如幻觀，此乃禪宗所謂見性之正理，亦是平實導師所開示「明阿賴耶識本體以後，再過重關、眼見佛性」的道理。

反觀慧廣法師因錯解阿賴耶識本體（空性）及佛性的運作（有性），故將阿賴耶識真心猶如虛空的心體說為性空（說成五陰、六識、一切法緣起性空），簡直是天懸地隔，因為緣起性空是講五陰六識與意根的虛妄，說的是前七識的虛妄；但是空性卻是指第八阿賴耶識心體其性無形無色而實有能生萬法的作用，所以性空講的是前七識，空性講的是第八識，兩者根本不同，慧廣卻不懂這個事實，將兩者混淆不清、混為一談，所以便將性空與空性混為一談，根本就是不懂三乘菩提異同的世俗人，枉披僧衣，完全不能利樂眾生。而且，他將空性心體說成緣起性空，那就使真心成為生滅之空相法了，難怪他會提出「性是體，心是用」荒謬說法，不僅違背世尊開示「心是體，性是用」，也違背證悟祖師明心見性的開示。因此緣故，導致明心、見性知見全盤錯誤。

譬如明心部分，慧廣法師云：【心有真心和妄心，妄心即是凡夫的八識。

其實這八識，前七識都是從第八阿賴耶識分出，全部八個識，只是見分的八個功能，並非是八個東西】（從無我空到達解脫，第一六一頁）他這樣說，則又建立了第九識見分了，又會產生無量的過失出來。「全部八個識，只是見分的八個功能」，意思是八個識是由見分所出生的功能；除非他的語文用辭定義是中文以外的另一種定義，否則他的說法正是這種意思；那就是說，他認為另外有一個見分顯現了八個識的作用出來；請問：見分是什麼？是心？是識？還是什麼我們所不懂的東西？但是，見分只是八識心王的功能差別而已，慧廣法師根本不懂見分是什麼，就亂說一氣、誤導眾生，太不負責任了！

所謂見分，就是八識心王的識別功能；八識心王各有不同的識別功能，譬如阿賴耶識能了知有根身、器世間、業種、七識心王的心行、甚至其他眾生心的七識心行（無生法忍的修證者），這就是阿賴耶識所有的見分。七識心能了知意識心的全部心行，也能遍緣一切法，這就是意根的見分。意識能了知一切法塵及五塵，真悟者也能了知意根和阿賴耶識的心行，也能了知自己的心行，這就是意識的見分。五識能了知五塵境界的粗相，這就是五識的見分。然而這些見分是什麼體性？說穿了，其實就是八識心王所共同或分別擁有的五十一個心所有法的功能，這就是見分；所以見分就是八識心王的作用，所以見分是性

用，以八識心王爲體。但是慧廣法師無慧、慧狹，竟然將心體貶爲「心體性用的性用」，竟將能出生見分功能的心體，貶爲心體所生性用的功能，那豈不是世間最最顛倒的人嗎？這種人竟然能擔任法師教導眾生正見的職務，豈不是眾生的悲哀？所以，事實上是：見分是八識心王的功能，是八識心王的作用。慧廣法師智慧不廣，知見顛倒，而又喜歡強出頭、愛表現，如今反而落得「愚癡、慧狹」的罵名，一世英名從此付諸東流，有何智慧可言？

此外，他又說：「前七識都是從第八阿賴耶識中分出」，既有第八識出生了前七識，當然就應該以第八識爲實相心、真心，因爲如他所說「前七識都是從第八識分出」，顯然第八識是前七識的俱有依，是前七識的根本，那他將離念靈知的意識心第六識處於離語言妄念的狀態中，就強行建立爲真心、實相心，那不是前後矛盾、自打嘴巴的說法嗎？又怎能振振有詞的責備以第八阿賴耶識爲真心的平實導師？這樣顛倒其見的人，怎能擔任教導眾生破除無明的法師職務？眾生隨他學法，怎能不被誤導而知見同樣的顛倒？

他說阿賴耶識只是見分的功能，言下則是說阿賴耶識也是虛妄法，不是實相法；那他所說的離念靈知心意識當然更是虛妄心了，又怎能說離念時即是真心？因爲離念靈知心是從第八阿賴耶識中出生的。而且，教下也說阿賴耶識不

是別法所出生的功能，而且是出生一切法的心體；有經爲證，《大乘密嚴經》云：【阿賴耶識恒與一切染淨之法而作所依，是諸聖人現法樂住三昧之境，人天等趣、諸佛國土悉以爲因，常與諸乘而作種性，若能了悟即成佛道。】此一段經文中已經明言：阿賴耶識恆爲一切染淨法所依、諸位聖人所住的三昧境界，若能夠證得阿賴耶識，即能漸漸的成就佛道了。阿賴耶識既是一切染淨諸法的所依，而見分也是攝在一切諸法之中，因爲見分只是五十一個心所法顯現的功能，攝屬八識心王的功能，由此可知，阿賴耶識本體就是真心，怎麼會是慧廣法師所說：【心有真心和妄心，妄心即是凡夫的八識】？如是錯會，將導致整個佛法的修證全盤錯誤，而且還會衍生出許多的過失；不但如此，他講了這一句話以後，又主張離念靈知意識心就是真心、實相心，也一樣會衍生出許多的過失，限於篇幅，這裡就不再一一加以破斥了。

又《成唯識論》廣說八個識都有相、見二分之說，爲何慧廣法師說：【八個識只是見分的八個功能而已】？譬如《成唯識論》卷二云：【然心、心所一一生時，以理推徵各有三分，所量能量、量果別故，相見必有所依體故。】論中已明示心（八個識）及心所法一一生起時，皆有相分、見分、自證分三分，而自證分仍是見分所攝，故總括有相分、見分二種。而此相見二分非因緣、非

自然生，是以阿賴耶識爲因，藉種種緣而生，所以見分只是八識心王的功能性，不可如慧廣法師一樣的顛倒說「八識心王是見分的功能」，否則就違背聖教，也違背理證了。

又前五識現起時各有其相見二分現起，其相分爲心行法相，見分爲六識的識別功能；其六識體性各各不同，如眼識有分別色塵（顯色）的心行相分，耳識有分別聲塵的心行相分，鼻識分別香嗅、舌識分別酸甜苦辣、身識分別細滑觸等心行功能，都是各有相分的，而五識分別五塵的功能即是見分。前五識尚且各自生起相、見二分，更遑論意識、意根、第八識亦能生相見二分了（正光案：第八識亦有相、見二分，而此相、見二分非在內六塵中起分別作用，而是對七轉識之心行、色身之執持等等作分別，故《維摩詰經》云：【知是菩提】，《成唯識論》云：【識謂了別之意】，即此之謂也。大眾如欲了知詳情，請閱平實導師所著《燈影》一書第二〇四頁、二〇六頁就可了知）。因此，八個識運作時，一一識各有相、見二分現起，而非慧廣法師所說八個識只是見分的八個功能而已，他這樣的說法，正與聖教和現量顛倒。由此可知，慧廣法師連最基本的唯識相、見二分尚且錯會，也難怪會落入一念不生離念靈知意識心而不知，也難怪會妄謂阿賴耶識是妄識、妄謂阿賴耶識是妄心了。因此，正光可以

斷定，慧廣法師若仍堅持己見而不肯隨順正理，則今生見道尚且無緣，云何能知、能證、能說明心乃至見性的境界？

慧廣法師是最沒智慧的法師之一，因為他常常自語顛倒、自打嘴巴！如前所說：離念靈知心既具有五遍行與五別境的心所法，並且能具足的運作這十個心所法，當然就是意識心。他自己又說意識心是從第八阿賴耶識中生出來的，當然意識心不論有念或是離念時都仍然是意識心，那當然就是妄心了，總不可能被出生的法會變為真心吧？如果意識離念靈知心可以變為真心，則能出生真心意識的阿賴耶識豈不更是真心了？那麼慧廣法師的意思是不是說：真心有兩個？真是如此，則他前面所說的心只有一個的說法，又豈不是自打嘴巴？那豈不是也證明平實導師所說「阿賴耶識是真心，離念靈知的意識心是妄心」的說法完全正確？那豈不正是由慧廣法師自己來證明他自己說錯佛法了？豈不是已經由他自己證明平實導師所說的法義完全正確了？那他還四處貼文誹謗平實導師作什麼呢？

再談一談慧廣法師所說的「性是體，心是用」的說法有何過失？

譬如他所說的「見性」部分，慧廣法師云：【那麼，「見性」的情形是怎樣呢？就是見分溶入於空性，也可以說見與性合。性又是空，因此，又是見與空

和。和合中，見即是性，性即是見；見即是空，空即是見——見與空、一體無異，寂而能照，雖寂能用，是個寂滅靈知，而能寂照同時。」然而「見分溶於空性」的說法，其實是被藏密祖師的妄想所影響的妄說，因為見分是不可能溶於空性中的，因為見分本屬八識心王的功能，怎能溶於空性中？溶於空性中的意思，必須是另有一個心外之法，從外而入、合併爲一，才能說是溶入；可是見分本來就屬於空性心的功能，也是空性心阿賴耶識所出生的七識心王的功能，本來就都在空性心體上面運作著，本來就沒有離開過空性阿賴耶識，又怎能從空性剝離之後再溶入空性中？這不是慧廣法師個人的顛倒妄想嗎？

復次，「見分溶入於空性」的說法縱使能夠講得通，縱使真的可以如此，其實仍是意識心的虛妄想像，仍逃不出《楞伽經》佛所說「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之範疇，何以故？於見分既有溶入空性、或者不溶入空性二時，即是有出有入，非是真心從本以來不出不入的實相境界也。又寂滅靈知，而能寂照的同時，亦是意識心行，何以故？有一寂滅靈知之境及能知寂滅靈知境界而能寂照之心，不離能攝與所攝、能寂與所寂，尙且違背《楞伽經》卷四：「二種攝受生，智者則遠離」之正理。如何可說這種虛妄想的境界即是世尊及證悟祖師所說的眼見佛性之正理？由此可知，慧廣法師根本未曾眼見佛性，既然

未曾眼見佛性，云何能知、能證、能說眼見佛性境界？未之有也！

慧廣法師不同意平實導師所說的「心是體，性是用」的正理，所以他說：「再來，他說，心是體，性是用，這也不同的傳統佛教「性是體，心是用」之說。」但是他提出這種反對，正顯示他根本就不懂佛法正理。而且，正光也必須先作說明：傳統佛教中並沒有人提出「性是體、心是用」的主張。只有那些悟錯了的人，只有那些還沒有悟到如來藏而不懂般若真實義的凡夫法師，才會說「性是體、心是用」的謬理；一切真悟的祖師和真悟的近代法師居士，都不會這樣心生顛倒的亂說佛法。

「性」永遠都只能是作用，而不可能成爲「體」，這不但是世俗人的常識，更是學佛人所應當具備的基本常識。有智慧者因喻得解：譬如黃金有打造成金飾而被人作爲觀賞的性用，亦有被人取來作爲有價財物的作用，亦有被人取來作爲發行貨幣準備的作用，亦有被人取來作爲工業產品的作用，……等作用；但是這些作用雖然都是黃金的作用，卻都是因爲黃金具有稀少性、極佳的延展性、永不銹蝕性、可珍貴性，所以會有這些作用；但是這些作用與體性，都永遠不可能是體，永遠都是黃金本體所出生的作用、所顯現的體性，所以這些性用都不可能是體；如今卻有世間最最愚癡的慧廣法師，竟然說「黃金是用、金

性是體」。

又如太陽是體，太陽的熱性與光性是用；如果沒有太陽本體，根本就不可能有熱性與光性；所以熱性與光性都是性用，都是以太陽爲體。如今慧廣法師卻顛倒其說的主張「性是體，心是用」，就如同愚人大聲主張：太陽是用，熱與光是體。所以，不論是在世俗邏輯上來說，或者在理證與教證上來說，一定都是如來藏心——眞如——爲體，如來藏所出生的六塵外的眞覺之性——佛性：：：等性爲第八識心體所出生之作用；如果沒有了眞如心體的存在，佛性：：：等性用都將不可能存在，何況能作爲眞如心體的根本？慧廣法師怎可心生顛倒的主張「性是體，心是用」？

慧廣法師如果讀了這一段辨正，順風轉舵而辯稱他沒有說過這種說法，那麼我們且就眞如與佛性的道理來辨正他的說法，且舉出他在文章裡的語句，就能證實他是「以黃金金性爲體、以金體爲用」，「以熱性光性爲體、以太陽爲用」的顛倒人，慧廣法師說：「他又說，眞如是體，佛性是用。這也不同于佛教所說，眞如、佛性是同體異名之說。」

然而佛性是從眞如心體（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出生的作用，不論是眼見佛性所說的佛性，或是明心者眼見成佛之性所說的佛性，都是從眞如心體

中出生的作用（前者）或現象（後者）；如果沒有了真如心體（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也就不可能有佛性的出現與運行，所以佛性也是如來藏所顯示出來的自性；既然是如來藏真如心體所出生、所顯示的自性，當然一定是以真如心——如來藏阿賴耶識——為體，所以佛說「一切法即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即一切法」，正是這個道理。但是慧廣法師身為法師，本應是懂得佛法、弘揚佛法之師，事實上卻不懂佛法，枉稱是法師，其實是個佛法的門外漢，竟連這種極粗淺的道理也不懂；可以說他既不懂經教，也不懂理證，連修證佛法最基本的見道證量都沒有的人，竟然敢質疑已有種智的菩薩，在質疑時亂說佛法，而且還印在文字上廣為流通，將把柄親自送給別人，豈不是丟人現眼丟到家了嗎？

既然佛性是從真如心體中出生的作用，當然應該是與真如心體非一亦非異才對；但是慧廣法師卻如是說：「真如、佛性是同體異名之說」。可是自古以來，只有錯悟的祖師會這樣說，或者少數悟得很淺而沒有般若別相智、種智的祖師，才會這樣說。因為，「真如與佛性是同體異名之說」，這句話的意思是：真如心即是佛性，佛性即是真如心，二者完全沒有差別。這樣一來，就有過失了：當定性阿羅漢入了無餘涅槃之中時，佛性就永遠斷滅而不再現前

了，只餘佛性種子住於真如心中而不現行。但因爲親證佛性的菩薩們是永遠都不入無餘涅槃的，所以在正死位、滅盡定、眠熟位、無想定、悶絕位中，佛性也都恆常不斷的現行運作不斷，窮未來際都不會有剎那間斷的時候，所以佛性是常；這些道理，連二乘俱解脫聖人都還不能知曉，何況慧廣法師凡夫之人，如何能知？慧廣既說「真如心即是佛性」，說「真如心與佛性同體而異名」，而無絲毫的差別性，那麼在無餘涅槃境界中，佛性斷滅不現的時候，真如心體也應該是一樣滅失了，那麼無餘涅槃就成爲斷滅境界了。這樣一來，慧廣法師的意思就會成爲「誹謗二乘聖人所證的涅槃是斷滅境界」，也會成爲「誹謗佛所說的法是斷滅法、同於斷見外道」的謗佛謗法者。不知慧廣法師對他自己這樣的說法，會有什麼看法？看來您對這個嚴重的過失，似乎仍然完全沒有警覺到，正光在此提出來，請您自己評評看：「真如心體與佛性是同體異名」，這個說法究竟對不對？

第三小段，慧廣法師云：「他以第八識、如來藏爲佛陀正法，凡不承認有第八識及如來藏的，都被歸於斷見邪知。於是整個佛教界人士不是被說成斷見外道，就是常見，都成了「附佛外道」！」

正光辨正如下：一、理證方面，如同上一段辨正文中，已經說明唯有如來

藏阿賴耶識的證悟，才是大乘別教般若正理的開悟境界；如果慧廣法師所說的離念靈知意識心，都可以是真心，那麼第八識如來藏當然更是真心了。而且您自己都已經招認：「前七識都是從第八識中出生的」，依據您自己的說法，則您所說的離念靈知的意識心必然是妄心，則平實導師所主張、所親證的第八識如來藏當然才是真心，您所說的這一句話已經說明了如來藏才是真心的正理，結果您卻又否定自己的說法，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不是真心。如果您所說的第八識如來藏不是真心，那您又怎可以說離念靈知意識心是真心？因為您的離念靈知只是意識心，是從如來藏阿賴耶識中出生的生滅法；您的這些自我矛盾、自打嘴巴的說法，如前已說，不再重複辨正。

而且，如果您所說的離念靈知意識心可以是真心，而這個真心又是從如來藏阿賴耶識中出生的真心，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說法界中確實有兩個真心？是不是說法界中的實相有兩個？那就要請問您：您的五蘊、十八界，是從您的如來藏中出生的？還是從您的離念及有念時的靈知真心中出生？您一定答不得！因為不管您怎麼答，都會出現無量的過失；不信的話，請您公開答答看，正光一定會將您的所答，提出極多的過失加以辨正，讓天下人看清楚您的無知無明有多嚴重。所以您的說法，在理證上面不可避免的會有極多的過失，但是您卻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說法前後矛盾、漏洞百出，如果要詳細的破斥，將會有更多過失被顯示出來。正光寧可就此打住，不再細說您在這上面的過失，除非您繼續提出邪思謬見。所以有智慧的人，在還沒證悟之前，或者所謂的證悟無法通過經教和理證上面的檢驗以前，都會自默，而不敢亂發言，絕不會像您慧廣法師一樣的無智，單憑法師的身分就不可一世的公然以凡夫身來挑起戰端、自取其辱。而且平實導師所作的法義辨正，都是想要救護像您一樣無知而被無明所罩的人，正是您所應該感激的人，不料您卻無知而作沒有必要的強出頭，寫文章來駁斥完全正確的菩薩勝義僧的法義，反而招來正光今天的辨正，欲求勝名反而自取其辱。

二、教證方面，有關如來藏之說法，分布於阿含部、般若部、法華部、華嚴部、寶積部、經集部中，函蓋於阿含、般若、唯識等三轉法輪諸經中，並非平實導師自我創造之法，而且也是可證之法而非印順法師：等人所誣蔑的唯名無實的名相法，茲恭錄經文為證：

阿含部《央掘魔羅經》卷四：【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眾生無始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經中

已明示，有如來藏一法，而離念靈知也是從如來藏中出生的，所以如來藏才是真心。

般若部《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十：「如來清淨藏，永離諸分別，體具恆沙德，諸佛之法身；住真無漏界，清淨解脫身，寂滅等虛空。法性無來去，佛現三界中，不生亦不滅；此界及他方，湛然常不動，平等真法界；佛與眾生如，非斷亦非常，大悲恆不盡。」經中已明示，如來清淨藏就是諸佛之法身，當然就是真心也。

法華部《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九：「大王當知：『一切煩惱諸垢藏中，有如來性湛然滿足，如石中金，如木中火，如地下水，如乳中酪，如麻中油，如子中牙，如藏中寶，如摸中象，如孕中胎，如雲中日。是故我言：『煩惱身中有如來藏。』』」經中已明示，煩惱身中有如來藏，所以不是「性空唯名」的唯名無實的虛相法。

《大方等如來藏經》卷一：「如是善男子！佛見眾生如來藏已，欲令開敷，為說經法，除滅煩惱顯現佛性（此處佛性是指成佛之性，而不是指眼見佛性所定義的佛性）。」經中已明文開示有如來藏，為眾生開示敷演如來藏法。

寶積部《大寶積經》卷一百一十九：「如來藏者，如我所解，縱為煩惱所

染，猶是不可思議如來境界。」《勝鬘經》法身章第八：「若於無量煩惱藏所纏如來藏不疑惑者，於無量煩惱障法身亦無疑惑。」經中已開示，如來藏是不可思議如來境界，所以一切菩薩都是親隨如來修學而親證之。

經集部《佛說不增不減經》卷一：「舍利弗！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一切佛語心品之二：「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如是，而陰界入垢衣所纏，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依，一切諸佛之所演說。」」

《佛說無上依經》卷一：「阿難！是界未除煩惱誚，我說名如來藏至極清淨，是名轉依法有四種相：……。」

《占察善惡業報經》卷一：「如是數相者，顯示一切眾生六根之聚，皆從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一實境界而起。」

《合部金光明經》卷一「三身分別品」第三云：「善男子！是身因緣境界處所，果依於本，難思量故。若了義說，是身即是大乘，是如來性，是如來藏。」《解深密經》卷一：「佛云：「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持身識，如來藏之

異名)，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亦名為心。」經中已明示，如來藏是法身、是持身識、自性清淨。

綜合上述諸經所說，結論如下：一者，平實導師所說的如來藏思想，不僅僅佛在初轉法輪的原始佛法四阿含諸經、二轉法輪般若諸經中都已廣說，而且三轉法輪唯識如來藏經中更加廣說，非如慧廣法師所說的「僅在三轉法輪唯識如來藏經已說」。

二者，平實導師所開示的如來藏思想，在書中說即是諸佛之法身、離見聞覺知、自性清淨、不在六塵中起分別、為煩惱所覆藏等等，與三乘諸經中佛所開示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平實導師說法完全符合佛說，正是佛正法的弘傳者。

三者，平實導師評論諸方大師者，正是佛門中的常見外道、斷見外道者，他們都具足常見、斷見等外道見。佛門常見外道，譬如蓮花生、惟覺法師、月溪法師、聖嚴法師、慧廣法師、自在居士（法禪法師）、張志成先生、元音老人、徐恆志居士、南懷瑾居士、王驤陸居士、袁煥仙居士。斷見外道如達賴喇嘛、印順、昭慧…等人。具足常見、斷見外道者，如密宗應成中觀派宗喀巴等

諸師，如前已經舉證其證據，充分顯示常見外道之本質，所以平實導師並未冤枉他們。

既然平實導師所開示的法義，已經證明完全符合佛的如來藏正法聖教，而所評論諸方大師者，正是外於真實而求佛法的心外求法佛門外道，為何慧廣法師可以不依據佛的聖教量及理證事實？專以偏頗之心態來妄謂平實導師：「他以第八識、如來藏為佛陀正法，凡不承認有第八識及如來藏的，都被歸於斷見邪知。於是整個佛教界人士不是被說成斷見外道，就是常見，都成了『附佛外道』！」如今證明平實導師的評論是絕對中肯、如實而無偏頗的，可見慧廣法師的說法是睜眼說瞎話；如是行爲，又豈是實事求是的僧寶身分的慧廣所應爲？更何況慧廣法師堅持一念不生的靈知心為真心，正是佛門中標準的常見外道，又有何資格來評論完全符合佛語的平實導師，此舉實乃膽大妄爲之舉，將自己未來無量世的世界極痛苦果報及法身慧命拿來開玩笑，真不是有智慧的人，應該改名爲慧狹法師。

慧廣法師又云：「以他的第八識、如來藏理論來說，連被稱爲釋迦第二的龍樹菩薩，也是「附佛外道」了。因爲從龍樹的般若中觀思想中，看不到有第八識、如來藏。這可真是笑話！當然，他很聰明，他說阿含有密意，就是

在說第八識與如來藏。」

正光辨正如下：龍樹菩薩在《中論》所宣揚的般若中道法正是如來藏法，只是慧廣法師落在常見外道的見解中，所以讀之不知不解也。《中論》觀因緣品第一云：「佛滅度後，後五百歲像法中，人根轉鈍，深著諸法。求十二因緣、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決定相，不知佛意，但著文字。聞大乘法中說畢竟空，不知何因緣故空，即生疑見：若都畢竟空，云何分別有「罪福報應」等？如是則無世諦、第一義諦，取是空相而起貪著，於畢竟空中生種種過。龍樹菩薩爲是等故，造此中論。」

恐慧廣法師讀不懂，又誤會簡單明瞭的中文，正光翻譯成語體文如下：佛滅度以後，像法後五百年中，有情眾生的根器轉劣，因此對於十二因緣、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蘊處界虛妄法，執著表義名言（藉著聲音文字之共同施設而表達意思，能令受者領納吾人之意思的文字或語言）而無法真實了知及證得實相，所以就在十二因緣、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中尋求決定不滅的法相（譬如慧廣法師執著十八界法中的意識界離念靈知作爲決定不滅的真心）。若聞說大乘菩薩所說一切諸法相都是空性心藉著種種因緣而生、而滅，空性心空無形色，所生根塵識也都沒有決定不滅相，一切畢竟空，聽聞以後

心中無法決定信受而起懷疑，而言：「既然一切法空，如何會有罪福報應等事發生？」如果他們所說一切法空的說法正確的話，假使他們所說離空性心而有一切法空、而有緣起性空的話，事實上，他們這種否定如來藏的說法，將會產生很大的過失：尚且不可能有世間法上觀行所得世俗諦二乘菩提，更何況能有世、出世間法的第一義諦？（因為第一義諦專門說法界實相的如來藏）這就是落在一切法空的邪見中，單取蘊處界一切法空而認為即是全部佛法的邪見，就是執著世俗五陰十八界法空相的人；這些人對於五陰十八界法空，如來藏亦無色法及受想行識等心行而說為空性，所以一切法畢竟空的道理，不能實證及理解，所以就在畢竟空的正理之中產生了許多的妄想過失。因為上述種種理由，龍樹菩薩恐怕眾生不知**空性義**、**蘊處界空相**及**實相**都是從由**空性心**出生、顯示的道理，一定會對畢竟空的空性心產生種種錯誤認知，因此而造《中論》一書來闡述如來藏空性心正理。

故從龍樹菩薩造《中論》的緣起來看，龍樹菩薩所闡述的空性心正是如來藏無疑，何以故？此如來藏正是一切有情眾生的根本因也，是一切諸法的根源故。若離空性心，云何有一切法緣生緣滅之正理？因此，才有龍樹菩薩於後所說八不中道之理也！

何謂「八不」中道？龍樹菩薩《中論》接著云：「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解釋如下：

如來藏體恆常故，猶如虛空，故名空性，然所含藏七轉識種子流注能現諸法生滅相，故名七轉識的生滅無常、終歸壞滅，名為空相；也因為如來藏心體恆常如如不動，無始劫以來不曾出生，所以無生；本來無生故，永遠不滅；合此心體之不生與不滅，所以名為不生亦不滅。蘊處界則是生滅法，包括慧廣法師所認定為常住不滅真心的離念靈知心，都是生滅法，因為都是有生之法，是從第八識中出生的，這是慧廣法師自己的說法，詳前舉證慧廣法師的開示文句。既然慧廣法師承認離念靈知心意識是有生有滅的法，則離念靈知意識心當知絕對不可說是不生亦不滅的法，那當然就是妄心了，慧廣法師怎可狡辯說是真心？離念靈知如此，其餘十八界法的一一界也都如此，都是和離念靈知心一樣從如來藏阿賴耶識中出生的，又怎能契合龍樹菩薩「不生亦不滅」的中道論議？所以慧廣法師所「悟」的離念靈知心，不符合龍樹的「不生亦不滅」的中道義，確實是有生亦有滅的法，當然不是真心。所以慧廣說是真心而自以為已經證悟成聖，乃是大妄語人。

如來藏阿賴耶識體常，故名不斷；如來藏所生的蘊處界，包括離念靈知心

在內，都是有生有滅的法，相有生滅，故名不常；這就是說明如來藏所含藏的一切七識心：等種子（包括離念靈知的意識心種子）都屬於非常；合此心體之常與所生離念靈知心等諸法之非常，故名非斷亦非常。離念靈知心既然是從如來藏阿賴耶識中出生，慧廣也承認這個事實，也承認聖教中的這個說法正確，當然離念靈知心就是非常之法，不符合龍樹的「非斷亦非常」的正理，怎可說是真心？所以慧廣法師真的其慧不廣。

如來藏所生諸法都有生滅現象，即使是無始劫以來恆審思量的意根，也是念念生滅的，是由如來藏中出生的，所以不是能夠自己單獨存在的法，所以不是自在心，而是生滅心；所以阿羅漢入無餘涅槃時，可以將祂滅除而永遠不再現行；意識離念靈知心既以意根為緣才能出生的，依意根才能存在與現行，當然更是有生、有滅的法性，所以都攝在如來藏所生諸法的非常法性中，所以說為諸法空相。然諸生滅性之蘊處界（離念靈知心在內）空相，都是由不生滅的如來藏空性心體所生，都攝歸於如來藏中，本屬如來藏一切法性中的局部，故與如來藏合為一心而說「一心唯通八識心王」；既攝屬如來藏而合為一心，則亦不可說七轉識的意根、離念靈知的意識與如來藏有異，故名不異；然而如果有人因為不異之說法，就認取如來藏所生的意根與離念靈知等七轉識為如來藏

真心，那卻是根本不曾證得如來藏的大乘凡夫或二乘愚人，所以真悟般若的人仍須以親證如來藏爲唯一檢驗的標準；因爲所生法離念靈知心等法，畢竟不等於如來藏，仍須找到如來藏以後，才說是證悟了，因爲離念靈知心與如來藏的體性，畢竟有極大的差異。就如同「雙手不能等於身體的全部」是一樣的道理，但也不可以說手不是身體，所以手與身體非異；但若有人找到手的時候就說他已經找到身體了，就說手即是身體全部，那就成爲笑話了，因爲手畢竟不能等於身體全部，所以又說手與身體非一；如是而說手與身體非一亦非異。所以，此如來藏空性非如所生七識十八界法之可滅相，而是體恆常住的不滅法；但卻與所生七識離念靈知心亦有大異之處，故說如來藏與十八界法等空相有異，故亦名爲不一；合此不一與不異，故名不一亦不異。反觀離念靈知心，本是生滅法，不論是常時間的離念靈知，或是前念已過、後念未起中間的離念靈知，都是藉意根與法塵爲緣，才能從如來藏中出生的，本身即是有生之法，有生之法則必有滅之時，即非真心；所生的離念靈知心若不與能生的如來藏合觀，則不可能成就不一亦不異的真理，則違龍樹菩薩的中論正義。

如來藏體恆寂靜，不從任何一法中來；在三界中現行時，又從來不落入六塵境界中；又從來不曾出生過，由此三種緣故，名爲不來；因爲從無始以來就

不來入三界的六塵中故，則永遠沒有出離三界六塵的時候，故名不出；合此不來與不出，故名不來亦不出。然而慧廣法師所說的離念靈知心，卻一直是有來有出的體性；譬如早晨初醒時，離念靈知心出現了，則是有來；到晚上困累而眠熟時，則斷滅不現行了，斷滅了即是有出，正是有來亦有出的妄心；離念靈知心來了的時候，一定是來在六塵境界中，所以是有來的心，即是妄心；眠熟或悶絕的時候，必定出於六塵境界，則是有出的心；有來亦有出的心，怎可說是真心？所以離念靈知心是有來亦有出的妄心，與如來藏不來亦不出的真心體性大不相同，故是妄心。

若有人想要以離念靈知心來成就八不中道的正義，是無法成功的，除非是狡辯扭曲正理的強詞奪理之說，但是強詞奪理的說法，必定在不久之後就被人出書破斥到體無完膚的地步，更加的自取其辱。由此可知，龍樹菩薩在《中論》卷一開宗明義所述說的八不中道之理，正是在說如來藏空性心的中道正理，絕非一切法空的斷滅空說法，更非依世俗法的蘊處界有而說的緣起性空的世俗諦，因為世俗諦的緣起性空的道理，是無法成就八不中道正理的。龍樹菩薩也述說因緣法的正義：【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所以緣起性空的道理，都是只能說到現象界中的世俗諦，都是只能依

世俗諦而說三界有的緣起性空道理，都無法說到世俗諦的根源——如來藏；那種依世俗法蘊處界而說的緣起性空的道理，只是依世俗法而有的世間極成道理，牽涉不到世俗諦根源的法界實相正理。只有依法界實相正理的如來藏心，來說明世俗法蘊處界的緣起性空正理，那才是善說因緣法的聖者；而二乘聖人是無法依法界實相心來說世俗諦的緣起性空的，只能依世俗諦來說緣起性空的，都不是善說因緣法的人；只有佛能依實相而說世俗法的蘊處界緣起性空，才是善說因緣法的聖者；只有菩薩隨佛修學第一義諦而能善說因緣法，所以智慧深利，非二乘聖人所能臆想。龍樹菩薩依如來藏實相心而說如來藏所生的蘊處界緣起性空，而說蘊處界的緣起性空與如來藏之間的八不中道正義，慧廣法師豈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昧著良心而說：「因為從龍樹的般若中觀思想中，看不到有第八識、如來藏。」若離如來藏，單憑您慧廣法師所說的離念靈知妄心，還能有八不中道的正理嗎？永不可得也！

又龍樹菩薩接著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翻譯成白話文為：「諸法不是自己能夠出生的，也不是從自心以外的他法而出生的，也不是諸法自己共同而生，亦不是沒有根本因而出生，而是從本來無生的空性心——如來藏中出生的；因為諸法都攝屬如來藏，而如來藏從來

無生，由這緣故就知道諸法本來無生。」龍樹菩薩的《中論》已清楚明示：「諸法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無因生，是以如來藏的無生體性爲因，藉著種種緣而生。」然而慧廣法師讀不懂而錯會了龍樹菩薩所謂無生的道理，而謂一切法都緣起性空，故名無生（沒有出生），但是一切法都緣起性空，其實卻是顯示一切法都是有生之法，所以才說是緣起性空；如果諸法都不是有生之法，怎有可能是緣起而性空？只有將諸法攝屬如來藏的本來無生時，諸法才可以是無生的；但是慧廣否定如來藏才是真心的正理，改以離念靈知意識爲真心時，則諸法就變成有生、有滅了，所以他是不懂龍樹菩薩《中論》正理的人。

譬如在其《生命的實相》一書六十頁：「所以從前面的論述，知道了諸法不可能從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也不可能從因緣生，如此，自然是無生了。無生——不生（慧廣法師認爲一切法緣起性空，故名不生，非以如來藏實際本來無生名爲不生），也就不滅，自然也就沒有常、斷、一、異、來、出諸現象了。」然而諸法在事相上，仍然有出生，非無出生。在理上，諸法是以空性心如來藏爲因，藉著其他種種緣而從空性如來藏而出生，因此諸法容有生滅相，而此空性心如來藏本體卻無生滅。又因諸法都攝歸如來藏心體，而空性心體如來藏本來不生，故說諸法亦是無生；如是說法，才符合龍樹菩薩所謂無生正理。這麼

簡單的道理，慧廣法師竟然還會弄錯，也難怪他會繼續執著一念不生的離念靈知意識爲真心了。

由此可知，龍樹菩薩在《中論》卷一開宗明義之闡述空性心如來藏與諸法的關係、之述說如來藏八不中道之理、之述說諸法是從本來無生的如來藏所生，當然只有如來藏才是真心，離念靈知意識心既然從如來藏中出生，當然一定是妄心；更何況慧廣法師自己在其著作中亦說真心不生不滅等正理，而他所主張的離念靈知的「真心」卻是有生有滅的心，如何能說是真心？他既然在書中說過一切法都是從如來藏阿賴耶識中出生，而離念靈知意識也是攝在諸法中，也是以意、法爲緣才能夠從阿賴耶識中出生的，顯然是所生法的意識妄心，則八不中道所說的實相，當然不會是離念靈知的意識心，當然一定是第八識如來藏，慧廣云何卻在此造文狡稱「從龍樹的般若中觀思想中，看不到有第八識、如來藏」？由此可知，慧廣法師自己不知不解龍樹菩薩造《中論》所闡述甚深極甚深般若中觀思想的如來藏妙義，卻附和己意而故意曲解龍樹菩薩真正意旨，而以「看不到有第八識、如來藏」等字眼而造文來質難平實導師，並反誣平實導師：「連被稱爲釋迦第二的龍樹菩薩，也是「附佛外道」了。」如此不懂經論實義而曲解經論，用以栽贓誣蔑之行爲，已非是法義辨正之行爲，又

有何資格評論 平實導師完全符合 佛語及 龍樹菩薩《中論》所說之正法？而此行爲出自於一位在家二眾所崇敬的出家僧寶之手，實讓正光感嘆，不勝唏噓，真乃是末法之亂象也。所以，龍樹菩薩的中論所說的八不中道，完全是以如來藏的中道性來說的，絕非是慧廣所說的離念靈知心作爲中道實相心。所以慧廣假藉扭曲《中道》的真實義，來牽強的誣攀 龍樹菩薩爲外道，並且誣攀是 平實導師的誣攀，正是指鹿爲馬的顛倒是非者，真是毀辱僧寶的惡行者。

慧廣法師又云：【坦白說，連教主釋迦牟尼佛，也都成爲他眼中的附佛外道了，因爲從記載佛陀言行的四部《阿含經》中，我們找不到佛陀有談到第八識與如來藏。所以，佛教教主也成了附佛外道。這可真是笑話！當然，他很聰明，他說阿含有密意，就是在說第八識與如來藏。】

正光辨正如下：從上言語，就知道慧廣法師並未深入經藏，也未曾對平實導師所舉證的阿含經文加以求證，就對 平實導師先行誣蔑；誣蔑二字絕未絲毫冤枉慧廣法師，因爲 平實導師已在許多本書中舉證歷歷，證明 佛在四阿含諸經中早已說過第七、八識意根與如來藏；如今慧廣法師不肯實事求是、加以求證，便先誣蔑，充滿自大、傲慢與愚癡；這也是以自意妄想，來誣攀平

實導師，目的只是想要使人在讀過他的文章以後，誤信爲真；這實在不是誠實的出家人所應該做的事情，因爲即使是在家居士，也不該未經求證，就對別人的舉證加以忽視與反駁。

就算他曾經研讀過經藏，其實亦是讀之不解，誤會佛在阿含諸經隱說的如來藏密意，正可以說是佛教界出家人中不學無術的人。平實導師舉證阿含經文來破斥印順、昭慧：等人否定七、八識的邪說，他們那麼強勢的人，向來容不得任何人評論印順法義有謬的人，竟然可以忍氣吞聲五、六年；難道他們比慧廣法師更笨？不能像慧廣法師您一樣的寫文章來反駁？要慧廣法師您來出頭？想想其中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您慧廣法師真的是愚癡無比的人了。如今您慧廣法師不肯相信阿含諸經裡面有密意宣說七、八識，正光就再一次舉證給您瞧一瞧，讓您見識一下阿含裡面的密意吧！

譬如《雜阿含經》：「當觀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悉皆非「我」，不異「我」，不相在。」翻譯白話文爲：「當觀察所有的色蘊：過去の色蘊、未來的色蘊、現有的色蘊，外在の色蘊、內在の色蘊，粗の色蘊、細の色蘊，好的色蘊、醜の色蘊，遠の色蘊、近の色蘊，統統不是『我』，也不異於『我』，也不是

色蘊與『我』互相融合爲一體。「何以故？這些色蘊將來都會毀壞，不是真實的「我」，故稱「非我」；然這些色蘊都是由真實的我——如來藏——藉著父精母血及四大的種種緣而生，故稱非異我，因此色蘊與如來藏非一非異；若無如來藏這個方便說的我，就沒有非一亦非異的中道正理可言。

此外，應當兩者都是有形有相之色法（物質）融化和合爲一體，才能說是相在；雖然如來藏能遍身持，可是有形有相的色蘊與無形無相的如來藏體性完全不同，如何可以說是融合爲一體而說相在？如果有人說：「如來藏是在我的色蘊中。」果真如是，請他拿刀子一片一片把色蘊割開，應該會找到如來藏才是，然而現見不是。又譬如改說「色身在如來藏裏面」的話，當他抓住色身時，就應該已經抓住如來藏才是，可是現見仍非如是。由此二緣故，佛說如來藏與色蘊不相在。從文中可知，我即是如來藏，若我不是如來藏，如何能夠出生吾人的若粗若細等色蘊而在世間上運作？若不是如來藏，云何能夠有過去、現在、未來的色蘊存在？若這個我不是如來藏，那又是什麼？由此可知，我即是如來藏也。慧廣法師其慧不廣，所以讀四阿含時讀不懂，就公然違背事實而說阿含沒有說過有第八識如來藏，那現在請問您：這個識是不是第八識？是不是如來藏？您當然只有啞口無言而不能答了，當然只有顧

左右而言他了！如果能答，也一定是如同以前不懂佛法而裝懂一樣的狡辯，絕不敢落實到文字上而刊登出來；因為您一旦刊登出來，而且是狡辯的話，鄙人正光居士一定會再加以辨正，讓您吃不了、兜著走，就像這次一樣的面子，再一次連累出家人顏面無光，那都是您的過錯，絕非正光的過失，可見您正是這種不信正法妙義而自取其辱的人。

又佛在《阿含經》中有言：「是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名色緣者，謂此『識』也。」如前所說，此名色中之「名」已含攝識蘊七識了，除非您慧廣法師像印順法師一樣堅持五蘊只有十七界，否則當然有第八識如來藏；所以者何？此識蘊中之「名」已具第六意識與第七識意根，「名」既然已有七識心，七識心的「名」所緣的識當然即是第八識心，故說名與色所緣的此識，當然正是如來藏也。因此翻成白話文為：正因為此如來藏故，才有名色之出生，故稱此第八識為名色出生之因；名色所熏習一切種子皆由第八識如來藏所執持而不失，所熏習的種子都會儲存在第八識中，故稱如來藏為名色熏習的對象；又因為有此第八識如來藏之因緣，才有名色之運行不斷，若無第八識如來藏作其所依，則名與色就都不能運作了；假使沒有如來藏識，就不能會有七識心「名」與五色根的「色」了，所以第八識就是名與色的根本，

故稱此識爲名色之根本——名色本。綜合上述所說，若無此第八識如來藏，如何能有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者？故阿含多部經典中所說的「此識」當然是第八識，當然就是佛所隱說的如來藏也。慧廣法師！您讀經時囫圇吞棗，不能解義，自己誤會了阿含真正的義理，卻反而以自己誤會後的錯誤認知，來否定平實導師依證量所作的正確解釋，正是顛倒正理是非的人！

佛除了在四阿含諸經中說過「我」及第八「識」外，又在《阿含部》處處可以看見佛說如來藏、法、本際、窮生死蘊、有分識……等異名，這些異名所指的當然不會是慧廣個人所說離念靈知的意識生滅心；因爲佛在四阿含中處處都說意識靈知心是「意、法爲緣生」，當然不會把本際、法、窮生死蘊說成是意識——離念靈知心。由此證明：您慧廣法師身爲二乘解脫道的修行者，而且出家弘揚二乘解脫道正理的出家人，可是您根本就讀不懂二乘解脫道經典的四阿含諸經，這樣「弘法」誤導眾生本已不該了，竟然還敢振振有詞的否定真正的佛法，真是膽大妄爲！這樣無根誹謗真正的解脫道，又無根否定正法如來藏，在《楞伽經》中，佛說您這種人即是斷善根人——一闍提人。不知將來捨報的時候，您要怎麼承受未來無量世的無根謗法、謗佛、謗賢聖的極重罪？真不敢想像！因爲佛說有如來藏，您偏要否定祂！而且您身

上也確實有如來藏，您卻偏要否定祂！成爲謗佛說法不如實的謗佛者。

譬如「如來藏」一名，阿含部的《央掘魔羅經》卷四有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眾生有如來藏，爲無量煩惱覆如瓶中燈。』」經中已明示，每一眾生皆有唯我獨尊的自己的如來藏，此如來藏本性清淨而爲無量煩惱所覆藏，就好像是瓶中的燈一樣。

又譬如「法」一名，在《中阿含 舍梨子相應品 象跡喻經 第十》有云：「諸賢！若內耳鼻舌身處壞者，外法便不爲光明所照，則無有念，意識不得生。諸賢！若內意處不壞者，外法便爲光明所照，而便有念，意識得生。諸賢！內意處及法意識知外色法，是屬色陰。若有覺，是覺陰。若有想，是想陰。若有思，是思陰。若有識，是識陰。如是觀陰合會。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見緣起便見『法』，若見『法』便見緣起。』」所以者何？諸賢！世尊說五盛陰從因緣生。」在這一段阿含的經文中明說六識須具足三個條件才能現起：根、塵、觸三和合，才能由法（如來藏）生眼識乃至意識，所以慧廣法師所「悟」的離念靈知心意識是所生的法，是有生滅的法，怎可狡辯是不生滅的真心？由此可知，意識者因緣和合而生也。因緣者，謂根、塵、觸而起別作意爲緣，如來藏爲因，意識才能得生，故如來藏（法）爲意識之因也。

又譬如「本際」一名，在《雜阿含經》卷六第一三六經 佛云：「諸比丘！令彼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首，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不知本際。」經中之意云：令眾生為無明所覆蓋，是因為貪愛繫縛執著為首要原因，導致輪迴生死無量無邊，過咎之因是不曾了知本際的緣故；這個本際指的就是第八識如來藏；因為離念靈知和意根末那識都是生滅法、可滅法，也是五陰所攝，都是入涅槃時應該全部滅除的虛妄法，所以本際一名當然指的就是第八識如來藏，否則您慧廣法師是以什麼當作涅槃的本際、萬法的本際？因此，若無本際，如何貫穿三乘菩提之修行？若無本際，如何貫穿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因果不失之道理？由此可知，本際正是如來藏，即是第八識也。

又如「窮生死蘊」一名，小乘法地部阿含經中說有「窮生死蘊」，若無如來藏，無別蘊法能窮生死際而無間斷，欲界尚且有能窮生死之「蘊」（蘊謂分段生死種子之執藏性），更何況是色界、無色界而無窮生死蘊？觀察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諸法，都無一蘊能窮生死，只有斷盡思惑的第八阿賴耶識改名為異熟識，能窮生死；所以只有第八識如來藏能窮生死，無別他法能窮生死，因此所言能跨越三界生死的「窮生死蘊」，亦即是如來藏也。又在唐 玄奘大師的《成唯識論》卷三，窺基大師的《成唯識論述記》卷四、卷七，宋延壽

大師的《宗鏡錄》卷四十七等，皆說小乘化地部《阿含經》中有以「窮生死蘊」之異門密意而說「第八識即阿賴耶識」者。於漢譯《中阿含經》卷五十七亦有如此記載：「云何此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亦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故知入涅槃前即已有前際存在，入涅槃後也絕不是空無、斷滅，而是有後際存在的。能窮無盡生死之「前際與後際」，即是如來藏——阿含部諸經中所常簡稱的識——這當然就是在講第八識如來藏。

又譬如「有分識」一名，小乘上座部阿含經說「有分識」。「有」是指三有——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分」謂三有之因。遍觀蘊處界一一法，都無一法可以成爲三界有的根本因；唯有恆而不斷、非因他有、本來自在，能遍於三界六道中出生三界六道眾生，故「有分識」絕非慧廣法師所說的離念靈知心，當然必是第八識如來藏。何以故？前五識**非恆非審**；第六意識**審而非恆**，於睡著無夢、悶絕、正死位、無想定、滅盡定必滅故；第七末那恆**審思量**遍三界有，然不能執持三有因種，並於無餘涅槃位必滅，即是可滅之法，是故絕非三有之因；唯有**恆而不審**的如來藏能執持三有因種而使眾生輪迴三有，故「有分識」就是如來藏也。若離念靈知是真心的話，應該有分識

即是離念靈知心，則應離念靈知心可以執持三界有的一切因種；但是現見離念靈知不具備這種執持三有因的功能，當然是妄心而不是真心，所以慧廣法師錯認離念靈知意識心爲真心，誤會得很離譜了！

綜合上面所述教證與理證，得到結論如下：一者，世尊在阿含部處處說到如來藏，祇是因應眾生根器不同而有不同名稱而已，此阿含諸經所說的中道理猶尚可稽，慧廣法師卻不深入了解經文背後所說真實義理，卻故意掩飾事實、歪曲事實來評論平實導師，由此可知，慧廣法師真是居心叵測之人也。如是居心叵測之人，心已迂曲，如何能與真心——直心——道場相應？何以故？《楞嚴經》卷一：「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又心已迂曲，明心尚且無份，我見尚且未斷，以未悟之凡夫身分來評論明心、見性，乃至有道種智之平實導師，真乃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如是之人已種下毀謗善知識之業行，只怕來日有殃在：捨壽後誠不知將如何面對業種現行時的恐怖情境與後報。

二者，一一經文都可以證明平實導師所說完全符合世尊所說如來藏的真理，云何慧廣法師不思檢討自己法義錯謬，不思自己已是心外求法——外於真實心而求佛法——卻反誣平實導師爲「附佛外道」，有是理乎？由此可

知，慧廣法師對佛法知見貧乏至此，其不學無術、可見一斑。正因為如此，正光不得不套用慧廣法師所說的話來答覆慧廣法師：「坦白說，連教主釋迦牟尼佛，也都成為慧廣法師眼中的附佛外道了，因為從記載佛陀言行的四部《阿含經》中，我們處處看到佛陀有談第八識與如來藏，而慧廣法師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反而評論弘揚佛的第八識正法之平實導師為外道。所以，佛教教主、平實導師也都成了慧廣法師所說的附佛外道了，這可真是笑話！慧廣法師連阿含所隱的密意——第八識與如來藏都無法簡擇，正是沒有智慧的凡夫僧。」

慧廣法師又云：「三、第八識正名：在解說「眼見佛性」之前，先來說「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之謬。這是佛教名詞的顛倒亂用。第八識（阿賴耶識）是真妄和合識，可以說，它是妄心，是根本無明。如果說「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那麼，你是見到妄心、見到根本無明嗎？如果是這樣，怎麼可以說是禪宗所說的「明心」呢？如果你見到真心，真心怎麼可以說是第八識（阿賴耶識）、或說是如來藏呢？這些名詞，佛教在使用上，都有一定的含意，顛倒使用，只有附佛外道才有這種現象。

再來，如果說，第八識（阿賴耶識）就是真心，那麼，（唯識學）何必談「轉識成智」？直接以識為佛好了！可見以第八識（阿賴耶識）為真心，有這種過失。或者說，第八識（阿賴耶識），其體是真心、真如，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就是見得真心。沒錯，第八識（阿賴耶識）其體是真心、真如，但佛教說第八識（阿賴耶識）時，並不是在說真心、真如，而是指迷於真心之後所起的妄心作用。八個識只是在指陳一個妄心，妄心分而有八個功能，就叫作八識。

如果說第八識（阿賴耶識）其體是真心、真如，那麼，第七識、第六識，乃至前五識，其體又何嘗不是真心真如呢？妄原無本，一切根識境無非真心所顯，迷真說名妄，非實有妄可得。如此，為什麼不說「明心」是見到第七識、第六識，乃至前五識呢？可見，說「明心」是見得第八識（阿賴耶識），有其過失。」

正光辨正如下：此分二小段辨正，第一小段說明阿賴耶識就是真心，本性清淨卻含藏七轉識染污種子。第二小段是藉著慧廣法師第一小段所衍生的錯誤知見，證明慧廣法師所說知見更是錯中錯。

第一小段：慧廣法師說阿賴耶識是「妄心，是根本無明」，是吃了月溪法師的邪見唾沫了，完全違背佛所說的正法，根本是顛倒見、顛倒說。何以故？

諸經、諸論皆說阿賴耶識是真心、是如來清淨之藏、是法身故，是證悟明心所悟之心體。譬如《大乘密嚴經》卷三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識）；惡慧不能知：藏（識）即（阿）賴耶識。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識），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經中已明說佛地「如來清淨藏」，就是吾人因地身中之「阿賴耶識」，猶如黃金與指環不一不異；不一者，阿賴耶識雖然是未來佛地之清淨藏，然其本體含藏七轉識等不淨法種，要待未來長劫中修除之，故說必須「輾轉」修證，亦即斷除煩惱障現行之分段生死而改名異熟識，斷除煩惱障習氣種子隨眠、所知障隨眠究竟清淨而成佛時，才是如來的清淨藏，所以說不一。不異者，因地阿賴耶識心體與未來佛地無垢識心體卻是無差別，正是同一個心，只是有沒有淨除二障染污的差別而已，因此說「無差別」。

又譬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三：「鈍根小智聞一乘，怖畏發心經多劫，不知身有如來藏，唯欣寂滅厭塵勞。眾生本有菩提種，悉在賴耶藏識中；若遇善友發大心，三種鍊磨修妙行；永斷煩惱所知障，證得如來常住身。」經中已明說淨除阿賴耶識煩惱障及所知障以後的阿賴耶識心體即是如來的常住法身故，亦即說明：阿賴耶識心體就是如來法身本體故，所差異者，如來經由三大無數劫的長時間悟後起修，斷除阿賴耶識心體對三界生死種子之能藏、

所藏、執藏之體性，即斷除分段生死，阿賴耶識改名異熟識，仍有變易生死故，這是只改其名不改其體，只淨所含藏之種子，心體不變。待異熟識體中一念無明習氣種子隨眠及無始無明隨眠完全清淨，改名爲無垢識，亦是只改其名不改其體，而心體中的所有不淨種子與無始無明隨眠全部斷盡。綜合上述二部經典可知，如來法身就是如來藏、就是阿賴耶識。不僅二經如是說，《佛說不增不減經》、《無上依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寶積經》、《大方等如來藏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勝鬘經》、《大法鼓經》、《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經亦如是開示：阿賴耶識就是真心，就是如來清淨藏，今猶可稽，爲何慧廣法師不依 佛的開示卻反謂阿賴耶識是妄心、是妄識？所以阿賴耶識絕非慧廣法師所說的妄心，而且是諸 佛的常住法身，慧廣法師究竟讀不讀經典？如果已讀經典，卻又故意違背聖教量，究竟是何居心？如果未讀經典，就敢出頭誹謗大乘法的根本，誹謗二乘菩提涅槃的實際，成就無間地獄重罪，未免也太太膽，未免也太愚癡了！

此外，一切唯識系的經典中，以及一切唯識系的大菩薩的論典中，佛與諸大菩薩都說無明是蘊藏在阿賴耶識心體之中，而不曾說過阿賴耶識即是無明；如今慧廣法師披著大乘法的僧衣，卻故意違背 佛及諸大菩薩的經論開

示，故意說阿賴耶識即是無明，否定佛及諸大菩薩在經論中的明白開示，有愧於身上所披之僧衣，也成就了故意誹謗正法的地獄業。譬如二乘所斷的見思二惑，佛及諸大菩薩在經論中都說是一念無明，都說一念無明是三界愛的種子，舉凡種子都有作用，故能令眾生輪轉生死；佛及諸大菩薩又說這些種子都是含藏在阿賴耶識心體之中，能從阿賴耶識心體之內現行而使眾生輪迴生死；但是眾生因為這些一念無明的種子現行而輪轉生死的時候，阿賴耶識心體卻一直都是恆而不審的體性，一直都是常住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境界中，根本就不與無明相應，祂只是含藏無明的種子而已，怎會即是無明。

假使慧廣法師如是說：「阿賴耶識心體執藏了無明的種子，所以阿賴耶識當然就是無明。」同理，應該說：「慧廣法師手執眾生所供養的金錢時，手中的金錢即是慧廣法師，所以慧廣法師就是金錢。」彼理如是，此理也應當如是；若此理不通，則慧廣法師所說也一樣不通。所以，阿賴耶識雖然執持了無明種子，但卻不與無明相應，無明是七識心王相應的法種，而不是阿賴耶識相應的法種，只是由阿賴耶識執藏，所以不應該說阿賴耶識即是無明。而且能持與所持不應該是一，否則，能持金錢的慧廣法師就應該即是金錢了，所以能持無明種子的阿賴耶識，不應該即是無明；所以，慧廣法師說阿賴耶識

即是無明，真是不懂因明學、不懂世間邏輯的胡說，應該是吃了月溪法師的邪見涎唾。

以上不僅諸經如是說，諸論亦如是說。譬如《成唯識論》卷三：「然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謂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或名阿陀那（識），執持種子及諸色根令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爲依止故。或名種子識，能遍任持世出世間諸種子故，此等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識），攝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愛等執藏以爲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藏義故。或名異熟識，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二乘諸菩薩位，非如來地猶有異熟無記法故。或名無垢識，最極清淨諸無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來地有；菩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習，未得善淨第八識故。」

《成唯識論》中已明說第八識就是心，也就是阿陀那識、所知依、種子識、阿賴耶識、異熟識、無垢識等數種名稱，其實都是同一心而隨義建立種種名，所說唯是同一心——阿賴耶識；所異者，阿賴耶識心體在不同階段所含藏染淨種子有差異爾。譬如由阿賴耶識攝持含藏一切雜染法而不失，故有分段生死的無明種子含藏在阿賴耶識心體中，有此能藏、我愛執藏的阿賴耶性故名阿賴耶

識，此通有學位及諸凡夫；在解脫道的無學位時，阿賴耶識改名爲異熟識，何以故？已無一念無明種子的能藏、所藏、執藏之體性故。異熟識能引生異熟種而有善不善異熟果報，此通異生、二乘、八地以上諸菩薩位在內；而佛的無垢識是斷盡煩惱障與所知障，是最清淨無漏法之體也。由此可知阿賴耶識就是佛的無垢識，就是吾人所應證悟的心體。

此外，根本論——瑜伽師地論——亦廣說阿賴耶識心體是真心，論中廣說正理：謂阿賴耶識心體雖然是真，但是因爲含藏了阿賴耶性的一念無明種子，所以稱之爲阿賴耶識；阿賴耶性即是以一念無明（三縛結、五下分結、五上分結）爲體，第八識心體在因地凡夫及有學位中具有阿賴耶性，故名爲阿賴耶識；然而此名是說因地的第八識仍有七識相應的染污種子，所以還不是究竟地的真心，仍需修除阿賴耶性，乃至修除異熟性，然後才是究竟清淨的真心，名爲無垢識；論中具足說明如是正理，此論仍在，今猶可稽，不僅可以證成諸經及《成唯識論》所說，亦可證明平實導師所說阿賴耶識心體就是真實心的正理確是真實無謬，云何慧廣法師以己之妄解而扭曲了經論以後，卻妄自稱言妄知妄解是經論之意？復將他人所述符合經論之言說、註解，顛倒說爲不符經論？如是心行已非是一般學佛之在家弟子所應爲，更何況慧廣身爲出家僧寶？而作種種

不誠實的論述，以貶抑弘揚正法完全無謬的平實導師？由此可知，慧廣法師真是錯得離譜了。

又慧廣法師在《妙林》雙月刊第十五卷八月號（二〇〇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發行）《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一文中曾云：「佛教徒都知道，我們有妄心、真心。妄心、真心是不是兩個心？不是！我們沒有兩個心，只有一個心。當我們的心執著外境，生起分別，產生了虛妄，我們的心就是妄心；當我們的心完全離開了虛妄，妄心就是真心。」由此可知，慧廣法師亦認同「心只有一個」，既然認同「心只有一個」，卻又說阿賴耶識不是真心，如是前後說法矛盾，有如下的過失：

一者，依慧廣法師的說法，心既然只有一個，有時真、有時妄，而他所說的心則是意識覺知心，則佛所說的第七識意根與第八識如來藏，究竟應當說是真心還是妄心？不論怎麼回答，都會進退兩難。而且慧廣應該說心有三個？還是只有一個？不論他怎麼答，也還是進退兩難。

二者，佛說心有八識，非慧廣法師所說的僅有一個識、一個心：舉凡三乘諸經中，不論是阿含部、般若部，抑或是唯識方廣部的經典中，都說人間眾生心總共有八個識；那就是說八個識各有不同的功能性，所以眼識只能見色，

不能觸其餘五塵；所以耳識只能聞聲，不能觸其餘五塵……乃至身識只能接觸觸塵而不能了知其餘五塵；意識則能了知全部法塵及五塵的細相，所以六識各有其不同職掌與功能。此外，第七識意根則是恆審思量、處處作主，非如前六識只能分別而不能思量（作主）；第八識阿賴耶則能執藏一切業種，非前七識所能執持；又能出生前七識，非前七識所能爲；又能出生眾生色身，非前七識所能爲；又能了別意根的所欲，非前七識所能爲；又能了知有根身的種種內容需求，非前七識所能爲；又能與共業眾生的阿賴耶識共同成就三界世間的成住壞空，非前七識所能爲；既有許多大大不同於前七識的功德，顯然與前七識完全不同，怎可能是同一個識？慧廣法師究竟有沒有讀過經論中佛與諸大菩薩所說的這些正理？怎可妄說心只有一個？怎可妄說心無八識？如果是還沒有讀過，那正是少聞寡慧的凡夫，哪有資格出來與證悟的賢聖辯論法義？如果已經讀過，那就是文字障、無明障深重的人，所以讀過以後還是不懂經論中的真實義；不然就是居心叵測，故意破壞正法，逃不出這三種狀態之外。

三者，慧廣法師不知真心阿賴耶識自體與妄心七轉識的關係：凡夫及諸聖，於欲界輪迴生死或乘願再來人間廣度眾生時，都是八識具足，如同《楞伽經》所說正理：【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既然甚深微妙的如來藏心，與七

個識同時存在，當然是有八個識了，怎可說只有一個心呢？由有八識心故，輾轉而生一切法；而此八識之前六識，復依未壞之五色根及意根末那爲緣，方能由阿賴耶識流注六識種子而有六識心出生；意根亦依一念無明三界煩惱種子爲緣，方由阿賴耶識流注意根種子而出生，當知此七轉識心悉是阿賴耶識所生，與賴耶和合似爲一心，故能配合運作無間，既然前七識都是由阿賴耶識所出生，能生與所生當然不是同一心，所以當然有八個心同時並存，慧廣怎可說是只有一個心呢？

然阿賴耶識於七轉識心現行運爲之間，唯了別七轉識之心行，唯了別色陰變化，而不隨七轉識心在六塵中起種種分別，亦不於六塵中起種種貪喜及憎厭；而七轉識心卻於六塵境中起種種分別、起種種貪喜及憎厭，由此可知，阿賴耶識配合七轉識運作，本身不在六塵境起分別，故稱自性是清淨的，七轉識心自身在六塵境上起貪染喜厭心行，故稱自性是染污的。因此緣故，不僅符合佛在《勝鬘經》開示：【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爲煩惱所染亦難了知。】所以經中聖教明說心有真妄之分，心有能生與所生之分，當然有真心與妄心之分，也符合證悟祖師所說阿賴耶識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真心，七轉識是妄心的道理，而不是慧廣所說的「在同一個意識心上有時是真、

有時是妄」，所以慧廣所說的：「當我們的心執著外境，生起分別、產生虛妄，我們的心就是妄心；當我們的心完全離開了虛妄，妄心就是真心。」完全違背佛語及諸大菩薩聖教，這是在誤導眾生；慧廣法師身爲在家佛弟子所歸依的對象，是代表佛來爲眾生宣揚佛法的，怎可故違佛說而自創邪說誤導眾生？而妄說心只有一個？假使真的如他所說，那麼佛就不必出現在人間辛苦的述說八識心王的道理了，只要像慧廣所說的心只有一個：有念就是妄心，無念就是真心，就可以入涅槃了；那又何必三轉法輪呢？又何必在初轉法輪時就說諸佛有一轉法輪、有二轉法輪、有三轉法輪，而說自己是三轉法輪？慧廣的意思是說「釋迦牟尼佛真笨」？是不是說只要一轉法輪，而且只說一個心就夠了，不必那麼辛苦？是不是說釋迦在初轉法輪的原始佛教經典中處處隱說八個識的說法講錯了？是不是說第二轉法輪的般若經典中處處說「不念心、非心心、無住心、無心相心」的第八識如來藏的說法是無意義的說法？是不是說第三轉法輪的經典都是多餘的無意義的說法？因爲前後三轉法輪的許多經典中都說心有八個，八識之中有真亦有妄，都說前七識是妄心，第八識是真心，慧廣的意思是說「佛說錯法了」？

又親證賴耶識之證悟祖師及正覺同修會諸已悟之同修們，必將發現：依眾

生參禪時所應具足的知見而言，七轉識皆名虛妄；依二乘解脫果之修證而言，七轉識亦名虛妄。然而證悟後，卻發覺七轉識皆是阿賴耶識所蘊含無數法性之一，本是阿賴耶識內種種局部法性而已，本非自己能獨自存在之法，本非有自體性的心體，都是附屬於阿賴耶識心體而在阿賴耶識心體的表面上在運作而已，本都攝歸阿賴耶識心體之中；是故從證得阿賴耶識者的立場觀之，前七識都屬於阿賴耶識所顯現的無量法性中的部分法性而已，並無實質，都攝歸阿賴耶識；所以證悟阿賴耶識的人觀察前七識並不外於阿賴耶識，以阿賴耶識的立場來看前七識時，前七識亦是阿賴耶識的部分體性，故說一真一切真。由此可知，七轉識妄心亦是阿賴耶識所擁有的種種功能差別中之一，非一非異於阿賴耶識故。

因此緣故，符合《大佛頂首楞嚴經》卷二開示：「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譬如燈（喻阿賴耶識）與光（喻七轉識）是阿賴耶識妙明真精妙心所現物，燈不是光，光不是燈，然光從燈生，光本來屬於燈所擁有許多功能性之一。所以，心有八個識，八個識中有真有妄。如果，不能分清八個識心的真與妄的差別不同，就一定無法找到阿賴耶識的所在，就一定會像慧廣法師

一樣的慧少，就無法通達佛法而像他一樣的落入阿賴耶識所出生的意識心中，錯以意識心離念而誤認爲真心，錯以意識起念而認爲妄心，就錯誤的認知心只有一個，就是只有有念與無念、有執著與無執著的意識覺知心一個，那就永遠都無法證得阿賴耶識如來藏，就永遠誤會般若諸經的真義，就永遠落在意根觸法塵爲緣而出生的意識生滅法中，就永遠無法斷除我見，就永遠無法了知無餘涅槃中的本際阿賴耶、異熟識，就會永遠墮凡夫中，就會永遠認常見外道所說的離念靈知心爲常住真心。證之於慧廣法師的書與文章中所說的種種邪說謬論，正光這個論定，實是正確之說法。

四者，阿賴耶識含藏七轉識心染污的種子，因此吾人須於歷緣對境中汰換七轉識染污種子究竟清淨而後始能成佛，此即世尊所說成佛要斷除煩惱種子隨眠及所知障隨眠的道理。然慧廣法師卻違反佛說而作是言：「當我們的心完全離開了虛妄，妄心就是真心。」已完全背離世尊所說成佛要斷除煩惱障及所知障的道理，也背離真心共有八個識正理，何以故？完全在我所上面用心故，他所說的真心是修所得心，非是本來就已自在、就已離念故，非是修行以前就本來離念、本來不虛妄故。也難怪慧廣法師在其所著諸書中以邪知邪見——未斷我見的「常見見」來誤導眾生。

譬如他所說的：「空的契入，重點只在不著，不著就成了般若的心，也是修行人見性的關鍵處了。（從無我空到達解脫，一七一頁）」【如何能忘我？必須泯除認知；如何泯除認知，又必須放下我的概念——不執著、忘掉。（佛教怎麼修行，第二二五頁）」【知道自家寶藏，不再當個流浪兒，到處向人乞求佛法，不再認為修行能成佛。自己就是佛，能不能成佛，只在能否忘緣息慮，安住佛性，不是如何修行才能成佛。（妙林雙月刊第十五卷十月號，第三十七頁，九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行）」【什麼是平常的心呢？就是沒想要修行，也沒想要不修行，沒是、沒非，沒對、沒有不對，沒有執著、沒有捨除，沒有斷除、也沒有常住，沒有凡夫也沒有聖人。換句話說，沒有分別、沒有是非好壞的心就是平常心，也就是「道」。（詳見慧廣法師的網站：相見便是有緣 <http://a112.com/>，化名 a112 所貼「法師說禪(5)」開示文，不過已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中旬關站（現在該網站只能開啟可瀏覽的部分，但已找不到「法師說禪(5)」這篇文章了）；然雖如此，後學已將其關閉網站前相關文章之網頁一一複製儲存，以避免慧廣法師事後狡辯他未曾說過這些話）】

然而「不執著」、「忘掉」、「忘緣息慮」、「沒有分別、沒有是非好壞的心」皆是在意識覺知心我所有的我所上面用心而已，未如佛所說應在我見及斷除

煩惱障及所知障用心；因為這些都只是意識我所有的客塵上面的煩惱，攝屬我所；斷我見則是應該如實觀察意識（有念靈知及離念靈知）的虛妄，現觀意識是由根、塵、觸三法和合而從如來藏阿賴耶識中出生的有生之法，也是常常斷滅、間斷之法；如實現觀之後，不再認取意識心（不論是有念靈知或是離念靈知）為常住法，那才是真正斷除我見的人，才是證得聲聞初果的聖人，也是大乘通教中的聖人，但只是大乘別教中的六住位滿心的賢人而已。但是慧廣法師卻不在斷除我見上面用心，還造文寫書而繼續認定意識心靈知心是常住真心，公然的違背佛說而支持常見外道的邪見，由此可知，慧廣法師連聲聞初果所應斷的我見內涵尚且不知，本身正是凡夫一個，自己的我見都還沒有斷除，又如何指導學人斷除我見？又如何指導學人斷除煩惱種子現行的解脫道？乃至成佛所應斷除二障之佛菩提道？這樣身處凡夫位而具足我見的凡夫僧，竟敢大言不慚的用常見外道見的我見意識心作為中心思想，來誹謗早已斷除我見，並且證得阿羅漢所不能證得的法界實相真心的賢聖？膽子何其大？心行何其愚？捨壽後的無量世苦痛悲慘果報，慧廣法師還知道否？夜深人靜之時可曾思索過否？

五者，慧廣法師所說的真心與妄心變來變去，成爲生滅變異法；慧廣法師

所說的妄心，是指意識靈知心執著外境而產生分別時，成爲有念靈知心，那就是虛妄性的妄心；如果意識靈知心能安住於不分別、不執著外境的時候，就成爲離念靈知心，就變成真心；如此說法，有大過失，而慧廣法師自己完全沒有警覺到自己的大過失。如果離念靈知心在沒有妄想分別執著時就是真心，當祂忽然起了妄想執著分別時，真心就變異成妄心了，當然是變異性的法性；事實上則是變成妄心之前的真心，仍然還是變異性的真心，那這個有變異性的真心當然不是真正的真心，當然正是妄心。因爲真心是永遠真心的體性，永遠都不會變異而轉變成妄心的。同樣的道理，妄心也不應該會變成真心，因爲由妄心變成的真心，那就是有變異、有出生的法性，那當然也將會有壞滅的時候，所以一定會有時候又變成妄心；像這種由妄心變成的真心，既是有生之體性，既有變異性的體性，當然不可能是真正的真心。但是慧廣法師卻說這種離念靈知的妄心是真心，真是不懂佛法、不懂因明、不懂邏輯學的世間愚人，尙且沒有世間智，何況能有出世間的真心智慧？

六者，真心與妄心變來變去，當然是有兩個心，不是慧廣法師所說的只有一個心：當有念靈知的妄心變成真心的時候，真心出生了，妄心當然就是消失了；真心後來出定而變成妄心時，則真心消失了，妄心又出現了，那就是轉來

變去的變異法性。既然有時變成真心，有時變成妄心，顯然是兩個心了，否則就不應該說真心變成妄心了；如果慧廣法師說：「不管有念時稱為妄心，無念時稱為真心，都是同一個意識靈知心，所以都是只有一個心，不是兩個心。」那麼，他就應該這麼說：「不管是有念或是無念時，祂都是意識靈知心，所以真心與妄心都是意識心，無所謂真與妄的差別，都是同一個意識心。」那就好辦了，佛說：「意、法為緣生意識。」換句話說，慧廣法師所說的真心其實就是有生有滅的意識，有生有滅的意識既然不同於從來不生的真心如來藏，您怎能說是真心？還寫在書中及文章裡面公佈給天下人都知道，這不是公開自己掌嘴給天下人知道嗎？真是無智！

綜合上面所說，佛說法四十九年所說的真心，就是體恆常住，永不變異其自體清淨涅槃性的阿賴耶識、如來藏，也是證悟祖師及正覺同修會諸證悟同修們所悟的第八識心體，本性自無始劫以來就是清淨性，卻含藏七轉識的染污種子，使得七識心染污流轉生死。而慧廣法師卻不認同佛所開示理，反謂阿賴耶識所生的意識離念靈知是真心，反謗從來清淨而能出生意識的阿賴耶識是妄心、是妄識，其心顛倒，其理顛倒，不僅成就謗法、謗佛的重罪，而且以此大邪見——外於阿賴耶識——而欲求悟佛菩提道，欲求明心與眼見佛性，當

知永劫都不可得。

第二小段：慧廣法師云：【但佛教說第八識（阿賴耶識）時，並不是在說真心、真如，而是指迷於真心之後所起的妄心作用。八個識只是在指陳一個妄心，妄心分而有八個功能，就叫作八識。】然而世尊在《大乘密嚴經》卷二云：【一切眾生阿賴耶識，本來而有，圓滿清淨，出過於世，同於涅槃】，同經卷三亦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識）】這些聖教中，在在處處都在說明阿賴耶識就是如來藏，就是真心，同於涅槃，云何慧廣法師可以昧著良心而說阿賴耶識不是真心？云何謗說阿賴耶識是妄識？如是說法，完全違背佛在《大乘密嚴經》開示，由此可知，慧廣法師錯得離譜了，這也正是公然謗法的地獄罪。

又如慧廣法師所說：八個識只是在指陳一個妄心。那麼應該永無真心可說了，請問慧廣法師，您還能從何處證得真心？既然說八個識都是妄心，那又爲何在書中、文中倡言意識靈知心離念時就是真心？如果改口說意識靈知心離念時仍然是妄心，則又違背自己所說離念靈知就是真心的說法，成爲自己掌嘴的愚人；如果改口說八個識以外別有另一個第九識真心存在，則又公然違反佛說識共有八的聖教。是故，若如慧廣法師所說，則佛在阿含、般若、唯識諸經所說的八個識將應該另由慧廣法師全部加以改寫。何以故？佛在諸經都開

示，一切有情八個識具足，未曾開示別於第八識之外有第九識存在。若真有第九識存在，佛必定為眾生慈悲開示第九識之真實義理，然現見佛未曾如是開示過。由此可知，第八識就是真心阿賴耶識無疑。至於別於第八識而有第九識存在之種種過失，請參閱平實導師所著《略說第九識與第八識並存：等之過失》就可了知，在此不予贅敘。若慧廣法師不承認有第九識存在，則可證明第八識就是阿賴耶識、就是真心了，那慧廣法師所立宗旨：「八個識只是在指陳一個妄心」就不能成立了。由此可知，慧廣法師指陳：「八個識只是在指陳一個妄心」則是妄說了，非是正說，也違背他自己所說的意識靈知心離念時就是真心的說法；像這種自己所說前後矛盾、自掌嘴巴的無智愚人，也敢出來公然誹謗證悟種智的平實導師，其愚癡也真的是太嚴重了。

綜合第一小段及第二小段所說，可以證成阿賴耶識就是真心，非如慧廣法師所說：【但佛教說第八識（阿賴耶識）時，並不是在說真心、真如，而是指迷於真心之後所起的妄心作用。八個識只是在指陳一個妄心，妄心分而有八個功能，就叫作八識。】由此可知，慧廣法師說法錯謬，以如是邪知邪見，而來評論完全符合佛說的平實導師，正光不得不替「法師（註）」未來無量世擔憂。所以者何？原因有二，一者，佛在四阿含都說，妄說佛法就是不如法說法，

不如法的說法就是謗佛、謗法故。二者，毀謗完全符合 佛說的勝義菩薩僧 平實導師故。以此二因，成就謗佛、謗法、謗勝義菩薩僧之重罪，將在未來無量世受長劫尤重純苦地獄果報，不得不慎啊！（註：誹謗三乘菩提所依的根本如來藏以後，他的聲聞戒——比丘戒或比丘尼戒——與菩薩戒的戒體就都全部喪失無存了，就已經不是比丘了；既非比丘，所以也失去佛教出家法師的身分了，因此將法師二字以引號括之。）

因慧廣「法師」第四章、第五章文章內容相近，因此兩章一併說明，以免辨正內容支離破碎而又重複辨正，令讀者厭煩。

慧廣法師云：【四、「明心見性」正名：接著說，「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也不是「明心」之謬。如果說，「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也不是「明心」，那麼，顯然「心」和「性」是兩樣東西了。有二即是現象界，相對世界豈是佛法究竟所證？

《六祖壇經》：「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惠能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見《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正光註云：在另一版本中則是自序品第一）

《壇經》中六祖又說：「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禪宗祖師都如此說了，還要懷疑嗎？

所以除非你的「明心」是見到妄心，否則沒有理由說「明心」不是「見性」。如果是見到真心，真心即自性，如此，還會「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不是「明心」嗎？

五、「佛性」正名：至於說「真如是體，佛性是用」，這當作方便說可以，當作真實說，又是二法了。在一般通稱上，凡說「性」的，其含意就是「體」。佛性是什麼呢？依文意看，就是「覺悟之性」。能令你覺悟、成佛的還是作用，這說起來有些那個吧！好像成佛有不究竟、不圓滿的樣子。所以，佛教談到「佛性」，一向都當作「體」看，不會把「佛性」當作作用看。

那麼，什麼是佛性或真如的作用呢？六根、六識就是。如果佛性是作用，那六根、六識又算什麼呢？

如此，這個「佛性」可以用眼睛看到嗎？這是本主題的重頭戲了。」

正光辨正如下：此中先談禪門三關之真實有，再來證明明心與見性之差異。

禪宗所謂禪門三關，古來固有多種說法，然確實間雜許多未悟及錯悟祖師的妄想施設，有智之人即應探究真悟祖師所說的三關，而不應該以自己的錯悟見解去追隨那些錯悟、未悟祖師的錯誤施設。真正的禪門三關，即是破本參、破重關及破牢關三種。所謂破本參，是找到自己身上的阿賴耶識（此真識有多名：真心、如來藏、異熟識、阿賴耶識、無垢識、如、真如、本際、實際、我、心……等多名），祂離見聞覺知，離思量性、從不做主、從來不於六塵境界中取相分別、從來都是無我性、從來都是遠離一切六塵境界等，迥異七識妄心的體性，因此破本參（明心）的人能夠了知《心經》所說【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真義，也能了知《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真義，也能了知《維摩詰經》【直心是道場。不會是菩提。知是菩提】所闡述的空性離二邊的中道真理。因此緣故，可以現見自己阿賴耶識在如何運作，慧力（一念相應慧）、現量境（現前親證的事實或境界）及自相智慧（親證阿賴耶識的智慧）所攝故；也現見一切有情阿賴耶識恆現在前，不需觀想、臆想，而彼被觀者之阿賴耶識亦復如是恆時現前，不需觀想而後現起；何以故？是慧力、比量境（以現量境為基礎，經比較而得的事實或境界）及共相智慧（以自相智慧為基礎，推度思量他人亦如是證入的智慧）所攝故。然現見世人同於慧廣法師一般無二，都是真妄

不分，將妄心七識當作是常住不滅的真心，自墮妄心之中而不知，而自言已經明心、見性，乃至登地，成就未得言得、未證言證的大妄語業。

由此可知，明心開悟者必須經過參禪過程而引發一念慧相應，親自觸證阿賴耶識本體以及現觀阿賴耶識在自他有情色蘊中如何運作，也必需親自現觀一切有情的阿賴耶識有真實性與如如性而證得真如：等等；若無一念觸證，而由意識思維而得，不僅會落入真妄不分的邪知邪解之中，無法發起般若智慧，而且很容易遭惡知識籠罩及威脅而退失菩提心，所以有智學人應當親自參究，而不應該以研究討論來探知禪宗所悟的佛菩提的見道智慧，以免無法發起勝妙智慧而心疑，而隨即謗法、自害人。就如《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上所說：「諸善男子！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修行十信得入十住，是人爾時從初一住至第六住中，若修第六般若波羅蜜，正觀現在前，復值諸佛菩薩知識所護故，出到第七住常住不退；自此七住以前名為退分。佛子！若不退者，入第六般若修行，於空、無我人主者，畢竟無生，必入定位。佛子！若不值善知識者，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退菩提心。如我初會眾中有八萬人退，如淨目天子法才、王子舍利弗等，欲入第七住，其中值惡因緣故，退入凡夫不善惡中，不名習種性人。」又因找到阿賴耶識故，同時可以斷除三縛結，而同時成爲聲聞教中的初果聖

人；悟後轉依阿賴耶識清淨的真如體性，並以獲得根本無分別智爲基礎，進修後相見道位之後得無分別智，並經三大阿僧祇劫次第斷除煩惱障種子現行（我執）、習氣種子隨眠（貪瞋癡等習氣）及所知障隨眠而成究竟佛。而找到阿賴耶識心體，並轉依阿賴耶識心體的真如體性，就是破初參，就是大乘別教勝法的真見道；這就是初入佛教內門之中，初知般若的密意，開始有能力修學大乘般若別相智及唯識一切種智。

所謂破重關，即是再一次體驗阿賴耶識的體性，並且能以肉眼親見阿賴耶識自身的性用，並且能以肉眼親見一切無情上面顯示出自己的佛性，亦即眼見佛性之意。然而眼見佛性之境界證得，則須鍛鍊看話頭功夫以後，配合慧力的莊嚴、福德的莊嚴，才能成就。所謂看話頭，就是把心安住於話的前頭（念頭），並使話的前頭持續在心裡存在，而不出現語言、文字、形象、符號、聲音，如此看住它；並且在一切境上，將話頭的變化及差異鍛鍊得都很清楚，始能於一念慧相應中而得眼見佛性清楚。若不將話頭鍛鍊清楚，則很容易將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意識境界當作是佛性，而自言已眼見佛性，成就未得謂得、未證言證的大妄語業。由此可知，佛性是透過一切的境上顯現，具足了阿賴耶識的有性，因此眼見佛性的當時，不僅看見到自己佛性，也可以看到一切有情的佛性；

不僅於有情身上可以看見自己與有情的佛性，也可以在山河大地上面看見自己的佛性。

然而佛性有兩種意義，修學大乘佛法的人都必須分清楚，以免誤會而又不服善知識，因慢、因愚而造下謗法的惡業時，還自以為是正在護持正法、破邪顯正呢！佛性一語，在一般經典中，都是指成佛之性；也就是說眾生都有第八識如來藏，這個第八識如來藏不但含藏著使得眾生輪轉三界生死的無明種子，祂的自體本身卻含藏著一切功德力，可以使得眾生藉由祂的清淨自性及真如法性，而次第進修、漸成佛道，所以就將這種能令眾生成佛的體性稱為佛性。明心之人若能安忍不退的話，遲早都可以現見第八阿賴耶識具足這種能令眾生成佛的自性，所以有些經典中或已明心祖師的語錄中，也常出現這種親見成佛之性而稱為見性的開示。但是這都不是另一種見性的真義，都不是《大般涅槃經》中佛所說的眼見佛性一句中所說的佛性意涵。

眼見佛性中所說的佛性，是專指第八識自身的局部功能，也就是唯識種智中所說的「不可知之了」。若能眼見佛性，方能以肉眼親見這種第八識專屬的不可知之了；這種境界相的親證，與明心時眼見如來藏的運作，是截然不同的。若是只有明心而不曾眼見佛性的人，聽了眼見佛性者對這種境界相的述說時，

永遠都會認為是與自己明心所看見的如來藏運作的自性一樣，永遠都會認為自己已是眼見佛性的人。但是，自己是不是已經真正眼見佛性了？可以由這個說明中來作自我的判斷：真正見性者，可以從一切無情物上，譬如牆壁、山河大地、石頭、樹木上面看見自己的佛性，然而實際上自己的佛性卻不在那些無情物上面。可以從一切有情身上看見他們的佛性，也可以從他們身上看見自己的佛性。如果不能如是，那就是以明心的看見如來藏運作的體性而誤認為即是眼見佛性。這種肉眼親見佛性的境界相，並非只有平實導師一人親證，正覺同修會中，現有十餘人都能如是親證、如是親見，所以並非平實導師的專利境界，而是可以經由平實導師的教導，以及自己的依教奉行、努力如實的修行，而在平實導師的指撥之間就可以親見的；這就是《大般涅槃經》中佛所說的以父母所生的肉眼親見佛性，名為眼見佛性。與明心者的看見如來藏的體性完全不同。

所謂破牢關，乃是親證意根與如來藏間互動的極深細境界，因此而可以斷除我執，經由實相而取證慧解脫果。因此明心見性後想要破牢關者，除有初禪以上定力及福德莊嚴外，尚應親近善知識熏習正知見極為長久以後，才能過牢關。此外，在過牢關之前，亦需對證悟祖師所留的各種公案中的別相智密意去

深入體會及悟明，這就是重關之後所應當學習的差別智（後得無分別智），並以自己明心及見性的見地與功德加以印證。於差別智成熟後，具有擇法眼能力，才能破牢關。若沒有具足差別智、初禪定力及福德資糧，只會徒增枝節葛藤，浪費生命而已。

由以上分析結果，禪門三關真實有，即是破本參、破重關、破牢關，而前二者即是禪宗所說的明心與見性，即是明自本心（空性），見自佛性（第八識自身的性用）。因此只具有明心功德的人，僅能了知阿賴耶識的空性，不能眼見阿賴耶識的有性；只有眼見佛性的人，僅能了知阿賴耶識的有性，不知阿賴耶識的空性；惟有明心及見性都具足的人，才能具足了知阿賴耶識空性及有性，亦能詳盡的了知空有不二、非一非異的道理，何以故？空性不是有性，有性不是空性，非一故；有性是從空性而生，非異故。

從上可知，禪門三關真實有，而且三關都不相同。因此若如慧廣法師所說：【如果說，「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也不是「明心」，那麼，顯然「心」和「性」是兩樣東西了。有二即是現象界，相對世界豈是佛法究竟所證？】這種無智人所說的話，將有如下過失：

一者，體用不明，偏離中道非一亦非異的正理。譬如金性與金體非一亦非

異，若有人單說金性的黃澄澄顏色即是金體，而不是指金子本身爲體，妄說金性就是黃金的體，那就是體與性分不清楚的愚人；若有人說金性與金體是一，那就是看不見金性的人所說的愚癡言語，表示那個人是從來都不曾見過黃金的人。譬如有人眼盲而已經手捉黃金，能把玩它，但是卻看不見黃金的黃澄澄的顏色，再怎麼爲他說明黃金的顏色，都會產生誤會而無法親見；那就好像是真實明心者，在尚未眼見佛性之前的狀況，再怎麼爲他說明眼見佛性的境界相，也都一定會產生誤解：錯以看見如來藏運作的體性而誤認爲即是眼見佛性。如果有人手捉黃金而又眼明，親見看見黃金的顏色，就不會有這種誤會了；那就好比明心以後再過重關而眼見佛性的人一般，就可分得很清楚了。如今，慧廣法師不但沒有明心，還執著離念靈知意識心作爲常住法，我見都還沒有斷除，何況能明心？更何況能眼見佛性？所以他聽到人家說黃金顯示的黃澄澄的自性不一於黃金，又說黃澄澄的金色自性是黃金所顯的觀賞性用，以黃金爲體，彼時就生起煩惱，認爲黃金所顯現的黃澄澄的顏色就是黃金的本體；所有眼見黃金顏色的人，都會笑他是個眼盲而不曾見過黃金的黃澄澄顏色的人；也都會爲他說明金色性是黃金的觀賞性用，金性以黃金爲體，而不是黃金以金性爲體。

二者，若明心就是見性的話，禪宗三關就變成二關了（明心見性是一關，

牢關是一關），則禪宗三關就會被慧廣法師改爲二關了，也使證悟祖師所說的明心及見性二關之語成爲大妄語了。然現見證悟祖師及本會明心而又見性的同修們，都會異口同聲的說：確實有明心、見性二關存在，而且還以明心見道報告之後再度寫出的眼見佛性的報告，來見證明心與見性兩者是絕對不同的；現在都還有明心者再度寫出來的見性報告可以證明這個事實。慧廣法師不可以因爲自己看不見，就否定眼見佛性的事實可證的智慧境界；就如同他證不到第八識如來藏的緣故，所以就索性否定第八識爲妄心，公然違背佛所說的阿賴耶識能成就佛地功德的聖教，成就誹謗根本大法的三界中最重罪；他這種作爲的背後，豈僅是愚癡二字而已？當然還有私心、聲聞心、瞋心、無明心：在內！

三者，若明心就是見性的話，則應如來藏即是佛性了，然而佛性在無餘涅槃位中滅而不現，則成爲真心亦應斷滅而不現，何以故？二者是一故，則阿羅漢入無餘依涅槃時就成爲斷滅境界了。然現見佛在四阿含開示說，阿羅漢入無餘依涅槃時雖然十八界都滅，卻還有本際不滅，非是斷滅。無餘涅槃中是不會有佛性現前的，可是如來藏卻還在，由此證實佛性不等於如來藏，佛性也不能離於如來藏而單獨存在。慧廣法師再怎麼苦心孤詣想上一百年而死，也是永遠無法了知這個境界的。只有親隨平實導師受學，積集慧力、定力、福德三

種莊嚴以後，才能在平實導師的指導下親證之，否則永遠沒有機會的；因為自古以來，能夠眼見佛性的祖師是極為稀有的。

四者，若明心就是見性的話，佛於般若諸經及唯識諸經之後，即可止而不言，又何須於涅槃前再開示《大般涅槃經》之眼見佛性？又何須於卷八開示「肉眼眼見佛性」之正理？由此聖教正理，也可以證實眼見佛性確非明心境。

五者，若明心就是見性的話，世尊於夜後分成佛時，為何不說於一手按地明心，親證實相時即是斷盡二障而成佛？又何須再於天將亮時眼見明星之見性境界中而說見性成佛？綜合上述所說，明心絕不等於見性，見性也絕不等於明心，因此可以證明慧廣法師根本未曾見道明心，何況能知眼見佛性的境界？既然未曾見道明心，又未曾眼見佛性，如何能稍微了知更上於明心境界之眼見佛性真實義理？既然慧廣法師在明心、見性二關都無所證，又有何資格來評論已明心而又能指導別人眼見佛性的平實導師？又有何資格非議平實導師所說完全符合世尊的明心見性之法為非法呢？

又《六祖壇經》云：【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已分明解說佛性有二，一者為常，一者非常。常者謂此心體恆常而自性恆不變易，永遠顯示「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真如性，故名為常。非常者，此真如性之心體中，

卻含藏無始劫來，七轉識所造作一切善惡業種、熏習之邪見與無明種，令諸業種、無明種子等等流注不斷，導致有情妄死妄生輪迴六道不已，故名非常。而此段開示只說到成佛之性，並非《大般涅槃經》所說眼見佛性；學人於此，不可不知。

又《成唯識論》卷三云：【阿賴耶識爲斷爲常？非斷非常，以『恒』、『轉』故。『恒』謂此識無始時來一類相續常無間斷，是界趣生施設本故，性堅持種令不失故。『轉』謂此識無始時來，念念生滅前後變異，因滅果生非常一故，可爲轉識熏成種故。『恒』言遮斷，『轉』表非常，猶如瀑流因果法爾；如瀑流水非斷非常，相續長時有所漂溺。此識亦爾，從無始來，生滅相續非常非斷，漂溺有情令不出離。】翻成白話文爲：

阿賴耶識是斷滅呢？還是恆常不滅呢？是因爲阿賴耶識心體「恆常不斷」及「種子不斷運轉」的緣故，故非斷非常。「恒」是指阿賴耶識從無始劫以來，其異熟性、無覆無記性、與捨受相應，以及自身的無漏有爲法等體性恆常相續而無間斷，是有情輪迴欲界、色界、無色界的根本，體性堅住能執持諸有情所造業種、無明種等而不失。「轉」是指阿賴耶識從無始劫以來，其體內種子剎那剎那異熟生、異熟滅、前後變異不斷，體性非常故，爲七轉識所熏習，而由

阿賴耶識執持種子不失。「恆」表遮止斷滅，「轉」表示非常，就好像是瀑流水、因滅果生的道理一樣。因為種子流注非常迅速，使有情從無始劫以來，無法察覺祂的剎那剎那流注非常迅速，導致漂溺三界輪迴生死而無法出離。由以上論文可知，阿賴耶識從無始劫以來，體「恆」常非斷，未曾一剎那改易其清淨性；然阿賴耶識體內種子不斷流注及七轉識熏習緣故，種子「轉」而非非常。然而這一段論文中所說的阿賴耶識自性，也仍然不是在說《大般涅槃經》中所說的眼見佛性境界中肉眼所見到的佛性。

由上一經一論得知，佛性有二，一為阿賴耶識本體，是「恆」、非斷；所以說阿賴耶識體內種子流注生滅作用，是「轉」、非常，而由於祂含藏著一切無漏有為法種而具有能令眾生成佛的體性。因此若有人離阿賴耶識本體而言一切法緣起性空之作用，皆是虛妄想，是佛所說心外求法之人，如是之人，縱經多劫求生命實相心阿賴耶識而不可得。又若無阿賴耶識之作用，阿賴耶識如同木頭、石塊一樣，求之何用？二者為：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在現象界中所示現的自體性，迥異七轉識能知能覺的體性，有其不可知了了，能令眼見佛性者以肉眼而觀見之，那才是《大般涅槃經》中所說的眼見佛性的佛性意涵；絕非明心之人所知的成佛之性。然而佛性是遍在三界法中運作的，所以偏

在有邊，不偏在空性一邊，所以平實導師有時稱之爲有性。但與如來藏能出生萬法的有性大大不同，唯有眼見佛性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這個含意，單只明心而不曾過第二關的人，是無法了知眼見佛性的佛性意涵的。

因此合此二性（空性及有性），才能成就最究竟的非斷非常、非一非異之正理；由此眼見佛性的緣故，最後身菩薩才能在見性時發起成所作智而得成爲究竟佛。然而佛性與如來藏卻是不一亦不異的，如是之法絕非世間法智慧可猜測而知的，故名不二之法，此不二之法，「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這才是真正佛法；非是慧廣法師所說：「有二即是現象界，相對世界豈是佛法究竟所證？」由此可知，慧廣法師連阿賴耶識本體及作用尚且錯會，連聲聞初果所斷的我見都還具足現前存在，又有何資格而談眼見佛性境界？自己不知不二之法正理，卻反誣完全符合經及論所說不二之法的平實導師爲非法，成就誹謗勝義菩薩僧的地獄重罪，正是佛所說的可憐憫者。

慧廣法師又云：【那麼，什麼是佛性或真如的作用呢？六根、六識就是。如果佛性是作用，那六根、六識又算什麼呢？】

正光辨正如下：眼見佛性是藉著阿賴耶識所生的六根、六塵、六識、五遍

行、五別境的和合運作，由阿賴耶識流注相分、見分種子，而由吾人眼見其中相、見二分真妄和合似一之間的差異，而成就世界及身心如幻之觀行。因此佛性是配合六根、六塵、六識、五遍行、五別境等和合運作才能眼見，正是六根與六識所見的標的，而不是六根與六識的本身，是故絕非慧廣法師所說：六根、六識的作用就是佛性。

慧廣法師問說：「那六根、六識又算是什麼呢？」正光答道：六根、六識都是陰界入等虛妄法，絕不能如慧廣法師一樣的說是真如與佛性的作用；因為佛性（非指如來藏的成佛之性）是真如心的本覺性，有因緣的人才能以肉眼看得見；而六根中的五根是由如來藏以祂的大種性自性，藉父精母卵與母血中的四大成分製造出來的，所以五根當然不可以說是佛性，否則佛性即成爲有生之生滅法了；而六根中的意根，也是由如來藏藉著無明與業種而出生的，當然也不是真如心自己的體性，當然不可說是佛性；六塵則是如來藏藉所出生的六根去應對外五塵，然後才由如來藏中出生的，當然也不可以說是佛性，因爲都不是真如心的本覺性；而六識更是輾轉所生的法，是如來藏藉六根與六塵爲緣，才能出生的，與如來藏的本覺性更疏遠了，當然更不能說是佛性；所以，慧廣問說：「六根、六識又算是什麼呢？」意思是說六識的見聞知覺性就是佛性，

那真是離題太遠了，與佛性八竿子也打不著。

說得白一點：眼見佛性境界所說的佛性，就是如來藏的本覺性。這是要有慧力、大福德、動中定力，並且要有親證而且度眾經驗很豐富的大善知識指導，才能看得見的；並不是經中有時所說的如來藏成佛之性，更不是慧廣所誤會的六識能見、能聞：能知覺性。但是真如心也不等於就是佛性，就好像陽光不等於太陽一樣。

如果真像慧廣所說的那樣，說真如心就是佛性，那麼諸阿羅漢進入無餘涅槃之中，使得佛性不再現前的時候，使得六根與六識都不能現前的時候，那麼真如就變成斷滅了，那麼慧廣法師正是斷見者。六根與六識都不是佛性的作用，但是佛性卻在六根與六識之中顯現而運作，絕對不同於六根與六識，也絕對不同於六識的見性、聞性：覺知性；不但理證上證實如是，而且在教證上面也如是說，所以依《大般涅槃經》卷八之中佛的開示說：「眾生佛性則不如是假於文字然後清淨，何以故？性本淨故，雖復處在陰界入中，而不同於陰界入也，是故眾生悉應歸依。」既然佛性處於五陰、十八界、六入中，當然不等於十八界中的六根與六識，更不等於六識的見性乃至知覺性了。所以佛性與陰界入所攝的六根與六識大不相同，不可像慧廣法師一樣的混為一譚；但是慧廣身

爲大乘佛教法師，卻違背佛說，而說六根與六識就是佛性的作用，根本就不懂眼見佛性的境界。所以慧廣問說「六根與六識又算是什麼」的問法，正是不懂得怎麼問法的人，正落入凡夫隨順佛性之中，根本不能眼見佛性，有何能力與別人辨正佛性的義涵？

佛性雖然必定與六根六識同在一處，但並不等於六根與六識，所以佛在《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二中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非色、不離於色，非受想行識，（不離於受、想、行）乃至不離於識；是常見，了因，非作因。」這就很清楚的說明了佛性絕對不是六根與六識的作用，所以六根六識作用絕非佛性，慧廣法師以凡夫所想像的佛性，來說十住菩薩所眼見的佛性，以凡夫常見的六識作用當作佛性，想要眼見佛性的話，只有等到驢年到來時，才能有機會眼見佛性。

所以慧廣所認定的「六根與六識就是真如佛性的作用」，正是妄知與妄覺，正是凡夫隨順佛性，所以慧廣法師正是凡夫身。因爲經中曾說凡夫都是以六識的見聞知覺性誤認作佛性，那根本就不是未入地菩薩所證悟的眼見佛性的境界，更不是諸地菩薩所證悟的佛性，由此證實，慧廣法師對佛性的知見貧乏若此，不得不讓正光感嘆良多，如此不斷的寫文章而曝露他對真心的無知，也不

斷的曝露他對佛性的無知，卻又強要出頭與真實親證的菩薩辨正辯論，此事實乃末法時代之亂相之一也。此外，如何眼見佛性以及眼見佛性內容，將留待下面再詳細解釋之。

因慧廣法師書中的第六章、第十章文章內容相近，若一一分章節辨正，將導致整個辨正內容支離破碎，因此正光於此不予分章節，統一歸納在一起辨正。

慧廣法師又大放厥辭云：【六、「眼見佛性」正名：「眼見佛性」的經文，見於《大般涅槃經》中，卷二十五（正光案，應為宋慧嚴等依《泥洹經》增文之《涅槃經》，非是《大般涅槃經》）所載：

「善男子！如汝所問，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為菩提行故則不了了，若無行故，則得了了，住十住故雖見不了。不住不去故則得了了；菩薩摩訶薩智慧因故見不了了，諸佛世尊斷因果故見則了了。一切覺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不得名為一切覺故，是故雖見而不明瞭。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看得懂這段經文的含意嗎？所謂「眼見佛性」的意思，不是某居士等人所說的以「肉眼見佛性」，而是以「佛眼見於佛性」的意思。此段經文可證：「善男子，如汝所問：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說的多清楚。

另外，「眼見佛性」也就是親證佛性的意思，並非只是聽聞到佛性，或者理解到佛性，請看經文：「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乘義章卷二十五》：「地前菩薩聞見佛性，以聞見故名大聲聞，地上菩薩眼見佛性，以眼見故說之為證。」

所以，「眼見佛性」其實就是「親證佛性」的意思。如果一味要把他說成「肉眼見到佛性」，才是見性，那是有些扯了！

總之，肉眼能見佛性只是表相，並非肉眼本身能見佛性。不然大家都有肉眼，為什麼不見佛性？當知肉眼只是工具，天人用之成天眼，見物無隔礙；阿羅漢用之成慧眼；菩薩用之成法眼，見諸法差別相；諸佛用之成佛眼，能見佛

性。

七、「眼見佛性」相關經文

再來看《大般涅槃經》「眼見佛性」的相關經文，「師子吼菩薩品之二」中載：「善男子！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聞見。」

看得出來，相對於「聞見」佛性，這個「眼見佛性」是親證佛性的意思。《大般涅槃經》卷二十六（正光案，所引經文應同前述）載：「持戒之人，復有二種：一者性自能持，二者須他教救。若受戒已經無量世初不漏失，或值惡國遇惡知識惡時惡世，聞邪惡法邪見同止，爾時雖無受戒之法，修持如本無所毀犯，是名性自能持。若遇師僧白四羯磨然後得戒，雖得戒已要憑和上諸師同學善友誨喻乃知進止，聽法說法備諸威儀，是名須他教救。善男子，性能持者，「眼見佛性」及以如來，亦名聞見。」

《大般涅槃義記》卷九註解：

「前中三番，一約十地體德分別，證體是慧，餘德名福。故今說言慧莊嚴者，謂從一地乃至十地，福莊嚴者檀至波若非波若波羅蜜。是義云何？檀等六行各

有二種：一隨事造修，非波羅蜜不能到於諸法實性，非是自性清淨度故。令理成者，是波羅蜜到法實性，是其自性清淨度故，然今文中分取波若，是波羅蜜爲慧莊嚴見法實故，前之五度及波若中非波羅蜜悉判爲福，不能見法如實性故。良以波若波羅蜜多行成在十地。是十地體，故就位論，謂從一地乃至十地，餘非地體，當相以辯，故言謂檀乃至波若，於波若中有非福德者宜須簡別。故復說言，非是波若波羅蜜矣。二就人分別，慧莊嚴者，謂佛及與十地菩薩。（正光案，少了一個字：文）中略故，直言菩薩不言十地，良以十地與佛同能『眼見佛性』，故合爲慧；聲聞緣覺乃至九地，皆悉不能眼見佛性，同判爲福。」

這是說，修行要能正道體性，才屬於「慧」，不然，都只是修「福」而已，而證得體性者，就能「眼見佛性」。

《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十：

「佛及後身『眼見佛性』顯成身，常隨法身故彼有之。九地菩薩雖未眼見、聞見明了，知如來藏是己自體攝法成身，常隨法身彼亦有之。八地已還，未得同彼故不說常。」

再來看《涅槃宗要》卷一：

「初地以上『眼見佛性』，遍遣一切遍計所執，遍見一切遍滿佛性故。地

前凡夫、二乘聖人，有信不信、齊未能見，以未能離一切分別，不能證得遍滿法界故。若依第三證不證門，二乘聖人得見佛性，一切凡夫未能得見。所以然者？二空真如即是佛性，二乘聖人雖非遍見，依人空門證得真如，故亦得說『眼見佛性』。」

這是說初地以上菩薩，就能「眼見佛性」，然後，就沒有一切妄想分別執著，那麼，他會見到一切都是佛性。而人空、我空之後所顯的真實、無妄就是佛性。

至於「佛性」是什麼？請看底下經文，看懂了也有助於理解「眼見佛性」的含義。

《大般涅槃經》第二十八：

「如佛所說，見於如來及以佛性，是義云何？世尊，如來之身無有相貌，非長非短、非白非黑，無有方所、不在三界、非有為相、非眼識識，云何可見？佛性亦爾。」

「佛言：善男子，佛身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無常者，為欲度脫一切眾生方便示現，是名眼見；常者，如來世尊解脫之身，亦名眼見、亦名聞見。佛性亦二：一者可見，二不可見。可見者，十住菩薩諸佛世尊，不可見者，一

切眾生。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聞見者一切眾生九住菩薩（正光案，少了八個字：聞有佛性、如來之身，是慧廣法師斷句錯誤）。

「復（應為聞字）有佛性如來之身（正光案，慧廣法師斷句錯誤，此句應與上一句連接才是，因此應刪除此句）。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如來解脫。非色者，如來永斷諸色相故。佛性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薩，十住菩薩見不了了，故名非色。」

「善男子，佛性者，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謂佛菩薩，非色者一切眾生。色者，名為眼見；非色者，名為聞見。佛性者，非內非外，雖非內外然非失壞，故名眾生悉有佛性。」

八、祖師說「眼見佛性」：

談完了佛經中「眼見佛性」經文，再來談談其他的。《馬祖道一禪師語錄》中載：

「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

這段語錄很有意思，「一悟永悟，不復更迷」。

近代有位提倡「安詳禪」的耕雲居士在《心經講解》（正光案，應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淺解》）中說：

「古德說：萬事萬物，凡夫執實謂之有，二乘分析謂之空，菩薩眼見菩提、眼見佛性。『眼見佛性』，你說什麼不是佛性？如果用觀照，那不用分別，當體即空。所以我們可以瞭解：般若不但是實相的本身，也是一種眼見佛性的觀照法門。」

「眼見佛性」的相關經文，個人所見大致如上，其他若有所見，歡迎大家指出。

九、「眼見佛性」的含義：

從上面所列的相關經文中可以確定「眼見佛性」的真實性，並非某人的杜撰。但「眼見佛性」的含義是什麼？才是重要的。

如果說「眼見佛性」就是依文解義的「用眼睛看到佛性」，或者說，把他特別強調成「肉眼可以看見佛性」，這將會產生語病與過失，非智者所應語。為什麼？如果說眼睛可以看見佛性，何以某人能見，一般人卻不能見？如此怎能說眼睛可以看到佛性？大家都有眼睛，為什麼不見佛性？肉眼可以看見

佛性？同樣犯此過失。

再說，如果佛性能被眼睛所見，佛性便是個對象、是個境界，那麼見到了佛性，對修行有什麼用處呢？既然佛性是對象，就不是你，見時在、不見時就不在了，見了佛性也不能成佛，見佛性何用？

又，如果說「肉眼可以看見佛性」，更有違大乘佛教「五眼」之說。大乘佛教提到由人成佛，共有五眼來相配合，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凡夫只有肉眼，天人有天眼，阿羅漢有慧眼，菩薩有法眼，諸佛則有佛眼。

這四眼很明顯是有別於肉眼的，不然何必各別安立名詞？但四眼又各別存在於肉眼之外嗎？也不盡然。天人的天眼作用，也是依於肉眼而顯，阿羅漢的慧眼也是依於肉眼而作用，菩薩的法眼也不離肉眼，諸佛的佛眼呢，難道肉眼之外，多了一隻眼睛嗎？也不是。所以，五眼從外表看來，其實都是同一肉眼。

但別忘了，五眼同一眼，只是表象，其實是不同的。就算沒有肉眼，或肉眼不產生作用，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者，他的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還能作用。佛十大弟子「阿那律」眼睛瞎了，靠著天眼如肉眼見物。

所以說，「眼見佛性」一定要把它強調成「肉眼可以看見佛性」，是有語病與過失的。與其說肉眼可以見到佛性，不如說佛眼見到佛性比較正當。當知

肉眼只是工具，非是肉眼能見，而是佛性依於肉眼而見佛性。

所以說，「眼見佛性」，其實是佛性自見於佛性，就如「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之說，並非表示翠竹、黃花就是法身與般若，而是法身無象，應物現形，不然，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就成草木了；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就成無情了。修行到最後，卻成了無情草木，這豈是佛教修行的最終目標。因此，眼見佛性應該說是心眼見道佛性，比較不會令人誤解，心眼即指佛性，佛性依於六根作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皆可見佛性，豈只是肉眼能見佛性呢？

前面說，「眼見佛性」，其實是佛性自見佛性，有人可能會懷疑：佛性如何自見於佛性呢？就如眼睛，如何自見自己的眼睛呢？那是說不通的。所以，這是相應、契入的意思，假名說為「眼見佛性」，不然只是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見得佛性境界的意思了。

十、總結：

現在，可以對這個主題做個總結了。

「眼見佛性」，在語意上，是個很容易被誤解的名詞，除了《大般涅槃經》之外，其他佛經都找不到這個名詞。在佛學辭典中，無論《三藏法數》、《丁

福保佛學大辭典》、《佛光大辭典》等有名的辭典，也都找不到這個名詞。古來禪師也從來不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

一個只有一本「佛經」提及，連所有佛學辭典都查不到的名詞，為什麼會被廣為討論呢？實由蕭居士所引起。他說「見性」就是「眼見佛性」，必須能夠「眼見佛性」才是見性。於是，爭論開始產生。

但大家應該先清楚他所說「佛性」的定義。他說，真如是體，佛性是用。這不同於佛教所說，真如、佛性同體異名之說。換句話，他所謂的「眼見佛性」，是眼睛見到了「佛性的作用」。因此，他所說「見性」，也不同於禪宗「見性」的內容。

然而，正信佛教徒，是不會把佛性當作用看的，當聽聞到「眼見佛性」時，直覺的理解，就是「眼睛看見了佛性」的整體。這個眼睛當然是只是指肉眼。肉眼見佛性，其過失，在先前主題中已談過。這裡就不再談了。

但是，「眼見佛性」並非虛語，它是一種明心見性之後的境界，沒有明心見性的凡夫，是不能「眼見佛性」的。它的含義就如《宗鏡錄》所說的：

「見如來性者，雖有煩惱，如無煩惱；若實明宗見性，即肉眼而名佛眼。」

（第八十一）

「如來五眼，眾生悉具，非待證聖方有，涅槃經云：若學大乘人，雖是肉眼，而名佛眼；二成（正光按，「成」字應為「乘」字）雖具天眼，不名佛眼。」（第八十）

「我此宗門，非報非修，是發得五眼，以本具圓故（正光按，應為「以本圓具故」），若悟修佛乘人（正光按，應為「若悟佛乘人」），雖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秘密之藏，即肉眼而名佛眼。」（宗鏡錄大綱卷十六）（編案：詳見59頁）

修禪宗明心見性開悟的人，以具有佛的智慧，便以現有父母所生之身的肉眼，而成爲佛眼。肉眼成爲佛眼後，才能「眼見佛性」，不是凡夫的肉眼就能見到佛性，不如此說，強調肉眼或眼睛能見佛性，是有過失的。

另外，「眼見佛性」的過失是：

「眼」是六根之一，爲什麼六根之中，只有「眼」能見佛性呢？「耳」不能見佛性嗎？「鼻」不能見佛性嗎？「舌」不能見佛性嗎？「身」不能見佛性嗎？「意」不能見佛性嗎？六根之中何厚「眼」而薄其他五根呢？

其實不然，六根都能見佛性。爲什麼呢？六根都是眼啊！只是此眼非彼眼。所以，既然六根都能見佛性，就不適合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禪宗古來祖師從不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而直接以「見性」來表達，以

免眾生誤會曲解。

當知「見性」不在根，而在「見」，六根若無「見」，只是六個廢物。「見」因六根而分爲六，其實是同一「見」。《楞嚴經》說：「元（正光按，少了一個字，原文為「元依一精明」）一精明，分爲六和合」。

解說到這裡，還有人會執著必須「眼見佛性」才是見性嗎？

再來，如果像蕭居士所說那樣，「眼見佛性」是用來表達見到佛性的作用、或見到佛性的境界，那麼，古代禪師的表達會比用「眼見佛性」的表達還適當。他們怎樣表達呢？就是：

「青青翠竹悉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正光辨正如下：首先恭錄經文來說明究竟十住菩薩是以何眼而得眼見佛性：

《大般涅槃經》卷八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見？」佛言：「迦葉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翻譯成白話文爲：【迦葉菩薩問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可了知，爲什麼可以用父母所生的肉眼而看得見？」世尊答

言：「迦葉善男子！就好像二乘人，若未修得禪定與神通，不知道非想非非想天的境界？因為隨順契經所說，也是因為相信佛的開示，所以才知道可以用肉眼看到佛性。」從世尊這一段經文中的開示得知，確實可以用父母所生肉眼而見佛性，除非慧廣法師要將這段經文中所說的肉眼解釋為另一種東西。

《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七 佛云：「善男子！如汝所問，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翻成白話文，佛答覆師子吼菩薩云：「善男子！如你所問：『十住菩薩用哪一種眼而眼見佛性不很明了？諸佛用哪一種眼而得眼見佛性而得了了分明？』善男子！十住菩薩以慧眼（智慧之眼）而見佛性，但是見得不很明了，諸佛以佛眼而見佛性，故得了了分明。」經中已開示，十住菩薩以慧眼眼見佛性而不明了，佛以佛眼眼見佛性而得清楚了了分明。

依《大般涅槃經》卷八及二十七 世尊開示結論：十住菩薩用父母所生肉眼及慧眼而見佛性，然所見不如佛世尊所見的了了分明；佛以佛眼眼見佛性而得了了。云何十住菩薩用父母所生肉眼而眼見佛性？即十住菩薩用父母所生肉眼，透過看話頭功夫眼見阿賴耶識所變現的身心世界及山河大地真實虛幻，了知世尊開示諸法虛妄、諸法無我真實的義理，因而成就世界及身心如幻之

觀行。云何十住菩薩慧眼而眼見佛性？十住菩薩鍛鍊看話頭（看住話的前頭）的功夫，透過眼根、色塵、五遍行觸心所三和合故，意根作意而使阿賴耶識中相應的種子現行，產生相分及見分，而十住菩薩透過五別境慧心所，而以肉眼看見佛性，成就十住菩薩眼見佛性事實；因為先有福德莊嚴、定力莊嚴故，能於一念慧相應時，得以眼見山河大地上皆有自己的佛性，故名慧眼眼見佛性。綜合上面所說，十住菩薩於一切境上，透過肉眼及慧眼鍛鍊看話頭功夫，使得念頭的變化及差異都看得清楚及純熟，於定、慧、福德因緣成熟下，一念慧相應，而得眼見佛性，成就十住滿心位菩薩的功德。為恐眾生如同慧廣法師一樣誤會，而以爲領略佛性即是眼見佛性，就在見聞知覺性上面用心領會，都將如同慧廣一樣的落入常見外道所體會領受的六識心的見聞知覺性中，成爲常見外道；所以慧廣法師會以意識心作爲常住不壞法，作爲真心，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是緣故，卷八裡面就先由 迦葉菩薩請問，而由 佛說明見性是以肉眼看見的。

然而十住菩薩眼見佛性時，僅能成就世界及身心如幻的現觀而已，諸地菩薩的現觀境界都還不能證得，只見佛性少分故，非是不見，所以《大般涅槃經》中才有慧廣法師所舉示出來的這一段話，說明十住菩薩也是可以眼見佛性的，並且特地指明爲十住菩薩「眼見」佛性，並非只有慧廣法師所說的只有佛

或十地菩薩才能看得見佛性，所以佛說：「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聞見。」慧廣法師既然舉出了這一段經文，而經文中已經明說有的十住菩薩就可以眼見佛性了；但是經文中卻又說，有的菩薩一直修到九地時還看不見佛性，要到進入十地時才能眼見佛性；這已經很清楚的舉證平實導師所說的十住菩薩眼見佛性的開示，是真實無謬的說法；也可以由此證明平實導師的眼見佛性之證量是真實說，也可以由平實導師助人眼見佛性的事實，證明眼見佛性的說法是正確的絕妙法門。

如果慧廣法師要扭曲經文意思而將十住解釋為十地的話，那麼為何同一段經文中，會有住與地的差別？那就應該同一段經文中都是用住字、或者都是用地字才對，而不應該分別用上兩個住與地字，因為這兩者之間的高低差異極大，絕對不可混用。所以慧廣法師不可以因為經文中說九地菩薩不見佛性，就解釋作只有十地菩薩才能眼見佛性，因為同一段經文中已經明說十住菩薩就可以眼見佛性了；而且住與地的差別很大，如果「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就是指十地菩薩的話，那就應該說「乃至九住不見佛性」，應以九住菩薩說為九地菩薩，不可同一段經文中有時用住字來代表十地，有時卻又用地字說為九地，再怎麼

愚笨的人，也不會這樣宣說佛法吧？何況佛是一切智者？如果慧廣法師要說是翻譯經典的人用字錯誤，試想世間會有這種笨到極點的譯經人嗎？那些譯經的人，都是當代一時之選，遣辭用字都是很有分寸、很有經驗的人，絕對不會犯下這種嚴重的錯誤，所以，慧廣法師依據這一段經文而強行解釋說一定要到達十地時才能看得見佛性，是很牽強的扭曲經典的說法；所以應該依據經典中佛所說的原意，而說是十住菩薩眼見佛性。

而且，從「九地菩薩不見佛性」一語觀之，又從「十住菩薩眼見佛性」一語觀之，顯然眼見佛性所說的佛性並不是指成佛之性，而是另有一種眼見佛性時用肉眼所看見的佛性。如果慧廣法師硬要把眼見佛性的佛性二字解釋作成佛之性，而又堅持十地菩薩才能看得見成佛之性的話，那就只好請問慧廣法師：「請問：禪宗祖師們都還不會有人悟入十地境界，當他們看見成佛之性而說爲見性，他們是不是都還沒有證悟？是不是都得要進入十地時才算是證悟？那麼禪宗古今的證悟祖師們是不都犯了大妄語業？請問：他們究竟開悟了沒有？」有勞慧廣法師再寫一篇文章，公開的對佛門四眾宣示一下！然而據我們正覺同修會證悟後所見，禪宗祖師所悟，與經中、論中所說的證得如來藏的聖教，是完全一樣的，經論中也說證得第八識的時候就是真見道，是故不可說禪宗祖師

所說的看見成佛之性是大妄語；但是依照慧廣法師的理論，卻等於說禪宗證悟的祖師所說的見性都是大妄語，所以慧廣法師的見性理論，正是邪見，一旦被入辨正的時候，就成爲進退兩難了。是故佛性的真義實有兩種，一種是親證第八識以後，看見第八識心體實有能令學人成就佛道的體性，名爲見性，這就是西天與中國禪宗祖師所悟的成佛之性，就是親證第八識如來藏而看見眾生同樣都有成佛之性；但卻與《大般涅槃經》所說的眼見佛性的見性義涵大不相同，不可相提並論爲同一法。

禪宗的看見成佛之性，只是看見如來藏具有令眾生在未來成就佛道的體性，但是尙未眼見佛性；據平實導師的檢查，自古以來，文獻上看得見有眼見佛性的禪宗祖師，不到一打人；克勤圓悟和尙是其中一人，平實導師即是當年隨其修學而得眼見者。即使是眼見佛性而進入十住位中，現觀身心世界都是虛妄不實，而在眼見佛性時獲得如幻的現觀，但是尙有十行位的陽焰觀、十迴向位的如夢觀，才能進入初地以上的地上菩薩隨順佛性的見性境界中，不是一見就全部滿足的。

如經中佛說見性有四種：凡夫隨順佛性、未入地菩薩隨順佛性、已入地菩薩隨順佛性、諸佛隨順佛性。既然有未入地菩薩的隨順佛性，如是，未入地

的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又有什麼可以讓慧廣法師非議的呢？經中已經明載未入地的菩薩也可以看得見佛性，慧廣法師又何必故違佛說而堅持一定得要進入十地才能見性？難道慧廣法師的智慧真的廣到可以超過佛的智慧嗎？否則爲何一定要故意違反佛所說的「未入地及已入地菩薩都可以見性」的聖教？

但是十住菩薩縱使見性了，也還不是地上菩薩，在見性後繼續進修而親證三賢位中的如幻觀、陽焰觀、如夢觀以後，還得要尋求地上菩薩隨順佛性的境界，才能進入初地的入地心中；然後還得加修百法明門，以及滿心位的鏡相觀，進修二地的光影觀、三地的谷響觀……等觀行；所以十住菩薩雖然眼見佛性，但是這些觀行與地上菩薩隨順佛性的境界尚未成就，所以尚須地地增上，故名「雖見佛性猶未明了」，非如佛所有觀行究竟圓滿而得明了，是故經中說「十住菩薩眼見佛性而不明了」，如果想要眼見佛性了了分明的話，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修學首楞嚴定。

正覺同修會所教授、修習的定，正是《楞嚴經》中「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所說的首楞嚴定，所以會中如果有人如實的修學首楞嚴定，將來一旦眼見佛性時，便可以了了分明的看見佛性了。這就是佛在經中所說的：「十住菩薩亦復如是，雖見佛性不能明了，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能得明了。」所以如果有人想

要眼見佛性能得明了的話，那就必須修學首楞嚴定；末法時代的今天，平實導師已將最適合現代人的首楞嚴定修法，從念佛圓通章中勝妙的解釋出來，只要修學無相念佛的憶佛法門，具有這種首楞嚴定的定力以後，再依照平實導師的教導轉為看話頭的功夫，然後才會有機會由平實導師指導而得眼見佛性；如果沒有這個首楞嚴定的定力來莊嚴，縱使福德廣大，慧力極佳，平實導師也是無法幫得上忙；因為眼見佛性所需的三個要件，仍然欠缺了定力一項，所以就幫不上忙了。

但是從這一段經文中，已經說明一項事實：十住菩薩如果願意修學首楞嚴定，就有機會可以肉眼看見佛性，並且了了分明。如果不肯修學首楞嚴定，即使有朝一日因緣成熟而看見佛性時，也將是「雖見佛性如夜見色，不能了了分明。」一定是見得朦朦朧朧的不分明，當然就會認為佛性是無法以肉眼看得見的。在正覺同修會的弘法過程中，常常有人不願意老老實實的作功夫，所以後來參出佛性的內涵時，卻無法眼見分明，就一定會懷疑：自己既然看不見佛性，別人也應該和自己一樣的看不見。心中就不信眼見佛性的勝妙法，但是正覺同修會中卻還有許多人是眼見分明的，甚至於還有見性報告可以證明。但是由此經文中的開示，已經可以確認，十住菩薩是確實可以眼見佛性的，不是像慧廣

法師所說的只有十地以上菩薩才能眼見佛性。所以他是將經文斷章取義，而且是故意扭曲經中佛語，不是誠實的法師，有辱僧寶說誠實語、不打誑語的高貴的身分，名為破壞僧寶高貴名譽者。

佛在同一經中又說：「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不能見，十住菩薩見少分故，如來全見。十住菩薩所見佛性如夜見色，如來所見如晝見色。」經中既然說十住菩薩可以看得見佛性，如夜見色，那就表示十住一定可以眼見佛性的了；如果再加上修學無相念佛法門而獲得首楞嚴定的定力，那就可以眼見佛性了了分明了。這都是經文中佛語明說的聖教，可不是平實導師自己的個人創見；慧廣法師自己不肯依照平實導師的無相念佛法門努力修得首楞嚴定的定力，所以看不見佛性，落入凡夫眾生的隨順佛性中，誤以為六識的功能就是真如與佛性，透不過《大般涅槃經》的經文深意，所以就故意違背佛說，堅持說只有十地、等覺菩薩及佛才可以看得見佛性。但是他的說法，是公然違背經中佛說聖教的邪說，以法師的崇高身分，竟然專作這種公然違背佛說的行爲，豈不正是欺師滅祖嗎？您究竟將佛置於何種地位呢？

此外，您慧廣法師既然說：「六根與六識就是真如佛性的作用。」且不說這句話的過失何在，當您看見六根與六識的作用時，也就應該說是看見佛性

了！因為您每天都看得見六根與六識的作用，又怎能說是佛性不能眼見呢？這不是自語相違、自己掌嘴嗎？所以，當您說一句話出來時，如果沒有般若實相智慧，說出的時候，別人都可以隨意挑出您的毛病來！但是您卻一定是沒有能力挑出證悟者所說正法的毛病的。如今您這一篇文章，不正好顯示出您的愚癡無智與顛預真如、籠統佛性了嗎？

既然佛已開示當以肉眼及慧眼眼見佛性，佛弟子們就應該依照佛的開示而求眼見佛性清楚；可是正光常在佛教網站論壇上，見到某些學人討論眼見佛性時，常以佛之一法來破斥他自己所誤會的佛之另外一法，都已成就破壞佛陀正法的重罪而不自知。譬如有人依《大般涅槃經》卷八說可以用父母所生肉眼而眼見佛性，可是卻另外有人依《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七「以慧眼而眼見佛性」的文字表面意思，以此來否定肉眼眼見佛性。如是行爲，實乃不知佛開示肉眼及慧眼眼見佛性真實義理。因為單憑肉眼是看不見佛性的，必須以慧眼配合，才能以肉眼看得見佛性；所以佛在經中說眼見佛性必需具足三個條件來作莊嚴，才能看得見：慧力、廣大福德、首楞嚴的定力。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其中的兩個條件，參出佛性的義涵時，就無法眼見佛性，就只能像是未修證首楞嚴定的菩薩一般，想像及領受佛性，往往會落入意識六心的

見聞知覺性中。既然佛說需有慧力才能看得見佛性，當然得要有慧眼，如果參不出佛性的義涵，或者見性所需的慧力不夠，是永遠都無法眼見佛性了了分明的；由此可知，須有慧力配合，才能夠以肉眼看得見佛性。

由此緣故，佛在經中所說以慧眼見性，是正確的說法，但是佛也說：如果沒有首楞嚴定的定力，十住菩薩就會如夜見色，雖見不能了了。佛又說：必須具足三個條件來作莊嚴，才可能以肉眼看得見佛性，所以佛說：「佛性未來以當見故，故言眾生悉有佛性，以是義故，十住菩薩具足莊嚴乃得少見。」由此經文前後貫通以後，就可以知道，經文前後並沒有自相矛盾處，所以說十住菩薩以慧眼而見佛性，並沒有過失，因為沒有慧力的人就算知道佛性的義涵，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說十住菩薩修習首楞嚴定的關係，而又具有慧力莊嚴，有了慧眼，才能以肉眼看見佛性能得分明，而說以肉眼可見佛性，也是正確的說法。所以，只有未見佛性的人，沒有通達眼見佛性境界的凡夫，才會以此經文來否定彼經文。

亦如同今時慧廣法師，因為無法眼見佛性，而狡辯說只有佛眼才能見佛性一樣，而非用肉眼及慧眼眼見佛性。如果像他這樣說的話，那麼經中所說十地菩薩及等覺菩薩的眼見佛性也就成爲虛妄語了，那又成爲以此段經文來否定彼

段經文了；因為十地、等覺菩薩都還沒有佛眼，怎能看得見佛性？那慧廣法師這樣斷章取義的結果，就成了否定十地菩薩眼見佛性的可能了，那就違背經中明說十地菩薩一定可以眼見佛性的聖教開示了。因此建議慧廣法師及未來欲眼見佛性的佛子們，應深入經典研讀，並了知其中真實義理；並跟隨善知識熏習眼見佛性的正確知見，輔之以實修（如鍛鍊看話頭功夫、思惟觀等），緣熟之時方可實證而眼見佛性，切莫以佛之一法而破佛另一法，成就謗佛、謗法重罪而不知。

然眾生欲眼見佛性實屬不易，古今皆然，若不具足定、慧、福德三資糧，如何眼見？如何能知佛所開示眼見佛性正理？因此應廣蒐集三資糧具足，以求眼見佛性，茲分別說明如下：

定力：此乃眼見佛性最基本要求，若無定力，欲眼見佛性難如登天，何以故？《解深密經》卷一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經文已明示阿陀那識（持身識、阿賴耶識）種子流注如瀑流水一樣，非常快速，若無定力，如何眼見種子如瀑流水一樣，流注速度非常快？又如何眼見自類前一種子與後一種子間一明一暗等流流速進行著（唯識學稱等無間依）？又如何眼見諸識同類流注而互不相濫？這是想要見性者所應有的基本慧力；但是眼見佛性所必

需的慧力，並非只有如此；還應該有別種的慧力，平實導師不願公開說明，以免眾生因爲在緣熟之前明聞而反致無法見性。但是如果只有慧力而無定力，也無法眼見。佛性於一切境上顯現，若無定力，縱使慧再好，也無法眼見；此外，一旦定力退失時，佛性也會跟著定力的退失而不能眼見；這是正覺同修會中見性同修們的經驗；後來再繼續培植定力，在定力回復時，就會再度可以隨時隨地看得見佛性了。所以，眼見佛性與明心截然不同，必須有定力才能眼見，也必須有定力才能保持住眼見佛性的境界，所以定力是必須的，是不可或缺。

這意思是說，並不是明心者看見如來藏運作的體性而可名爲見性，因爲悟後不論定力有沒退失，所見如來藏的自性，都是隨時隨地可以看得分明的，因爲定力的退失而失掉眼見如來藏運作的功德。所以明心的眼見如來藏自性的運作，與眼見佛性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若有人說不須首楞嚴定的動中定力就可以眼見佛性，此人根本未曾眼見佛性，已落入妄知妄覺妄境及大妄語中，或者落入明心者的親見如來藏自性之智慧境界中，與眼見佛性的境界不同。又眼見佛性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鍛鍊拜多尊佛及看話頭功夫，不僅可以使自己定力更加細膩，還可以爲將來眼見佛性作準備。若能依此增長定力而配合鍛鍊看話頭功夫，並隨時於動中及靜中，將話頭的變化及差異都看得清清楚楚，

因緣具足時，一念慧相應而得眼見佛性清楚。到那時候，眼觀身心及世界山河大地虛幻，成就十住菩薩如幻觀，成就十住菩薩滿地心的階位而轉入十行位的初行位中。

慧力：包括過去世所熏習正法而對邪知見具有簡擇之慧力、今世於正法團體所熏習的正知見及思維整理所得智慧，並如實的去體驗、觀察（譬如觀察動物種種行為之差異，或者某一動物有情特殊之功能差別，有利自己爾後差別智增長；或了知事障、理障之差異，或從證悟及未證悟祖師公案中了知所用言語、機鋒、作略之淆訛處，有利於智慧之增上等）、拜多尊佛所需要的思維觀（不用語言文字而清楚參究之觀行）、觀察如何斷煩惱的智慧以及一念相應所需慧力、定中觀察欲界定、未到地定諸禪定差異之智慧等等。以及另一種非由一世就能修得的慧力，須由平實導師教導，而仍不一定能在一世中修成的慧力；或者有人已在無量世中，為利樂眾生而為眾生作種種事業時，所出生的慧力。

福德：包括累劫以來，沒有冤親債主遮障、破佛正法的業障，以及無始劫以來所累積的世、出世間的福德（尤以護持正法的財物布施、身力布施最為上等）；而此福德是明心前依外門六度萬行所廣修得來之資糧，包括十信菩薩一劫乃至萬劫修集信心，初住菩薩專門修集布施功德、二住菩薩修集持戒功

德、二住菩薩修集忍辱功德、四住菩薩修集精進功德、五住菩薩修集禪定功德、六住菩薩修集般若智慧之功德，並於破參前作大乘的四加行（煖、頂、忍、世第一法），「現前安立少物，謂是唯識真勝義性」（建立似有真如之法存在，宣示一切法、五蘊、七轉識、五根皆是真如所生，萬法唯識即是真如、阿賴耶之體性），現觀所取空（一切法、五根及六塵非真實有）及能取空（七識及受想行陰），於此二空雙印，則六住圓滿，具足大乘見道之資糧。一旦破參，找到阿賴耶識，即是真見道之人，成七住菩薩，入位不退，從此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具足了上述三個資糧，並於平時伏除、斷除性障，於因緣成熟時，在世尊的冥助之下，一念慧相應而眼見佛性；本會同修則多是由平實導師觀察因緣成熟時，三言兩語之下便得眼見佛性。云何於世尊的冥助之下，得以一念慧相應而眼見佛性？這必須從吾人開始修學佛法前到十地菩薩等不同階位解釋之。近如吾人開始修學佛法前，若無往昔種種善根及佛的安排，云何能夠接觸佛法、乃至修學佛法？又於修學大乘菩薩法中，能發一絲歡喜心，乃至暫時流下一滴眼淚，都是佛威神之力所攝受故，何以故？正如佛在《大乘方廣總持經》所說：「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為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眾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涕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又菩

薩修學大乘法，乃至能登座宣說三乘諸法，都是佛威神之力攝受故，能令菩薩作如是說法，何以故？正如佛在《大乘方廣總持經》所說：「若聲聞說法，若菩薩說法，當知皆是如來威神護念力故，令諸菩薩等作如是說。」

中如戒慧直往將滿心的初地菩薩，若不得十方諸佛加持而入大乘光明三昧，復於三昧中由佛加持而證得差別三昧者（鏡相觀，即現觀六塵影像爲自心所現內相分，如鏡中映像一般），不能發起百意生身，不能到百佛世界、不能動百佛世界，不能成就戒定直往初地滿心菩薩功德。又戒慧直往菩薩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住地心菩薩，若不得佛加持，云何證得光影觀（現觀七識妄心於鏡像的內相分而追逐，猶如光影一般）、谷響觀（現觀所說一切法，皆依八識心王藉緣而立，所說皆無實義，猶如山谷迴響一般）、水月觀（現觀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境界，是以定心爲緣，阿賴耶識現此諸境，猶如一一水中，皆有一一月一般）、變化所成觀（現觀四聖諦十六心及世捨身受生、變現化身等皆是阿賴耶識變化所成）、非有似有觀（現觀十二因緣一一有支及變化意生身或化身之一切相、一切行，皆是自心所現）等觀行而入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滿地心菩薩位？又戒慧直往七地菩薩念念入滅盡定，心寂靜極寂靜故，因此將捨心而入無餘涅槃。若無佛的加持，現前傳授七地菩

薩「引發如來無量妙智三昧」，此三昧勝過七地菩薩以前所修種種三昧，因此緣故，七地菩薩不入無餘涅槃，成就八地菩薩於相、於土自在，發受生願，繼續利樂有情無盡期。遠如將圓滿十地滿心菩薩，若無十方諸佛發動十地以下菩薩及其眷屬至彼處，並遙灌其頂，如何成就十地滿心而入等覺菩薩位。

由此可知，近如接觸佛法、修學大乘法發一絲歡喜心，乃至登座說三乘諸法，中如初地到七地觀行圓滿，遠至十地菩薩為十方諸佛遙灌其頂，都是佛的神力冥助而得成就，更遑論在兩者之間能夠明心七住菩薩、眼見佛性十住菩薩，必得佛冥助而得成就也。

因此學人應廣蒐集三種資糧，於因緣成熟時，得以眼見佛性清楚分明。若此三種福德之中，有一資糧未能具足，則必眼見佛性模糊，乃至無法眼見佛性，如同南泉普願禪師手指一株花說：「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就是見得不分明的人，導致功德受用不大，學人不得不慎。

又娑婆世界眾生眼根猛利，故佛開示以眼見為憑。因此吾人眼見佛性清楚時，有二種情況應當了知：一者，不僅眼見自己佛性，而且也見其他有情佛性。何以故？眼見佛性是自己一念慧相應而親證的境界（現量境）、親自觸證而引發的智慧（自相智慧）故。眼見其他有情佛性者，是以自己現量境及自相智慧

爲基礎，比類推之其他有情亦如是見，比量境、他相智慧故。二者，眼見佛性時，皆可於一切無情物上眼見自己佛性清楚分明顯現，乃至於眼見臭穢大便時，自己佛性還是無絲毫污染而分明顯現，所以者何？無情無覺無知，非是有情，無法像有情能有如此功能差別，但眼見佛性之菩薩卻能從無情物上眼見自己之佛性；但究其實，自己之佛性卻不是在無情物上。故知，眼見無情時，非是無情有佛性，而是自己佛性分明顯現爾。

又眼根與眼識眼見佛性當下，立刻會知道如何用眼根眼識來眼見佛性，同理可證，其他五根亦如是見，也符合證悟祖師所說：「一根通，六根互通」、「一根見，六根具見」正理，亦即意根與意識心可以配合前五識，透過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親見佛性。非是會外善知識所說：「悟了就有六種神通或者身根能作眼根用，眼根作鼻根用」等謬見，亦非如慧廣法師所說：「六根之中何厚『眼』而薄其他五根呢」之歪理。此中道理，唯有古今極少數見性祖師及同修會眼見佛性的極少數弟子所了知，非是解悟及意識思維如慧廣法師等輩所了知。又眼見佛性之菩薩，在山河大地上可以見到自己之佛性分明現前；但也能只見山河大地而不見自己的佛性，或者同時眼見山河大地與自己的佛性——自己的佛性與山河大地都可以在山河大地上被自己同時看見——都可

由自己隨意起心動念而見其一或同時見到二者具足，或只見山河大地而不見自己的佛性，是故隨心所欲而不可不見佛性，亦可欲見自己的佛性即同時得見。但是明心而未眼見佛性之人，將會因爲此語而誤以爲是：「想見如來藏的體性就可見，不想見如來藏的體性就可以不見。」其實與眼見佛性相去甚遠；凡夫則會誤以爲：「想見到見聞知覺性就可以見到，不想見到見聞知覺性就可不見，這就是不想見到佛性都由自己作主。」其實都不是真正的眼見佛性。所以，見性的事情很容易讓人產生誤會，所以經中才會有「凡夫隨順佛性」的境界相安立，作爲和賢位菩薩、聖位菩薩、究竟佛地隨順佛性的差異安立，所以見性的實證境界很難爲未見者詳細說明，說明了也無法理解，比明心境界的**唯證乃知**更加**唯證乃知**。平實導師曾經說過：從明心而又見性的善知識之弘法經驗來說，明心之正確與否，極容易勘驗；但是眼見佛性的實證，則是極難勘驗之事，因爲無法藉被勘驗者之肉眼來觀察其是否眼見故，只能從對方所說見性境界的敘述中來作判斷故；而且善知識對眼見佛性境界的描述，很容易被明心者誤將親見如來藏性之境界套用解釋而混淆爲同一境界故，所以眼見佛性的境界，確實是比明心的境界更加唯證乃知。

又明心之人，了知阿賴耶識寂靜、極寂靜的空性道理，心性偏空故；眼見

佛性而未明心之人，眼見佛性之有性的道理，心性偏有故；唯有明心又見性之人，了知阿賴耶識之空性，又親見佛性不外於有性，也了知空有不二的正理，既不偏空也不偏有，因而能空有俱照，不偏一邊，則容易增益其差別智與般若智慧，乃至可以因此而迅速的境地增上，迅速成就究竟佛。所以見性一關的實證，對佛道的成就就可以產生極力向前推進的功德，絕非無用之法。至於空有之諍，絕不會存在於明心而又見性之人中，唯有既未明心又未見性之人如慧廣法師一類人，才會有空有之諍。

至於慧廣法師所說：「禪宗古來祖師從不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而直接以『見性』來表達，以免眾生誤會曲解。」顯示慧廣法師其實是不懂佛性兩種義涵的愚癡無智者。因為禪宗祖師百人之中有九十九人是以眼見如來藏具有成佛之性，而說為見性；因為他們認為明心之時即是見性——看見如來藏具有成佛之性——這完全是明心之人所看見的智慧境界，但絕不是《大般涅槃經》中所說的眼見佛性。因為佛性雖然不離如來藏，但卻不是如來藏所本具的成佛之性；但是眼見佛性的菩薩說出見性境界時，明心之人都可以用他明心所得到的見地套上去，也不會有矛盾衝突之處，可以自圓其說；但是其實與眼見佛性者的實證境界，相去不止十萬八千里，永遠都會誤會眼見佛性的人所說的見性

正理。

但是凡夫對眼見佛性的境界，則又是另外一種誤會；那就是把見聞知覺性當作佛性，當他們看見眾生與自己一樣都有見聞知覺性的時候，就誤認爲自己已經眼見佛性了，那就是經中所說的「凡夫眾生隨順佛性」，和真正明心者對見性的誤會——以親見如來藏的成佛之性當作見性——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是真正明心而親見如來藏恆離六塵中的見聞知覺性，也已經眼見佛性——親見如來藏自己在六塵外的本覺性——就一定不會落入凡夫隨順佛性的凡夫境界中，也不會落入明心而未見性者所落入的「誤以爲親見如來藏成佛之性就是眼見佛性境界」的誤會境界中，絕對不會產生空有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絕對不會像凡夫們產生空有之爭；因爲空有之爭產生的原因，都是緣於誤會般若爲一切法空，又再誤會一切種智的唯識學所說是萬法實有的人，才會產生的邪見與爭執，所以，空有之爭，在已明心者之間，絕對不會出現，只會在尙未明心者之間才會出現。

又眼見佛性時，觀察到佛性不是見聞覺知心，但也不離見聞覺知心，何以故？《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二已明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非色，不離於色；非受想行識，乃至不離於識。】翻成白話文爲：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然

佛性不是色法，但是不離色法；祂不是受、想、行、識，但也不離受、想、行、識，更不離於阿賴耶識而有佛性。解釋如下：受想行識之識蘊是指前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而眼見色塵，耳聞聲塵，乃至意識分別法塵，都不離見聞覺知。然而妄心在運作時，真心亦同時、同處配合運作，佛性在此等運作之中完全顯露，但卻不是見聞覺知心，也不是見聞覺知心的體性，因此佛性不是見聞覺知心，但也不離見聞覺知心。又眼見佛性時，六識亦完成分別，佛性的存在運行與六識心的見聞知覺性同時運行，所以佛性與六識心見聞知覺性雖然類似，但卻不是相同。但因爲見性的覺受極爲強烈，前所未見的佛性如今忽然肉眼得見，這種境界當然很新鮮，覺受很強烈，故有覺明現前之現象。然覺受之強弱，完全依定力強弱、煩惱習氣深淺，和福德大小有關（已知佛性答案而後眼見佛性者，則其覺受極爲淡薄乃至完全沒有覺受）。一般而言，定力強、煩惱習氣淺者，一旦見性時，覺受非常強烈；定力弱、煩惱習氣強，覺受淡薄，乃至眼見佛性不久後退失，而無覺受出現。

二者，《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二、卷三十五亦宣示佛性不是見聞覺知，但不離見聞覺知。譬如卷三十二：【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阿賴耶識）】、卷三十

五：【眾生佛性非內六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非外六入（色入、聲入、香入、味入、觸入、法入），內外合故名爲中道，是故如來宣說佛性即是中道。】因此佛性是阿賴耶識透過六根、六塵、觸三和合而顯現，雖然佛性在一切境顯現，但不是見聞覺知，不離見聞覺知。

綜合上述所說，得下列二種結論：一者，佛性於一切境顯現，因此若不會看話頭，往往就以六根的感覺、知覺性作爲佛性，只能體會（解悟）而無法眼見。因無法眼見，就會落入妄知妄覺中，就會未證言證，未得言得，成就大妄語業，成一闡提斷善根人；或者因爲不信佛性可以眼見，就大膽誹謗眼見佛性的極勝妙法，成就地獄業。二者，佛性於一切境顯現，因此佛性以阿賴耶識爲體，藉著種種緣而起諸作用，因此佛性不應離阿賴耶識、不應離一切境而有。

又眼見佛性層次如經中所說有四種，爲凡夫隨順佛性、未入地菩薩隨順佛性、已入地菩薩隨順佛性、諸佛隨順佛性。前一乃是凡夫臆想及感覺佛性，必墮妄知妄覺中，誤以爲六識心的見聞知覺性即是佛性，後三乃是外聖內凡及聖人之見性宗通。

所謂凡夫隨順佛性有下列數種，指異生外道未聞佛性名義，隨逐於妄知妄覺中，雖日日受用自身佛性，而不知不覺佛性之存在，亦不聞自身有佛性；或

者雖聞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心中信受或不信受；或者遇善知識傳授，因定力、慧力、福德資糧不足而不能眼見佛性，只能以意識思惟而感覺體會；或者雖有定力，自己不肯參究，到處刺探佛性名義，或遍閱經典尋覓答案而不能眼見佛性。或者未明心而先參得佛性之名義，如果福德因緣不具足，大多誤以為六七識之心性即是佛性，不能遠離我見及邊見，亦不能通達三乘菩提、不曉得佛道的次第，更不能發起道種智；或者遇善知識傳授定力、慧力及修集福德資糧具足時，一念慧相應而眼見佛性，然雖見而不了。

所謂未入地菩薩隨順佛性是指菩薩已明心並聞善知識開示，證知佛性之圓滿知覺而得眼見，即是十住菩薩眼見佛性；正當眼見佛性之時，即時獲得眼見色身覺知心悉皆如幻，山河大地亦皆如幻的眼觀境界。

所謂已入地菩薩隨順佛性，是指菩薩明心已，親隨具有道種智之善知識學一切種智，如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而入初地，復因緣成熟及修學動中功夫而得增益見性之功德；或者已明心見性菩薩隨具道種智之善知識學一切種智，並於初迴向位摧邪顯正，救護一切眾生遠離邪見趣向正道，如是法隨法行而入初地入地心，並於初地廣作佈施，於初地滿心時，蒙佛加持而入大乘照明三昧而發起天界初地菩薩所擁有之意生身，因此進入

二地初心位；或者二乘俱解脫無學之迴小向大者，隨善知識修學而明心見性，復於善知識處修學道種智而入初地，入初地已，一一驗證法無我及行布施，並得佛加持而入大乘照明三昧發起意生身：等。

所謂諸佛隨順佛性是指如來見性成佛時，成所作智現前，隨緣赴感靡不周，不須別起作意加行，無有時空隔礙，因此諸佛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而得了了，已能令第八識中所含藏之一切功德皆現前而得受用故。

又眼見佛性現成的案例，可以用《維摩詰所說經》卷上佛國品第一來說明，茲恭錄經文如下：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

見此佛土清淨。」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人及人，知有為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從上經文，得結論有三：一者，佛於一切時任運變現國土，不僅轉變充滿穢惡國土之外相分為清淨國土外相分，讓在場菩薩眾等得以眼見，同時可以眼見穢土外相分，故說佛於土自在，亦名心淨國土淨。二者，佛於一切時任運變現相分，不僅轉自己內相分，也能轉易在場菩薩眾等內相分，即轉自、他穢惡充滿的內相分為國土清淨的內相分，但卻無礙於現實世界中穢惡充滿的國土相分，故稱於相自在；因此於後有五百長者子及求聲聞乘三萬二千人及人眼

見佛性而得法眼淨之事實。三者，十住菩薩雖然能夠眼見自他有情佛性，但不能轉變自己內相分；二地滿心菩薩成就光影觀，可以隨時轉變自己的內相分，讓自己戒行清淨，但無法轉變他人的內相分；八地菩薩能自在轉變自、他有情的內相分，故說於相、於土自在；更何況是諸佛於相、於土更加自在無疑。綜合上述三點可知，唯有眼見佛性分明清楚，並以此眼見佛性為基礎，才能於後迅速的次第證得十行陽焰觀、十迴向如夢觀、初地鏡相觀、二地能夠改變自己內相分的光影觀、……、乃至佛地所有觀行究竟圓滿，成所作智現前。故十住菩薩尚須在佛之冥助之下，而得眼見佛性，成就十住如幻觀、乃至次第圓滿十行陽焰觀、十迴向如夢觀、初地鏡相觀、二地光影觀……，八地於相、於土自在，直至佛地所有觀行究竟圓滿。以此緣故，可見諸佛的隨順佛性，與十住菩薩的隨順佛性，其功德大小不可比擬，故稱十住菩薩眼見佛性而不得明了，佛眼眼見佛性如掌中觀阿摩勒果而得了。

最後，做個總結，佛性是透過看話頭的功夫，於因緣具足時一念慧相應而親證般若實相，是用肉眼、慧眼於一切境而顯見。眼見佛性時，看到世界及自身虛幻，成就佛所說十住菩薩如幻觀，然見不了了，而諸佛見得了。接下來，評論慧廣法師對眼見佛性的謬見所在：

慧廣法師云：「如果說『眼見佛性』就是依文解義的『用眼睛看到佛性』，或者說，把他特別強調成『肉眼可以看見佛性』，這將會產生語病與過失，非智者所應語。」慧廣法師又云：「所謂『眼見佛性』的意思，不是某居士等人所說的以『肉眼見佛性』，而是以『佛眼見於佛性』的意思」。慧廣法師又云：「『眼見佛性』其實就是『親證佛性』的意思。如果一味要把他說成『肉眼見到佛性』，才是見性，那是有些扯了！」

正光辨正如下：譬如《大般涅槃經》卷八有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見？』佛言：『迦葉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已明說用父母所生肉眼眼見佛性。卷二十八云：「佛性亦二：一者可見，二不可見。可見者，十住菩薩諸佛世尊，不可見者，一切眾生。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聞見者，一切眾生、九住菩薩。」已明說十住菩薩可以父母所生肉眼而眼見佛性；卷二十七云：「十住菩薩用慧眼見佛性而不见了，而佛眼見佛性了了」，已明說十住菩薩是用慧眼眼見佛性而不见了，不是不見，見佛性少分故。又如《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七所說：「十住菩薩不得名爲一切覺故，是故雖見而不见了」，經文明示十住菩薩因爲對於佛地的究竟思覺尙未究竟圓

滿，因此眼見佛性仍未了了分明。因此綜合《大般涅槃經》卷八、二十七、二十八所說：十住菩薩不僅可以用肉眼而藉慧眼因緣眼見佛性，但究意思覺尚未圓滿，故對佛性只見少分而不了了，而佛名一切覺者，菩提性究竟圓滿。既然經文都已明示肉眼可以眼見佛性，云何慧廣法師卻狡辯說不能用肉眼眼見佛性？云何狡辯是只能以「佛眼」而眼見佛性？如是如是顛倒其說，有如下過失：

一者，慧廣法師錯以爲一悟即至佛地，故以佛眼眼見佛性來評論 平實導師，完全違背 佛在《大般涅槃經》開示十住菩薩可以用肉眼眼見佛性之事實，因而成就謗佛、謗法、謗勝義菩薩僧的重罪。

二者，慧廣法師欲圖掩飾自己未能眼見佛性的事實，故意曲解《大般涅槃經》佛的開示，來誹謗已眼見佛性的 平實導師，已成就誹謗賢聖僧之重罪。如是雙具謗佛、謗法、謗勝義菩薩僧的重罪，將於未來無量世受長劫尤重純苦果報，得不償失，是 佛所說的可憐愍者。

三者，如前所說，慧廣法師限定只能以佛眼看見佛性，將是誹謗經中佛所說的初地至十地、等覺菩薩都屬於已入地菩薩隨順佛性的聖教，也將成爲誹謗經中所說未入地菩薩隨順佛性的聖教，就成爲謗法者，而且是誹謗最勝妙法的上品謗法者。

又：能夠用肉眼、慧眼而眼見佛性，不僅《大般涅槃經》、《大般涅槃經義記》、《涅槃宗要》等經論廣說，而且也符合《大乘義章》卷二十五所說【以眼見故說之爲證】之正理，爲什麼慧廣法師卻狡辯：「如果一味要把他說成『肉眼見到佛性』，才是見性，那是有些扯了！」由此可知，慧廣法師不僅不知不解《大般涅槃經》所說眼見佛性真實義理，乃至自己無法眼見佛性，則應檢點自己，應當知道自己才是胡扯的人。可是卻見慧廣法師不知檢點自己，更以偏頗、不客觀的心態狡辯以求自圓其說，如是行爲，豈是真正法義辨正精神所在？又於己身之法身慧命有何益處？又如何是貴爲僧寶所應爲者？因此慧廣法師這種心行，不得不讓正光搖頭歎息了，因此效法慧廣法師所說的話來回應他：「慧廣法師未證而言，胡說一通，真是太扯了！」

復次，慧廣法師云：「肉眼能見佛性只是表相，並非肉眼本身能見佛性。不然大家都有肉眼，爲甚麼不見佛性？」

正光辨正如下：慧廣法師這段話，套一句您自己所說的話：「未免太扯了」；這就像是世俗愚人不信可以明心，聽到明心的人說道：「真心與妄心並行，應該以生滅法的離念靈知妄心，去尋覓每一個人都有，而且是與妄心同時存在並

行的真心阿賴耶識。」愚人聞後，隨即反駁道：「你既然也有真心，又說我也
有真心，那爲什麼你能證悟真心，而我卻證悟不到？」是一樣的道理。如同一
切眾生都有真如心體，但是只有釋迦牟尼佛才能證得，只有祂才能爲世人傳
授與廣說，並不是所有的世人都能證得；所以，佛性雖然人人皆有，但必須是
定力、慧力、福德都具足了，才能夠看得見，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證得。說
句世俗易懂的話：錢財處處都有，但是有福德的人，如果不努力去賺，錢財也
不會無緣無故的來到他手裡；所以，真如心與佛性雖然都是人人本有，但是卻
要努力的依照佛的教示，正確的求證，而不可像您慧廣法師一樣的落入常見
外道所執著的離念靈知意識心上面，才能證得真如心體，才能眼見佛性，也不
可以像您慧廣法師這樣愚癡的說道：「既然佛性與真如心是人人都有，爲什麼
只有你蕭平實能證得，我慧廣法師就不能證得？」想要眼見佛性，必須有三個
基本條件：福德、慧力、首楞嚴定。有這三種條件來莊嚴，才能在因緣成熟時
眼見佛性，並不是人人都能看得見的；這在《大般涅槃經》中，佛早已說過
了，慧廣自己智慧不廣、少聞多怪，就搬出這番不成熟的幼稚話語來質問。

眾生都被無明所籠罩，所以不能明心；眼見佛性的智慧受用境界，更難於
明心十、百倍，無明籠罩的眾生譬如慧廣法師一類人，如何可能見得到呢？但

是慧廣法師不應因爲自己被無明所籠罩而看不見，就認定別人也都和他一樣的無明籠罩而看不見，所以就不相信經中所說的眼見佛性之聖教。譬如《大般涅槃經》卷七云：「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已來常爲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不能得見。」經文已明示：一切眾生爲無量煩惱所遮覆而不能眼見佛性，因此慧廣法師自己不能眼見佛性，正是佛所說爲無量煩惱所遮覆之人，何以故？慧廣法師錯以離念靈知心爲真心，導致整個佛法修證方向偏離，連凡夫我見都斷不了；復又不能安忍平實導師拈提大法師，因爲身披僧衣故感同身受，憤而撰文誹謗平實導師正法爲非法，正是佛所說的被無量煩惱所遮覆之人。如是爲無量煩惱遮覆之人，明心尚且無份，又有何能力眼見佛性真實？又怎能如實宣說眼見佛性之理？乃至對於世尊在《大般涅槃經》卷七所示正理視而不見，不懂得要趕快勤求斷除煩惱遮覆，以求明心乃至眼見佛性，卻拿「大家都有肉眼，爲甚麼不見佛性」之話語來遮掩自己未曾眼見佛性事實，來質問完全符合世尊正法的平實導師，以如是幼稚言語來誹謗勝義菩薩僧，如是師心自用之心行，造下誹謗世尊正法的大惡業，現在、將來有何面目每天面對信施的供養？乃至於死後，又有何面目面對世尊？

又慧廣法師自己不能眼見佛性，卻不妨礙汝佛性的每天運作、時時現前，吾人見面之時，皆可現見汝之佛性現前運作；非唯理證上如此，教證亦復如是說，如《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七云：【佛言：「善男子！譬如色法雖有青黃赤白之異長短質像，盲者不見；雖復不見，亦不得言無青黃赤白長短質像，何以故？盲雖不見，有目見故。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不能見，十住菩薩見少分故，如來全見。」】經中已明示，一切眾生每天受用佛性而不知，如盲者眼根（扶塵根及勝義根）已壞，無法眼見青黃赤白、長短質像，卻不妨礙色法仍有青黃赤白、長短質像也。因此只要眼根正常，就能看到青黃赤白之相，盲者不應因為自己不能看見，就怪罪他人所說可以見色的事實。佛性也是這樣，一切尚未眼見佛性的眾生（猶如慧廣法師一般）每日受用佛性而不知，唯十住菩薩有慧眼故能以肉眼見之，能見佛性少分，而如來可以全見。同理可證，慧廣法師為無量煩惱所遮覆，每天受用佛性而不知，是故不見佛性。因此慧廣法師應依據佛之開示，努力斷除煩惱，並跟隨善知識熏習眼見佛性之正知見，於定慧福德三資糧具足及一念慧相應下，眼見佛性真實，成就十住滿心位菩薩應有之功德。

又慧廣法師雖然每天受用佛性而不知，但與眼見佛性的十住菩薩之間並無差異，何以故？一切眾生，不論見與不見，佛性都是阿賴耶識本體透過六根、

六塵、觸心所顯的功能差別、所顯的總相作用爾，一切眾生都有之，平等無二。所差異者，未能眼見的慧廣法師，錯以離念靈知心爲真心、不知不證佛性。而眼見佛性的十住菩薩，不僅知道清楚了知佛在《大般涅槃經》所開示「眼見佛性之真實理、之如何眼見佛性、之眼見佛性分明境界」，而發起般若中道智慧，符合佛在經中所說的眼見佛性正理。

因此正光建議慧廣法師及未來欲眼見佛性的佛子們，應先勤練無相憶佛、次拜多尊佛及鍛鍊思維觀功夫，然後還須勤練看話頭功夫，並努力消除煩惱之遮覆及懺悔毀謗勝義僧之重罪（不論是性罪或戒罪，或者兩者都是），並且修集眼見佛性所需之大福德；直到因緣成熟時，於世尊冥助之下，而獲得平實導師的幫助，方得眼見佛性。從此不疑世尊所說究竟是以肉眼見？還是慧眼眼見？正當眼見佛性時，其實都沒有所謂的以肉眼、或者以慧眼見的問題存在，就以父母所生眼而清楚分明看見了佛性。所以眼見佛性是很單純的事情，越單純越好，思惟越多，就越不能眼見佛性。

如慧廣法師所云：「如果說『肉眼可以看見佛性』，更有違大乘佛教『五眼』之說。大乘佛教提到由人成佛，共有五眼來相配合，即肉眼、天眼、慧眼、法

眼、佛眼。凡夫只有肉眼，天人有天眼，阿羅漢有慧眼，菩薩有法眼，諸佛則有佛眼。這四眼很明顯是有別於肉眼的，不然何必各別安立名詞？但四眼又各別存在於肉眼之外嗎？也不盡然。天人的天眼作用，也是依於肉眼而顯，阿羅漢的慧眼也是依於肉眼而作用，菩薩的法眼也不離肉眼，諸佛的佛眼呢，難道肉眼之外，多了一隻眼睛嗎？也不是。所以，五眼從外表看來，其實都是同一肉眼。但別忘了，五眼同一眼，只是表象，其實是不同的。就算沒有肉眼，或肉眼不產生作用，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者，他的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還能作用。佛十大弟子「阿那律」眼睛瞎了，靠著天眼如肉眼見物。」

正光辨正如下：大乘佛教「五眼」即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肉眼是凡夫肉身所具之眼，是有情藉著父精母血，攝取四大，而由阿賴耶識所生之眼，只能見近物，無法見遠物，若有物質障礙則被遮障而不見，如人類、旁生類之眼睛等。天眼則是修習禪定而發起欲界、或色界身所生之眼，或無色界天人化生到色界天時所有之眼，能見肉眼所不能見物，亦能見遠方之物。譬如能見天人及鬼神，能見遠物及障礙物，暗中能見，或能見極微之物。譬如吾人修習禪定而發起欲界定，於欲界身似有薄膜裹住，令身安住不動；又譬如初禪遍身發時，色界天身忽然出現於欲界身中，彼時初禪天之心眼眼見自身如雲

如霧，不見五臟六腑，遍身毛孔內外相通，一一毛孔有樂觸，此乃初禪天身出現於欲界身內互相摩擦所產生的樂觸，彼時之眼能見內身如雲如霧，非肉眼所能見。

慧眼有二：一者，二乘聖人所見蘊處界無非是藉因緣所生起之法，其性皆空，不得常住，因世俗諦智慧所照，故稱此慧名為慧眼。二者，菩薩於參究前廣修定、慧、福德及伏、斷煩惱障，並於參究中，一念慧相應，找到生命實相心阿賴耶識，轉依此生命實相心而有能力現觀自己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之虛妄，同時能現觀實相心之不斷亦不常、不來亦不去、不生亦不滅：：等中道性，因此而發起般若智慧；此智慧非是二乘人所能知，有此智慧故名爲慧眼，雙具第一義諦之般若智慧及二乘世俗諦之智慧；此中世俗諦智慧爲出世間智，第一義諦智爲世間、出世間智，二者亦皆是慧眼所攝。然而慧眼並不在肉眼之中，與肉眼無關。

法眼乃是地上菩薩所具之眼，於明心時除了證得第一義諦的世、出世間般若智慧，也同時生起二乘初果人所具有的世俗諦智慧，因此而斷除見惑（大乘法中則名爲一念無明之見一處地煩惱）之後，再經歷七住至十住位的習種性、十行位的性種性、十迴向位的道種性之長時劫修行，大約一大阿僧祇劫三分之

二的時間，伏、斷思惑（欲界愛、色界愛、無色界愛），令思惑永不現起如阿羅漢，永離異生性（永遠不再因為生起所知障所攝的邪見或俱生瞋慢而造作破壞正法、誹謗善知識，導致捨壽之後墮落三惡道中，如是異生性之種子已經全部斷除），如是發起聖性及增上意樂（十無盡願）而入初地；此時眼見諸法無非以阿賴耶識為因，藉著種種諸緣而生，亦是阿賴耶識局部功能差別爾；由此緣故，能漸漸證知阿賴耶識所含藏之部分種子，名為證得道種智，即是發起法眼，非一切證悟明心之人所能質疑之，更非二乘四果聖人所能質疑之，則如慧廣法師：等一類世俗凡夫又兼瞋慢之人，更無論也。然而此一法眼，仍然是智慧，與肉眼無關。

佛眼則是如來淨除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隨眠及所知障一切隨眠後所生之智慧眼，具足一切種智，成就佛地清淨法界及四智心品等無漏有為法，並能眼見眾生所有佛性而得了無遺，名為佛眼。如是五眼，並不等同於眼見佛性所說之肉眼，何以故？眼見佛性雖以肉眼而見，然卻是加以慧眼、法眼、佛眼之力，方能以肉眼得見佛性，非是單獨肉眼能見，亦非單有慧眼能見佛性（譬如明心者未能眼見佛性），亦非單有法眼或佛眼能見佛性；故非單有肉眼能見佛性，必須有慧眼或法眼、佛眼，才能在肉眼上面得見佛性（此處所言佛性者，

乃是眼見佛性者所見之狹義佛性，非指如來藏能令人成佛之廣義佛性；然而正當眼見佛性時，見性者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需要分別或揀擇，當下只依肉眼便得眼見分明。

佛門內外一切有神通之賢聖與凡夫，縱使已有五神通具足而有天眼者，若無慧眼、法眼、或佛眼，亦無法以肉眼、天眼而眼見佛性；是故獲得天眼之人，不論其為報得或是修得，皆仍然無法眼見佛性，是故眼見佛性與天眼無關；所有一切有天眼者，如欲求證眼見佛性的智慧境界，仍須親隨人間已經眼見佛性卻可能仍無神通的菩薩們修學，或隨天上有報得神通的已見佛性菩薩修學，方能以其肉眼或天眼得見佛性。但是菩薩於三地心之末期修得天眼時，亦能人間不離天眼而見天人之佛性，是故天眼雖與眼見佛性無關，但亦不妨礙眼見佛性境界。

由上可知，最初父母所生肉眼功能有限，能見近而不能見遠，遇障礙物則不能見；至於天眼、慧眼、法眼，或因修習禪定與神通，或因伏斷二障多寡而有不同階位之差別層次；後一佛眼則是完全斷盡煩惱障、所知障所生之具足世、出世間一切智慧眼，並能眼見眾生所有佛性而得了了無遺，也唯有佛才完全具足五眼，並非每一有情都具有五眼。

然慧廣法師說：「五眼從外表看來，其實都是同一肉眼」，是不懂五眼的凡夫俗人所說，有如下過失：一者，肉眼是色（物質）法，於死亡後，肉眼就漸漸壞而無法作用，是爲生滅法，而佛眼、法眼、慧眼都是眾生心所有智慧之法，非是物質法；若如慧廣法師所說，則世尊成佛時之佛眼、諸菩薩證悟而生起慧眼時、諸地菩薩入地以後生起法眼時，他們的慧眼、法眼、佛眼豈不都將隨著捨報而成爲生滅法耶？此是慧廣法師亂說佛法的第一過失。

二者，肉眼縱使壞了，也仍然可以眼見佛性，而這個用另外五根眼見佛性的境界，不是尙未眼見的人所能臆測，乃至已經明心而尙未眼見佛性的人也一樣不能臆測。眼根可分眼扶塵根及眼勝義根，眼扶塵根是爲眼球及其運動纖維等，眼勝義根是指眼之神經組織到大腦掌管視覺部分，具有傳輸訊息作用。因此眼根扶塵根或勝義根有障礙時，亦不妨礙每天受用佛性，何以故？肉眼縱使有所損傷，仍不妨礙能見外物之功能，只是未若正常肉眼所見正常影像而已；既有或大或小扭曲色塵之能見與所見，則亦仍能眼見佛性，不因肉眼有障礙而不能眼見佛性，只是所見色塵有扭曲而已，然於被扭曲的色塵上面仍可清楚分明的看見佛性。

乃至肉眼（不論眼扶塵根或勝義根）已壞而無法正常運作，尙有其他五根

可以眼見佛性而不失，所以者何？佛性遍六根中，都可以現前見之；縱使眼根全壞，也能以其餘五根「見」到佛性，這也是「眼見」，不以眼根而見，不是未曾親眼看見佛性的人所能猜測。即如天眼一般，就算五色根中某一根已壞，尚且有其他五根可以作用，因此佛十大弟子阿那律尊者眼睛瞎了，雖然只靠著天眼也可以如肉眼見物，可是卻仍然不是五眼具足之佛，也不是能夠眼見佛性的菩薩，終究只是聲聞法中的大阿羅漢而已。所以，肉眼並不等於五眼中的其餘四眼，慧廣法師說**五眼都只是肉眼**，錯得離譜了。這是慧廣亂說佛法的第二個過失。

三者，肉眼縱使已壞了，慧眼、法眼、佛眼仍可以存在不滅，不可如慧廣法師所說的**五眼即是肉眼**。現見肉眼是色法，有生滅；而慧眼、法眼都是心所有的智慧，如果像慧廣法師所說「肉眼等於其餘四眼」，那就有極大的過失了！因為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五眼同一眼，只是表象，其實是不同的。就算沒有肉眼，或肉眼不產生作用，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者，他的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還能作用。」但在前面卻又說「五眼從外表看來，其實都是同一肉眼」，那就像印順法師說法時一樣，自己所說前後矛盾了。這是他亂說佛法的第三個過失。

四者，慧廣法師又說：「天人的天眼作用，也是依於肉眼而顯。」這也是自己想像了以後就公開亂說一樣，也是有過失的說法。因為天人並沒有肉眼，天人只有天眼；他的天眼能有神通作用，是因為他們的異熟果報而得到的，是報得而不是由於修學天眼的行門而獲得的，將來他們往生到人間來的時候，仍然會失去在天界時所擁有的天眼。所以只有人間具有天眼的人類（含畜生類等）會有肉眼，天界中的一切天人都是沒有肉眼的。如果依慧廣的說法，那麼一切天人應該都將沒有天眼的功能了，因為天人根本就沒有肉眼，慧廣卻說「天人的天眼作用也是依於肉眼而顯」，那不是很荒唐的說法嗎？這種世俗人和初學佛法的人都知道的道理，自認為有修有證所以敢出頭破斥證悟菩薩的慧廣法師，卻沒有這種基本的正知見，竟然也敢寫出這類荒謬的說法，用來破斥眞悟而有道種智的菩薩，就像是幼稚園中的小兒出面指責大學教授沒有學問一般的可笑！這就是慧廣法師沒有世俗智慧的明證，世、出世間智慧就更別說了！

慧廣法師又云：「這段語錄很有意思，『一悟永悟，不復更迷』。」

正光辨正如下：單從慧廣法師這一句話中，就可了知，慧廣法師破參也無，更遑論已過重關者能夠用父母所生眼而眼見佛性了。茲說明如下：

一念慧相應而明心時，不僅看見自己真心運作，也看到其他有情真心的運作，何以故？《成唯識論》卷三云：「此第八識自性微細，故以作用而顯示之」，因慧力故，照見阿賴耶識的作用而眼見真心運作，可以隨時隨地親見自、他有情真心於動中及靜中的運作。就算定力退失，亦無妨繼續見自、他有情真心運作不斷，不須如惟覺法師、聖嚴法師等人所說需要功及保任，以免遺失悟的境界。因此破本參時，所見唯是第八識所顯作用爾，唯有實相智慧生起。何以故？真心無得亦無失，離六塵苦樂境界；而此境界之親證，永遠都不會失去，故完全符合馬祖道一禪師所說「一悟永悟，不復更迷」之證量，唯不再誤認妄心爲真；然若對此真心不能生忍而退失菩提心者除外（譬如楊、蔡、蓮等人），但退失者是以不再承認此阿賴耶識如來藏心體爲真心，於此真心之外想再另外尋求子虛烏有的真心，而說他們是退失的人，但他們對此阿賴耶識如來藏心體離六塵境界的認知與親證境界，是永遠都一直存在而不會失去的；如果他們又經過退失後的長期重新探究，有朝一日又重新回歸先前認定阿賴耶識心體即是如來藏的見地時，先前所證得的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的境界，就又成爲真正的證道者，所以當他們因爲一時的無明而否定阿賴耶識心體，謗說不是如來藏時，他們對阿賴耶識心體的自住境界仍然一直存在而不會失去，所以，馬大師

「一悟永悟，不復更迷」的說法，確實是真實的說法。所以他座下的某些弟子的退失，仍然並不影響他說這一句話的正確性。但是這種實相，卻是只有親證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的人才能真正的理解，絕不是慧廣法師未證如來藏的人所能理解的；明心的境界相如此，更何況眼見佛性的境界，連明心的人都還不能如實的理解，慧廣法師既未明心，當然更不可能理解。

又吾人於一念慧相應而眼見佛性時，與先前所見身、心、山河大地迥然大異，乃是有境界法，親眼觸證阿賴耶識藉種種因緣而起諸作用故。不僅看到自己佛性的運作與功德，也看到其他有情佛性的現前運作。若定力退失而眼見佛性模糊乃至無法眼見時，仍然知道如何可以眼見，慧力照見其理以及體驗之緣故，所以了知自己只需修回已失去之定力即可重新再度見之。故定力退失而無法眼見佛性時，復精勤加強定力，就能眼見佛性清楚。由此可知，眼見佛性必須要有動中的定力——首楞嚴定——才能眼見，才能眼見清楚分明；所以眼見佛性是有境界法、是有所得法，與明心破參無境界、無所得而只有智慧迥異；也與明心者不須定力，亦不須定力來維持明心智慧境界，都有極大的不同；由此緣故，明心者悟後絕不須要定力來保任，而是須要決定不退失的智慧定來保任，這與馬祖道一禪師所說「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完全無謬。而見性者如果

定力失去而不能眼見時，亦可因為復修定力而重新眼見分明，也可以說是「一悟永悟，不復更迷」的。

綜合上面所說，不論明心或者見性，都是一念慧相應，都符合馬祖道一禪師所說「一悟永悟，不復更迷」正理。又修學佛菩提道時，有下列二種情形會退失菩提心：一者，探求明心或見性答案而不肯下功夫參究者，因無一念慧相應，導致般若智慧無法發起而退失。二者，雖然能夠破參或者眼見，但因所悟太現成、太近故，不敢直下承擔；或者雖值善知識攝受而勉強承擔，卻遭惡知識籠罩而退回凡夫境界，如世尊在初會眾中，有八萬人退；又如淨目天子法才、王子舍利弗等，欲入第七住，其中值惡因緣故，退入凡夫不善惡中。因此二緣故，般若智慧無法生起或者生起時淺薄故，懷疑自己所探求、所證的明心見性是否為真實。因懷疑故，退轉於凡夫種性人中，乃至誹謗（不論有根誹謗或無根誹謗），成就佛所說地獄種性人。

又菩薩證悟明心以及眼見佛性所證之般若智慧，非是二乘人所能知，更非是慧廣法師凡夫僧之所能知。既然慧廣法師不知明心及見性實際理地，云何能宣說二乘人所能知之明心無境界法？又云何能了知更上於明心之眼見佛性智慧境界法？既然不知不證明心見性之正理，而來評論完全符合世尊開示明

心智慧，又已眼見佛性而獲得深妙智慧正理之平實導師，真乃不知天高地厚，真是將自己未來無量生之深遠廣大利益拿來開玩笑的愚癡人。

爲了使慧廣法師了知心之真實義理，及利益未來欲求明心見性佛弟子們，正光特舉一個公案共彼商量，說明如下，眼見佛性則不必談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師鏟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翻成白話文：靈觀禪師正在割草的時候，有一個僧人從他身旁走過；靈觀禪師就問這個僧人：「你要去哪裡？」僧人回答：「我要去西院禮拜安和尚。」這時候竹子上有一隻青蛇，靈觀禪師就指著那隻青蛇說：「想要認識西院那隻老狐狸精，這個就是。」且問慧廣法師：爲何靈觀禪師卻指著這條蛇說「西院安和尚那個老狐狸就是這條蛇」？若能一念慧相應而簡擇出來，不僅能明白有情實相心阿賴耶識，從來離見聞覺知，從來不於六塵取分別，而且還能漸漸發起般若的別相智慧，也能了知一根通，六根互通之真實義理，現見如來藏遍在六根通流。慧廣法師會麼？咦？不會？正光恁麼老婆也不會？不得已，只好和泥和水再一次爲法師開示，正光且向您慧廣法師再招招手，請您來與我論道。倘若慧廣法師有因緣，能於其中相應而明心，保證法師您不得不趕快沐浴、更衣、

焚香、禮拜、面向正覺同修會方向痛哭流涕，謂：「平實導師書中都已明說般若實相之密意，而我竟然都不能知，正是無明煩惱遮覆之人也。」倘若慧廣法師還是沒有因緣能夠明心，且閉關自參三十年去，自有會處。至於眼見佛性，再等三十劫中廣修福德！

復次，慧廣法師云：「因此，眼見佛性應該說是**心眼見到佛性**，比較不會令人誤解。**心眼即指佛性**，佛性依於六根作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皆可見佛性，豈只是肉眼能見佛性呢？『眼見佛性』，其實是**佛性自見佛性**，有人可能會懷疑：佛性如何自見於佛性呢？就如眼睛，如何自見自己的眼睛呢？那是說不通的。所以，這是相應、契入的意思，假名說為「眼見佛性」，不然只是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見得佛性境界的意思了。」

正光辨正如下：眼見佛性是吾人藉著阿賴耶識自己所生的有根身中的五根、意根及外五塵相、五遍行的觸心所，由阿賴耶識自身相應的六塵之外的見分種子現行運作，即是佛性。而佛性依如來藏在運作時，妄心亦同時運作，方有六識心於六塵中的見聞覺知性出現，故佛性不是見聞覺知，但不離見聞覺知。因此佛性是以阿賴耶識為因，藉著阿賴耶識所造色身、六根、六塵、六識、

五遍行觸心所、五別境等種種爲緣，才能由五俱意識或夢中的獨頭意識得見，非如慧廣法師所妄說之「佛性依於六根作用」而已。

二者，平實導師弘法十餘年來的言說中，以及現在已有的四十餘冊著作中，從來不曾說過「佛性自見佛性」的話；因爲從實證上來說，佛性是不曾自見佛性的，只有意識覺知心能以別境心所法來返觀自己，然而如來藏的本覺性是從來都不會自見自己的；佛性更是如此，從來都不會、也不會自見佛性。平實導師既然從來都不曾如此說過、寫過，慧廣法師以此捏造之莫須有事實，來誣蔑平實導師，則非誠實之言語；身爲法師僧寶，而以捏造的莫須有事實來誣蔑平實導師，有辱僧寶尊貴身分。

三者，經典都說：阿賴耶識自體無形無相、離見聞覺知、不在六塵中起分別、離六塵中之自證分及證自證分，如何成就慧廣法師所說「佛性自見（相應、契入）佛性」之道理？如今慧廣法師說「眼見佛性應該說是心眼見到佛性」，同時又說「心眼即指佛性」，則慧廣之意思應該就是「心眼見到佛性、心眼見到心眼、佛性見到心眼、佛性見到佛性」，既說心眼即是佛性，又說心眼見到佛性，當然一定是這個意思，任憑慧廣再怎麼自圓其說，都無法推翻這四個意思。復次，推究慧廣所說的心眼，其實就是六識的見聞知覺性；既說心眼就是佛性，

佛性就是心眼，那麼慧廣的意思顯然就是說：佛性即是能見、能聞；乃至能知覺性的六識自性了。如此一來，佛性就成爲六識的見聞知覺性了，這就是慧廣的落處，他是永遠都無法狡辯的；這也正是經中所說「凡夫隨順佛性」的「凡夫」境界。

又從慧廣個人所主張的「明心就是見性」，而他所主張的明心標的卻又是離念靈知心之意識覺知心，落在常見外道的常見邪見境界中，正可以證明慧廣根本就不懂明心者的智慧境界，更何況是明心者所仍不知道的眼見佛性境界？所以慧廣所說的見性、禪、般若等說法，都是凡夫臆想所得的邪見。這事實已經很分明的顯示出來了，並且證據歷歷，慧廣就算是想要再以什麼理由來圓謊，都已經不可能了。

事實上則是：若非阿賴耶識藉著外五塵、六根、五遍行觸心所而生內六塵相，再由七轉識妄心所了知，云何能自見（或相應、契入）佛性？事實上，必須是由慧廣所說的心眼（也就是六識的見聞知覺性），經由福德的修集、慧力的開啓、定力的鍛鍊，才可能在一念相應時眼見佛性；所見的佛性則是如來藏的本覺自性，能見的則是心眼六識的見聞知覺性，而且是心眼以肉眼在一切有情與無情之上都可以見得到，所以佛在《大般涅槃經》中所說的肉眼眼見佛性，

才是正確的說法；慧廣引用別本的《大般泥洹經》的經文，當作是北版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經》的經文，作為辯論或辨正的根據，絕非誠實的行為，也不是法義辨正者所應遵循的規矩。所以，眼見佛性的親證境界，絕非慧廣臆想之後所說的：「心眼見到佛性、心眼自見心眼、佛性見到佛性、佛性見到心眼。」慧廣自己也不承認心眼見到心眼、佛性見佛性的說法，所以同一段文中作了破斥之說；但是他自己在同一段文中，卻又這樣子主張，而說眼見佛性即「是」與佛性「相應或契入的意思，假名說為『眼見佛性』」，由此可知，慧廣法師所說的眼見佛性的意思就是：「佛性自見（相應、契入）佛性」，因為他說佛性就是心眼，心眼就是六識的見聞知覺性；如此說法，則有大過失矣！

四者，佛性乃從如來藏中直接出生之見分，外於六塵而運作，而於六塵境界上顯現；既無六塵中之見分與自證分，更無六塵中之證自證分，如何能夠自己見自己？如何能夠如慧廣所說之「佛性自見佛性」？真是胡人說話，名為胡說。

又正光在許多佛學網站中，常見有人提出「捨識用根」（或用六根根性）來修行，然此知見大謬，非佛法也。何以故？根有六根，捨識用根修行者，是用何根修行？若捨眼識而用眼根修行，即無能見之用，云何修行？眼根既如

是，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亦復如是。若捨意根，六識俱滅，前五根隨之漸壞，成就無餘涅槃；因成就無餘涅槃，已無三界身，亦無六識見聞覺知，云何修學佛法？又六根中，前五根（包括五扶塵根及五勝義根）都是色法，無覺無知，只有五識及意識附於其上時，才能有覺有知，如何能以五根單獨生起覺知而修學佛法？醫學家如是說，佛亦如是說，沒有六識的五根如何能起見聞覺知性？另一意根則是心法，了別慧極差，尚須藉前六識清楚了別而起見聞覺知性後才能在六塵中處處做主。由此可知，一切觀行皆必須具足六根、六塵、六識方能修行，非離六根、六塵、六識而能修能行也。故「捨識用根」或「用六根根性」來修行之說者，乃是愚人之言，與佛法無關，非佛法正知見也。

復次，慧廣法師曾提到耕雲居士，正因為耕雲居士和慧廣法師一樣，都是以離念靈知心為真心，亦是佛所說心外求法之人，所以慧廣引為知音而拿來作奧援，都是同一類常見外道見。譬如耕雲居士於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台北市師範大學所講述的『不二法門』，今節錄部分內容如下：「什麼是安祥的心態？我說話你聽得清清楚楚，我不說你也沒聽時，內心歷歷明明、明明歷歷、空空朗朗、沒有妄想、沒有煩惱、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是『一念不生全體現』的甚深安祥心態。安祥是法的正受、法的現量，除了安祥以外，任你見個什麼，

統名邪見，不管你有任何覺受，都是惡覺受。」而他所說的「內心歷歷明明、明明歷歷、空空朗朗、沒有妄想、沒有煩惱、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其實正是不離能、所，正是意識心所攝，非是真心，違背《大集經》【無覺無觀是名心性】之正理。既然真心離諸覺觀，不於六塵取相，亦不分別，如何會有「內心歷歷明明、明明歷歷」的能觀與所觀存在呢？由此可知，耕耘居士、慧廣法師、元音老人及聖嚴法師同墮離念靈知心也，也難怪耕雲居士會提出「一念不生全體現」的謬論。而慧廣自己已墮離念靈知邪見中，卻引佛所喝斥的外道法來評論完全符合世尊的正法之平實導師，無乃顛倒心行之人也。

復次，慧廣法師云：「眼見佛性」，在語意上，是個很容易被誤解的名詞，除了《大般涅槃經》之外，其他佛經都找不到這個名詞。在佛學辭典中，無論《三藏法數》、《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佛光大辭典》等有名的辭典，也都找不到這個名詞。古來禪師也從來不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

正光辨正如下：一者，在佛法的修證上，我們是應該以佛經中的佛語為依歸？或是應該以未悟的凡夫所編輯的佛學辭典的錯誤解釋為依歸？這是學佛人首先應該釐清的一點。如果是應該以未悟凡夫所編輯的佛學辭典的錯誤解釋作依歸，那麼大家都可以廢棄經典，只依佛學辭典中的說法修行就可以了。

如果佛學辭典的編輯者所說的凡夫知見，可以作為佛法真義的最後定義，慧廣引用佛學辭典的說法來否定經典的說法，才可說是正確的援引；否則，引用佛學辭典的凡夫知見，來否定正經正典的《大般涅槃經》的佛語，那可是數典忘祖的忘恩背義的行爲了；而慧廣又正是住如來家、穿如來衣、食如來食的佛教法師，這種心態似乎有所不宜。

二者，禪宗祖師能親證《大般涅槃經》眼見佛性境界的人，從禪宗典籍中看來，數目不到一打人；大多是只有親證明心境界之後，就一生心滿意足的弘法利生而不再進求眼見佛性境界了。而且，就算是曾經讀到《大般涅槃經》眼見佛性的經文，心想求證，也還是不可能；因爲在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上面眼見自己及眾生的佛性，必須有過來人親自輔導，並且必須在求證者具足三個條件的情況下，過來人才有可能幫助他親見佛性。觀察禪宗祖師，同時具有如此福德、慧力、定力，而又能遇見親見佛性的善知識者，是極爲難得、極難得見的，所以禪宗祖師明心之人雖然極多，但是大多把明心而親見如來藏成佛之性的境界相，就當作是見性的境界了。禪宗祖師證悟真如、真正明心的人尚且如此，何況慧廣法師連明心的智慧都還沒有，如何可能理解眼見佛性的境界？

三者，慧廣法師既然連明心之見地都還沒有，更遑論能知眼見佛性境界？

也難怪不知不解。佛在諸經已明示眼見佛性的事實，乃至明說眼見佛性的答案。譬如佛在《大般涅槃經》已開示眼見佛性正理及答案，此唯有眼見佛性之人方能了知；又譬如佛在其餘經典中為諸菩薩開示眼見佛性正理，慧廣法師讀之都不能知；又譬如佛在《楞嚴經》卷二開示：「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亦已明說眼見一切諸法相是以妙明真精妙心（如來藏識）為因，藉著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及心所有法等種種諸緣生起，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佛性即不離此。

此外《大乘密嚴經》、《法華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亦有開示，今猶可稽，云何慧廣法師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妄謂：「除了《大般涅槃經》之外，其他佛經都找不到這個名詞」、妄謂「在佛學辭典中，無論《三藏法數》、《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佛光大辭典》等有名的辭典，也都找不到這個名詞」、妄謂「古來禪師也從來不用『眼見佛性』來表達見性」。由此可知，慧廣法師明心也無，云何能知上於明心之眼見佛性境界？又云何能知平實導師開示眼見佛性正理？何以故？上地能知下地境，下地不知上地境故。由此可知，慧廣法師執於「眼見佛性」名相，而不深入。佛在諸經開示眼見佛性之真實義理，

以此邪知邪見來誹謗能夠教人眼見佛性的平實導師，成就無根誹謗賢聖的地獄罪，真是佛所說的可憐愍者。

因此，正光奉勸欲求眼見佛性的佛弟子們，唯有精勤鍛鍊看話頭功夫、熏習眼見佛性的正知見、培植眼見佛性應有的福德莊嚴，於時節因緣成熟時，方能在世尊冥助下，並在善知識的親自指授之下眼見佛性。此外，奉勸只想在經典裏探究佛性答案而不肯下功夫鍛鍊看話頭功夫的佛子們，在福德、定力、慧力都尚未具足的情況下，或者尚缺其一的情況下，一旦先知道佛性答案者，則今生一定無法眼見佛性，只有期待來世了。就算是三者都已經有了少分，則眼見佛性之覺受非常淡薄，乃至不現，解脫功德小矣。若想能夠眼見佛性清楚，則不僅必須付出比他人多倍之心力，而且不若直心學人依善知識開示，勤練看話頭功夫，於因緣成熟一念慧相應而眼見佛性清楚、之全身覺受強烈、之解脫功德大，是故學人不可不慎。

復次，慧廣法師云：「當知『見性』不在根，而在『見』，六根若無『見』，只是六個廢物。『見』因六根而分爲六，其實是同一『見』。《楞嚴經》說：『元一精明，分爲六和合』。解說到這裡，還有人會執著必須『眼見佛性』才是見

性嗎？」

正光辨正如下：吾人能眼見外色塵是透過眼根、外色塵及觸心所而由阿賴耶識在視網膜上顯現外相分，然後才由如來藏在勝義根頭腦中顯現帶質境的眼識所見的內相分及眼識見分。而此帶質境的內色塵相分與外色塵相分非一非異。何以故？外色塵是色法，內色塵相分是心法，非一故；而此帶質境的內相分卻與外色塵一模一樣，無二無別，非異故。由有帶質境內相分的出現，就有見分眼識的出現，而此眼識見分就分別外色塵的色彩、明暗：等等，此等皆由意根所主導。在產生內相分及眼識見分同時轉變訊息，意根接受外色塵中的法塵訊息，而起念藉由意識依據過去之經驗而判斷形狀、色彩、明暗、大小，乃至起貪染喜厭等心行，再由第七識以思心所進一步決定取捨；而阿賴耶識在這七轉識種種運為當中，絲毫不差的配合七轉識運行，使七轉識的見聞覺知性得以正常運行，因而成就有情能夠眼見山河大地器世間之世俗正理。菩薩眼見佛性者即是在山河大地上眼見自己之佛性，即是在一切有情無情身上眼見自己與有情之佛性；眼識既如是，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亦如是，此即《楞嚴經》所說：「元依一精明（阿賴耶識），分為六和合（六識）」，所以眼見佛性時，必定是有一個能見佛性的六識見聞覺知自性，必定是有一個被六識見聞覺知性

所見的佛性；而佛性既然不是意根與六識的見聞知覺性，當然不是七轉識的自性，當然是另一心體的自性；另一心體的功能性，都能被明心之人所親見，但是以肉眼親見此第八識如來藏的本覺性在山河大地上顯現，卻不是明心而未見性的聖人所能知悉的，更何況慧廣仍在凡夫位中，仍以六識自性的離念靈知作爲真如心、作爲佛性，當然是連作夢都無法了知的。

由上正理，結論如下：一者，有情無始劫以來，從來未接觸外境；所接觸者，無非是阿賴耶識所顯的內相分爾，再由見分分別相分，無非是自心玩自心爾，有何真實可言？慧廣何必還要執著僧寶身分？豈不正是我與我所的執著？此中道理，如同坦克車駕駛在坦克車內所見的外境一樣，是透過坦克車內的三稜鏡反射而眼見，非是真實接觸外境。由此緣故，有情不了知種種境界都是阿賴耶識所生、所顯的法，以爲實有接觸外境，因而出生一念無明及無始無明，導致眾生在三界妄生妄受，輪迴生死而無法出離。

二者，阿賴耶識因六根、六塵、觸心所三和合故，變現諸器世間外相分及內相分及見分，見分七轉識對內相分作種種分別，以此連結外相分，而爲有情所受用，因此成就《大乘密嚴經》所說：「阿賴耶識變似眾境，彌於世間，染意攀緣執我我所，諸識於境各各了別」。而七轉識是阿賴耶識所現物，是阿賴

耶識局部之體性也，與阿賴耶識非一非異故。因有六根、六塵、六識、五遍行、五別境等和合運作，才有世出世間及器世間一切法出現。然而未入地之十住菩薩肉眼所見佛性者，多分爲如來藏之見分，少分爲如來藏所出生之七轉識見分；已入地菩薩則可完全在如來藏之見分上面觀見而不能全見，如來則已全見，故有成所作智現前。此乃親從平實導師所聞，非諸未入地菩薩肉眼親見佛性者所能臆測而知，更非明心而未見性者所能知之；何況慧廣法師既未見性，復未明心，又加上尙未斷除我見之凡夫身，豈能知之？所以慧廣法師以其極爲粗淺之邪見，造文誹謗賢聖菩薩所說正法，漏洞百出，如今已經難以全身而退、風光下台也。

綜合上述可知，眾生所接觸種種外境者其實都是如來藏變現的內相分境界，透過六根與如來藏所變現的五塵而有法塵，間接觸知外相分五塵及內相分法塵，這些都是由阿賴耶識所變現，是阿賴耶識所現法，非有真實接觸外境；於此等根、塵、識等法運作過程中，阿賴耶識的六塵外的見分，恆時運作而顯現無遺。因此十住菩薩眼見佛性成就如幻觀之正理，就在於以如來藏的見分真實不虛而返照萬法皆是虛妄，而眼見山河大地身心世界都是虛妄，因此成就世界身心如幻的眼見現觀。此中正理，正是世尊開示眼見佛性正理，也是平實

導師私下所曾開示眼見佛性之正理而未寫於書中，然而慧廣法師竟奢言：「當知見性不在根，而在見（分）。」落在六識心的能見之性上，正是常見外道所說的常住不壞的覺知心，由此可知，慧廣法師連最基本唯識所應具足的基本知見尚且闕如，又如何有資格評論具有道種智的平實導師？無異是井中之蛙，以管窺天；所見天下，唯是狹劣之小小井天一方爾。

復次，慧廣法師云：「再來，如果像蕭居士所說那樣，『眼見佛性』是用來表達見到佛性的作用、或見到佛性的境界，那麼，古代禪師的表達會比用『眼見佛性』的表達還適當。他們怎樣表達呢？就是：『青青翠竹悉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正光辨正如下：若人具足福德、慧力、定力而能夠眼見佛性時，則於山河大地上都可見到自己的佛性，何況青青翠竹、鬱鬱黃花上面而不見自己之佛性，由此緣故，所見青青翠竹無非是法身，鬱鬱黃花無一不顯現般若。又明心之人，經由修習一切種智的緣故，就漸漸能觀察山河大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無非自己如來藏配合共業有情眾生的如來藏所共同變現，故說皆是法身，故說無非般若，但也只是明心後進修別相智、一切種智所獲得的智慧，仍然與

眼見佛性無關。此中意涵，絕非一般開悟明心之祖師所能知之，曾聞平實導師說過：禪宗文獻中所能見到的眼見佛性的祖師，不超過一打人。所以禪宗祖師真知如是內涵者，亦極稀少，何況是慧廣法師學人言語、吃人口沫者，何能知之？欲知此中真實道理，唯有鍛鍊看話頭功夫，並修集見性所需之廣大福德與慧力，再於世尊冥助下，親逢善知識之助，才能一念慧相應而眼見佛性，從此始能了知，然亦無法為已明心而不見佛性者說之，更非慧廣法師用意識思惟所能了知。因此建議慧廣法師應拋棄以往錯誤知見，勤練看話頭功夫，廣修護法廣大福德，並日日懺悔以往無根誹謗賢聖、假藉護法之名而行毀法等事之極重罪業，才能眼見，否則窮未來際，仍舊是輪迴生死中的凡夫，人身尚且不保，何況僧身？

最後，正光借用禪宗祖師的四句偈來開示眼見佛性正理作為結尾，那就是：「青青翠竹悉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慧廣法師會麼？想來是壁立千仞，無汝下手處。

三、結論篇

由於慧廣法師錯以常見外道所執著的離念靈知生滅心爲真心，以爲意識覺知離開語言文字而清楚了知之時就是真心，以爲覺知心中不執著一切就是佛道的修持，卻不知道自己已落入我所之中而不知，正是佛所說之常見外道，正光名之爲佛門常見外道。如是常見外道之人，連聲聞初果所應斷的我見尚且未除，尚且不是聲聞初果人，如何能夠了知上於聲聞初果的大乘七住兼證初果之菩薩明心境界？更遑論能知超過明心智慧的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境界？既然連聲聞初果也無，事實上又落在我見之中，同於常見外道，有何資格撰文評論明心及眼見佛性的平實導師？由此可知，慧廣法師已墮離念靈知心的凡夫惡見中而不自知，自己也未依據佛意簡擇自己的落處，卻以歪曲事實的偏頗心態來評論平實導師眼見佛性爲非法，不僅讓大眾清楚了知慧廣法師的落處，讓大眾清楚了知慧廣正是佛所說的未斷我見的凡夫，也是心外求法（外於實相心而求佛法）之人，而且還成就誹謗大乘勝妙法、誹謗勝義菩薩僧的重罪。而此誹謗大乘妙法及勝義菩薩僧者，捨壽後所將承受的果報，是長劫尤重地獄果報；報完之後尚有餘報，應在餓鬼道與畜生道中受報，然後才能生在人間；初

生人間，報猶未盡，前五百世都是生在邊地，而且是盲聾瘖啞之殘障者，又加上善根不具，只能繼續謗法而又下墮地獄，輾轉三途而無窮盡。如是嚴重果報，在《大方廣總持經》中都已詳載（如附錄四），還請慧廣法師有空時恭閱一遍才是。

又慧廣法師妄謂阿賴耶識是妄識、是妄心，完全違背世尊在諸經所開示阿賴耶識就是因地有情實相心、就是果地佛位無垢識之正理；而且，慧廣連第六識自性的離念靈知，都可以認定為真心，為何離念靈知現行時所必須之助緣意根，竟然不能承認其存在，而主張意識離念靈知心即是真心；言下當然是否定意根的存在了。而離念靈知則又是以意根為緣，方能從阿賴耶識心體中出生，並且阿賴耶識心體又是意根的所依助緣，也是意根出生的根本因，而離念靈知只是以意根為緣而從阿賴耶識心體中出生的生滅法；第六意識離念靈知心有生有滅的法既可建立為真心，離念靈知所依、所從出的阿賴耶識卻橫加貶抑為妄心、妄識，世間怎會有這種愚癡顛倒的人來擔任佛門法師？慧廣如此謗法，也已成就四阿含所載的謗佛重罪：妄說佛法者就是謗佛。就成爲一闡提的斷善根人，果報非常嚴重。因此緣故，建議慧廣法師應將過去所學邪知邪見完全丟棄，棄捨對於凡夫僧身分之執著；極力懺悔，改以護法之正行，並重新研

讀經典而正確的理解其中義涵，勤求真正的明心、見性，如此才可能消弭謗佛、謗法、謗勝義菩薩僧的重罪於無形。若不如此，不僅今世必定遭護法神遮障汝明心及見性之因緣，而且未來世將受長劫尤重純苦果報，輾轉淪墮三途幾無盡期。慧廣法師出家修學佛法、修集福德資糧於先，卻造毀佛、謗法、謗菩薩僧重罪於後，真可謂為天下最無智之人也，令人不得不為其出家時之初發心，大大的抱屈。

正光也建議已學佛、當學佛之佛弟子們，應以慧廣法師之魯莽愚行、執著凡夫僧身分之一事作為殷鑑，莫再以離念靈知心為真心，莫再妄謂阿賴耶識為妄識，莫再無根誹謗大乘勝義菩薩僧 平實導師，莫再誹謗 世尊正法，否則身壞命終、業境現前時，再想後悔或補救，都已經來不及了。

阿彌陀佛！

附錄一：

現代禪教團李元松老師向佛教界公開懺悔啓事

凡夫我、由於生了一場病，九月下旬方覺過去的功夫使用不上，從而生起疑情：過去所謂的「悟道」應只是自己的增上慢。我爲往昔創立的現代禪在部分知見上不純正之一事深感慚愧，特向諸佛菩薩、護法龍天、十方善知識、善男子、善女人至誠懺悔。

我今至心發願往生彌陀淨土，唯有「南無阿彌陀佛」是我生命中的依靠。
南無阿彌陀佛！

李元松 頓首

二〇〇〇三年十月十六日

正光案：此文轉載自正覺電子報第九期平面版第三十九頁，原文係河北省佛教協會《禪》月刊總七十九期第三十一頁所載。由於李居士以離念靈知爲真心，故一場大病後，離念靈知心面對悶絕：等境界時，始終使不上力，發覺悶絕等五位中的離念靈知心必定會間斷而無法現前，何況能面對之？由此而知臨終時若欲以離念靈知心而入涅槃，絕無可能，了知離念靈知心其實還是妄心，

因而確定離念靈知心非是真心，因此才於捨報前公開向佛教界懺悔，所以有這個啓事文所說：「過去所謂的『悟道』應只是自己的增上慢，因此深感慚愧，並向諸佛菩薩、護法龍天、十方善知識、善男子、善女人至誠懺悔。」由於李居士臨終前公開懺悔所悟的離念靈知心正是意識心，非是佛所說的第八識真心，因此建議諸方大師及佛弟子們應以李居士爲鑑，莫再以離念靈知爲真心，莫再於我所上面用功，否則窮劫修行，仍是永遠不離生死輪迴的佛門常見外道。

又李居士能於臨終前，具文公開懺悔所悟非真，此是善行與正行；懺與悔都是善心所故，證明李居士確實真有善根，所行是有慚有愧之正行故，所作正是善法行，值得正光及大眾隨喜讚歎，正光讀其公開懺悔聲明時，不禁心生敬佩之心。

附錄二：印順法師誹謗淨土經典的事實，詳見平實導師所造《如何契入念佛法門》中之附錄，此處不重複舉證。

正光案：印順法師說淨土三經所說的無量壽佛，只是眾生對於佛陀永生的象徵，又說阿彌陀佛之極樂信仰是太陽崇拜之轉化，則意謂西方極樂世界非真實有，阿彌陀佛亦非真實有，嚴重違逆淨土三經佛說。又印順謂東方琉璃淨土是娑婆世界天界之淨化，意謂東方琉璃淨土非真實有、藥師佛亦非真實有，也嚴重違逆淨土三經及藥師經中佛之開示。

印順否定此西方極樂世界、東方琉璃淨土，則淨土宗行者求生此二淨土即成無義。又淨土宗行者殷勤憶念阿彌陀佛之結果，依印順法師所說，則將來所將往生之極樂淨土乃是子虛烏有；殷勤憶念藥師佛之結果，所往生之東方淨土仍在此娑婆世界中。如是違經真旨，亦令淨土行者依經修行之標的頓成虛妄、頓失所依，其過極大，因此說印順為謗佛、謗法之人絕不為過，是為斷善根之一闡提人，果報在地獄，未來必將受苦無量。

另印順誹謗佛說淨土三經之內涵之文章，原文刊在《妙雲集》下篇之四《淨土與禪》一文中，亦有張貼其誹謗淨土三經正法之書籍全文於「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網站(<http://www.yinshun.org.tw/firstpage.htm>)，大眾可以直

接上網查閱（正光亦已將其網頁複製收存，避免印順法師及其追隨之徒眾後來狡辯未說）。另正覺同修會成佛之道網站（<http://www.a202.idv.tw>）亦已將其本文刊載出來，大眾亦可瀏覽及下載，以證明非是虛假。

附錄三：《現代禪對正覺同修會蕭平實老師的基本看法》（轉載自成佛之道網站之內容，網址為：<http://www.a202.idv.tw>）。

正光案：此文之原來刊載單位為現代禪網站，是現代禪副宗長張志成老師代表現代禪，於1999年12月14日覆網友呂居士之文章，後來被轉貼於成佛之道網站：

呂居士：

非常抱歉！你的問題竟沒能來得及在討論區上做回應，本討論區便已下臺一鞠躬，成爲歷史的一部分。

你的誠意是非常明顯的，無庸置疑。你的問題也非常寶貴，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如果沒有看錯，你所質疑的問題其來源應是蕭老師的思想。現代禪對蕭老師的看法，請你可以先略加參考底下的一段文字：

「善財，從來函可知你應是蕭平實老師的忠實讀者或信徒，現代禪向你賀喜，因爲蕭老師的著作平素現代禪執事也有參閱，大體上他應是正派人物——在這個佛非佛十分混淆的當今教界，已是相當不易碰到的善知識。

不過，現代禪對蕭老師的評論，除了上述之外，大致還有底下兩項：

1. 他的如來藏思想太過於專斷，唯我獨尊。雖然現代禪並不認為歷史上的禪宗都傾向如來藏思想，同時如來藏的學佛者也不必然如其表面理論存有破綻，修行便一定無法契應甚深般若（如，李老師於〈橫看成嶺側成峰〉一文所說）。但，他的思想完全崇尚如來藏，並且貶斥阿含、中觀，則註定難登大雅之堂。

2. 他的寫作風格則又是一種獨特的另類。他的國學造詣很高，文章體裁大致接近文言，可是，十分冗長繁瑣，語意也充滿高度的抽象性，一個簡單的佛法問題，經過他足足用了二十頁的篇幅解釋之後，問題更模糊了。尤其，他在論述佛教各宗各派思想的時候，幾乎完全捨棄現代佛教學術的歷史觀點和史料文獻，這使得他無法和當代學術界任何一位學者對話，同時他人對他的思想也無從評論起。因為那將會是一場彼此都認為是『雞同鴨講』的辯論。」

以上首先是現代禪的基本看法。

平心的說，要跟蕭老師對談是很困難的事，蕭老師的主觀思想很顯著，這不太符合「無見、無諍、無我」的風格；一個修行人（無論大小）儘管對自己有信心，可是一旦與人切磋辯論之前是應懷有「別人可能對，自己可能錯」的心

理準備才是，否則切磋辯論將只是形式，「辯護與宣傳」才是真正的實質。在這樣的情況，並無法對談。

另外，俗話說：「畫鬼容易畫狗難」，抽象的哲理容易推行，但具體的生活經驗，由於旁人都容易檢證，反而不容易說了。除非蕭老師減少搬弄佛學名相，就人人生活中所易遭遇的矛盾與困境（如婚姻事業、子女教育、社會風氣、宗教文化，乃至心理困惑、人格成長、生命意義之省思）多加詳談，那麼才容易在對談中發現彼此需要再加以修正改進的地方，則辯論是有意義的。

最後，蕭老師還有一個可能的破綻，即他每每充滿自信地評論經論上的菩薩和祖師大德，這在於任何嚴謹的修行人身上都很少見！由於你所問的三個問題，基本上都屬於蕭老師的獨特觀點，並非筆者不想回答，而是沒有能力回答——理由如上所略述。或許吧？筆者的上師（李老師）他不曉得會不會有能力回答呂先生你的問題。也許哪一天，我們另請教李老師，有更詳細的答覆，筆者再給你去函補充。未知尊意如何？

對於沒能及時在現代禪網站「無諍之辯討論區」回應你的寶貴意見，謹在此向你致歉！希望以後仍有相互切磋的機會。餘祝

萬事如意

後記：爲求如實，你的問題，從沒有跟你刪除過，仍保留在原討論區上的次頁，請查知。

正光案：本文是現代禪張志成老師於1999年12月14日，代表現代禪教

團答覆網友呂居士所提有關「禪門三關」、「無始生死根本」、「祖師密意」的短文。張志成老師在本文雖未直接回答這三個問題（原因詳見內文），卻對於近三、五年極力著文批判月溪法師而引人注目的平實導師提出整體性的觀感。由於張老師擔任現代禪教團副宗長，並且在現代禪網站上代表現代禪答覆呂居士而不實地評論了平實導師，故筆者以此標題爲名。

僅附錄平實導師於其著作中對張志成老師的不實評論所作之回應文章如下：

（1）轉載平實導師著《楞伽經詳解》第四輯一七六頁～一七七頁文：

【……現代禪之張志成老師亦復如是，外於第八識如來藏而求般若，外於如來藏心而求涅槃，外於自心藏識而求佛法之修證，於我所述諸法不知不解（詳見彼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於網站答覆呂居士之文），乃是心外求法之凡

夫，更不能知二乘無學所不知之涅槃也；不知不證如來藏者，乃是博地凡夫之位，而自謂已經證悟般若者，大妄語人也；如是之人尙難與我會中初悟者對話，何況能解余之道種智？而妄評余法，如初生小犢之不畏虎也，令人不禁哂之！

「涅槃非斷非常」：如印順法師欲以意識之細心而住涅槃，亦如現代禪張志成老師欲以無妄念之覺知心取涅槃，亦如中台山惟覺法師欲以清楚明白而能作主之心取涅槃，皆墮外道常見涅槃，聲聞初果之見地尙且未證，焉能證得菩薩初果之見地？故墮於「常見涅槃」邪見中。

亦如印順法師主張一切法空爲般若，主張一切法緣起性空爲眞如，以緣滅後之「滅相不滅」爲眞如，彼云：「滅相是不滅的，所以問：『那就眞如那樣的住嗎？』是眞如那樣的，卻不是常住的。這一段問答，不正是『非常、非滅』嗎？」正是斷滅論者。何以故？一切法既已斷滅，滅則是無，無法而可建立爲「滅相不滅」之法，以之爲非斷，無是理也。謂「滅相不滅」之法乃是因待法，因有諸法現行，互相因待，故施設其滅相；如諸愚人見牛有角，而於兔身生兔無角法，建立兔無角法爲實有法，非智人也；如是印老主張「滅相不滅」之法爲眞如，爲涅槃，則墮斷見戲論中。然而涅槃非以陰入界滅盡，墮於一切法空而得證成，涅槃之體即是恒不壞滅之第八識如來藏故，是故涅槃非斷；涅

槃非依常見外道所說之見聞覺知心而建立，涅槃亦非依現代禪張志成老師所證無妄念之覺知心性而建立，亦非依惟覺法師所證「清楚明白而能作主」之覺知心而建立，此皆常見外道法也，皆墮於「常建立見」中；涅槃乃是依自心藏識之四種不同境界而施設其名，顯現藏識境界，是故涅槃非常見外道所說之常。】

（2）轉載 平實導師著《楞伽經詳解》第四輯二〇六頁、二〇七頁之回應文：

【三乘佛法甚深微妙，非諸凡夫外道所能知之。即以最淺之聲聞涅槃、緣覺因緣法而言，當今佛學泰斗之印順法師，自年少出家已，畢生精研，今已九十餘歲（編案：此書出版時已屆百歲），尚不能知，何況餘人？何況能知大乘菩提般若種智？莫道二乘菩提，最粗淺之十八界法尚且錯解，遑論通達三乘菩提？而今余以淺顯文字，細膩敘說三乘菩提，仍有許多自稱證悟之人不解余意，何況佛於諸經之提綱挈領而略說之？更不能解也。如是，遂有佛子因於余之細說、讀之不解而生煩惱，遂謂人曰：「一個簡單的佛法問題，經過他足足用了二十頁的篇幅解釋之後，問題更模糊了。」（現代禪教團副宗長張志成，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覆網友文）】

（3）轉載 平實導師著《楞伽經詳解》第四輯二〇七頁文：

【云何一個簡單的佛法問題——性淨涅槃——余以二十頁的篇幅解釋之後，張志成先生竟覺得更模糊了？問題實因張先生墮於常見外道法中，以意識之一念不生時爲眞如，墮於十八界生滅法中；復以死後一切斷滅，將意識覺知心入住定中一念不生以爲涅槃境界。如是嚴重誤解涅槃寂滅、誤解涅槃無我；又復誤解十八界，不曉意識一念不生之際仍是意識，虛妄想像意識不生妄念時可變爲眞如；如是知見，於我法中無語話分，於我法中只是幼稚園之學生程度，而妄評於余：「這使得他無法和當代學術界任何一位學者對話，同時他人對他的思想也無從評論起」。】

（4）轉載 平實導師著《楞伽經詳解》第四輯二〇八頁文：

【亦有人來函，責余著作諸書「理論太深奧，令人望而生畏，令多數欲學佛者裹足不前……」。實因大乘乃是唯一佛乘之法，函蓋三乘菩提——不唯具足二乘菩提之解脫道，亦且具足佛菩提之大菩提道一切種智——二乘無學之不迴心者尚不能少分知之，何況今之末法初機佛子，能解諸方大師所不能解之拙著密意？若不入我會中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破參明心而入七住位，終究難於拙著生起勝解；爲愍末法佛子，故於正覺同修會中，開設禪淨班，以待有緣。

然而錯解第一義諦如張志成者，絕非末法獨有，佛世已極普遍，觀察三轉法輪諸經及本經所載，亦如《楞嚴經》中諸大聲聞羅漢初迴心時，於第一義之茫然不解，可知梗概。大慧菩薩愍念當時後世佛子，是故承佛神力，而作此問。」

(5) 轉載 平實導師著《楞伽經詳解》第四輯二一〇頁文：

【然有學佛已二三十年者，苦於不得入處，始終不能進入大乘真見道位者；亦有許多自謂已悟，而本質是常見外道法者；亦有許多密宗應成派中觀師自謂已經「全然開悟」、已經即身成佛，而本質為具足斷常二見者（詳見宗門道眼、宗門血脈二書舉例）；亦有大乘法中比丘，崇尚原始佛教阿含正理，而錯會阿含正理者；余諸著作乃為此等諸人而作，非為初機而作；是故張志成等人讀之不解，勢所必然；是故初機佛子莫以浮淺之義要我。】

(6) 轉載 平實導師著《楞伽經詳解》第四輯二一四頁文：

【禪宗、密宗內之錯悟者亦復如是，執取見聞覺知心為常不壞之自心（如惟覺法師），執取一念未起時之覺知心為常不壞之自心（如現代禪副宗長張志成老師），執取不攀緣六塵諸法之覺知心為常恒心（如聖嚴法師），執取無形色而

能分別諸法之覺知心爲常不壞心（如密宗四大派一切法王活佛認取空明而無盡之覺知），如印順法師別立意識覺知之細心（不可知之意識細心）爲常不壞心，悉墮「攝與所攝計著」之中。」

（7）轉載 平實導師著《楞伽經詳解》第四輯二二九頁文：

【然而亦有無智之人，因此而生煩惱，來函責余曰：「同是佛門中人，何需苦苦相逼？」爲其師父請命。亦有人如現代禪副宗長張志成老師之不能明解余書所述正義，心生煩惱，於網際網路中責余曰：「佛法須說得那麼深奧、令人難懂嗎？」更有人責余曰：「你不是已經悟了嗎？怎麼看見別人誤導眾生，也會起煩惱？你的證悟有問題！」

若然，則 維摩詰大士尋諸大阿羅漢辨正法義，一一折服之，亦是有煩惱，亦非證悟之人，更非等覺大士；若然，則 世尊踵隨六師外道之後，遍至印度各大城破斥之，亦是有煩惱，亦非證悟者；若否，則餘一切悲心佛子效法 世尊、維摩詰、文殊師利、央掘魔羅諸大士之辨正法義，救護佛子遠離邪見之種種諸行，則不應責之爲有煩惱也。若否，則 世尊入滅前，預見末法時有魔穿如來衣、住如來家、吃如來食、說如來法破壞如來法，愍諸末世佛子而墮

淚者，不應責世尊有煩惱也，不應責世尊之悟有何淆訛也。是故諸聖（尤其是菩薩）現有惑亂眾事，似同凡夫，似有執著煩惱，然非如眾生之墮顛倒想中起顛倒見；菩薩於一切惑亂中，現見猶如陽焰、夢幻，而度眾生；與諸眾生同事（同現惑亂眾事），而度眾生遠離顛倒見。」

（8）轉載 平實導師著《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一頁、四頁文（自序）：

【余自破參及出道弘法以來，未曾起念欲與諸方名師對話。一則諸方名師自視甚高，大多不屑與默默無聞之余對話。二則諸方墮處，余已悉知；欲以深妙之般若種智及解脫智，與諸方誤解般若及解脫智者晤談，必定扞格不入，故爾意興闌珊；非因自抬身價故推諉不見。今夏出版《楞伽經詳解》第三輯時，改絃易轍，於名師之誤導眾生及破壞正法者，悉皆稱名引述其文而辨正之；此舉亦引起部分患有「名師情執症、法師情執症」之學人煩惱，而於網際網路施余以人身攻擊，認定余為惡人，而不對余提出法義辨正；較著者為現代禪副宗長張志成先生，及化名為「木石」者。

復有初機學人，初學佛法甫三五年，自謂已知佛法，不能忍於余之評論諸方法師邪見，復未詳閱拙著諸書，便於網際網路攀誣余，謂余同於宋七力、

妙天、青海、太極門、義雲高：等外道，妄評余法，如小學生之評論大學教授。諸方大師不敢向余提出法義之辨正，而彼輕易爲之；猶彼井蛙，難可爲彼解說天之廣袤，如是類人亦復如是，難可與語，唯能一笑置之。

近年往往於定中觀見往昔世之弘法淨行，及無量世前之誤造謗法業而受報等等，爲示因緣果報不虛，以警初學狂慢學人樂造謗法業者，有時披露一二。然終不說往世多生姓氏名號，學人亦莫探問，待余捨壽時自當明告。學余法者，要在余法之真實與勝妙，完全契合三乘經典，能申三乘經典密意，令人如說而證。往昔多世之虛名，無益學人；彼時所證般若，遠不及今世故，如是虛名，說之徒增慚恥，無可炫人者，諸方學人莫以此相要。

諸方所不願爲之惡人，而余一肩挑之，護持「批判之佛教」，實因教內自我批判評論之舉，猶如各級政府設置政風處之自我監督，能令教中弊絕風清，是佛教中之防腐劑故，以此能令佛教正法垂之久遠故。期盼諸方耆宿新秀，跳出人身攻擊之窠臼，具真姓名提出法義辨正，令真理越辯越明，使得學人可以從中檢魔辨異，獲得法益。若不作法義辨正，而作法義辨正外之言語者，乃是俗人之所爲者，非佛門學人之所應爲。

本書多引《阿含經》者，乃因現代禪張志成先生妄誣余爲否定《阿含經》者，故多引阿含佛語爲證。後當別造《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詳述諸方者宿所不知不證之阿含密意，令佛世阿含正義顯示照耀於此時之娑婆。

復次，余之判教，悉不遵從智光、月稱、宗喀巴、印順諸人之見，彼等諸人所判皆是見始非分故。余不隨諸錯悟祖師言語，完全依三乘經典及所證道種智，重新檢校，回歸世尊三轉法輪原旨，亦符合玄奘大師之判教。完全不依現代佛教學術界研究所得之歷史觀點和立論文獻，此諸學術研究者之所依論據，多依日本學術界及密宗應成派中觀邪見先作定見而後立論故，此諸學術研究者皆未知解三乘菩提三轉法輪經旨故。譬如印順法師爲佛門碩德耆宿，而其立論偏邪，違教悖理，不可信受，何況其餘非有佛法修證之研究「佛教學術」者？不可信也。

若余之判教，同於諸方未悟名師、同於印老，則以諸方著作繼續流通即足，不須余之辛苦別造諸書也！余既無意夤緣諸方而求名利，何須如是辛苦埋首造論判教耶？乃因古今諸方研究學術者誤判等事所在多有故，是故不應責余判教之異於現代研究「佛教學術」者。

本書中多舉名師之邪見而作辨正者，無意唐突名師；乃欲令義易了，故多舉證名師邪見而辨正之，令學人容易知其分際，遠離邪見，爲學人後時之見道宗通乃至說通而作因緣。茲以出版時至，乃造此序略述私意，即以爲序。

大乘末法孤子 蕭平實 謹誌

公元二千年立秋序於喧囂居】

附錄四：《大乘方廣總持經》（節錄）

「阿逸多！我今說法，隨其信心而調伏之如恒河沙。阿逸多！我今欲往十方世界隨順說法，利益眾生，不爲實非菩薩而作菩薩相者；亦不爲毒惡欺誑少聞之人於我法中作二說者。其二說人或作是言：『是菩薩應學，是不應學。』謗佛、法、僧，是人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多百千劫不可得出。設令得出，生貧窮家。至於後時雖得授記，五濁惡世成等正覺，如我今日於是生死五濁世中成於佛道。以是因緣汝應諦聽，應當信知——隨順惡友所行如是。」

「阿逸多！我念過去無央數劫，彼時有佛，名曰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是時彼佛壽命八萬那由他歲，爲眾說法。爾時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淨命，總持諸經十四億部、大乘經典六百萬部，爲大法師。言辭清美，辯才無礙，利益無量無邊眾生、示教利喜。爾時無垢焰稱起王如來，臨涅槃時告彼比丘淨命言：『未來世中，汝當護持我正法眼。』爾時淨命受佛教已，於佛滅後千萬歲中，守護流通諸佛祕藏。於此方廣總持法門受持讀誦、深解義趣，於彼世界八萬城中所有眾生，隨其願樂廣爲宣說。爾時有一大城名曰跋陀，往彼城中爲八十億家，隨其所樂而爲說法。是時城中八十億人獲淨信心，

一億人眾住菩提道，七十九億人住聲聞乘而得調伏。爾時淨命法師復與十千比丘眾相隨俱往，修菩提行。爾時跋陀城中復有比丘名曰達摩，於大乘經方廣正典受持千部，獲得四禪，唯以方廣空法化彼城中一切眾生，不能以善方便隨欲而說，作如是言：『一切諸法悉皆空寂，我所說者真是佛說。彼淨命比丘所說雜穢不淨，此比丘實非淨命而稱淨命。何以故？而此比丘所受諸華，不持供養，而自受用，塗香末香亦復如是。淨命比丘愚癡無智，不能知我久修梵行。彼既年少，出家未久，我慢無信，多諸放逸。是諸人等無所知曉，謂是淨命持戒比丘。』爾時達摩以其惡心謗持法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經七十劫，具受眾苦，滿七十劫已墮畜生中；過六十劫後值遇香寶光佛，於彼法中發菩提心；於九萬世猶生畜生中，過九萬世已，得生人中，於六萬世貧窮下賤、恒無舌根。」

「其淨命比丘於諸法中得淨信心，爲人說法。彼於後時得值六十三那由他佛，恒爲法師具足五通，勸請彼佛轉妙法輪。阿逸多！汝今當知，過去淨命比丘者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今阿彌陀佛是。阿逸多！汝今當知，過去達摩比丘者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今我身是。由我過去愚癡無智，誹謗他故受苦如是。我以此業因緣故，處五濁世成正覺。是故阿逸多！若有菩薩於諸法中作二說者，以是因緣，後五濁世成於佛道；其佛國中有諸魔等，於說法時恒作障難。」

爾時大眾聞佛說已，皆悉悲泣，涕淚交流，俱發是言：「願於佛法，莫作二說如達摩比丘。」

爾時會中有百菩薩，即從座起，右膝著地悲號墮淚。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彼菩薩言：「善男子！汝等何爲悲號如是？」爾時諸菩薩等異口同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自觀亦應有此諸惡業障。」爾時世尊作如是言：「如是如是，汝亦曾於過去然燈佛所，在彼法中出家修道。是然燈佛滅度之後，時有比丘名曰智積；汝等爾時謗是比丘，因是已來不得見佛，不能發菩提心，不得陀羅尼及諸三昧，後共汝等同時安住菩提之道。汝等善男子！此賢劫最後佛所，當獲無生法忍。復於後時過三阿僧祇劫行菩薩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正光案：節錄此經 佛說謗法、謗賢聖而墮三惡道之事實，願慧廣法師及今時一切曾謗正法、曾謗大乘勝義賢聖僧之人，普能警覺，速作公開懺悔及日日佛前努力懺悔業行之事，以求除罪；若能得見好相，則能滅除所有罪業，其中勝者或許有望因此而得證悟，正是正光所最希望看見的好事。

（註：初版附錄五：〈評盧勝彥的看見佛性〉文，改爲附錄在《真假活佛》書後，從第二刷起，此處不再附錄之。）

★以肉眼看見佛性之事證：

見性報告

— 邱正鳳 —

- 一心頂禮本師 釋迦牟尼佛
- 一心頂禮禪三期間諸 佛、菩薩、護法龍天
- 一心頂禮主三和尚 蕭平實導師
- 一心頂禮監香老師及諸護三菩薩

這次的禪三，實在感恩諸佛菩薩的加被，以及蕭導師的慈悲接引，還有親教師一直以來的教導及鼓勵，才得以讓我在此次的禪三護三工作中，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能**眼見佛性**。

自從二〇〇一年四月禪三破參明心至今，已一年半。這期間除了按時上每週二導師所主講的《楞嚴經》外，還有隔週六上的老參班課程《大智度論》，其他時間皆以導師及親教師所叮嚀的話來做功夫，每天早上的發願、拜佛、迴向及懺悔；雖然因為要趕著上班，所以拜佛的時間不長，但仍儘量做到；並於日常行、住、坐、臥中，時時將話頭帶住，來增長功夫。

也因為有感於自己在禪三參禪時，受護三菩薩們的辛勞護持，所以回來後連著二次報名護三，希望能有所回報，但皆無因緣錄取；直到這次第三次報名護三，才在禪三前幾天被通知錄取了，心裏好高興。

在護三會議時，也因為第一次參加，不瞭解狀況，反應較慢，所以很多工作皆由其他護三義工先行舉手認定，而待張老師問有沒有人願擔任糾察時，看看只有莊師姊舉手，就自然的舉手加入；雖然當時連糾察工作是什麼都不清楚，但就在導師及張老師的認可下，完成分配工作。

到了禪三道場——慈願寺，因為是第一天，所以有很多的整理、歸位等工作，也由於尚未起三，所以先幫李訓仁師姊一起做一些指標、告示牌的工作，稍晚則幫莊師姊準備一些供佛用的供桌、供佛水的工作。雖然是護三，但是仍不敢稍有懈怠，話頭還是牢牢帶著。接著起三、過堂，晚上導師開示精彩的公案，欲罷不能，直到十點多才結束。開示結束後，把握時間留在大殿中拜佛，待梳洗完畢，已近午夜十二點鐘了。

第二天凌晨四點鐘，莊師姊即準時來叫醒我及劉金秀鶯師姊，讓我們幫忙擦大殿供桌，及上供果、供佛水，心中也因為有此殊勝因緣而感動莫名。一切就緒，已經快四點半了，這時學員也都陸續進入大殿，便是一天的開始；也由於擔任糾察的緣故，所以不敢輕忽大意，一直在大殿執行規矩，導師也一大早進大殿觀察學員參禪的情形。承蒙導師關愛，經過我身旁時，問我平常功夫

做得怎麼樣？回答：「還好！」導師又說：「還好，是不是『不怎麼好』？」我趕緊回答：「也不是。」導師又問：「話頭看出去，有沒有很○○？」雖回答有，但表達得不是很好。導師慈悲的吩咐我：雖然做糾察的工作，仍可利用某些時間多拜佛、做功夫；在大殿中看話頭，話頭放出去時，就往學員身上看。有了導師的鼓勵，就更加攝心做功夫了。

第三天，糾察的工作仍然如昨天一樣與林師兄分配，上午由他來負責安排學員小參，下午由我負責，所以有時可以利用時間到大殿外看話頭；進大殿禮佛時，就將無相念佛的念融入拜佛中。

中午學員過堂後，導師還特別下來看看我們護三的義工，並在我們桌旁指著許（雅妍）師姊及另一位義工師姊（朱小玲）還有我，要找時間禮佛用功，看看有沒有機會過第二關（編案：另二位同修因為導師觀察其見性之功夫尚未成熟，故未加以引導）。當時心裏還真有點兒不敢相信，因為來護三之前，心裏根本連想都沒有想過會有如此機緣。心裏不敢多想，還是做功夫要緊。

下午，導師於小參休息時間經過大殿，看我坐在大殿門邊蒲團上往外看話頭，慈悲的示意，叫我出去外面看；但因當時糾察工作輪到我，所以跟導師點頭示意：知道了！待晚齋過堂前，再利用時間到外面看話頭。

第四天早上禮佛後，出大殿看話頭，坐在走廊邊看樹，眼淚卻不自主的流出，拭了又流；心想：「再流淚，怎麼看得清楚？」剛拭完眼淚，剛好導師走

過來，在旁邊木頭上坐下來問我：「怎麼樣？看得怎麼樣？除了看得○○○、○○○外，還要看得很○○○。」還沒回答，眼淚就止不住的直流，掩不住的激動。

導師見我如此，有些嚴肅的告訴我：「眼見佛性這一關，不像明心一樣可以悟後再幫你們整理。見性要在總相上見，如同打牌九一樣，一翻兩瞪眼：在當下，見到就見到，看不到（的話這一生）就永遠看不到，事後沒辦法再補救的。如果覺得功夫還不夠，可以半年後再來，沒關係，千萬不要冒險。」當時也沒多想，就告訴導師：「我要試試看，但是晚一點。」導師點點頭說：「好！那就晚一點兒，待下午小參結束時再看看。」滿臉淚水，趕緊回寮房拿了毛巾洗臉去，也讓心情平復，再繼續用功。

回大殿才剛拜下，莊師姊即彈指告之：「導師要你拜佛四、五十分鐘後，出去看話頭：不要○○○○，去○○○○、○○○○看二十分鐘，再進來拜佛作功夫。」知道後，依照導師所指示的方式去看話頭。走下大殿，放眼望去，一切都變得好好○○○、好○○○，不禁往下走，看一切的草、木，皆○○○、○○○，也體會到導師所說的話，打心裏不由自主的輕鬆愉悅起來。下午跟林師兄只說明要繼續作功夫，所以麻煩他來配合監香老師安排學員進小參室。非常感謝林師兄一口答應，並要我繼續用功加油。

很快的，下午的小參結束了，進入解三的儀軌，大殿前的蒙山施食法會正要開始，就聽到導師叫我到大殿外等；導師也沒時間卸下海青與菩薩衣，指

示我到大殿外去；跟著導師走下大殿前的階梯時，心裏才開始有些緊張；到了大殿外的廣場時，導師問我：「佛陀○○○○？」一時緊張，望著導師，答不出來。導師叫我不要緊張，放輕鬆，才想到回答：「○○○○。」接著導師的引導以後，又用竹如意指著樹葉叫我再看！一剎那間一念相應，遍身皆發。接著導師又叫我看花：「從花上見到自己的佛性如此清楚，如果地上有狗屎，可否從狗屎上看見自己的佛性？」聽了這句問話，也是猛點頭，心裏很激動，眼淚又止不住的流下；接著導師又指著天邊的明月，問我「佛性看得清楚嗎？」然後又說要讓我看特別的東西，就叫我仔細的看著停在車門上的小飛蛾，我正專心的看著牠，導師緩緩的用竹如意去輕輕碰牠一下，小飛蛾就突然飛了起來：天呀！太神奇了！從牠身上清楚的看見自己的佛性，趕緊向導師禮拜感謝；拜下時，鼻碰地時聞到泥土的味道，而耳根亦聽到法會進行唱頌的聲音，吞下口水時舌根的微淡味道，竹如意碰到手臂的觸覺，真是一根見、六根俱見，心裏的撼動，實在無法形容。導師並囑咐：回家後沖澡，以後再告訴他。於是到大殿禮佛感恩，並在大家的道賀聲中，結束此次的禪三。

回到家，迫不及待的先沖澡；進了浴室，拿著蓮蓬頭，由頭上往下淋，從頭到腳，每個毛細孔都沉浸在強烈的佛性覺受中；真不可思議，那麼的清楚、明白，洗完後，更是無始以來的輕鬆、喜悅。

弟子（明心之後一年半）此次能夠眼見佛性，完全感恩 蕭導師的慈悲引導，

弟子願以此眼見佛性的功德，迴向給導師，希望導師能健康長壽、長久住世，帶領有緣眾生來學習正法、弘揚正法，摧邪顯正，以助有緣眾生一樣悟明心性，共成佛道。
阿彌陀佛！

菩薩戒學子 邱正鳳 合十頂禮

公元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後記：禪三後，無意中看到出自《楞嚴經》的兩句經文，對於此次見性的體悟說得更貼切：

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
眼能見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跋

——平實導師——

眼見佛性境界的親證，極爲困難，並非每次禪三都能有人見性；往往數次禪三，才只能有一人見性；此篇見性報告，是最近的一篇，距離此書初版印行的現在，已經將近兩年，已舉辦過三次的禪三了，仍然沒有人繼之見性。在邱正鳳師姊於二〇〇一年四月明心之後，過了一年半，於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再度參加禪三而擔任護三工作時，有數位護三同修亦欲求見佛性；但平實觀察後，認爲其餘二人功夫與福德都還不足甚多，見性因緣尙未成熟；只有邱正鳳的因緣成熟，所以只爲她一人引導見性；引導見性的時間，前後不過三分鐘，隨即能於無情及有情身上親見自己之佛性。

在見性後的第一次共修時，平實曾請其起立，當眾問曰：「從山河大地上，**可以看見自己的佛性嗎？**」邱正鳳當眾明快的回答：「**可以看見！**」平實又問：「**地面的狗屎上，也可以看見自己的佛性嗎？**」邱正鳳又當眾回答：「**可以！**」然後平實方請其就座，以此現成事例，激發同修會大眾對於眼見佛性修證之信心。由此事證，以及她的見性報告中，都可以證明《大般涅槃經》中佛所說的**肉眼看見佛性的十住菩薩藉由首楞嚴定的幫助而眼見佛性分明的證境**，都是**真實無訛、確實不虛**。由此事實，證明非但平實一人可以肉眼看見佛性，也從十餘年來十餘位已看見佛性的同修們所寫的見性報告中，同樣的證明肉眼確實

可以看得見無形無相的佛性，並且都是**可以從無情物上親眼看見自己的佛性**，也一樣可以從有情身上看見自己的佛性，而不是只憑領會、感受；然而明心者絕對無法從無情及有情身上以肉眼看見自己的佛性，由此更加證實「明心不等於眼見佛性」。

由此證明慧廣法師否定《大般涅槃經》中佛說**眼見佛性**、公然主張**明心等於見性**的作爲，已成爲謗法、謗佛的無間地獄罪了；因爲他身爲住持大乘正法的比丘，竟然率先而且公然的否定佛在經中白紙黑字所明文宣說的正法，並且是否定佛所說的不共二乘的最勝妙的眼見佛性的正法；只因爲教授眼見佛性法門的人是在家菩薩，而慧廣法師執著僧衣，認爲自己的身分高高在上而不甘屈居於居士下風，便公然的否定佛說眼見佛性的正法，將佛語之真義加以曲解。由於如此聲聞種性的緣故，將遮障其未來百劫中的無量世，求見佛性而不可得；則百劫後可能再度因爲聽聞此法故，再謗眼見佛性之法，重又淪墮百劫於三惡道中；若未極力消除對於眼見佛性之疑心，若未極力懺悔及消除「執著僧寶身分」的自大心態，於未來無量世中，仍將繼續因爲自大的心態及聲聞種性緣故，而繼續保有謗法、謗賢聖的惡習，則將如是再三、再四的淪墮三途，永無了期；由此以觀，其愚可知！然而其愚可憫，其慢難恕，又將有誰能救之？

爲免再有自大的聲聞種性愚人，再度步其後塵、遮障道業、成就地獄重罪，

本會僅將見性報告一篇以及此書，奉獻與有智之大師與學人；普願今時、後世一切大師與學人，皆能以慧廣法師前車傾覆之事，作為自己之殷鑑，則慧廣法師之妄造無根謗法、謗佛、謗賢聖之極重惡業，尚能利益佛門大師與學人，在其蒙受尤重純苦重報之時，尚有微小功德能利益之、減輕其果報；若大眾不能從其中警覺、改變心態者，則慧廣法師作此犧牲，即無代價；普願佛門大師與諸學人鑑之，而令慧廣法師能於此一謗法、謗賢聖之惡業上返得少許之利。

佛子 平實 謹跋

★ 其餘見性報告，詳見《禪淨圓融》書末附錄、《我與無我》書末附錄；亦見《正覺電子報》文字版第二期第六十頁、第四期第三十一頁、第五期第六十頁、第七期第三十五頁，以及第九、十、十一期《活在佛法中》之連載，此處不復重贅。亦有其餘眼見佛性者之見道報告，未及刊載，容俟後日有緣時，另行刊載之。

沈重的呼籲

（轉載自《正覺電子報》平面版第九期 39 頁）

現代禪 李元松老師，享年四十七歲，可謂英年早逝；他在捨壽前，於二〇〇三年十月十六日，向佛教界各道場發出公開懺悔的書信（但未寄與本會，或曾寄發而在投遞過程遺失，故未收到）。其文曰：

【凡夫我，由于生了一場病，九月下旬方覺過去的功夫使用不上，從而生起疑情：過去所謂的『悟道』，應只是自己的增上慢。我為往昔創立的現代禪在部分知見上不純正之一事深感慚愧，特向諸佛菩薩、護法龍天、十方善知識、善男子、善女人至誠懺悔。我今至心發願往生彌陀淨土，唯有『南無阿彌陀佛』，是我生命中的依靠。

南無阿彌陀佛！

李元松 頓首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六日】

（錄自河北省佛教協會『禪』月刊，總七十九期第 31 頁）

平實痛惜如是台灣佛教界英才之早逝，所以言痛惜者，謂如是以法爲命之人誤入岐路，然竟無由親得證悟，抱憾而終，錯失可以上品上生之因緣，故以爲痛。元松老師雖然與余迄無一面之緣，亦不曾有過電話一言之緣；然於二〇〇一年初，拙著《宗通與說通、邪見與佛法》出版後，元松老師曾致電正智出版社，覓余對話，然余緣於二事，未接其來電，亦未曾覆電：其一者，謂現代禪副宗長張志成先生在現代禪網站上，以《現代禪對正覺同修會蕭平實老師的基本看法》一文，代表現代禪教團對余作不正確之評論，文中亦謂：「蕭老師因爲主張『一切佛法都以如來藏爲中心』之法義大異諸方，故將永遠不能與諸方大師對話。」余曾親筆手書去函（當時尚未學習電腦輸入法），請求元松老師在原網站上更正其副宗長張先生錯誤之評論；函共三紙，細言余意。然元松老師迄無加以更正之行爲，既如是，則余謹依張志成先生代表現代禪道場而說之語，應尙不得與元松老師對話，故未當場接其來電，亦未在事後覆其來電。此其一。

復次，余一向不愛與大師攀緣，一向不夤緣諸方大師在佛教界中之大權勢以爲己利，是故對於與諸方大師對話之事，並無主動之意願；此心態已經寫在書中表明，並已在十餘年中如是實行；元松老師在《宗通與說通》一書出版後，對張志成先生之妄評正法，尙無善後之措施，故余不宜與之對話；若強行與之對話，便違余言，亦違余之素志，故當時仍不宜與之對話。

然而，元松老師若眞有大丈夫氣概，若仍能保持甫出世弘法時之「以法爲師而不作人情」之大心，正可以其拚命三郎之雄心壯志，面見論法乃至求法，不必以電話而求對話。平實對於諸方大師，若欲與余對話者，凡是至誠面見，非以電話相談；或者確屬求法而非以切磋心態求見者，必無不見之理；所以者何？平實十餘年來常喜給與會中初機學人面見之機會，豈況吝於面見求法之諸方大師？元松老師亦屬當今佛教界大師之一，若是求法之心，何有不見之理？然以電話相談，亦只是解釋張志成先生妄評而言爲誤會之事，並非求法，則屬不須平實親自接聽之事，故未接其電話。此其二。

然今現見元松老師捨壽前之作略，不覆藏自己之錯悟，勇敢的公開承認：以前所謂之悟、之證四果（當亦函蓋為人印證三果證量之事）皆屬增上慢。如斯大智、大勇之行爲，於當代大師之中，誠可謂當今之世再無其人也！謂諸方大師皆仍執著「面子與法眷屬、名聞與利養」，而不能效法元松老師之大智、大勇菩薩大行。

所以者何？現代禪在當代台灣佛教界中，極有名氣，極有成就，亦曾是威震諸方之大道場，近來數年亦已名聞於大陸地區；想當年，現代禪元松老師等人意氣風發，以護法、弘法爲己任，對佛教界大師如聖嚴法師：等人，皆不賣人情，亦能面對印順法師之邪見而捋虎鬚，亦可謂勇猛矣！昔乎後來發覺自己之所悟似有疑問，竟然懾於印順法師表相僧寶之身份，而不能終始不移的竟成法義辨正之護法大功，竟不能以辨正法義而護正法之事迴作證道之因緣，亦可謂世間最最可惜之事也。故余在其往生之後，曾對眾曰：「可惜了一位佛教界英才。」謂元松老師若能在生前證悟實相如來藏，則必不致英年早逝，則將可

以利益無量眾生，則將可以常護正法、不令他人毀破，成就菩薩道上之宏功偉業，道業更加增上。

雖然有此遺憾，然而元松老師如是公開發露懺悔之大行，乃是大善事，應可滅除生前大妄語業之地獄罪；謂其能作「自我檢討、公開發露懺悔之大行」，令諸弟子眾等了知各人尚非證悟之賢聖，藉此以令各人速能公開懺悔而消除大妄語業；其本人亦不作抵制、誹謗正法之惡行，故必蒙佛加持，滅其先前大妄語之罪業，必定不墮大妄語業中，此是余所堅定相信之事，是故確認元松老師必得生西，公開懺悔乃是大善行故，是有慚有愧之善業心所法故。

觀乎元松老師之大行，正是菩薩心性者所應有之行止；觀乎目前佛教界諸方大師，不論海峽此岸或海峽彼岸，鮮有其人；特以台灣一地諸大師而言，尚無一人能及。平實於今轉又寄望印順法師亦能具此大行之心，則能挽救佛弟子四眾更鉅；非此，則不足以消滅「一生專弘藏密黃教應成派中觀無因論、斷滅見，藉以取代佛教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妙法之大罪」也，亦不足以消滅「謗

無西方極樂世界、謗無東方琉璃世界」之大罪也。爲此，特地提出沈痛之呼籲：普願諸方大師儘速檢討自己所弘法義，得無謗法毀佛之言行乎？得無大妄語業之妄行乎？應當如何而作挽救自身未來無量世慘痛果報之事？頗曾日日都於夜深人靜時審細思惟之？

百年來，眞善知識不出人間，選擇隱居而不出世弘法，皆因了義法大弘之緣猶未熟故。如余前世改以居士身而住於江浙，終生不曾引人注意而不出世弘法，只私下接引極少數之有緣人；亦如土城老人廣欽老和尚，亦不出世弘法，只是靜待有緣人上門請法，而不主動出世弘法；亦不認同廣辦佛學教育，認爲佛法應當是眞修實證之法，而不應是供作研究之用者，認爲**不應以佛學教育、佛學研究來取代親證**。由是緣故，乃有現代禪之李元松老師出世弘法時，能以眞修實證而號召當代甚多學佛之人，故在當年蔚成風氣，影響極大。

然而，眞修實證之事，猶如禪宗古德所言：「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不可不慎也！觀乎當代諸方顯密大師所謂之開悟，所謂大乘般若禪七之修證，所

謂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皆不能自外於意識覺觀境界，皆不能自外於意識心之種種變相，而同皆自以爲悟，並以如是錯悟境界而爲弟子四眾印證爲開悟般若，或印證爲已證解脫果者；非唯自身墮於大妄語業中，亦害四眾弟子同墮大妄語業中，豈非殘害眾生未來無量世受無量苦之大惡業？所以者何？世之毒藥，害人不過一世；如是佛法上之毒藥，害人墮於大妄語業中，必將導致被印證者於未來無量世中輾轉墮於地獄、餓鬼、畜生道中受苦無量，此類法毒，害人無量世，豈非更甚於世人以毒藥害死人者？如此心行，而可謂爲「善心、度眾生」乎？

然而諸方大師對平實數年來在諸書中所作如是之語，皆視而不見，不肯改易原有之常見外道邪見，唯顧慮名聞、利養、法眷屬等，不肯正視之。然而，諸方顯密大師同以一念不生時之意識心作爲真實心、涅槃心者，無常來時，則一切功夫皆將使不上力；縱使能如佛世諸外道輩，親證四禪八定具足，而得來去自如者，亦仍無法抵抗生死之到來，亦仍無法抵抗病痛之折磨，皆墮意識境

界故。此亦謂意識一向不離六塵境界，一旦現起之時，必定只能住於六塵境界中；而病痛等苦，皆是六塵中之意識所住境界，是故當代諸方顯密大師，同皆欲以意識心來抵抗病苦、生死苦者，皆是妄想也。

實言之，病痛及生死苦等事，皆不須吾人與之對抗；對抗者皆是對治之法，非是實相境界。實相境界中，根本不須與病痛生死對抗；實相境界中本無生死、本無病痛，何須與之對抗？生死到來時，欣然而往至後世，繼續自度度他，漸漸成就佛道，何須與之對抗？若無實相般若真智，即使猶如石霜楚圓禪師座下首座，具足證得四禪八定，於生死可以來去自如，終究仍是不離三界境界之生死凡夫，當場捨壽而證明生死自如境界後，猶免不得師弟九峰道虔禪師撫背消遣曰：「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亦成遺臭千古之糗事一件。

不論何人，縱使修得四禪八定具足，尚不能抵抗生死、抵抗病痛，何況今時諸方顯密大師，既未親證初禪、二禪，更無能力對抗生死病痛；既無來去自如之禪定功夫，更無絲毫解脫道或般若之證量，皆是凡夫之屬，而矜矜於世俗

大師之表相身分，深心之中則以恐懼心態以待捨壽時節之到來；徵之於元松老師之大勇現身說教，當代諸方顯密大師能否從此事實而知警醒？平實老婆心切，不得不藉此而作公開呼籲：請求諸方顯密南北傳大師，於未悟之前，莫再誤導諸方善良學人，莫再亂作開悟證聖之大妄語印證，以免殘害學人無量世受苦，亦免自身害人大妄語之大惡業。亦特於此，對元松老師表達最高之敬意，其公開發露懺悔、改往修來之功德，大矣哉！大矣哉！真乃偉丈夫也！普願當代諸方大師正視之、頂戴之、效法之，庶能自利！亦能利他！則元松老師如是大勇示現，功不可沒也！

平實 至誠呼籲於二〇〇四年穀雨

註：本書從第二刷起，增補以下文字：一為來文照刊，所刊內容為前現代禪副宗長張志成先生的來文。二為平實導師略作回應之文。（註：現代禪已經轉型為念佛團體，故說為前現代禪）

一、來文照登：

1·李老師皈依東密(眞言密教)悟光上師，大約在1980年代尙未自覺悟道之前，而且只是結緣皈依，因爲李老師從未修習過眞言密教之法。只因敬仰悟光上師是大修行人，故在文章中數度提及。如在《禪的傳習》(第11頁)中之〈哀悼我的上師——悟光金剛阿闍黎圓寂〉一文中所說：「上師的眞言密教，並不因爲我沒有修習過而有如下之看法：我覺得上師的心中是不會有眞言密教的，上師是不能爲眞言密教所限的，上師是屬於法界大日如來！什麼是法界大日如來？由於我只是上師的結緣弟子，我沒有資格爲此發言，但我有自己心目中的上師，也有我自己心目中的法界大日如來。我將近十年沒有聽聞上師開示了，也不曾再見上師淡淡的笑容，照說應該是蠻習慣的了，可是，今聞上師圓寂了，忍不住，我竟也熱淚盈眶久久不能自己……。」(2000.07.18)。而宣佈關閉現代禪接引眾生之法事，純是爲了教育弟子，得以摒除外緣，一心潛修、深入禪法。李老師直至2003年SARS疫情之前，都仍以自覺所悟之禪法及念佛法門傳授學人禪淨雙修，以期學人明心見性，命終之後往生彌陀淨土。但於當年九月下旬因積勞成疾，生了重病，才自覺所悟有所偏差，如懺悔啓事中所述：「凡夫我，由于生了一場病，九月下旬方覺過去的功夫使用不上，從而生起疑情：過去所謂的『悟道』，應只是自己的增上慢。」此時才指示現代禪同修捨禪歸淨，一心專修念佛法門。

2. 「密宗是一個在金剛鑽外圍擺滿了鍍金垃圾的宗教。」此文應是引自李老師《現代人如何學禪》(第193頁)中之〈千秋萬古一禪師〉一文。其原文如下：「密勒日巴本身雖是個密教的行者，但他兼而具有禪師的氣概。整個密教的理趣，以我目前的眼光，認為密教是在一大堆垃圾裡放了一顆鑽石。這堆垃圾象徵的是密教一切修法儀軌，也是尋找鑽石——涅槃妙心所必須經過的次第。可是密勒日巴更有勇氣，更有氣魄，他甚至於不管那些垃圾，直接就談到鑽石的地方來。他這種情形跟中國禪、祖師禪，有異曲同工之妙——直指人心，這與我特別讚歎密勒日巴有關係。」此文是李老師於一九八九年三月初入佛教界弘法時所作，當時李老師讚歎密勒日巴直指人心、捨棄繁瑣儀軌的智慧。

3. 李老師雖以禪師面目接引學人，然於淨土法門自始推崇有加，於提倡現代禪後一、兩年，即開始以隨緣念佛勸諭來學。並訂慈雲懺主之「淨土發願文」為現代禪同修之日課。李老師弘揚現代禪不久，即自號「念佛人」，後又改署「信佛人」。並非自覺所悟有所偏差，才「轉發心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從此即以念佛人自稱」。李老師接獲《宗通與說通》一書後，曾致電蕭老師，藉由張志成代表現代禪教團對蕭老師評論之事，其實想表達對於真修實證善知識相惜之情，彼此或能有進一步論法的因緣。

4·李老師惜情念恩，平日即有「受人滴水之恩，湧泉以報之」的豐沛感情與作略。如《古仙人道》中(第99頁)〈印順法師思想對台灣佛教之貢獻及其引申問題之探討〉一文中所說，「對於印順法師縱使我不曾受教於門下，但受其思想的澤蔭實在很深！曾自述，『印順法師對我和現代禪的影響，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可以說如果沒有印順法師，應該就不會有李元松也不會有現代禪。』直到如今，我依舊同樣感懷。」2002年四月李老師皈依印順法師純粹表達個人感恩之情，並試圖緩解與印順學派之間的緊張關係，並非「發覺自己之所悟似有疑問，懾於印順法師表相僧寶之身份」——因皈依後既不修習印順法師的法，也從未要求現代禪學人皈依；同時現代禪不走純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的路，仍然堅持走自己的路。對於現代禪部分思想不同於印順法師思想的法義辨正，此大是大非之事則態度始終一貫，未曾妥協。

5·蕭老師為《印順法師的悲哀》一書所作的序文中第20頁所談有關李老師皈依印順法師一事，也如同前第四點所述，並非「：可惜後來因為所悟偏差，導致自己之信心不足，以致為德不卒，不能對印順法師之偏斜法義窮源究底、加以揭發，是故無法成就破邪顯正之豐功偉業，不能藉以滅除大妄語業；反而因為心中對於免除大妄語罪並無把握故，轉為皈依印順座下，欲免觸忤表相僧寶之罪，欲求消除一切可能會有的罪業：」。

6. 李老師一生以法爲師，始終言行一致、內外一如，追求如實、有過必改，是一個英英烈烈、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常對現代禪同修說：「我沒有什麼『肉票』可被綁架，也沒有什麼『大事業』可以束縛我。十幾年來，現代禪有一句話始終不變，我說：『教團可以沒有，世界可以不要，就是不能遺失了修行人的心。』」 「現代禪有自己的性格，十二年來以法爲師、就事論事、就理論理，待人委婉，有理才屈服，此外從未屈服過任何事。」 「現代禪最重視的是大丈夫氣概，不是大丈夫便枉費爲人了。一個人說錯、做錯都無妨，但，重要的是要有剛骨——『教團可以沒有，世界可以不要，就是不要遺失了修行人的心！』」（錄自《現代禪的教育》）

二、平實導師對來文六點說明，一一簡略回應如下：

1. 關於李老師是否修學過光明王寺悟光上師的東密一事，尙未與光明王寺現任住持求證，但因與法義並無直接關聯，先在這裡聲明尊重張先生的看法。以後若有機會時將另行求證之。現代禪宣佈關閉接引眾生之法事，是在1988年五月出刊的月刊中宣佈的，但平實在1995年五月出版了《念佛三昧修學次第》，說明意識心、離念靈知是錯悟的標的，不幸的是李老師正好落入其中。1996年十月出版了《正法眼藏》，1997年七月出版了《禪淨圓融》，1997年十二月出版了《眞實如來藏、悟前

與悟後》，都是在現代禪聲明閉關之前的事。這些書籍中都說明意識心的虛妄，主張第八識如來藏才是禪宗證悟的標的，是般若中觀通達的依憑，應該已在李老師心中產生了自我省思的作用，應該有可能引發李老師的潛修及封山，但他不可能將此影響向任何人說出。

2. 「密宗是一個在金剛鑽外圍擺滿了鍍金垃圾的宗教。」李老師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但平實所說的：「那顆金剛鑽只是玻璃打造而成的。」也是正確的，詳見《狂密與真密》四輯中的舉證與辨正。我們尊重張先生的舉證與說法。但是密勒日巴的修證，都仍是意識境界法，尚未觸及般若實相的修證，更無般若實智，他的落處已經舉證於平實書中。

3. 如同平實初始也是修學念佛法門，但真正學佛的開始，卻是學禪之時。我想，李老師大約也是如此的。張先生來文第三點的說明，平實給予絕對的尊重；但平實於前現代禪的張先生文章在當時的現代禪網站貼出以後，曾寫給李老師一封親筆信，張先生至今並未知悉有這封信，也不知信中的內涵，所以會有第三點的說明，應該是對李老師自心中的想法有所不知而致，平實仍給予尊重；但會將那封信的複製本贈予張先生，以便張先生更深入理解李老師當時的心境。前現代禪的那篇文章內容，平實臆測是李老師授意張先生寫的，應該不是張先生的本意，所以張先生可

能對某些真相並未完全瞭解。至於與諸方論法的事，平實向來意願不高；因為修證的內容大不相同，很難取得共識；更不想在李老師尚未依平實去函處理之前，基於評論平實的文中曾說平實無資格與諸方對話，故平實確實不宜在電話中與李老師論法。而且，李老師在接獲《宗通與說通》一書時，並未致電平實，是在大約三十天後再度接獲《邪見與佛法》，才於大約一週時致電平實的；可能是因為平實在那本書中大力評破極多誤導眾生的大師，都不留情面，卻獨獨略過李老師，已經證明平實去函中對李老師的崇敬與護持並非虛言的緣故。

4· 李老師是有情有義的人，這是平實一向的認知。平實同意張先生第四點中的說法，仍然對李老師保持讚歎及欽佩的原意，不曾改變。

5· 如同平實的第三點說明，張先生不知平實去函一事，李老師亦未曾告知張先生。張先生對平實去函的內容亦無所知，所以平實將仍然保持原來對李老師的看法。

6· 李老師捨壽前廣對佛教界公開懺悔的風骨，是平實向來恭敬讚歎的事，譽為當今佛教界第一人。在這裡仍然表示對他的恭敬與讚歎，雖然他的懺悔聲明並未寄給正覺同修會或平實個人。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二道並修，以外無別佛法

佛菩提道——大菩提道

解脫道：二乘菩提

遠波羅蜜多

資糧位

- 十信位修集信心——一劫乃至一萬劫
- 初住位修集布施功德（以財施為主）。
- 二住位修集持戒功德。
- 三住位修集忍辱功德。
- 四住位修集精進功德。
- 五住位修集禪定功德。
- 六住位修集般若功德（熏習般若中觀及斷我見，加行位也）。

外門廣修六度萬行

見道位

- 七住位明心般若正觀現前，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 八住位起於一切法現觀般若中道。漸除性障。
- 十住位眼見佛性，世界如幻觀成就。
- 一至十行位，於廣行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慧，現觀陰處界猶如陽焰，至第十行滿心位，陽焰觀成就。
- 一至十迴向位熏習一切種智；修除性障，唯留最後一分思惑不斷。第十迴向滿心位成就菩薩道如夢觀。

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初地：第十迴向位滿心時，成就道種智一分（八識心王一一親證後，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法）復由勇發十無盡願，成通達位菩薩。復又永伏性障而不具斷，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由大願故留惑潤生。此地主修法施波羅蜜多及百法明門。證「猶如鏡像」現觀，故滿初地心。

二地：初地功德滿足以後，再成就道種智一分而入二地；主修戒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猶如光影」現觀，戒行自然清淨。

斷三縛結，
成初果解脫

薄貪瞋癡，
成二果解脫

斷五下分結，
成三果解脫

入地前的四加行令煩惱障現行悉斷，成四果解脫，留惑潤生。分段生死已斷，煩惱障習氣種子開始斷除，兼斷無始無明上煩惱。

三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三地。此地主修忍波羅蜜多及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能成就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滿心位成就「猶如谷響」現觀及無漏妙定意生身。

四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四地。主修精進波羅蜜多，於此土及他方世界廣度有緣，無有疲倦。進修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如水中月」現觀。

五地：由四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五地。主修禪定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斷除下乘涅槃貪。滿心位成就「變化所成」現觀。

六地：由五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六地。此地主修般若波羅蜜多——依道種智現觀十二因緣——有支及意生身化身，皆自心真如變化所現，「非有似有」，成就細相觀，不由加行而自然證得滅盡定，成俱解脫大乘無學。

七地：由六地「非有似有」現觀，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七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方便波羅蜜多，由重觀十二有支——支中之流轉門及還滅門一切細相，成就方便善巧，念念隨入滅盡定。滿心位證得「如犍闍婆城」現觀。

八地：由七地極細相觀成就故再證道種智一分而入八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願波羅蜜多。至滿心位純無相觀任運恆起，故於相土自在，滿心位復證「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故。

九地：由八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九地。主修力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成就四無礙，滿心位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十地：由九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此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智波羅蜜多。滿心位起大法智雲，及現起大法智雲所含藏種種功德，成受職菩薩。

等覺：由十地道種智成就故入此地。此地應修一切種智，圓滿等覺地無生法忍；於百劫中修集極廣大福德，以之圓滿三十二大人相及無量隨形好。

妙覺：示現受生人間已斷盡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並斷盡所知障一切隨眠，永斷變易生死無明，成就大般涅槃，四智圓明。人間捨壽後，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以諸化身利樂有情，永無盡期，成就究竟佛道。

修道位

究竟位

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佛子蕭平實

謹製

(二〇〇九、〇二修訂)
(二〇一〇、〇二增補)

斷盡變易生死
成就大般涅槃

七地滿心斷除故意保留之最後一分思惑時，煩惱障所攝色、受、想三陰有漏習氣種子同時斷盡。煩惱障所攝行、識二陰無漏習氣種子任運漸斷，所知障所攝上煩惱任運漸斷。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第一階段

- *以憶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
- *學第一義佛法及禪法知見。
- *無相拜佛功夫成就。
- *具備一念相續功夫——動靜中皆能看話頭。
- *努力培植福德資糧，勤修三福淨業。

第二階段

- *參話頭，參公案。
- *開悟明心，一片悟境。
- *鍛鍊功夫求見佛性。
- *眼見佛性〈餘五根亦如是〉親見世界如幻，成就如幻觀。
- *學習禪門差別智。
- *深入第一義經典。
- *修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
- *修證十行位陽焰觀。

第三階段

- *學一切種智真實正理——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
- *參究末後句。
- *解悟末後句。
- *透半關——親自體驗所悟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
- *救護一切衆生迴向正道。護持了義正法。修證十迴向位如夢觀。
- *發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親證猶如鏡像現觀。
- *修除五蓋，發起禪定。持一切善法戒。親證猶如光影現觀。
- *進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進修大乘種智，求證猶如谷響現觀。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2014/11/23

一、共修現況：（請在共修時間來電，以免無人接聽。）

台北正覺講堂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Tel..總機 02-25957295 (晚上) (分機：九樓辦公室 10、11；知
客櫃檯 12、13。十樓知客櫃檯 15、16；書局櫃檯 14。五樓
辦公室 18；知客櫃檯 19。二樓辦公室 20；知客櫃檯 21。)
Fax..25954493

第一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
下午班、週六上午班（皆須報名建立學籍後始可參加共修，欲
報名者詳見本公告末頁）

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詳解：每月第一、三、五週之週末 17.50~20.50
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禪門差別智：每月第一週日全天 平實導師主講（事冗暫停）。

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
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 釋迦世
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
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佛法中：如何是諸
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
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
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
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
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
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

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
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
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
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
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
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
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
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
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
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
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
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

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所講本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第二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十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三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五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四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二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五、第六講堂 為**開放式講堂**，不需以身分證件換證即可進入聽講，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地下一樓、地下二樓。已規劃整修完成，每逢週二晚上講經時段開放給會外人士自由聽經，請由大樓側面梯階逕行進入聽講。聽講者請尊重講者的著作權及肖像權，請勿錄音錄影，以免違法；若有錄音錄影被查獲者，將依法處理。

正覺祖師堂 大溪鎮美華里信義路 650 巷坑底 5 之 6 號（台 3 號省道 34 公里處 妙法寺對面斜坡道進入）電話 03-3886110 傳真 03-3881692 本堂供奉 克勤圓悟大師，專供會員每年四月、十月各二次精進禪三共修，兼作本會出家菩薩掛單常住之用。除禪三時間以外，每逢單月第一週之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天並提供午齋結緣。教內共修團體或道場，得另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與常住確定日期，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日常作息及修行。

桃園正覺講堂（第一、第二講堂）：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電話：03-3749363（請於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六上午班、週五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 每逢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 03-5724297 (晚上)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台中正覺講堂 04-23816090 (晚上)

第一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四 (國泰世華銀行樓上。鄰近縣市經第一高速公路前來者，由五權西路交流道可以快速到達，大樓旁有停車場，對面有素食館)。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第四講堂：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嘉義正覺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一 電話：05-2318228

第一講堂：

禪淨班：預定 2014/10/23 週四開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佛藏經詳解：自 2014/10/28 起每週二晚上 18:50~20:50 播放台北講堂錄製的講經 DVD。

第二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二。

台南正覺講堂

第一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06-2820541 (晚上)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雙週週末下午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週六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45 號五樓 07-2234248（晚上）

第一講堂（五樓）：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末上午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四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第三講堂（三樓）：（尚未開放使用）。

香港正覺講堂 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 21-33 號，宏達工業中心 7 樓 10 室（葵興地鐵站 A 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電話：(852)23262231。英文地址：Unit 10, 7/F, Vanta Industrial Centre, No.21-33, Tai Lin Pai Road,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禪淨班：週六班 14:30-17:30，已經額滿。

週日班 14:40-17:40，已經額滿。

新班開始報名，4 月底開課。

妙法蓮華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逢週六 18:40-20:40、週日 19:00-21:00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825 S. Lemon Ave Diamond Bar, CA 91798 U.S.A.

Tel. (909) 595-5222（請於週六 9:00~18:00 之間聯繫）

Cell. (626) 454-0607

禪淨班：每逢週末 15：30~17：30 上課。

進階班：每逢週末上午 10：00 上課。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週六下午放映(13：00~15：00)，歡迎各界人士共享第一義諦無上法益，不需報名。

二、招生公告 本會台北講堂及全省各講堂，每逢四月、十月中旬開

新班，每週共修一次（每次二小時。開課日起三個月內仍可插班）；但美國洛杉磯共修處得隨時插班共修。各班共修期間皆為二年半，欲參加者請向本會函索報名表（各共修處皆於共修時間方有人執事，非共修時間請勿電詢或前來洽詢、請書），或**直接從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報名表**。共修期滿時，若經報名禪三審核通過者，可參加四天三夜之禪三精進共修，有機會明心、取證如來藏，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成為實義菩薩，脫離凡夫菩薩位。

三、新春禮佛祈福 農曆年假期間停止共修：自農曆新年前七日起停止共修與弘法，正月 8 日起回復共修、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休假時間，請逕詢該共修處。

密宗四大派修雙身法，是外道性力派的邪法；又以生滅的識陰作為常住法，是常見外道，是假的藏傳佛教。

西藏覺囊已以他空見弘揚第八識如來藏勝法，才是真藏傳佛教

1、**禪淨班** 以無相念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傳授解脫道正理及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每逢四月、十月開新班，詳見招生公告表。

2、**《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釋迦世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法中：如何是諸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講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有某道場專弘淨土法門數十年，於教導信徒研讀《佛藏經》時，往往告誡信徒曰：「後半部不許閱讀。」由此緣故坐令信徒失去提升念佛層次之機緣，師徒只能低品位往生淨土，令人深覺愚癡無智。由有多人建議故，平實導師開始宣講《佛藏經》，藉以轉易如是邪見，並提升念佛人之知見與往生品位。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上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主講者平實導師。

3、**瑜伽師地論**詳解 詳解論中所言凡夫地至佛地等 17 師之修證境界與理論，從凡夫地、聲聞地……宣演到諸地所證一切種智之真實正理。由平實導師開講，每逢一、三、五週之週末晚上開示，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4、**精進禪三** 主三和尚：平實導師。於四天三夜中，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四月、十月各舉辦二個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並選擇會中定力、慧力、福德三條件皆已具足之已明心會員，給以指引，令得眼見自己無形無相之佛性遍佈山河大地，真實而無障礙，得以肉眼現觀世界身心悉皆如幻，具足成就如幻觀，圓滿十住菩薩之證境。

5、**阿含經**詳解 選擇重要之阿含部經典，依無餘涅槃之實際而加以詳解，令大眾得以現觀諸法緣起性空，亦復不墮斷滅見中，顯示經中所隱說之涅槃實際一如來藏—確實已於四阿含中隱說；令大眾得以聞後觀行，確實斷除我見乃至我執，證得見到真現觀，乃至身證……等真現觀；已得大乘或二乘見道者，亦可由此聞熏及聞後之觀行，除斷我所之貪著，成就慧解脫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6、**大法鼓經**詳解 詳解末法時代大乘佛法修行之道。佛教正法消毒妙藥塗於大鼓而以擊之，凡有眾生聞之者，一切邪見鉅毒悉皆消殞；此經即是大法鼓之正義，凡聞之者，所有邪見之毒悉皆滅除，見道不難；亦能發起菩薩無量功德，是故諸大菩薩遠從諸方佛土來此娑婆聞修此經。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7、**解深密經**詳解 重講本經之目的，在於令諸已悟之人明解大乘法道之成佛次第，以及悟後進修一切種智之內涵，確實證知三種自性性，並得據此證解七真如、十真如等正理。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將於《大法鼓經》講畢後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8、**成唯識論**詳解 詳解一切種智真實正理，詳細剖析一切種智之微細深妙廣大正理；並加以舉例說明，使已悟之會員深入體驗所證如來藏之微密行相；及證驗見分相分與所生一切法，皆由如來藏—阿賴耶識—直接或展轉而生，因此證知一切法無我，證知無餘涅槃之本際。將於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講畢後，由平實導師重講。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9、**精選如來藏系經典**詳解 精選如來藏系經典一部，詳細解說，以此完全印證會員所悟如來藏之真實，得入不退轉住。另行擇期詳細解說之，由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0、**禪門差別智** 藉禪宗公案之微細淆訛難知難解之處，加以宣說及剖析，以增進明心、見性之功德，啟發差別智，建立擇法眼。每月第一週日全天，由平實導師開示，僅限破參明心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參加（事冗暫停）。

11、**枯木禪** 先講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後說《釋禪波羅蜜》，詳解四禪八定之修證理論與實修方法，細述一般學人修定之邪見與岔路，及對禪定證境之誤會，消除枉用功夫、浪費生命之現象。已悟般若者，可以藉此而實修初禪，進入大乘通教及聲聞教的三果心解脫境界，配合應有的大福德及後得無分別智、十無盡願，即可進入初地心中。親教師：平實導師。未來緣熟時將於大溪正覺寺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註：本會例行年假，自 2004 年起，改為每年農曆新年前七天開始停息弘法事務及共修課程，農曆正月 8 日回復所有共修及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每日 9.00~17.00）開放台北講堂，方便會員禮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大溪鎮的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時間，詳見〈正覺電子報〉或成佛之道網站。本表得因時節因緣需要而隨時修改之，不另作通知。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2014/05/14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27 cm 寬21 cm 高7.5 cm 重2.8 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回郵掛號 40 元(長26.5 cm×寬19 cm)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35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 影—燈下黑(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張正圓老師著 回郵 35 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釋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27. **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游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28. **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29. **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恒毓博士著 回郵 25 元
30. **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31. **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32. **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3.5 元
33.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 20 元
34.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 20 元
35. **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游正光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36.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三乘菩提 DVD 光碟 (一)**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
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37.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 DVD 專輯 (二)**
總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念佛法門」，一為「學佛正知見(第二篇)」，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輪番講述，內容詳細闡述如何修學念佛法門、實證念佛三昧，以及學佛應具有的正確知見，可以幫助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之學人，得以把握往生，更可令學人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於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一套 17 片，工本費 160 元。回郵 35 元)
38. **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請正式發函並蓋用大印寄來索取(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39.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合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0.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編著 回郵 20 元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1. **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42. **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著 回郵 25 元
43. **導師之真實義**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4. **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5. **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6. **一貫道與開悟**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7.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印 回郵 10 元
48.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印 回郵 25 元
49. **廣論三部曲** 郭正益老師著 回郵 20 元
50. **邪箭噬語**—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陸正元老師著 上、下冊回郵各 30 元，預定 2014/03 出版
51.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蔡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2.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
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余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回郵未定
53. **假鋒虛焰金剛乘**—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釋正安 法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郵政劃撥購書及大陸地區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 成佛之道 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成本價 200 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 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賠本流通價 14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

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假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正智出版社 籌募弘法基金發售書籍目錄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2014/11/23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
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
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
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 (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 成本價 2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
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
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祕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
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版社
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涵蓋藏密的所有祕密及其錯誤的
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
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售價每輯 14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成本價各 20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
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250 元

20.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
22.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23.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200 元
2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250 元
25.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250 元
26.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各 200 元
27.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8. **勝鬘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29.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00 元
30.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 448 頁 成本價 250 元

31.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偉老師 著，本書是禪宗參禪的方法論。
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定價 300 元。
32. **達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正偉老師 等著 中英對照彩色精裝大本 800 元
33.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200 元
34.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200 元
35.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九輯 每輯成本價 200 元。
36.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珍妮·坎貝爾著 呂艾倫 中譯 售價 250 元
37.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編著 售價 250 元
38.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老師著 成本價 200 元
39.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述 每冊 250 元
40.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每冊 250 元
41. **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 著 定價 180 元
42.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 述，定價 300 元
43.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八輯 每輯 250 元
2014 年 1 月 31 日出版第一輯，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44.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分為上、中、下三冊，每冊 250 元
45. **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 250 元
46. **藏傳佛教要義**—《狂密與真密》之簡體字版 平實導師 著 上、下冊
僅在大陸流通 每冊 300 元
47.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每輯 250 元
俟《實相經宗通》出版完畢後開始逐輯出版，大約 25 輯。
48. **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49. **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50. **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陸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1. **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52. **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3.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老師 著 書價未定。
54.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孫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5.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6.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7. **阿含經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 25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58.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25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59.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60.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 25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61.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出版日期未定
62.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3.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4.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5.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6. **正覺發願文**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7.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8.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9.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0.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1.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2.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3.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4.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5.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6.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7.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8.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 (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零售：1. 全台連鎖經銷書局：

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

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2. **台北市：**佛化人生 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6 樓之 4 台電大樓對面

士林圖書 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人人書局 大直北安路 524 號

3. **新北市：**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明達書局 三重五華街 129 號

一全書店 中和興南路一段 10 號

4. **桃園市縣：**誠品書局 桃園市中正路 20 號遠東百貨地下室一樓

金石堂 桃園市大同路 24 號 金石堂 桃園八德市介壽路 1 段 987 號

諾貝爾圖書城 桃園市中正路 56 號地下室 金義堂 中壢市中美路 2 段 82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中壢市中正路 89 號 巧巧屋書局 蘆竹南崁路 263 號

來電書局 大溪慈湖路 30 號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5. **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建功路 1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信義街 68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中央路 229 號 5 樓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力行二路 3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中正路 38 號 金典文化 竹北中正西路 47 號

展書堂 竹東長春路 3 段 36 號

6. **苗栗市縣：**萬花筒書局 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展書堂 竹南民權街 49-2 號

7. **台中市：** 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文春書局 霧峰中正路 1087 號

8. **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 (04-8338485)

9. **台南市：**宏昌書局 台南北門路一段 136 號

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 128 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 436 號

宏欣書局 佳里光復路 214 號

10. **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11. **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 (039-534909)

12. **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13. **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14. **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店：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

電話：(852) 2390 3723 email: luckwinbooks@gmail.com

銅鑼灣店：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2 樓

電話：(852) 2881 1150 email: luckwinbs@gmail.com

廈門：廈門外圖臺灣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809號 廈門外圖書城3樓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臺灣地區請撥打 86-592-5061658）

E-mail：JKB118@188.COM

15. **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 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 3232616972#202

16. **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連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儘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

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4.**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5.**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6.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敬告大陸讀者：

大陸讀者購書、索書捷徑（尚未在大陸出版的書籍，以下二個途徑都可以購得，電子書另包括結緣書籍）：

- 1.廈門外國圖書公司：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 809 號 廈門外圖書城 3F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 網址：JKB118@188.COM
- 2.電子書：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及正覺同修會在台灣印行的各種局版書、結緣書，已有『正覺電子書』陸續上線中，提供讀者於手機、平板電腦上購書、下載、閱讀正智出版社、正覺同修會及正覺教育基金會所出版之電子書，詳細訊息敬請參閱『正覺電子書』專頁：<http://books.enlighten.org.tw/ebook>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中國網採訪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訊息：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angtan.china.com.cn/2014-06/19/content_32714638.htm

<http://pinpai.china.com.cn/>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 聲 明 ★

本社預定於 2015/01/01 開始調整本目錄中部分書籍之售價，《金剛經宗通》、《優婆塞戒經講記》、《勝鬘經講記》、《楞嚴經講記》、《維摩詰經講記》、《起信論講記》等套書都以成本價 200 元出售，屆時將改為每冊 250 元。《狂密與真密》將改為每冊 300 元。《我的菩提路-第一輯》及《鈍鳥與靈龜》將改為 300 元，以因應各項成本的持續增加。

* 喇嘛教修外道雙身法、墮識陰境界，非佛教 *

* 弘揚如來藏他空見的覺囊派才是真正藏傳佛教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書籍介紹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言淨土諸祖所未曾言，示諸宗祖師所未曾示；禪淨圓融，另闢成佛捷徑，兼顧自力他力，闡釋淨土門之速行易行道，亦同時揭糞聖教門之速行易行道；令廣大淨土行者得免緩行難證之苦，亦令聖道門行者得以藉著淨土速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時劫。乃前無古人之超勝見地，非一般弘揚禪淨法門典籍也，先讀為快。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繼承克勤圓悟大師碧巖錄宗旨之禪門鉅作。先則舉示當代大法師之邪說，消弭當代禪門大師鄉愿之心態，摧破當今禪門「世俗禪」之妄談；次則旁通教法，表顯宗門正理；繼以道之次第，消弭古今狂禪；後藉言語及文字機鋒，直示宗門入處。悲智雙運，禪味十足，數百年來難得一睹之禪門鉅著也。(原初版書《禪門摩尼寶聚》，改版後補充為五百餘頁新書，總計多達二十四萬字，內容更精彩，並改名為《宗門正眼》，讀者原購初版《禪門摩尼寶聚》皆可寄回本公司免費換新，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日期)(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本書能建立學人悟道之信心與正確知見，圓滿具足而有次第地詳述禪悟之功夫與禪悟之內容，指陳參禪中細微淆訛之處，能使學人明自真心、見自本性。若未能悟入，亦能以正確知見辨別古今中外一切大師究係真悟？或屬錯悟？便有能力揀擇，捨名師而選明師，後時必有悟道之緣。一旦悟道，遲者七次人天往返，便出三界，速者一生取辦。學人欲求開悟者，不可不讀。

上、下兩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單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如來藏真實存在，乃宇宙萬有之本體，並非印順法師、達賴喇嘛等人所說之「唯有名相、無此心體」。如來藏是涅槃之本際，是一切有智之人竭盡心智、不斷探索而不能得之生命實相；是古今中外許多大師自以為悟而當面錯過之生命實相。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滅之真實心。當代中外大師於此書出版之前所未能言者，作者於本書中盡情流露、詳細闡釋。真悟者讀之，必能增益悟境、智慧增上；錯悟者讀之，必能檢討自己之錯誤，免犯大妄語業；未悟者讀之，能知參禪之理路，亦能以之檢查一切名師是否真悟。此書是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學佛者及欲昇華心智之人必讀之鉅著。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列舉實例，闡釋土城廣欽老和尚之悟處；並直示這位不識字的老和尚妙智橫生之根由，繼而剖析禪宗歷代大德之開悟公案，解析當代密宗高僧卡盧仁波切之錯悟證據，並例舉當代顯宗高僧、大居士之錯悟證據（凡健在者，為免影響其名聞利養，皆隱其名）。藉辨正當代名師之邪見，向廣大佛子指陳禪悟之正道，彰顯宗門法眼。悲勇兼出，強捋虎鬚；慈智雙運，巧探驪龍；摩尼寶珠在手，直示宗門入處，禪味十足；若非大悟徹底，不能為之。禪門精奇人物，允宜人手一冊，供作參究及悟後印證之圭臬。本書於 2008 年 4 月改版，增寫為大約 500 頁篇幅，以利學人研讀參究時更易悟入宗門正法，以前所購初版首刷及初版二刷舊書，皆可免費換取新書。（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演述

詳解大乘起信論心生滅門與心真如門之真實意旨，消除以往大師與學人對起信論所說心生滅門之誤解，由是而得了知真心如來藏之非常非斷中道正理；亦因此一講解，令此論以往隱晦而被誤解之真實義，得以如實顯示，令大乘佛菩提道之正理得以顯揚光大；初機學者亦可藉此正論所顯示之法義，對大乘法理生起正信，從此得以真發菩提心，真入大乘法中修學，世世常修菩薩正行。共六輯，都已出版，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本經是禪宗見道者印證所悟真偽之根本經典，亦是禪宗見道者悟後起修之依據經典；故達摩祖師於印證二祖慧可大師之後，將此經典連同佛鉢祖衣一併交付二祖，令其依此經典佛示金言、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由此可知此經對於真悟之人修學佛道，是非常重要的之一部經典。此經能破外道邪說，亦破佛門中錯悟名師之謬說，亦破禪宗部分祖師之狂禪：不讀經典、一向主張「一悟即成究竟佛」之謬執。並開示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等差別，令行者對於三乘禪法差異有所分辨；亦糾正禪宗祖師古來對於如來禪之誤解，嗣後可免以訛傳訛之弊。此經亦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禪者悟後欲修一切種智而入初地者，必須詳讀。全套共十輯，已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主文約 320 頁，每冊約 352 頁。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繼宗門法眼之後，再以金剛之作略、慈悲之胸懷、犀利之筆觸，舉示寒山、拾得、布袋三大士之悟處，消弭當代錯悟者對於寒山大士……等之誤會及誹謗。亦舉出民初以來與虛雲和尚齊名之蜀郡鹽亭袁煥仙夫子——南懷瑾老師之師，其「悟處」何在？並蒐羅許多真悟祖師之證悟公案，顯示禪宗歷代祖師之睿智，指陳部分祖師、奧修及當代顯密大師之謬悟，作為殷鑑，幫助禪子建立及修正參禪之方向及知見。假使讀者閱此書已，一時尚未能悟，亦可一面加功用行，一面以此宗門道眼辨別真假善知識，避開錯誤之印證及歧路，可免大妄語業之長劫慘痛果報。欲修禪宗之禪者，務請細讀。（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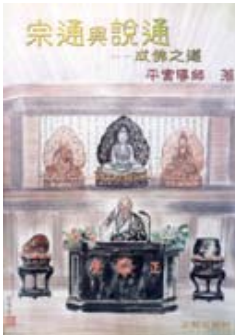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淨土聖道—兼評日本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佛法甚深極廣，般若玄微，非諸二乘聖僧所能知之，一切凡夫更無論矣！所謂一切證量皆歸淨土是也！是故大乘法中「聖道之淨土、淨土之聖道」，其義甚深，難可了知；乃至真悟之人，初心亦難知也。今有正德老師真實證悟後，復能深探淨土與聖道之緊密關係，憐憫眾生之誤會淨土實義，亦欲利益廣大淨土行人同入聖道，同獲淨土中之聖道門要義，乃振奮心神、書以成文，今得刊行天下。主文 279 頁，連同序文等共 301 頁，總有十一萬六千餘字。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著

古今中外，錯誤之人如麻似粟，每以常見外道所說之靈知心，認作真心；或妄想虛空之勝性能量為真如，或錯認物質四大元素藉冥性（靈知心本體）能成就吾人色身及知覺，或認初禪至四禪中之了知心為不生不滅之涅槃心。此等皆非通宗者之見地。復有錯悟之人一向主張「宗門與教門不相干」，此即尚未通達宗門之人也。其實宗門與教門互通不二，宗門所證者乃是真如與佛性，教門所說者乃說宗門證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門與宗門不二。本書作者以宗教二門互通之見地，細說「宗通與說通」，從初見道至悟後起修之道、細說分明；並將諸宗諸派在整體佛教中之地位與次第，加以明確之教判，學人讀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也。欲擇明主文共 381 頁，全書 392 頁。

師學法之前，允宜先讀。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末法怪象—許多修行人自以為悟，每將無念靈知認作真實；崇尚二乘法諸師及其徒眾，則將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無因論之無常空、斷滅空、一切法空—錯認為佛所說之般若空性。這兩種現象已於當今海峽兩岸及美加地區顯密大師之中普遍存在；人人自以為悟，心高氣壯，便敢寫書解釋祖師證悟之公案，大多出於意識思维所得，言不及義，錯誤百出，因此誤導廣大佛子同陷大妄語之地獄業中而不能自知。彼等書中所說之悟處，其實處處違背第一義經典之聖言量。彼等諸人不論是否身披袈裟，都非佛法宗門血脈，或雖有禪宗法脈之傳承，亦只徒具形式；猶如螟蛉，非真血脈，未悟得根本真實故。禪子欲知佛、祖之真血脈者，請讀此書，便知分曉。平實導師著，主文 452 頁，全書 464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正犀居士著

人人身中都有真活佛，永生不滅而有大神用，但眾生都不了知，所以常被身外的西藏密宗假活佛籠罩欺瞞。本來就真實存在的真活佛，才是真正的密宗無上密！諾那活佛因此而說禪宗是大密宗，但藏密的所有活佛都不知道、也不會實證自身中的真活佛。本書詳實宣示真活佛的道理，舉證盧勝彥的「佛法」不是真佛法，也顯示盧勝彥是假活佛，直接的闡釋第一義佛法見道的真實正理。真佛宗的所有上師與學人們，都應該詳細閱讀，包括盧勝彥個人在內。

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修學大乘佛法有二果須證—解脫果及大菩提果。二乘人不證大菩提果，唯證解脫果；此果之智慧，名為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佛子所證二果之菩提果為佛菩提，故名大菩提果，其慧名為一切種智—一函蓋二乘解脫果。然此大乘二果修證，須經由禪宗之宗門證悟方能相應。而宗門證悟極難，自古已然；其所以難者，咎在古今佛教界普遍存在三種邪見：1. 以修定認作佛法， 2. 以無因論之緣起性空—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以後之一切法空作為佛法， 3. 以常見外道邪見（離語言妄念之靈知性）作為佛法。如是邪見，或因自身正見未立所致，或因邪師之邪教導所致，或因無始劫來虛妄熏習所致。若不破除此三種邪見，永劫不悟宗門真義、不入大乘正道，唯能外門廣修菩薩行。平實導師於此書中，有極為詳細之說明，有志佛子欲摧邪見、入於內門修菩薩行者，當閱此書。主文共 496 頁，全書 512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本經詳述在家菩薩修學大乘佛法，應如何受持菩薩戒？對人間善行應如何看待？對三寶應如何護持？應如何正確地修集此世後世證法之福德？應如何修集後世「行菩薩道之資糧」？並詳述第一義諦之正義：五蘊非我非異我、自作自受、異作異受、不作不受……等深妙法義，乃是修學大乘佛法、行菩薩行之在家菩薩所應當了知者。出家菩薩今世或未來世登地已，捨報之後多數將如華嚴經中諸大菩薩，以在家菩薩身而修行菩薩行，故亦應以此經所述正理而修之，配合《楞伽經、解深密經、楞嚴經、華嚴經》等道次第正理，方得漸次成就佛道；故此經是一切大乘行者皆應證知之正法。每輯三百餘頁；共八輯，已全部出版。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真假外道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具體證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知見實例，並加以教證及理證上的辨正，幫助讀者輕鬆而快速的了知常見外道的錯誤知見，進而遠離佛門內外的常見外道知見，因此即能改正修學方向而快速實證佛法。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狂密與真密 平實導師著

密教之修學，皆由有相之觀行法門而入，其最終目標仍不離顯教經典所說第一義諦之修證；若離顯教第一義經典、或違背顯教第一義經典，即非佛教。西藏密教之觀行法，如灌頂、觀想、遷識法、寶瓶氣、大聖歡喜雙身修法、喜金剛、無上瑜伽、大樂光明、樂空雙運等，皆是印度教兩性生生不息思想之轉化，自始至終皆以如何能運用交合淫樂之法達到全身受樂為其中心思想，純屬欲界五欲的貪愛，不能令人超出欲界輪迴，更不能令人斷除我見；何況大乘之明心與見性，更無論矣！故密宗之法絕非佛法也。而其明光大手印、大圓滿法教，又皆同以常見外道所說離語言妄念之無念靈知心錯認為佛地之真

如，不能直指不生不滅之真如。西藏密宗所有法王與徒眾，都尚未開頂門眼，不能辨別真偽，以依人不依法、依密續不依經典故，不肯將其上師喇嘛所說對照第一義經典，純依密續之藏密祖師所說為準，因此而誇大其證德與證量，動輒謂彼祖師上師為究竟佛、為地上菩薩；如今台海兩岸亦有自謂其師證量高於釋迦文佛者，然觀其師所述，猶未見道，仍在觀行即佛階段，尚未到禪宗相似即佛、分證即佛階位，竟敢標榜為究竟佛及地上法王，誑惑初機學人。凡此怪象皆是狂密，不同於真密之修行者。近年狂密盛行，密宗行者被誤導者極眾，動輒自謂已證佛地真如，自視為究竟佛，陷於大妄語業中而不知自省，反謗顯宗真修實證者之證量粗淺；或如義雲高與釋性圓……等人，於報紙上公然誹謗真修實證者為「騙子、無道人、人妖、癩蛤蟆……」等，造下誹謗大乘勝義僧之大惡業；或以外道法中有為有作之甘露、魔術……等法，誑騙初機學人，狂言彼外道法為真佛法。如是怪象，在西藏密宗及附藏密之外道中，不一而足，舉之不盡，學人宜應慎思明辨，以免上當後又犯毀破菩薩戒之重罪。密宗學人若欲遠離邪知邪見者，請閱此書，即能了知密宗之邪謬，從此遠離邪見與邪修，轉入真正之佛道。共四輯 每輯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

賠本流通價每輯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有六大危機，乃是藏密化、世俗化、膚淺化、學術化、宗門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次第混淆；其中尤以宗門密意之失傳，為當代佛教最大之危機。由宗門密意失傳故，易令世尊本懷普被錯解，易令世尊正法被轉易為外道法，以及加以淺化、世俗化，是故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與具緣佛弟子，極為重要。然而欲令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予具緣之佛弟子者，必須同時配合錯誤知見之解析、普令佛弟子知之，然後輔以公案解析之直示入處，方能令具緣之佛弟子悟入。而此二者，皆須以公案拈提之方式為之，方易成其功、竟其業，是故平實導師續作宗門正義一書，以利學人。全書 500 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著

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實依第八識心之斷除煩惱障現行而立解脫之名；大乘菩提所證之佛菩提道，實依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涅槃性、清淨自性、及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禪宗祖師公案所證之真心，即是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證之三乘菩提，皆依此如來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識心，即是《心經》所說之心也。證得此如來藏已，即能漸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證知此心而了知二乘無學所不能知之無餘涅槃本際，是故《心經》之密意，與三乘佛菩提之關係極為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平實導師以其所證解脫道之無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種智，將《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以演講之方式，用淺顯之語句和盤托出，發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真義，令人藉此《心經密意》一舉而窺三乘菩提之堂奧，迥異諸方言不及義之說；欲求真實佛智者、不可不讀！主文 317 頁，連同跋文及序文……等共 384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之世俗化，將導致學人以信仰作為學佛，則將以感應及世間法之庇祐，作為學佛之主要目標，不能了知學佛之主要目標為親證三乘菩提。大乘菩提則以般若實相智慧為主要修習目標，以二乘菩提解脫道為附帶修習之標的；是故學習大乘法者，應以禪宗之證悟為要務，能親入大乘菩提之實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實相智慧非二乘聖人所能知故。此書則以台灣世俗化佛教之三大法師，說法似是而非之實例，配合真悟祖師之公案解析，提示證悟般若之關節，令學人易得悟入。全書五百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著

凡夫及二乘聖人不能實證的佛菩提證悟，末法時代的今天仍然有人能得實證，由正覺同修會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二十餘位實證如來藏者所寫的見道報告，已為當代學人見證宗門正法之絲縷不絕，證明大乘義學的法脈仍然存在，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照耀出光明的坦途。由二十餘位大乘見道者所繕，敘述各種不同的學法、見道因緣與過程，參禪求悟者必讀。全書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廣說四大部《阿含經》諸經中隱說之真正義理，一一舉示佛陀本懷，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真義，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真義誤解之實例，一一比對之，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證實 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 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諸大師（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印順、昭慧、性廣、大願、達賴、宗喀巴、寂天、月稱、……等人）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乃至親證初果而無困難；書中並詳說三果所證的**心解脫**，以及四果**慧解脫**的親證，都是如實可行的具體知見與行門。全書共七輯，已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

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
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於 2012 年五月下旬公開發行，請直接向各市縣鄉鎮之 CD 販售店購買，本公司及各講堂都不販售。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 CD，特此公告。



鈍鳥與靈龜 平實導師著

鈍鳥及靈龜二物，被宗門證悟者說為二種人：前者是精修禪定而無智慧者，也是以定為禪的愚癡禪人；後者是或有禪定、或無禪定的宗門證悟者，凡已證悟者皆是靈龜。但後來被人虛造事實，用以嘲笑大慧宗杲禪師，說他雖是靈龜，卻不免被天童禪師預記「患背」痛苦而亡：「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藉以貶低大慧宗杲的證量。同時將天童禪師實證如來藏的證量，曲解為意識境界的離念靈知。自從大慧禪師入滅以後，錯悟凡夫對他的不實毀謗就一直存在著，不曾止息，並且捏造的假事實也隨著年月的增加而越來越多，終至編成「鈍鳥與靈龜」的假公案、假故事。本書是考證大慧與天童之間的不朽情誼，顯現這件假公案的虛妄不實；更見大慧宗杲面對惡勢力時的正直不阿，亦顯示大慧對天童禪師的至情深義，將使後人對大慧宗杲的誣謗至此而止，不再有人誤犯毀謗賢聖的惡業。書中亦舉證宗門的所悟確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標的，詳讀之後必可改正以前被錯悟大師誤導的參禪知見，日後必定有助於實證禪宗的開悟境界，得階大乘真見道位中，即是實證般若之賢聖。全書 459 頁。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本經係 世尊在世時，由等覺菩薩維摩詰居士藉疾病而演說之大乘菩提無上妙義，所說函蓋甚廣，然極簡略，是故今時諸方大師與學人讀之悉皆錯解，何況能知其中隱含之深妙正義，是故普遍無法為人解說；若強為人說，則成依文解義而有諸多過失。今由平實導師公開宣講之後，詳實解釋其中密意，令維摩詰菩薩所說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之深妙正法得以正確宣流於人間，利益當代學人及與諸方大師。書中詳實演述大乘佛法深妙不共二乘之智慧境界，顯示諸法之中絕待之實相境界，建立大乘菩薩妙道於永遠不敗不壞之地，以此成就護法偉功，欲冀永利娑婆人天。已經宣講圓滿整理成書流通，以利諸方大師及諸學人。全書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老師等人合著

書中詳述彼等諸人歷經各處道場學法，一一修學而加以檢擇之不同過程以後，因閱讀正覺同修會、正智出版社書籍而發起抉擇分，轉入正覺同修會中修學；乃至學法及見道之過程，都一一詳述之。其中張志成等人係由前現代禪轉進正覺同修會，張志成原為現代禪副宗長，以前未閱本會書籍時，曾被人藉其名義著文評論平實導師（詳見《宗通與說通》辨正及《眼見佛性》書末附錄……等）；後因偶然接觸正覺同修會書籍，深覺以前聽人評論平實導師之語不實，於是投入極多時間閱讀本會書籍、深入思辨，詳細探索中觀與唯識之關聯與異同，認為正覺之法義方是正法，深覺相應；亦解開多年來對佛法的迷雲，確定應依八識論正理修學方是正法。乃不顧面子，毅然前往正覺同修會面見平實導師懺悔，並正式學法求悟。今已與其同修王美伶（亦為前現代禪傳法老師），同樣證悟如來藏而證得法界實相，生起實相般若真智。此書中尚有七年來本會第一位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一同供養大乘佛弟子。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勝鬘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如來藏為三乘菩提之所依，若離如來藏心體及其含藏之一切種子，即無三界有情及一切世間法，亦無二乘菩提緣起性空之出世間法；本經詳說無始無明、一念無明皆依如來藏而有之正理，藉著詳解煩惱障與所知障間之關係，令學人深入了知二乘菩提與佛菩提相異之妙理；聞後即可了知佛菩提之特勝處及三乘修道之方向與原理，邁向攝受正法而速成佛道的境界中。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將一切法都會歸如來藏及佛性一妙真如性；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旁及三界世間之起源。然因言句深澀難解，法義亦復深妙寬廣，學人讀之普難通達，是故讀者大多誤會，不能如實理解佛所說之明心與見性內涵，亦因是故多有悟錯之人引為開悟之證言，成就大妄語罪。今由平實導師詳細講解之後，整理成文，以易讀易懂之語體文刊行天下，以利學人。全書十五輯，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明心與眼見佛性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細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異同，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關之間的關聯；書中又藉法義辨正而旁述其他許多勝妙法義，讀後必能遠離佛門長久以來積非成是的錯誤知見，令讀者在佛法的實證上有極大助益。也藉慧廣法師的謬論來教導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的意識境界，非唯有助於斷我見，也對未來的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有所助益，是故學禪者都應細讀之。共 448 頁。

成本價：新臺幣 250 元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成佛之修證內容，是諸地菩薩之所修；般若則是成佛之道（實證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入門，若未證悟實相般若，即無成佛之可能，必將永在外門廣行菩薩六度，永在凡夫位中。然而實相般若的發起，全賴實證萬法的實相；若欲證知萬法的真相，則必須探究萬法之所從來，則須實證自心如來一金剛心如來藏，然後現觀這個金剛心的金剛性、真實性、如如性、清淨性、涅槃性、能生萬法的自性性、本住性，名為證真如；進而現觀三界六道唯是此金剛心所成，人間萬法須藉八識心王和合運作方能現起。如是實證《華嚴經》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後，由此等現觀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繼續進修第十住位的如幻觀、第十行位的陽焰觀、第十迴向位的如夢觀，再生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方能滿足三賢位的實證，轉入初地；自知成佛之道而無偏倚，從此按部就班、次第進修乃至成佛。第八識自心如來是般若智慧之所依，般若智慧的修證則要從實證金剛心自心如來開始；《金剛經》則是解說自心如來之經典，是一切三賢位菩薩所應進修之實相般若經典。這一套書，是將平實導師宣講的《金剛經宗通》內容，整理成文字而流通之；書中所說義理，迥異古今諸家依文解義之說，指出大乘見道方向與理路，有益於禪宗學人求開悟見道，及轉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講述完畢後結集出版，總共 9 輯，每輯約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坎貝爾女士著，呂艾倫中譯

本書作者為蘇格蘭哲學家，因為嚮往佛教深妙的哲學內涵，於是進入當年盛行於歐美的假藏傳佛教密宗，擔任卡盧仁波切的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被邀請成為卡盧的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開始了她在密宗裡的實修過程；後來發覺在密宗雙身法中的修行，其實無法使自己成佛，也發覺密宗對女性歧視而處處貶抑，並剝奪女性在雙身法中擔任一半角色時應有的身分定位。當她發覺自己只是雙身法中被喇嘛利用的工具，沒有獲得絲毫應有的尊重與基本定位時，發現了密宗的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本質；於是作者傷心地離開了卡盧仁波切與密宗，但是卻被恐嚇不許講出她在密宗裡的經歷，也不許她說出自己對密宗的教義與教制下對女性剝削的本質，否則將被咒殺死亡。後來她去加拿大定居，十餘年後方才擺脫這個恐嚇陰影，下定決心將親身經歷的實情及觀察到的事實寫下來並且出版，公諸於世。出版之後，她被流亡的達賴集團人士大力攻訐，誣指她為精神狀態失常、說謊……等。但有智之士並未被達賴集團的政治操作及各國政府政治運作吹捧達賴的表相所欺，使她的書銷售無阻而又再版。正智出版社鑑於作者此書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所說具有針對「藏傳佛教」而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有使人認清假藏傳佛教剝削佛母、明妃的男性本位實質，因此洽請作者同意中譯而出版於華人地區。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居士著

本書作者藉兄弟之間信件往來論義，略述佛法大義；並以多篇短文辨義，舉出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證據，並一一給予簡單而清晰的辨正，令人一讀即知。久讀、多讀之後即能認清楚釋印順的六識論見解，與真實佛法之牴觸是多麼嚴重；於是在久讀、多讀之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提升了對佛法的極深入理解，正知正見就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了。當三乘佛法的正知見建立起來之後，對於三乘菩提的見道條件便將隨之具足，於是聲聞解脫道的見道也就水到渠成；接著大乘見道的因緣也將次第成熟，未來自然也會有親見大乘菩提之道的因緣，悟入大乘實相般若也將自然成功，自能通達般若系列諸經而成實義菩薩。作者居住於南投縣霧峰鄉，自喻見道之後不復再見霧峰之霧，故鄉原野美景一一明見，於是立此書名為《霧峰無霧》；讀者若欲撥霧見月，可以此書為緣。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和平獎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寫作、編輯

本書舉出很多證據與論述，詳述達賴喇嘛不為世人所知的一面，顯示達賴喇嘛並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而是假借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來欺騙世人；透過本書的說明與舉證，讀者可以更清楚的瞭解，達賴喇嘛是結合暴力、黑暗、淫欲於喇嘛教裡的集團首領，其政治行為與宗教主張，早已讓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染污了。 本書由正覺出版社印行。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著

本書編著者是由一首名叫「阿姊鼓」的歌曲為緣起，展開了序幕，揭開假藏傳佛教—喇嘛教—的神秘面紗。其重點是蒐集、摘錄網路上質疑「喇嘛教」的帖子，以揭穿「假藏傳佛教的神話」為主題，串聯成書，並附加彩色插圖以及說明，讓讀者們瞭解西藏密宗及相關人事如何被操作為「神話」的過程，以及神話背後的真相。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呂艾倫著

這個世界中的喇嘛，號稱來自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穿著或紅或黃的喇嘛長袍，散布於我們的身邊傳教灌頂，吸引了無數的人嚮往學習；這些喇嘛虔誠地為大眾祈福，手中拿著寶杵（金剛）與寶鈴（蓮花），口中唸著咒語：「唵·嘛呢·叭咪·吽……」，咒語的意思是說：「我至誠歸命金剛杵上的寶珠伸向蓮花寶穴之中」！

「喇嘛性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呢？ 本書將為您呈現喇嘛世界的面貌。

當您發現真相以後，您將會唸：「噢！喇嘛·性·世界，譚崔性交嘛！」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達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志偉等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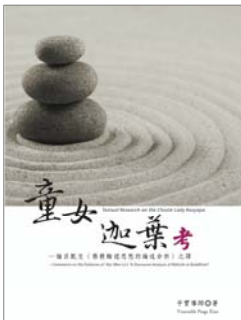
假使您不想戴綠帽子，請記得詳細閱讀此書；假使您不想讓好朋友戴綠帽子，請您將此書介紹給您的好朋友。假使您想保護家中的女性，也想要保護好朋友的女眷，請記得將此書送給家中的女性和好友的女眷都來閱讀。本書為印刷精美的大本彩色中英對照精裝本，為您揭開達賴喇嘛的真面目，內容精彩不容錯過，為利益社會大眾，特別以優惠價格嘉惠所有讀者。大開版雪銅紙彩色精裝本。售價：新臺幣 800 元。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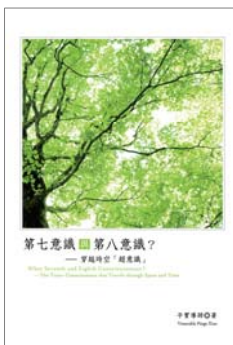
簡介從藏傳偽佛教（喇嘛教）的修行核心—性力派男女雙修，探討達賴喇嘛及藏傳偽佛教的修行內涵。書中引用外國知名學者著作、世界各地新聞報導，包含：歷代達賴喇嘛的祕史、達賴六世修雙身法的事蹟，以及《時輪續》中的性交灌頂儀式……等；達賴喇嘛書中開示的雙修法、達賴喇嘛的黑暗政治手段；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寺院爆發喇嘛性侵兒童；新聞報導《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切性侵女信徒、澳洲喇嘛秋達公開道歉、美國最大假藏傳佛教組織領導人邱陽創巴仁波切的性氾濫，等等事件背後真相的揭露。作者：張善思、呂艾倫、辛燕。售價 250 元。



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平實導師著

童女迦葉是佛世率領五百大比丘遊行於人間的歷史事實，是以童貞行而依止菩薩戒弘化於人間的大菩薩，不依別解脫戒（聲聞戒）來弘化於人間。這是大乘佛教與聲聞佛教同時存在於佛世的歷史明證，證明大乘佛教不是從聲聞法中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的產物，卻是聲聞佛教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聲聞凡夫僧所不樂見的史實；於是古今聲聞法中的凡夫都欲加以扭曲而作詭說，更是末法時代高聲大呼「大乘非佛說」的六識論聲聞凡夫極力想要扭曲的佛教史實之一，於是想方設法扭曲迦葉菩薩為聲聞僧，以及扭曲迦葉童女為比丘僧等荒謬不實之論著便陸續出現，古時聲聞僧寫作的《分別功德論》是最具體之事例，現代之代表作則是呂凱文先生的〈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論文。鑑於如是假藉學術考證以籠罩大眾之不實謬論，未來仍將繼續造作及流竄於佛教界，繼續扼殺大乘佛教學人法身慧命，必須舉證辨正之，遂成此書。

售價：新臺幣 180 元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佛教中應該實證的聖教，也是《華嚴經》中明載而可以實證的法界實相。唯心者，三界一切境界、一切諸法唯是一心所成就，即是每一個有情的第八識如來藏，不是意識心。唯識者，即是人類各各都具足的八識心王——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意根、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識又名如來藏，人類五陰相應的萬法，莫不由八識心王共同運作而成就，故說萬法唯識。依聖教量及現量、比量，都可以證明意識是二法因緣生，是由第八識藉意根與法塵二法為

因緣而出生，又是夜夜斷滅不存之生滅心，即無可能反過來出生第七識意根、第八識如來藏，當知不可能從生滅性的意識心中，細分出恆審思量的第七識意根，更無可能細分出恆而不審的第八識如來藏。本書是將演講內容整理成文字，細說如是內容，並已在〈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彙集成書以廣流通，欲幫助佛門有緣人斷除意識我見，跳脫於識陰之外而取證聲聞初果；嗣後修學禪宗時即得不墮外道神我之中，得以求證第八識金剛心而發起般若實智。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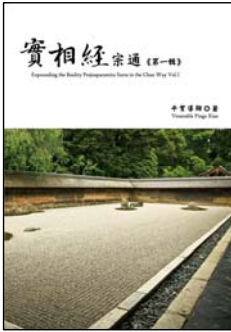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述

「大乘非佛說」的講法似乎流傳已久，卻只是日本人企圖擺脫中國正統佛教的影響，而在明治維新時期才開始提出來的說法；台灣佛教、大陸佛教的淺學無智之人，由於未曾實證佛法而迷信日本人錯誤的學術考證，錯認為這些別有用心的日本佛學考證的講法為天竺佛教的真實歷史；甚至還有更激進的反對佛教者提出「釋迦牟尼佛並非真實存在，只是後人捏造的假歷史人物」，竟然也有少數人願意跟著「學術」的假光環而信受不疑，於是開始有一些佛教界人士造作了反對中國佛教而推崇南洋小乘佛教的行為，使佛教的信仰者難以檢

擇，導致一般大陸人士開始轉入基督教的盲目迷信中。在這些佛教及外教人士之中，也就有一人根據此邪說而大聲主張「大乘非佛說」的謬論，這些人以「人間佛教」的名義來抵制中國正統佛教，公然宣稱中國的大乘佛教是由聲聞部派佛教的凡夫僧所創造出來的。這樣的說法流傳於台灣及大陸佛教界凡夫僧之中已久，卻非真正的佛教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事，只是繼承六識論的聲聞法中凡夫僧依自己的意識境界立場，純憑臆想而編造出來的妄想說法，卻已經影響許多無智之凡夫僧俗信受不移。本書則是從佛教的經藏法義實質及實證的現量內涵本質立論，證明大乘佛法本是佛說，是從《阿含正義》尚未說過的不同面向來討論「人間佛教」的議題，證明「大乘真佛說」。閱讀本書可以斷除六識論邪見，迴入三乘菩提正道發起實證的因緣；也能斷除禪宗學人學禪時普遍存在之錯誤知見，對於建立參禪時的正知見有很深的著墨。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著

學佛之目的在於實證一切法界背後之實相，禪宗稱之為本來面目或本地風光，佛菩提道中稱之為實相法界；此實相法界即是金剛藏，又名佛法之祕密藏，即是能生有情五陰、十八界及宇宙萬有（山河大地、諸天、三惡道世間）的第八識如來藏，又名阿賴耶識心，即是禪宗祖師所說的真如心，此心即是三界萬有背後的實相。證得此第八識心時，自能瞭解般若諸經中隱說的種種密意，即得發起實相般若——實相智慧。每見學佛人修學佛法二十年後仍對實相般若茫然無知，亦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趣；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是故越是久學者對佛法越覺茫然，都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亦未瞭解佛法的修證內容即是第八識心所致。本書對於修學佛法者所應實證的實相境界提出明確解析，並提示趣入佛菩提道的入手處，有心親證實相般若的佛法實修者，宜詳讀之，於佛菩提道之實證即有下手處。共八輯。已於 2014/01/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偉著

黃正偉老師的《見性與看話頭》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結集出版。書中詳說禪宗看話頭的詳細方法，並細說看話頭與眼見佛性的關係，以及眼見佛性者求見佛性前必須具備的條件。本書是禪宗實修者追求明心開悟時參禪的方法書，也是求見佛性者作功夫時必讀的方法書，內容兼顧眼見佛性的理論與實修之方法，是依實修之體驗配合理論而詳述，條理分明而且極為詳實、週全、深入。敬請期待出版日期。本書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學佛人往往迷於中觀學派之不同學說，被應成派與自續派所迷惑；修學般若中觀二十年後自以為實證般若中觀了，卻仍不曾入門，甫聞實證般若中觀者之所說，則茫然所知，迷惑不解；隨後信心盡失，不知如何實證佛法；凡此，皆因惑於這二派中觀學說所致。自續派中觀所說同於常見，以意識境界立為第八識如來藏之境界，應成派所說則同於斷見，但又同立意識為常住法，故亦具足斷常見。今者孫正德老師有鑑於此，乃將起源於密宗的應成派中觀學說，追本溯源，詳考其來源之外，亦一一舉證其立論內容，詳加辨正，令密宗雙身法祖師以識陰境界而造之應成派中觀學說本質，詳細呈現於學人眼前，令其維護雙身法之目的無所遁形。若欲遠離密宗此二大派中觀謬說，欲於三乘菩提有所進道者，允宜具足閱讀並細加思惟，反覆讀之以後將可捨棄邪道返歸正道，則於般若之實證即有可能，證後自能現觀如來藏之中道境界而成就中觀。本書分上、中、下三冊，2014/11/30 出版中冊，2015/01/30 將出版下冊。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佛法入門 ○○菩薩著

學佛人往往修學二十年後仍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入漫無方向，不知如何實證佛法；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之處，導致越是久學者越覺茫然，都是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所致。本書對於佛法的全貌提出明確的輪廓，並說明三乘菩提的異同處，讀後即可輕易瞭解佛法全貌，數日內即可明瞭三乘菩提入門方向與下手處。出版日期未定。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修學四禪八定之人，往往錯會禪定之修學知見，欲以無止盡之坐禪而證禪定境界，卻不知修除性障之行門才是修證四禪八定不可或缺之要素，故智者大師云「性障初禪」；性障不除，初禪永不現前，云何修證二禪等？又：行者學定，若唯知數息，而不解六妙門之方便善巧者，欲求一心入定，極難可得，智者大師名之為「事障未來」：障礙未到地定之修證。又禪定之修證，不可違背二乘菩提及第一義法，否則縱使具足四禪八定，亦不能實證涅槃而出三界。此諸知見，智者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皆有闡釋。作者平實導師以其第一義之見地及禪定之實證證量，曾加以詳細解析。將俟正覺寺竣工啟用後重講，不限制聽講者資格；講後將以語體文整理出版。欲修習世間定及增上定之學者，宜細讀之。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本經係 世尊晚年第三轉法輪，宣說地上菩薩所應重修之唯識正義經典，經中所說義理乃是大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以阿陀那識一如來藏—阿賴耶識為主體。禪宗之證悟者，若欲修證初地無生法忍乃至八地無生法忍者，必須修學《楞伽經、解深密經》所說之八識心王一切種智；此二經所說正法，方是真正成佛之道；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後所說萬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取代大乘真正成佛之道，亦已墮於斷滅見中，不可謂為成佛之道也。平實導師曾於本會郭故理事長往生時，於喪宅中從初七至第十七，宣講圓滿，作為郭老之往生佛事功德，迴向郭老早證八地、速返娑婆住持正法；茲為今時後世學人故，將擇期重講《解深密經》，以淺顯之語句整理成文，用供證悟者進道；亦令諸方未悟者，據此經中佛語正義，修正邪見，依之速能入道。全書約三~四輯，每輯三百餘頁，將於未來重講完畢後整理成文、逐輯出版。

阿含講記—小乘解脫道之修證

平實導師述

數百年來，南傳佛法所說證果之不實，所說解脫道之虛妄，所弘解脫道法義之世俗化，皆已少人知之；從南洋傳入台灣與大陸之後，所說法義虛謬之事，亦復少人知之；今時台灣全島印順系統之法師居士，多不知南傳佛法數百年來所說解脫道之義理已然偏斜、已然世俗化、已非真正之二乘解脫正道，猶極力推崇與弘揚。彼等南傳佛法近代所謂之證果者多非真實證果者，譬如阿迦曼、葛印卡、帕奧禪師、一行禪師……等人，悉皆未斷我見故。近年更有台灣南部大願法師，高抬南傳佛法之二乘修證行門為「捷徑究竟解脫之道」者，然而南傳佛法縱使真修實證，得成阿羅漢，至高唯是二乘菩提解脫之道，絕非究竟解脫，無餘涅槃中之實際尚未得證故，法界之實相尚未了知故，習氣種子待除故，一切種智未實證故，焉得謂為「究竟解脫」？即使南傳佛法近代真有實證之阿羅漢，尚且不及三賢位中之七住明心菩薩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智慧境界，不知此賢位菩薩所證之無餘涅槃實際，仍非大乘法中之見道者，何況普未實證聲聞果乃至未斷我見之人？謬充證果已屬逾越，更何況是誤會二乘菩提之後，以未斷我見之凡夫知見所說之二乘菩提解脫偏斜法道，焉可高抬為「究竟解脫」？而且自稱「捷徑之道」？又妄言解脫之道即是成佛之道，完全否定般若實智、否定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心體，此理大大不通也！平實導師為令修學二乘菩提欲證解脫果者，普得迴入二乘菩提正見、正道中，是故選錄四阿含諸經中，對於二乘解脫道法義有具足圓滿說明之經典，預定未來十年內將會加以詳細講解，令學佛人得的了知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理路與行門，庶免被人誤導之後，未證言證，干犯道禁，成大妄語，欲升反墮。本書首重斷除我見，以助行者斷除我見而實證初果為著眼之目標，若能根據此書內容，配合平實老師所著《識蘊真義》《阿含正義》內涵而作實地觀行，實證初果非為難事，行者可以藉此三書自行確認聲聞初果為實際可得現觀成就之事。此書中除依二乘經典所說加以宣示外，亦依斷除我見等之證量，及大乘法中道種智之證量，對於意識心之體性加以細述，令諸二乘學人必定得斷我見、常見，免除三縛結之繫縛。次則宣示斷除我執之理，欲令升進而得薄貪瞋癡，乃至斷五下分結……等。共二冊，每冊三百餘頁。

★ 聲 明 ★

本社預定於 2015/01/01 開始調整本目錄中部分書籍之售價，《金剛經宗通》、《優婆塞戒經講記》、《勝鬘經講記》、《楞嚴經講記》、《維摩詰經講記》、《起信論講記》等套書都以成本價 200 元出售，屆時將改為每冊 250 元。《狂密與真密》將改為每冊 300 元。《我的菩提路—第一輯》及《鈍鳥與靈龜》將改為 300 元，以因應各項成本的持續增加。

喇嘛教修外道雙身法，墮識陰境界，非佛教

弘揚如來藏他空見的覺囊派才是真正藏傳佛教

書名：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作者：正光老師
發行人：廖宙
校對：劉興松 周子全
出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電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真：+886-2-25954493
網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西元 2014 年 11 月 25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904-483-7 (PDF)

其他版本：

西元 2013 年 6 月 初版四刷 ISBN 957-41-1968-8 (平裝)

本書謹依佛說眼見佛性定義之經文，對誤會見性境界之慧廣法師所寫謬文，加以修正。後遵佛語聖教，提示眼見佛性所必須具足之三種條件，供一切欲求見性者遵循進修，以期佛門弟子具足見性資糧，未來或能親見佛性，證實眼見之佛語真實不虛。

——佛教正覺同修會·正光老師——